

序 幕

鲁老头将手搭在额头眺望湖水的时候，那姿态有点儿像一个警觉的海盗。他裸着上身，皮肤黝黑，在满脸络腮胡的蓬杂中，两片血色很好的嘴唇像是埋在草丛中的活物。

湖上一片空茫，没有任何船的影子，鲁老头刚才听见的快艇声也许只是错觉。他的视线慢慢移向左前方的那座荒岛，由于隔得太远，此时在岛上起落的白鹭在逆光中变成了一串串小黑点，但鲁老头知道那是白鹭，他数次摇船去过那座岛，近距离地观赏过那些湖上仙子。

没有船来，鲁老头和他看守的这座岛上别墅仿佛被世界遗忘了。他开始怀念那两只大狗，那是纯英国血统的马斯提夫犬，主人说他的朋友——国家安全部的人用飞机空运来送他的。鲁老头平生没有见过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狗了，100多公斤的体重，浑身黄毛，蹲在别墅外的草丛中简直就是虎豹现身。夜里，它的叫声不是从喉咙里，而是从血液旺盛的肺部低沉如雷地喷出，仅这种恐怖至极的声音，就足以让任何

歹人在离它百米之外因心血管破裂而自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对护宝神狗，竟然会被一种莫名的病毒所击倒。一年多了，葬它俩的坟堆上如今已是荒草疯长。

这座岛上别墅从此沉寂下来。主人要搬回城里去住了。临走那天，主人的母亲70多岁的于老太太咳嗽了几声。还未启程，老太太发炎的气管似乎就已嗅到了省城里的空气。那是2001年的春天，岛上芳香迷人，可别墅中的主人却感到了隐隐的凶兆。

守门人鲁老头就这样留在了这里。他记得主人临走时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呼着他的小名所说的话：“小狗仔，拜托了，这房子就交你照看了。过一些时候，我们也许又会回来。”鲁老头拼命地点头，主人的信任让他的眼眶有点发湿。他揉了揉下眼睛，目送着主人一行远去。他看见主人的妻子在船上向他挥了挥手。这个20多岁的善良女人，她的美丽鲁老头认为只有湖上的白鹭才能相比。站在船头的是主人的保镖，这个叫伍钢的汉子和死去的马斯提夫犬有点相似，只是鲁老头从未将这种感觉告诉过他。

一年多的日子在草香和水腥味中过去了。每周，湖岸上的旅游公司会用船给他送一些生活用品来。这旅游公司是主人众多公司中的一家，管理着整个黑石湖景区的经营。公司的总经理是主人的侄儿，这个28岁的年轻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要把黑石湖建成中国西南的著名景区。但鲁老头看得出来，主人听见这话时并没有赞赏的神情。

鲁老头住在别墅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台历翻过去一页。今天是2002年7月13日星期

六，而给他送生活用品的船是每周一来一次，所以，鲁老头在黄昏时分听见的快艇声肯定是错觉了。

他从水边返回。穿过树林和草坪，迎面便是那幢白色的欧式别墅，它的暗红色的尖顶在湖上就能看见。此刻，它的一半身子已开始发暗，另一半被落日已尽的天光映照着，紧闭的窗玻璃上亮着反光，像躲躲闪闪的人的眼睛，鲁老头打了一个寒噤。这是一座空宅，将顶上的阁楼算进去一共是四层，20多个房间加各种大厅、小厅、健身房、走廊、楼梯等就像迷魂阵似的深陷在这幢建筑里。这别墅曾经是主人的世外桃源，如今它被一道可怕的符咒钉死在这座岛上，像一具早已魂飞魄散的贵族的遗体，在这里等待着人殓。为了能让自已坚守在这里而不至于逃跑，鲁老头尽量不去回忆往事。可怕的往事，当夜云将别墅的红色尖顶涂成黑色之后，任何一扇窗口都可能在朦胧的窗帘后面出现晃动的人影，接着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鲁老头至今并不了解这些恐怖事件的详情，但从主人苍白的脸上他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寺庙里的高人被请来这里察看以后，主人遗弃这座别墅的决心就下定了。

夜色从水上而来，慢慢地向这座孤岛逼近。鲁老头坐在小木屋外的石桌旁喝酒，时而用手摸一把他满脸的胡须。其实，鲁老头今年才44岁，就被这湖里湖外的人称为老头，完全是因为这络腮胡的缘故。他的小名叫“小狗仔”，这只有主人才知道。30年前，他还是一个少年，便成天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转，他对城里来的“知青”有着强烈的好奇。主人当年也还不到20岁，这个从城里来的学生哥会拉小提琴，同时据说

还会一种神秘的拳术，这让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小狗仔无限崇拜。当然，这个知青能把他当小兄弟一样对待，是在他的父亲救了这个知青一命之后的事。有天夜里，这个知青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小狗仔的父亲背着他跑了 10 多公里路才拦住一辆货车将他送到县医院，结果是急性阑尾炎，再晚一点就丢命了。这件事让这个知青回城后也常下乡来看看。3 年多前他对小狗仔说 我修了一幢别墅 你去作看守吧。同时他还给了小狗仔的父亲一大笔钱，让小狗仔家里世代相传的茅草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房。小狗仔的父亲老泪纵横，说是遇上了救苦救难的大恩人。

鲁老头端起小酒杯一饮而尽。主人住在这岛上的时候，为了夜里的警醒，他几乎将酒戒掉了。而自从独守这空宅以来，不喝酒他夜里根本无法入睡。他会听见那座空宅里有动静。有时是有人走动的声音，压低嗓音的絮语声；有时是女人的哭声，被爬上岛来的夜风撕搅得时逝时续。当然，喝了酒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远处的湖面已经被夜色裹去，只有岛的近旁还泛着朦胧的水光。这时，鲁老头突然听见附近有人的说话声。

“这里怎么没有路呀 我害怕。”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着是她的一声尖叫，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这里又没有鬼，你怕什么呀！”

鲁老头心里一紧，酒意也醒了大半。他站起身盯着树林和草丛的方向，看见一对年轻男女正对着他走来。那男的裸着上身 肩上搭着一件 T 恤 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 着一件黑色背心。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居然有人在夜色中出现在这座孤岛。鲁老头想喝斥、想质问，嘴唇抖了抖却没发出声音来。

还是那年轻女子先开口道：“大爷，我们想在这里住宿。”鲁老头看见她的脸很秀气，眉毛上挑，有一种狐魅气。

“不行！这是私人别墅。”鲁老头坚定地拒绝道，心里却有点发抖，不知道这女子是人还是鬼？

事后鲁老头认为自己当时一定中了邪，不然他决不会同意这两人住进别墅去的。尽管他们说是要来黑石湖的游客，开着一艘小电动船在湖上迷了方向，是这座别墅的红色尖顶吸引他们过来的。但是，鲁老头清楚，这些话很值得怀疑，因为从湖岸到这里，快艇也得跑一个小时，一般游客所驾的慢悠悠的电动船很难到达这里的。

“但是，天已黑了，我们回不去了。”那狐魅女子央求道。

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中了邪，鲁老头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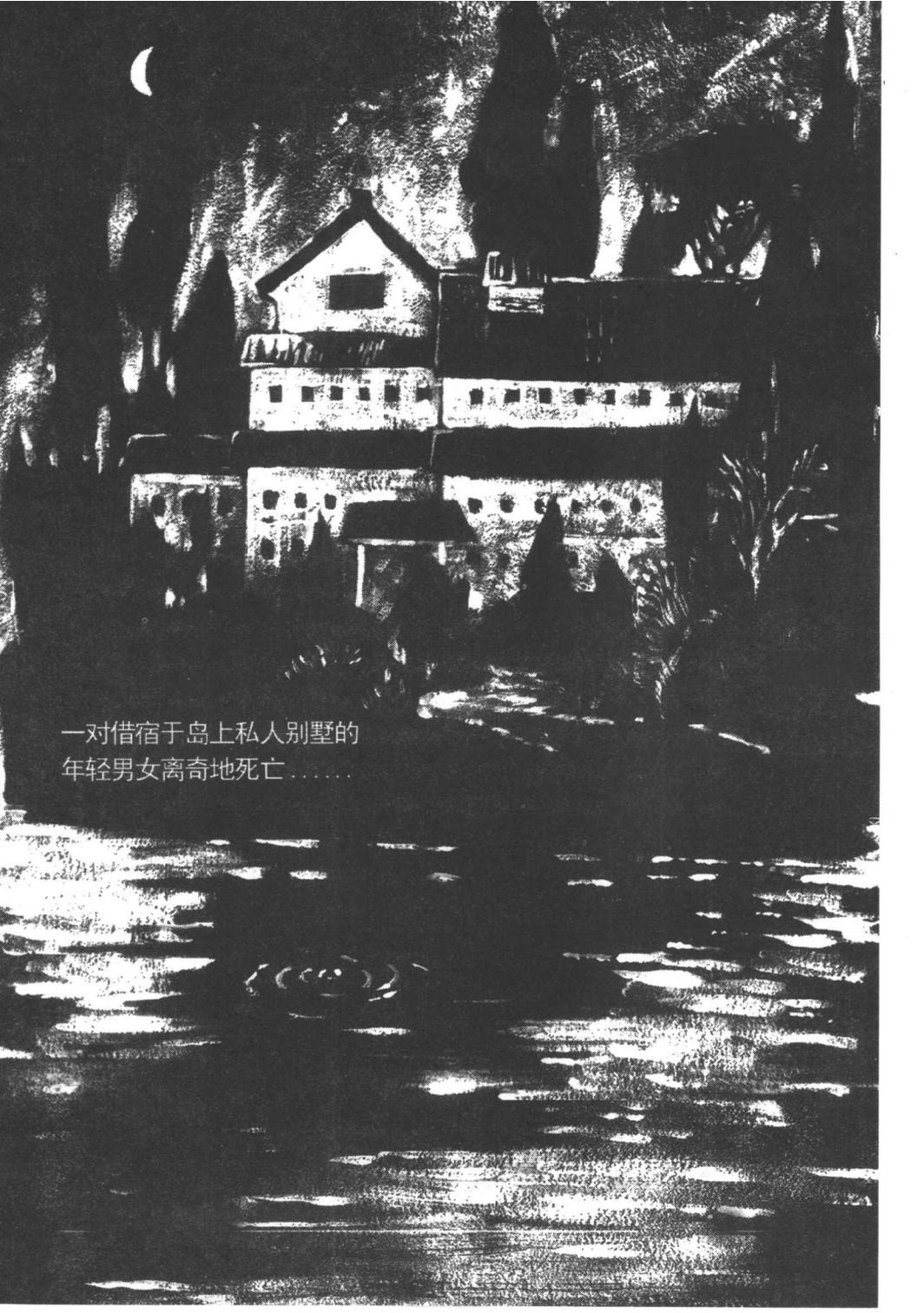
“只能住在底楼客厅侧面的第一个房间里，千万不要上楼。”鲁老头吩咐道。底楼的房间是以前的女佣住的地方，鲁老头想主人也许不会太怪罪他。至于二楼以上，除贵宾外一般人是很难上得去的。

鲁老头带着这二人走上了别墅的台阶，他的手心触到门上的紫铜把手时感到一阵冰凉。

这一夜，鲁老头在别墅外的小木屋里睡得特别踏实。一年了，也许是第一次有人为邻吧，身旁的这座空宅不再让他感到害怕。鲁老头是在一阵阵鸟啼声中醒来的，睁开眼天已大亮。他开门出来，早晨的空气沁人心脾。抬眼望去，别墅的

门还紧闭着，那一对借宿的年轻人还未起床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阅读过当地报纸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了，在黑石湖景区的非旅游地带，一对借宿于岛上私人别墅的年轻男女离奇地死亡。现场发现，穿着睡衣的女子倒卧在客厅的门后，显然在死前是想开门而逃；男子倒躺在楼梯上，可能是在上楼或下楼时突然死亡的。两人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而眼睛圆睁，表情极为恐怖，似乎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而亡。



一对借宿于岛上私人别墅的
年轻男女离奇地死亡.....

第一章

1

上午 10 点，海滨大酒店的大堂里空荡而宁静——早起的客人已到海边去了，而喜欢彻夜欢乐的游客此时都还在沉沉的睡眠中。洪于从电梯里出来，穿着制服的门童拎着他的小皮箱跟在他后面。

总服务台前站着惟一一位刚到酒店的客人，从背影看是一个年轻女子，长发齐腰，着一件宽松的黑色连衣裙。她的脚下放着一个带滑轮的枣红色旅行箱。

洪于走到台前办理离店手续，这时他看见了她的侧面，一种雕塑般的美使他震惊——从鼻梁到嘴唇到线条优美的光滑的脖颈，无不透着一种高贵的冷艳。在他失神之际，离店手续已经办完，台内的收银小姐对他职业性地鞠了一躬，同时柔声说道：“谢谢您惠顾本酒店 祝您旅途愉快！”

他走出酒店，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这是酒店经理特意为他安排的，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门僮替他拉开了锃亮的车门。“到机场。”他靠在柔软的

后座上，对制服笔挺的司机吩咐道。

这辆劳斯莱斯轻快地驶上了海滨大道。司机从后视镜瞥了一眼这位尊贵的中年客人——他穿着一件品牌高贵的铁灰色衬衣，胡子刮得很干净，双手抱在胸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一个人的身影老是挥之不去。洪于从车窗玻璃望出去，那个人的身影便映在所有向后移动的景物上——沙滩、大海、椰子树、一闪而过的海滨别墅，她的背影、她的侧影便像太阳的阴影一样从这些景物上掠过，并保持着和汽车同样的速度。

他闭上眼睛，那袭黑色的连衣裙便出现在脑际，它是一种黑亮的丝织品，柔滑、细腻、有着雨丝向下一般的坠性，这就隐隐地显露出她身体的起伏。这中间有一条紫罗兰色的腰带，也是丝织的，似乎还有着从衣柜里带出来的檀香味。这丝带不经意地系在腰上，简直就是音乐进行中的一种变奏——洪于早年拉过小提琴，当流泻的音乐主题突然跳到另一根弦上发出变奏时，他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通过手指而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迷醉。

这可能吗？仅仅是酒店大堂里的一瞥，那神秘女子的影子便遮住了他从任何角度观望世界的视线。他将看不见海、看不见树、看不见司机的后脑勺和迎着挡风玻璃扑来的海滨大道。这种魔障只在他 16 岁那年发生过，而今他已年届五十，命运在他的“知天命”之年让他再次遭遇这不可思议的局。

然而，这一切却发生在他度完假期离开酒店的瞬间。他

现在正在向机场高速前进，两小时后，他将升上万米高空，飞回他的内地。当然，他以后还可能来这里，来这座海滨酒店，他会在酒店大堂里徜徉吗？或者，在角落的沙发上坐下，惆怅地望着空空荡荡的大堂……

汽车猛地停了下来。洪子一惊，机场到了！候机楼像山峦一样出现在他的侧面。司机敏捷地下了车，从车头绕过来替他拉开了车门。

洪子并没有下车，而是从皮夹内拿出机票递给司机道：“去，把它退掉。”

一刻钟以后，这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已经飞驰在返回海滨酒店的路上。满脸狐疑的司机认真地开着车，职业习惯使他知道绝不能对客人问任何不该问的问题。

洪子做梦似地回到了酒店大堂。总台的接待小姐像老朋友一样招呼他，看来她们对客人的任何怪异行为早已没有好奇心。

“还是住 001 套房吗？”接待小姐嫣然一笑地问道。这笑容使洪子觉得她似乎洞察了什么秘密似的。洪子点了点头，001 套房是这座酒店最高贵的套房，凡住进这套房的客人，酒店总经理会在半小时内登门向客人致敬。

接下来要做的事让洪子犯难了，到哪里去找这位让他陷于迷狂的女子呢？他坐在豪华房的大沙发上一连抽了两枝烟，脑子里闪过餐厅、咖啡厅、酒店花园的长椅、酒店外面的海滨浴场……他可能像一个梦游症者似地四处乱转，这简直荒唐透顶！并且就算遇见了她，又该怎样做呢？如果不想目送着她再次消失，那只能走上前去，硬着头皮说，小姐我能请

你喝咖啡吗？不行，这种明目张胆的猎艳方式令人生厌。或者先故作惊讶地问道，小姐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呢？这样对方会困惑一下，会脱口而出地问道：你？这样你便可以顺势作出自我介绍，并不失时机地递上你的名片，那上面你的身份所包含的巨大成功和财富，足以让任何女子心动。尽管半信半疑，她也会接受你一同去喝一杯的邀请，以便确认你的身份是否属实，一旦证实了这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男人，那让她一小时后进入你的浴室并半裹着浴巾走出来面对你就是自然的事了。

想到这里，洪于突然像皮球一样泄了气，他真是为这种事从机场重返酒店吗？多少年来，他已经从不为这种事花费半点力气了，就算是京城里有名的模特或演员，只要需要，他可以一个电话让她们从千里外飞来共度良宵，而第二天，他便会兴趣索然地将她们打发掉。

当洪于意识到当下的举动非同寻常时，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他需要什么？该怎么做？他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必须见到她。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眼前浮现出一个少妇的形象，她站在公交车站上等车，而他在街对面望着她，那年他 16 岁，她的丰姿与气度像雷电一样击中了这个少年。他目送着她上了车，感到世界一下子空旷了下来。第二天同样的时候，他又去了那个公交站，希望能再次见到她。连续五天，他都去那里站上两小时，而她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无论如何，这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五天。命运是一种无法预测的东西，30 多年过后，谁会相信他会再次遭遇这种雷电的袭击。和少年时的经历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中两个角色的年龄悬殊刚好

倒转了过来。想到这点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这种一头一尾的事件有点像生命的圆圈。而圆圈一旦画成，似乎一切也就该结束了。

2

酒店餐厅的落地窗正对着大海。不过现在天正在黑下来，餐厅里的辉煌灯光使窗外的景色过早地变成了一片黑色的空茫。洪于慢慢地品着上好的法国葡萄酒，眼睛却在餐厅里搜索着，或许，那个神秘的女人下一刻便会突然出现在这明亮的灯光下。

从中午时分返回这座酒店以后，洪于便在这座酒店内外反复地徘徊，像一个心事重重的思考者。他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在这个客人必经的咽喉地带漫不经心地抽烟，电影里的侦探一般也就是这个模样。他去过海滨浴场，在一大片花花绿绿的泳装女人中穿行，一定有人将他误认为是来此大开眼界的乡巴佬了。

然而，那个神秘女人像梦一样消失了。他好几次想走到总台去查一查上午 10 点住进酒店的那个女人的房间号，但

他的理性和身份感阻止了他采取这种唐突的行为。他突然后悔这次度假没有将伍钢带出来。伍钢是他的助手兼保镖，如果这个小子在场，他会在一枝烟的时间内找到那个女人的可靠线索，并且在转眼之间就会把她带到他的面前。是的，伍钢的这种本领不容置疑，不论是朋友、仇人或者匆匆的过客，只要洪于说要见到对方，就算对方埋在地下，伍钢也会掘地三尺把那人拎出来。

洪于这次只身出来度假，完全是在一个失眠之夜后的偶然决定。那一夜，他老是看见一个死去的男人。那男人面色红润，但这种红润显然是殡仪馆的化妆师涂抹出来的，因为他露在衣服外的脖颈和双手是那样苍白。死者是洪于在商界的小兄弟，20多年前，他们曾合伙做过半年的药材生意，为赚到一点小钱而欣喜若狂。如今，这位小兄弟在他自己的公司大楼里撒手归西，留下上亿元的资产不论他如何割舍不下也已无法打理了。据说他突发脑溢血之前正在审看一份合同，突然感到头痛难忍，就在女秘书给他倒水来的瞬间，他头一歪便伏在办公桌上再也无法叫醒了。

本来，洪于对生生死死是自认为可以超然视之的，但这种超然实在是因为人总认为死亡离自己尚远的原因。人们本能地回避对这种必然结果的考虑，因为这是世界上惟一一件无法考虑的事情。在这个小兄弟死前的两天，洪于刚好过了自己的50岁生日，遵照民间对男人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习俗，他只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家宴，有家人和公司的几个核心人物参加。席间他对年轻的妻子问道：“我老了吗？”妻子温柔地一笑，那神态完全就是对他的强壮与活力的赞赏。他的

妻子今年才 24 岁，做过空姐的她具有世间罕见的温柔，不只是和他相处时是这样，就是她独自看着窗外时，那种温柔的神情也是浓浓的，这只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妻子的温柔助长了洪于的强壮感，可当天晚上左胸一点隐隐的发痛使他对这颗已跳了 50 年的心脏产生了担忧。两天后听到了他那个商界小兄弟的死讯。小兄弟也才 46 岁，怎么说走就走了？他开始失眠，平生第一次听见了死亡的扑翅声。

突然很想独自出去走走。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不要任何人陪同，去世界上某个安静的地方呆呆，山中，或者海边。洪于不明白何以产生这个强烈的念头。多少年来，他已习惯了活在由人网织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即使周末到郊外去钓鱼，他出行的人马驶在公路上也是一个豪华车队的阵容。而这次，他决定独自出行，除了妻子知道他是想出去休养休养之外，集团公司上下的人都认为董事长此次出去定是有重大且保密的商务活动。洪于的集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共有 12 家独资或控股的公司，其业务横跨房地产、金融、旅游、交通运输、餐饮娱乐、美容健身、电器生产、商贸等多个领域。近来，除了房地产公司面临银行还贷高峰外，其他各公司都没有让他特别操心的事。这样，他第一次独自出了门，从内地直飞海边。在这里享受了 20 年来都未有过的对人生淡淡的惆怅之后，一个神秘女人留住了他离开这里的脚步。

餐厅里的客人已稀疏下来，晚餐时间已过，看来那神秘女人不会在这里出现了。洪于在送来的账单上签了字以后，从餐桌旁站起来，再次环视了一下周围，才慢慢踱出了餐厅。

走廊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一双白色的高跟鞋迎面

来。洪于抬起头，酒店的大堂副理刘小姐已站在他的面前。
“洪先生，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吗？”刘小姐礼貌地问道。

洪于心里格登一下，这家以服务细微著称的酒店，对他的心神不定一定也注意到了。

“没什么。”洪于笑了笑说道。

洪于突然下了决心，鼓足勇气地说道：“不过，如果方便的话，请代我查一下一个客人的房号，是一个 20 多岁的小姐，今天上午 10 点住进这里的，我感觉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好的，”刘小姐爽快地答道，“待一会儿我打电话到你房间。”

洪于住的套房在这酒店的五楼，也是顶层，有由保安守卫的专用电梯直达。一般人将这里称为总统套房，但洪于认为这只是酒店宣传，他不相信真有什么总统住到这里来。

回房不到 10 分钟，电话响了，是刘小姐的声音：“洪先生吗？我已经查过了，今天上午 10 点左右没有新到的客人。整个上午只在 11 点 15 分到过两个客人，是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分别住在 301 和 302 号房。”

“哦，”洪于吃惊地说道，“不可能吧？”

“是这样的，”刘小姐在电话里认真地说，“登记簿现在就在在我手上，不会错的。”

放下电话，洪于靠在沙发上有些发愣。他清楚地记得上午 10 点他到总台退房，那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长发女子就站在他旁边。他还听见她要的是一个单间，并向接待小姐要求道：“房间的窗户一定是要向海的。”

洪于突然感到心里一紧，有一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

他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和家人住在远离省城的岛上别墅里，妻子在半夜便看见过穿黑裙子的女人，她是被楼梯上的动静惊醒的，出门去看，那影子在楼梯拐弯处一闪便不见了……

3

天已完全黑了下來，洪于出了酒店向海边走去。暑热还未完全消退，他一边走一边脱下 T 恤，只穿着一条齐腰的宽大短裤悠闲地踱着步子。从海上来的风吹在胸膛上，使人感到凉爽舒适。

有车从海边迎面驶来，车灯射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他闪在路边，当这辆车和他擦身而过时，他看见了这是辆红色的敞篷跑车，开车的是一位长发女郎，没看清楚她的衣服的颜色，只见她长发飘起时，裸露的背和肩头闪着白光。

洪于一惊，这不是上午看见的那个长发女子吗？她一定沿着海边兜风去了，现在正返回酒店。洪于呆站在路边，想跟着车回到酒店去，但转念一想，未必是她吧，长发女子也不会只她一个。况且，即使他步行回去，恐怕也找不到她的踪影了。

犹疑了一会儿，洪于还是坚持向海边走去。酒店的大堂副理告诉他今天上午没有他看见的女子入住，这使他迷惑不解。不过，这个开跑车的长发女郎目标很明显的，至少在停车场上就能找到她的车，待会儿回酒店后，让大堂副理给查一查就清楚了。

沙滩和大海已经完全陷入黑暗中，只有一排一排向沙滩滚来的潮水，像一条条在黑暗中抖动的白色绳索。洪于一直走到这海滨浴场的尽头才坐下，以避免那些可能撞见的疯狂的情侣。旁边就是几大丛黑色的礁石了，洪于为躺在这个僻静的地方而怡然自得。

夜空中拥挤着蜂群般的星星，但非常高远，海面上接收不到它们的一丝幽光，只有偶尔出现的一颗流星，那炫目的光带才能引起人的注意。

50年过去了。洪于再次为这次独自出来后时时梗在胸中的情绪而震撼。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事，而转眼之间，人生的尽头便举目可及了。

他仰躺在沙滩上，突然为这个不祥的姿势感到害怕，便坐了起来。大海已在无底的黑暗中睡去，阵阵潮声如巨大的鼾声，显示着这个巨无霸的存在。突然，在靠近沙滩的朦胧水光中站起一个人来，显然是一个在海水中的夜泳者上岸来了。那人从由深到浅的水中走向沙滩，身子越露越多，仿佛是越走越高似的。这是一个女人，洪于从她那黑色剪影般的身体线条上看出来了，只有女人才有这种马蜂般的腰部。

她走上沙滩，对坐在这里望海的洪于并没在意。可能是想休息一会儿吧，她在离洪于几步之遥的地方坐了下来，意

犹未尽地望着一排排涌上来又退下去的潮水。突然，她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叫声，洪于的第一感觉是，她在海中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怎么了？你看见了什么？”洪于冲口而出。

她侧脸看了洪于一眼 略带抱歉地说：“没什么 是一颗流星。”

就在这时，又一颗流星出现了，它划出炫目的光带，无可挽回地坠向夜的深渊之中。

“天上掉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洪于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民谚。

“这话是谁说的？”那女子对着他问道，仿佛是对这句民谚来了兴趣。

洪于的回答使这女子咯咯地笑了起来，洪于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当他回答“是我妈说的”后，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措词太孩子气，与他的年龄一点儿也不符合，但不知为什么，一张口竟冒出这种回答。

“真是我妈说的 天上掉一颗星 地上死一个人 没错。洪于只好坚持道：“我妈现在已 70 多岁了，也许老年人都这样认为。

那女子停住了笑声 对着他说：“这话没错 不止你妈这样认为，就是一些太平洋岛国上的居民，现在也是这样解释流星的。

暗黑的沙滩上，洪于看不太清楚她的面容，但感觉到她对这类问题的浓厚兴趣。她接着说：“但是，涨潮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要死的人也只在退潮的时候才会咽下最后一口

气。这种说法，你听说过吗？”

这种对话使洪于身上升起一股凉气。但同时，他的思维已经被她带上了邪道，他身不由己地回答道：“没听说过退潮与死人的联系，但据说如果梦见掉牙，就是有亲人要死了。”

“这种说法可能只局限于一部分地区。”她已将身体完全转向了他，“但是，在你们那里，小孩子掉了牙扔在哪里呢？”

“扔在房顶上。”洪于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他一下子便想起了小时候掉牙的经历。

“为什么要把掉下的牙扔上房顶呢？”她问。

“是大人这样要求的。”洪于感到和这陌生女子的对话越来越玄乎。

“这道理很古老了。”她说，“因为父母想让掉了牙的小孩长出更坚固的牙齿，于是便想借助于另外的动物的感染。而在非常久远的年代，人们住的都是草房，房顶上少不了有老鼠出没。这样，如果老鼠接触了小孩扔上房的牙齿，那么，老鼠牙齿的锋利和坚固就可能给小孩的新牙以感应。这是人类早期就有的一种交感巫术。”

“但是，我们在小时候，要把掉下的牙扔上房顶，大人的说法是要扔到干净的地方，好像并不是要沾老鼠牙的光。”洪于回忆道。

“这是巫术的另一种形式了。”她望了一眼大海后说道，“把掉下的牙扔上房顶，还有让别人不能拾到的意思。早期人类认为，凡是人身上掉下的东西，比如牙齿啦、指甲啦、头发啦等等，它们离开人体后会与人继续保持着感应。这样，如果你的仇人拾到这些东西，他就会将这些牙齿啦、指甲啦、头发

啦轮流掺进蜡里去，做成人形，然后在火上烧烤 7 天，一边烤，一边念着咒语 到第 7 天，被诅咒的这人准会死去。所以，为了防范仇人，人们对掉下的牙齿、剪下的指甲和头发都不会随便乱扔，一般是把它扔上房顶或藏在岩缝里。”

这个从海水里走上沙滩的女子让洪于的头脑有点迷糊，她所津津乐道的奇谈怪论仿佛出自一个巫女之口。她说完那段话后便站了起来，一边用手掸着还残留在身上的水珠，一边摘掉游泳帽，长长的黑发突然从她肩头倾泻下来。

4

一天之内，3 个长发女子让洪于的灵魂出窍。先是上午 10 点出现在酒店总台的女游客，洪于对她的短暂一瞥之后，便放弃了离开酒店飞回内地的行程。然而，酒店却证实上午 10 点没有任何新客人入住。接着是到海边的路上，两道刺眼的车灯将他逼到路边，只让他看见了这个开跑车的长发女子的背影。而现在，这个海里的夜泳者爬上岸来，在吐出不少玄乎的语言之后，一举手便放下了浓密的长发。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据调查，至今多数男性仍然存在对

女性长发的偏爱。至于长发如何成为了男性心目中温柔妩媚的象征，其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证据尚待搜寻。令人奇怪的是，与这种美好的象征相反，长发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是女鬼的重要特征。我们除了在美国的恐怖电影中看见过光头的女鬼形象外，中国的女鬼形象从来都是长发如瀑的。为了照料长发的方便，女鬼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头取下来放在桌上，然后从容不迫地慢慢梳理。

这样的民间故事洪于在小时候就听过不少。此时，当这个穿泳装的长发女子闪到了礁石后面去换衣服时，他的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在这一大片暗黑而荒凉的海滩上，他甚至一闪念地想到，等一会儿再从礁石后面出来的，该不会是一个可怕的形象吧？

她走出来了，一切正常，牛仔热裤配小背心，青春女孩常见的装扮。他们是一同回酒店去的，两个黑影在空寂的沙滩上一前一后地走着。洪于裸着上身，他将脱下后放在沙滩上的 T 恤衫忘记了，当他事后想起时，不断上涨的潮水已将这件衣物卷入海中。任何衣物浮在夜里的海水中都是黑色的，像一个亡魂，洪于在当天半夜的梦中看见了这个景象。他非常不理解，离开海滩时自己为什么那样迷糊。

他们是在走出海滩上了海滨大道时才相互看清对方面容的。在一长排幽幽的路灯下，洪于吃惊地发现，这个仿佛从海水中站出来的女子，正是上午 10 点进入酒店的那个人。她的眼睛很亮，鼻梁精致，左嘴角有一颗黑痣，整个面容显示出一种典雅的美。尽管此时她没有黑裙罩身了，但仍然透出一种让男人感到不易接近的高贵气质。她说她叫舒子寅。对洪

于提出的酒店总台为何没有她的登记的疑问，她坚定地认为绝不可能。

“不会吧，”她盯着眼前这个穿着宽大的齐膝短裤的中年男人说：“除非那是一座鬼店，人进去后名字就被勾掉了。”

尽管是半开玩笑的口气，她的话还是让洪于感到有点邪乎。但同时，她的眼神和浑身散发出的一种磁场，又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着迷。重新遇见她是幸运的，但时机不对，洪于对自己此刻的样子很不满意，她会把我看成什么人呢？他想，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或者一个能带上两三个徒弟的汽车修理工，她完全可能这样判断他的身份。想到这些洪于突然有点悲哀，回忆年轻的时候，既无社会地位也无金钱，仅凭和女孩子的几次目光对视，便可以产生出一次浪漫的约会来，甚至让女孩如痴如醉地爱上。而现在，如果抛开他显赫的身份，一切还可以再来吗？多少年来，他抱着永不服输的态度和世界争斗，他都赢了，只有岁月他无法与它交手，这是人的最大的悲哀。

他和她走近了酒店，他一眼就望见了停车场上那辆红色的跑车。人与人之间真是奇怪，有的只能与你擦肩而过，有的却注定要成为你生命经历的一部分，这是命运的安排。

当然，命运将怎样安排他眼下的邂逅，洪于此刻无法预料。酒店的附楼有一个很好的酒吧，他想请她去坐坐，但对她是否接受邀请又没有把握。犹豫之中，他们已走进了酒店大堂。大堂副理刘小姐迎着他俩走上来，略带惊讶地说：“你们已见面了？实在抱歉，是我们的接待生工作疏忽，将舒小姐的名字录入电脑后，忘了写在登记簿上。”

洪于大度地说：“没关系 没关系。”

他们走向了电梯口。她向他问道：“你去总台查我的登记了？为什么？”

洪于尴尬地说：“对不起 只是想认识你 不可以吗？”

她淡淡地一笑，似乎是说，这不已经认识了吗？

电梯门开了，他们进了电梯，她按亮了四层的按钮，然后问：“你住几层？”

洪于说：“先送你回房 我得另乘专用电梯。”他想说他住的是总统套房，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觉得这样说很愚蠢。

他们站在了 415 房的门前。洪于终于忍不住说：“待一会儿 我请你去酒吧坐坐 行吗？”

“谢谢。”她转身对他说道：“不过 我想休息了。”

洪于回到套房的时候，服务生已经调好了各个房间的灯光，并启动了轻柔的音乐。他首先跳进套房内的室内游泳池猛游了两个来回，仿佛要发泄什么情绪似的，然后躺进冲浪浴缸里，让背部和腰部享受着水压的按摩。在一缕缕白色的水蒸气中，那个叫舒子寅的女人的面容时隐时现。她大约 25 岁左右，一直不便问她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出来度假呢？

坐进客厅的大沙发上抽烟的时候，服务生送来了夜宵的菜单，他挥挥手拒绝了。他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手机，有来电未接的显示，是家里打来的，他掐灭了烟头，给家里拨通了电话。

“你得赶快回来，”是妻子蓝小妮的声音，“别墅又出事了，死了两个人，是借宿的游客。鲁老头不知怎么守门的，竟做出

这种事。”

洪于大吃一惊。他和家人从这座岛上别墅搬走已经一年了，难道还有什么阴魂的怨毒在那里游荡吗？几个月前，他带着伍钢还去过岛上一次，在别墅里上上下下察看过一番，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只有鲁老头说有时在夜里听见楼内有动静，但他接着又说也许是他的错觉。

继续度假是没有心思了。想到明天飞回去，洪于又有些惆怅起来。他拿起电话，想给住在 415 房的那个长发女子告个别。到现在为止，他还不知道她来自哪里，并且为什么在脑子里装着那样多奇思怪想。

第二章

5

一辆银灰色的宝马轿车驶进了黑石湖景区的山门。洪金从窗口瞥了一眼，对办公室主任薛英说：“叫人去收拾一下接待厅，伍大哥来了。”

洪金的办公楼就建在进入景区的左侧山头上。虽然林木茂盛，但进入景区的山门包括停车场等，都在办公室窗口的监视范围之内。他的二叔洪于安排他在这里作总经理已经 5 年了，虽说对他的经营一直不太满意，但看在老爸的份上，他知道他的位置还是稳定的。不过这个伍钢很重要，作为二叔的助手兼保镖，他在二叔面前的美言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亲自到停车场迎住伍钢：“伍大哥，你好啊！”他和伍钢像兄弟一样握手。这个身高 1.8 米的汉子脸部瘦削，可脱掉上衣后，只是他胸部和臂膀上凸起的块状肌肉就让人畏惧。他的右手只有三个指头，中指和无名指据说是在 17 岁的时候被人砍掉的。当时他就混迹于黑社会，号称“武松”，从称霸一

方到收复各路码头，威风一时，一直到进了大牢。如今他 31 岁，如果不是洪于收留他，这伍钢是上不了正道的。

洪金将伍钢带到了接待厅，一个穿蓝花布衣的女子给伍钢端上茶。她这身蓝花布衣很特别，上身是肚兜改进型，下面是紧臀大裤脚的长裤。

“洪总经理，伍钢舒适地靠在藤沙发上说：“你这接待小姐的服装设计得不错嘛。”

“伍大哥，你折煞小弟了。”洪金笑了笑说：“搞旅游，得有点特色才行。怎么，别墅里死人的事还没处理好？”

前天上午，洪金得知二叔的岛上别墅死了两个借宿的游客后，便当即封锁了现场，并立即向伍钢作了报告。中午过后，伍钢和县公安局的姚局长以及 3 个刑警便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岛上一直忙到黄昏。临走时，伍钢拍着洪金的肩头说，会查清楚的，这里的经营不会受到影响。而事隔一天，伍钢又来了，洪金猜想这事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

“死人的事没什么，由警察去查吧。”伍钢吸了一口烟说，“问题是，刚刚死了人，老爷子从外地打电话给我，说他要住到这岛上别墅来了。”

“怎么会呢？老爷子从岛上搬回城去一年多了，从没说过要回来住啊。”洪金这次没称“二叔”而是沿用了大家对洪于的称呼。

“老爷子本来今天就要飞回来的。”伍钢一本正经地说，“我劝他推迟一天回来，我不先来清理清理，老爷子要是出点什么事，那怎么了得！”

“老爷子一家人都搬回来吗？”洪金问。

“不，”伍钢压低声音说，“老爷子这次很奇怪，要带一个女大学生，不，一个正在读硕士的女研究生一起来，说是她能够破解这座别墅里的秘密。”

“哦。”洪金深感意外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那我马上备艘快艇，叫人去把别墅彻底打扫一遍。”

“对，还得运些食品过去。”伍钢镇定地安排道：“厨师、女仆也一起过去，今晚就住在那里适应一下，老爷子明天就要回来了，要让他回来感到这里热热闹闹的。”

“厨师还是让小胖子去吧，”洪金说，“老爷子喜欢吃他搞的菜。”

“行。”伍钢点头同意，“哦，差点忘了，多带点鞭炮过去，压一压邪。再在别墅门前杀两只大红公鸡，把血滴在周围一带，总之，要让老爷子回来后天天吉祥才行。”

伍钢的安排让洪金叹服，这小子粗中有细，难怪老爷子那样重用他。洪金考虑了一下后说：“这些事我立即就去准备。伍大哥，你还是先去洗洗温泉休息一下，中午小弟陪你喝了酒后，再上岛去也不迟。”

在洪金掌控的这个景区内，“洗温泉”是他奉送给重要人物的一份礼品。伍钢从一开始就受到他的这种礼遇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亲密多了。试想，在一个豪华的室内温泉池中，五六个赤身裸体的女子侍候一个男人，这种君王般的享受不让人心满意足吗？

“算了吧，这次就不洗温泉了。”伍钢出乎意料地拒绝道，“给我开个房间休息就行。”

洪金正在纳闷，却看见伍钢瞟了一眼穿蓝花布衣的接待

小姐，然后又转向他，诡秘地眨了一下眼睛。

洪金明白了，这小子看上他的工作人员了。这可是刚从旅游学校毕业的学生啊，也许还是处女，要是闹出什么事来，他这个作总经理的就麻烦了。但是，要是拒绝了，这小子会记恨他的。

洪金先让客房部经理带伍钢过去开房，然后迅速找来薛英商量。这个丰满得有些过分的办公室主任是他的情人，女人方面的事他都交给她去办。

“可能不行吧，”薛英说，“这个女孩子刚到咱公司一个月，看样子很纯的，我怕说服不了她。”

“那就让她去陪伍钢聊聊天，介绍一下景区的情况，就说这是工作。”洪金无奈地说，“剩下的事，让伍钢自己看着办好了。”

“出了事怎么办？”薛英高耸的胸脯紧张得有点起伏，“我是说要是这女孩子事后去报案，或者出了人命，麻烦就大了。”

“这点我去给他讲明，”洪金说，“让他悠着点。这小子也太坏，温泉那边那么多风骚女子看来他已经没有兴趣了。”

“这就是你们男人！”薛英狠狠地说了一句，然后起身去找那个新来的接待小姐去了。

中午，洪金设宴招待伍钢，席间只有薛英作陪，伍钢在这里喝酒从不要闲人参加，他怕酒醉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传到老爷子的耳朵里他就完蛋了。他知道薛英和洪金的关系，因此才不在意。看着他俩不安的样子，伍钢端起酒杯说：“放心吧，那小妞不敢声张的，我对她说，如果你还想活就老

实点。那小妞像匹烈马，不过遇上我也只得学乖点。好，现在我们痛快地喝酒吧。”

6

午后，天气热得很，鲁老头下到岛边的湖水里去凉快。这一片用彩色浮标围出的水域是主人的私人泳场，要是主人住在这里，仆人们是不能进入这里的。要游泳可以，换一个方向，湖水宽广得很，当然没有这里的沙滩、遮阳伞和躺椅了。

湖面上远远地出现了两个黑点，越来越大，是两艘快艇。鲁老头连忙从水里爬出来，跑到船只靠岛的石梯边站下。在他的印象中，只有主人到来，才会有两艘快艇同行。

“喂，准备接东西。”伍钢站在船头对鲁老头喊道。快艇上还坐着小胖子厨师和 3 个姑娘，另一艘快艇上装满货物。

鲁老头和小胖子一起将各种东西搬上岛去。各种食品、菜蔬、啤酒、葡萄酒，还有两只大红公鸡和一箱鞭炮，鲁老头感到像过年一样。

“主人要来了？”鲁老头对伍钢问道。

“嗯。”伍钢哼了一声，他遇事从不对守门人做过多解释。

尽管他知道这守门人小时候就认识老爷子，但正是这层关系让他心里不舒服。

伍钢将 3 个姑娘带进了别墅，让她们在客厅里站整齐了，然后开始交待各种事项。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在这里工作。”伍钢以大管家的口气说道，“这里比你们在景区宾馆的工作好多了，工资翻倍，这是你们的幸运，当然这里的工作要求很严，你们都是被挑出来的，这里的主人是你们洪金总经理的老板，清楚了吧。现在先把这里的卫生彻底打扫一遍，完了我再给你们讲工作细则。”

伍钢讲完后刚要出去，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便转过身来，拍了拍手说：“大家再稍等一下。为了主人叫你们方便，你们在这里各需要一个简单的名字。”

说到这里，伍钢停了下来，眼光从这 3 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脸上扫过。“你就叫梅花吧。”他对站在左侧个子高挑的女孩子说。“你呢？就叫桃花。”这个女孩子发育得很成熟。剩下的一个，皮肤很白，脸颊上还有一个小酒窝。“你就叫雪花了。”伍钢像家长一样给她们取了名，这样以后叫起来就方便了。伍钢为自己的设计很满意，觉得他完全可以搞管理。可是老爷子连一个小公司也不给他管。

鲁老头已在别墅的四个方向都挂上了一串串鞭炮，然后拿着烟头像传递火炬似的跑着将它们一一点燃。刹那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将别墅包围起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这岛上很久没有这样热闹了，鲁老头感到很开心。

与此同时，小胖子厨师已经割断了两只大红公鸡的喉

管。他倒提着它们，从别墅的台阶开始，将鲜红而热乎乎的鸡血围着别墅滴了一圈，鲁老头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他知道这种避邪驱鬼的方式很有效，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胖子两手鲜血淋漓，扔下死鸡后，便蹲到花园的水池边去洗手，水里泛起了一片红，池底的金鱼四散而去，它们仿佛也惧怕这种血腥味。

“这以后也许可以平安了。”鲁老头走过来对小胖子说。以前主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小胖子就在这里做厨，鲁老头和他很熟悉。

“谁说得准呢？”小胖子站起来甩着手上的水说。他好像对这一番折腾并没有信心。小胖子的年龄其实并不小了。已有30来岁吧，他长得很胖，面孔却是一副娃娃脸。鲁老头在家乡见过这种人，活到60岁了可那张娃娃脸就是不变。这种脸给人比较天真的感觉，可仔细看他的眼睛，那种成年人都有的善恶混杂还是暴露无遗。比如，凡是小胖子厨师杀鸡杀羊的时候，他眼中的凶光让鲁老头也有点背脊发冷。

正在此时，别墅里突然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惊叫声，是刚来的女佣发出的。鲁老头拔腿就向别墅跑去，在门口和一个正扑出门来的女佣撞在一起。这女佣倒在地上，喘着气，用发抖的手指着屋内说不出话来。

“雪花出什么事了？”伍钢不知从哪里蹿出来，对着地上的女佣吼道。

鲁老头跨进门去，客厅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另外两个女佣可能在楼上打扫卫生吧。鲁老头穿过客厅，从楼梯口正要拐向餐厅，突然看见不远的墙角正慢慢蠕动着一条长蛇，

它的头部呈三角形，红黑相间的颜色，一边蠕动，一边吐着吓人的毒信子。鲁老头后退了几步，想找一根木棍之类的东西。

“都不要动。”伍钢跑在他前面说道，“小胖子，把厨房的尖刀给我拿一把来。”

小胖子很快就将一把柳叶似的尖刀递了过来，伍钢拿在手上，将尖刀往空中一抛又伸手接住，与此同时，手掌一展，那把尖刀已飞了出去，准确地插入了那条蛇的脖颈处。由于速度太快，刀尖刺穿蛇颈后碰在花岗石的地面上“当”地一声溅出了几点火星。

伍钢的这个绝活是用左手完成的，鲁老头想，幸好这小子的右手只有3个指头，不然他可能会出手便放倒一头牛的。

看来，房子空久了是不行的，连蛇都钻进来寻食了，这阴气能不重吗？鲁老头想到他村里的一座房子，一个孤寡老太婆死后那屋空了一年，从此再没有人敢进去住了，最后被风吹雨打塌成废墟完事。

这天夜里，沉睡了一年多的别墅又透出了灯光。虽说主人一家所住过的二三楼和阁楼仍是黑暗笼罩，但仅仅底楼窗口所映出的一盏盏灯光，已经让这座建筑像被抢救过来的病人一样有了心跳和呼吸。伍钢、小胖子厨师和女佣们今夜都住在了这里，说明主人很快就要回来了，尽管伍钢守口如瓶，但鲁老头相信自己的判断。

但是，鲁老头认为主人回来得不是时候，这里刚刚死了两个借宿的游客，他们的魂灵一定还没走远，谁敢说在半夜不会有魂灵显形呢？主人的妻子以前在这里就看见过女鬼，

穿着黑色的袍子，半夜时分把木楼梯踩得嘎嘎地响。而事后检查，光滑的楼梯木板上又没有任何脚印，这只能是鬼，鬼的身体要么很沉，要么毫无重量，这种知识是鲁老头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的。那一次，也就是女鬼进入别墅的第二天，主人的侄儿洪金来这里证实说，前一天，湖上翻船死了一个穿黑罩裙的女人。鲁老头至今认为，是那个淹死的女人的魂灵飘到这岛上来了。

7

第二天，当太阳将人的影子打到脚下的时候，主人的快艇到了。伍钢、鲁老头、小胖子和女佣们全都站到了上岸的石梯边迎接主人。洪金提着一只枣红色的旅行箱跟在主人和女客人的后面下了船，他亲自为客人拎行李可是少见的事，鲁老头知道这个机灵鬼一定嗅出了这位女客人的分量。

下船来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子，身着黑裙，长发披肩。鲁老头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个农村里的人不愿意娶为媳妇的那种女人。因为在他的家乡，丰乳肥臀是选媳妇的重要标准，只有这种女人才能干重活，更重要的是能生孩子并

且能把孩子奶得像头小牛崽。而眼前的这个女人虽说身材颀长，但从五官到身体线条都太精致，有点像他小时候见到的一个女教师。当时村里的小学都是由当地人做教师。有一天突然来了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城里人，这个女老师虽说柔柔的，但村上的人包括最粗野的汉子，见了她总是恭敬得很。小时候的鲁老头总认为她的身上有什么魔力。

主人扬起手和大家打招呼，他的身架和神气，就是不认识的人也能猜出他是个大人物。他的长方脸型上挂着笑容，比从这里搬走时状态好多了。他要带一个女客人来岛上，鲁老头是在一小时前才听伍钢透露的，这小子总是有点看不起他的样子。

伍钢领着主人和客人进了别墅。在三楼的宽大卧室，一丛沾满野地气息的蔷薇，是早晨才插上的。女佣们对楼内的每一个细部都做了精心料理，伍钢知道老爷子会对他满意的。他拎起那个枣红色的旅行箱，准备把它先放进大衣橱里。

“不，”洪于阻止道，“舒小姐的东西要放到客房去。”

“是的，是的。”伍钢马上应和道。他心里格登一跳，老爷子怎么了？因为按照常规，老爷子看中的女子肯定是住进主人卧室的，并且老爷子在电话中告诉过他，这次回岛来小住，是不会接夫人过来的。

洪金坐在楼下的大客厅里，看见伍钢和女佣们下楼来了，便问：“都安顿好了吗？”

“好了。”伍钢说，“老爷子先休息一会儿，带客人参观完房子后，还要找我们俩谈事情。”

洪金知道，老爷子一定又是要盘问旅游公司的经营情况

了。老爷子每次上岛后都会对景区的经营做一番审查，这让洪金心里不快。说实话，在洪于集团控制的 12 家公司中，洪金所负责的这家公司最微不足道了，老爷子操这么多心干什么呢？洪金把这归结为是离得近了的原因，只要老爷子住在岛上，这里的经营他能视而不见吗？有的公司老爷子可以一年都不去一次，就是因为公司设在老爷子的眼皮底下，洪金为此愤愤不平。当然，这情绪也不敢有任何流露。虽说是他的侄儿，可老爷子在大事面前是认事不认人的。

洪于和那个远道而来的女子在三楼的茶室喝茶。这间小巧精致的茶室显得特别典雅和休闲。墙上挂着两幅古典的工笔画，画面上的人物都是美女和书生。第一幅画上面是一个在蚊帐中睡觉的书生，蚊帐外是一个长裙拖地的古典女子正在餐桌上摆放饭菜，而半开的窗外是一轮明月；另一幅画的是一个古时民女站在宅院门口，正在和一个似乎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告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两幅画都是取材于《聊斋》故事。这种画挂在这里，倒是给人一种身在红尘恍然若梦的感觉。

“怎么样 舒子寅小姐，”洪于用一种认真履约的口气说，“这里能为你提供良好的写作环境，没错吧？”

看到对方皱了皱眉头，洪于笑了：“好，别不自在了，我还是叫你子寅吧。”

对这个从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天亮前出生的女孩，洪于总感到不是很能把握。前天晚上，在数千里之外的海滨大酒店，他给她的房间打电话本来只是告别的。因为他尽管寻找了她一天，但见面后他知道什么也不可能发生，最后他请她去酒

吧坐一坐也被拒绝了。但凡事总有意料之外，当他的电话打过去时，对方却对他的别墅出了怪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主动邀他去酒吧喝一杯。

当时已是夜里11点，这间宾馆内的酒吧已显得幽暗而冷清，只在一个角落有3个外国人围在一桌闲聊。舒子寅显然已洗过了澡，穿着吊带裙并披着一条丝质披肩优雅地走来。他讲起了他的岛上别墅，他看见她的眼睛发亮。他开始以为是他的财富和身份引起了她的注意，但他很快明白过来，舒小姐感兴趣的是他别墅内发生的各种离奇事件。她说她是学哲学与宗教的，正在写一篇关于巫术、鬼魂与人类精神的硕士论文。她到海边来，就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写作。

“既然你对神秘现象感兴趣，到我的岛上别墅去写作怎么样？”洪于冲口而出，但同时知道这不太现实，首先是她对他还仅仅是一面之交，跟着他走缺乏信任；其次是他知道那别墅是如何的使人心惊肉跳，住在那里别说写作，能挺住不出神经病就是万幸了。

没想到，这女子略一思忖后便接受了他的邀请，这种简单直率任性之中似乎透出一种浪迹天涯的侠气。洪于喜出望外，同时感到一种神秘，从在酒店大堂看见她到对她的寻觅到这深夜的酒吧，其间不足24小时，但洪于的感觉中仿佛过了一年，柳暗花明中处处显示着命运的手指。

“这别墅蛮幽静的。”舒子寅望了一眼窗外的树阴说：“只是不要给你添麻烦就行。”

“没事，只要你能安心写作就好。”洪于说：“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喝喝茶，休息一会儿，我到楼下去安排一点事，待会儿

再带你把各处都参观一下。”

伍钢看见老爷子走下楼来。很快，老爷子给了他第一个任务，将莽娃、魏老大通知到犀牛岛上来会面，已在岛上的柳子也参加，时间定在今晚 10 点。伍钢明白，老爷子要彻底调查两个游客死在这里的事件了。

吩咐完毕，洪于转向洪金说：“今晚你就不用参加了，有什么事，我会随时给你电话。”

“明白了。”洪金学着伍钢的口气很硬朗地回答道。

8

舒子寅站在三楼的窗口看风景。这岛上林木茂盛，但显然缺乏照料，一大丛一大丛的灌木和茅草像野火一样蹿得老高。透过林木的缝隙，可以看见岛边的一小片水面，两艘乌黑的快艇停靠在那里，仿佛在深蓝色的湖水中动也不动地午睡。突然，那船摇晃起来，有两个男子分别跳了上去，是伍钢和洪金。两艘快艇轰然发动，然后呈剪刀状行驶向不同的方向。

走廊上传来“咚咚”的脚步声，可能是洪于上楼来了。这

幢别墅整个地装着地板，所以人不论走在哪里，总有脚步声先报告你的到来。舒子寅回到座位上，双手很舒适地放在藤沙发的扶手上，这间中式小茶厅的典雅味让她喜欢。

脚步声消失过后，洪于并没有出现。是谁在楼上走动呢？舒子寅心里无端地有点犯疑。她忍不住走出门，往走廊上望了一眼，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这走廊的两边都是房间，所以光线不太好，她按亮了廊灯的开关，站在走廊上看了看另外几道紧闭的房门。她好奇地推开了一道门，是一间豪华的会客室，贵重的意大利沙发和厚厚的地毯，使室内弥漫着一种老欧洲的味道。墙上是一幅表现《圣经》故事的大油画，墙边还有一个很地道的壁炉。

舒子寅关上了这间会客室的门，站在走廊上回忆着刚听见的脚步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她继续推开了另一道门，呀，里面简直是一个大厅，这就是健身房了，五六台健身器械错落有致地摆在里面，房子尽头还有一间半透明的桑拿房。

这层楼的走廊呈丁字形，舒子寅拐了一个弯，往通向主人卧室的走廊上看去，仍然没有人影。但是，走廊上的一段光线表明洪于的卧室门是开着的。她没听错，果然是洪于上楼来了，她走过去站在卧室门口，起居室里没人。她穿过起居室，宽大的卧室里仍然不见洪于的影子。卧室的玻璃门外面是一个大露台，卧室的侧面有两道门，分别连着浴室和钢琴房，舒子寅想那架钢琴一定是女主人的宠物了。

听见脚步声后出来看看，本来只是舒子寅不经意的行为。但各处找不见人之后，倒反而让她心里七上八下地不安了。她重新回到走廊上，忍不住叫了一声：“有人吗？”有人

吗——”走廊上传来隐隐的回声。

舒子寅又推开了一道门，里面是几排大柜子，显然是储藏室。她向走廊尽头走去，伸手推开最后一道门——这里面不是房间了，而是一个狭长的过厅，过厅尽头是一道向上的楼梯。她走了过去，地板在她的脚下发出“咚咚”的空响声。她沿楼梯向上，来到了阁楼。

这里的空间低了许多，房顶是倾斜的，从墙到顶都用原色的松木板装饰，像一间森林中的小木屋，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松木香。地板上放着一张低矮的小方桌，地上随意放着五六个花布软垫，桌上放着一盏紫铜的马灯。

这是个多少带点童话色彩的空间。旁边还有两道门，一间是书房，但书橱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些闲书堆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另一间是带浴室的小卧室。

舒子寅在小卧室的床边坐了坐，满舒适的。当她再走到外面的小厅时，与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差点正面撞上。那人后退了一步，由于刚从楼梯口拐过来没有思想准备，卧室里突然钻出来的一个人使她先发出惊吓。

“雪花！”舒子寅看见这是她见过的一个女佣，“你上楼来怎么声音都没有呢？”

“哦，对不起，舒小姐。”雪花抱歉地说，“主人要求我们走路都很轻的，并且，我们都穿的是软底布鞋。”

“有事吗？”舒子寅问道。

“主人到三楼没看见你，便叫我各处找找。”

“哦，”舒子寅在布垫上坐下，背靠着木板墙说，“叫主人到这里来好吗？”

不一会儿 洪于上到阁楼来了 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真像一只猫，转眼就不见了。”

“这里真好！”舒子寅用手摆弄着小方桌上的马灯说：“我不想住在客房了，能让我住在这阁楼上吗？”

“行啊！”洪于不假思索地回答：“到了这里 你想怎么住都行。不过……”他咽下了后面的话，似乎想起了什么。

“怎么？”舒子寅问道。

“没，没什么，你就住这里吧。”洪于对站在一旁的雪花说：“舒小姐的行李在二楼客房里，你去都拿上来。”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洪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说：“这里还是更适合你，有书房嘛，我怎么就没考虑到这点呢。”

“我小时候就住阁楼，”舒子寅说：“有天半夜来了一只大黑猫，吓得我尖叫。但我还是喜欢阁楼。”

洪于笑了，说：“女孩子就喜欢这种隐蔽的气氛，有点浪漫，是不是？这里的装修设计都是我太太搞的，她也喜欢，但住进来之后，发现这里的实用价值不大，由于房顶低，有点闷的感觉，所以这里长期都是空置着的。有时，我太太的女朋友来玩，在这里住一住。”

“我感觉不闷。”舒子寅说：“有空调 还可以开窗 风很大的。并且，这里可以看得很远。”她从窗口指着远处湖面上的一座岛屿：“你看 那座岛低得好像随时要被湖水淹没似的。”

洪于望了一眼说：“那是一座荒岛 没什么价值的。不过，那里有很多白鹭，哪天我带你过去看一看。”

这时，另一个叫梅花的女佣走了上来，问晚餐是安排在底楼的餐厅还是摆在花园里。

洪于转向她说：“子寅，你来定吧。”

她说喜欢在室外，梅花答应着下楼去了。

洪于点燃了一枝烟，若有所思地说：“晚餐过后，我要出去办点事，可能很晚才会回到这岛上来。你就自己安排吧，可以在岛上散散步，岛边还有一个浴场，可以游泳的，不过不要游出警戒线，这湖水可深了，有 30 多米吧。天黑后就早点休息，如果害怕，就叫一个女佣来陪你。”

“你别把我当小孩子了。”舒子寅笑了笑说，“我看这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办你的事去吧，我说过我在这里写作不耽误你的。”

第三章

9

晚上 9 点，伍钢驾的快艇准时靠在了岛边。他抬头望了一眼别墅，看见顶层的阁楼上透出了灯光。

“怎么？舒小姐搬到最上面去了？”他对着刚刚跳上船的洪于问道。

“开船吧，她住哪里就不用你操心了。”洪于深知他这个保镖的疑心，他认为洪于对这个穿黑裙的长发女人了解不够，多少应该保留一点戒心。

“我不过随口问问罢了。”伍钢尴尬地说。他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对老爷子的判断力提出质疑。

快艇在岛边调头时划出一个弧形，然后便箭一样消失在湖面的夜色中。

犀牛岛是黑石湖景区对游人开放的五个岛屿之一。让柳蟒子承包这个岛的经营是洪于在三年多前定下的。当初洪金在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主要是担心柳蟒子是黑石县境内有名的黑帮头子，让他来承包一个岛无异于引狼入室。但洪于

认为如拒绝了柳 蟒子的请求将会让他记仇，这多少是个隐患，不如让他进来，共同维护整个景区的经营不受骚扰。伍钢当时也认为老爷子的决定是一种软弱的表示，因为对这种区县黑帮，根本不需要在省城也大名鼎鼎的老爷子出面，只用他伍钢的名字，也可以吓出他们的屎尿来。当然，后来发生的很多事让伍钢承认了老爷子确实棋高一着。

快艇到达犀牛岛的时候 柳 蟒子已经在岸边迎候了。他 40 多岁，8 年前将一辆豪华轿车开下山崖后捡回一条命来，在断腿上打入一根钢筋后活到今天。他正当的身份是县商贸公司董事长、县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而暗地里的赌博业才是他真正的营生。

“他们都在等你了。”柳 蟒子走上前来低声地对洪于说道。他的身后站着两个牛高马大的助手，他们用一脸阴沉掩饰着某种不安，因为他们知道，伍钢的主人亲临这里必有重大事情。

一行人沿石梯而上。散落在这岛上丘陵中的几幢住宿楼灯光闪烁，看来柳 蟒子的生意还不坏。伍钢在暗黑中按了按藏在身上的两把短刀，因为老爷子很少和这些黑帮头子直接见面，他必须预计到江湖上可能出现的险恶。他本来是要带上短枪的，可老爷子说，不必了，都是朋友嘛，别搞得神经紧张。

他们进了一幢作为犀牛岛管理处的小别墅。伍钢留在了过厅里，看见柳 蟒子陪着洪于走进了一间窗帘密闭的会客室。

“洪大哥来了！”柳 蟒子通报到。

沙发上的两个男子都站了起来，双手抱拳地说：“幸会，幸会。”

柳彘子让洪于在居中的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侧面，正好面对着应邀从县城赶来的莽娃和魏老大。可以这样说，在黑石县境内，所有暗地里发生的事情都在这两人的掌控之中，当然还包括柳彘子，只是他近年来安心赌博业，杀人斗殴等暴力事件不到万不得已他一般是不染指了。

“各位大哥，”洪于点燃了一枝雪茄后说道，“今晚请来各位，是本人有一事相求。”

“洪大哥，我们敬仰你很久了，”莽娃拍了拍魏老大的肩说，“有什么吩咐，小弟们一定照办。”

莽娃是在坐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20多岁，一脸横肉，几年来靠流血火进收复了县内的娱乐业，每个月的保护费进账都在10万以上。坐在他旁边的魏老大显得阴沉一点，30多岁，额头上有一条刀疤，他除了向县内的运输业收保护费之外，还干一些代人收款、代人杀仇之类的杂务。

“都是江湖上人，我就直话直说了。”洪于吐出一口浓浓的烟后，把雪茄放在烟缸上说道，“前些时候，我的别墅里死了两个借宿的人，这让我心情不好。我想知道是哪路兄弟没认清楚地方，是不是事后该来对我打个招呼，我也不会太计较的。”

洪于的话可能出乎大家意料，长期在这湖上忙活的柳彘子首先声明：“洪大哥，我手下的人绝不敢干那种事，他们都知道那是你的别墅。”莽娃接着说：“自从柳大哥到了黑石湖以后，我的兄弟们按规矩都不到这边来犯事了。并且，要是谁

私下黑做了这事，没有人敢瞒着我的。”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的眼光都转向魏老大。只见他仰头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说：“洪大哥，你这事麻烦了。因为在黑石县的地盘上，敢随便灭两个人的也只有我们几个兄弟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你说奇不奇怪？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串串’（指流窜犯）干的，但是事后分析又不太像。前几天我和姚局长一起喝茶，他给我讲了公安局的侦察情况，屋内和死者都没丢失任何东西，那个女的也没有受到强奸，你说杀人者图个啥？并且，还不能说这两人是被杀，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伤、胃里也没有毒，但是就死了。我敢肯定，这事与兄弟们无关。我这样说不是护短，要是真有个兄弟冒犯了洪大哥，宰了他也无所谓。”

“姚局长是我的老朋友了。”洪于缓缓地说。因为魏老大提到县公安局的这位老兄，洪于一定要打击一下他的气焰。“不过，我叫姚兄先别动，我想我直接给各位大哥通通气，可能更方便一些。”

“小弟们懂了。”魏老大双手抱拳在胸前，笑了笑说，“日后如有线索，一定如实秉报。”柳瞬子和莽娃也一起应和，室内充满一种肝胆相照的气氛。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柳瞬子松了一口气。

“不了，后有期。”洪于说，“今晚兄弟们在这尽情地玩，花费记在我账上。”

柳瞬子连忙说：“到了这里，由我作主了。”

洪于走出这间密室的时候，伍钢正目光炯炯地坐在过厅里，洪于对他做了走的手势。

夜风从湖上吹进阁楼，带着凉爽的水腥味。舒子寅已整理好书房，写字台上放着她自己带来的七八本书，这些有关哲学、宗教和巫术的经典著作，将为她正要写的硕士论文提供参考。

她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坐下来，满意地看着这间书房。将书房设在阁楼上真是个好主意，没有人干扰，完全是这幢别墅中的独立王国。刚才，她在浴室里洗了澡之后，甚至可以完全赤身露体地在卧室和书房之间走来走去，后来觉得有点凉了，才穿上了一件乳白色的睡裙。

今晚还不想写作。第一天到这里，她想轻松轻松。书橱里空空的，只在最下面两层放着一些时尚杂志之类的读物，可能是女主人以前住在这里时作消遣用的吧。她随便抽出一本来，是一册精美的时装画册。她翻了翻，里面掉出一叠信纸来，不介意展开后，一封已经写好的信出现在她的眼前。

爸爸妈妈：你们好！

自从我到这里工作以后，给你们写过好几封信了，可一次也没收到你们的回信，我不知道是不是乡上把信搞丢了。我知道你们取信要走很远的山路，可你们还是应该常去看看啊。

我现在在一户人家做家务，我很满意这个工作，这家人的房子可大了，整整一座楼，他们叫做别墅。女主人待我很好，她的年龄比男主人小一半，只有 20 多岁，但我们还是叫她洪太太。男主人在家的时候不多，所以我和另外几个姐妹除了打扫卫生之外，没有更多的事做。太闲了还不习惯，主人的房子又在岛上，进出都要坐船，很不方便的。

工作虽然很轻松，但我还是不想在这里做事了，因为这座大房子里常常闹鬼，大家都很害怕。上个月湖里淹死了一个女人，结果她的魂就爬上这岛上来了，半夜时常踩得楼梯响，女主人还看见过这女鬼的影子。我很害怕，要不是女主人对我好我早走了。现在只能等一等，到年底再说去留。当然，换新工作之前，我会先回家一次的。

好了，女主人在叫我了，你们一定要给我回信啊。

女儿：娟娟

2000 年 8 月 5 日

毫无疑问，这信是两年前的女佣写下的，可是怎么没发寄出去呢？信中描述的闹鬼一事和洪于对她讲述的一样。舒

子寅深知，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人是最容易被恐惧传染的，开始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幻觉，后来会让所有的人陷入其中，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接受暗示，医学上叫做集体癔症，最早的交感巫术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真好玩，舒子寅的嘴角有了笑意。

她走出书房，到外间的小厅去拿水喝，突然，她听到了种声音，是女人的哭声，声音很微弱，但很真切，是呜咽声。她望了楼梯口一眼，感觉那哭声就是沿着楼梯升上来的。

舒子寅迅速地判断了一下——她的楼下，也就是三楼只住着洪于，今夜他出去办事还没回来，这层楼不会有人；至于二楼，是洪于的母亲于老太太住过的地方，还有就是若干间客房，现在也是全空着的；整幢别墅只有底层有人了，住着几个女佣，还有小胖子厨师。但听这哭声，分明不是底楼传来的。这声音很近很近，仿佛就在上阁楼的楼梯转弯处。

舒子寅感到背脊发冷。她咳嗽了一声，对着楼梯口喊道：“谁在那里？”

没有回答，细弱凄惨的哭声还在飘荡。她走到楼梯口往下看去，没人。她试着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扶着楼梯栏杆一直下到了三楼。她穿过过厅，推开了一道门，三楼的走廊像漆黑的隧道，她什么也看不见，伸手在墙上乱摸，想找到廊灯的开关，但冰凉的墙壁上什么也没有。

此时她完全慌乱了，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但理性告诉她必须尽快下到底楼去，因为那里才有人。

凭着今天下午对楼道的记忆，她在黑暗中摸着墙往前走。哭声更近了，仿佛就在她的前面，又像是在她的侧面或后

面，她感到意识有点混乱。摸着墙的手突然推到了一扇虚掩的门上，她的整个身子差点扑进屋去，也不知是一间什么样的屋子。她往后仰了仰身子稳住脚步，这时她依稀看见了下楼的楼梯口，她几乎是扑了过去，跌跌撞撞地下了二楼。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绝望地对着底楼大叫道：“快来人啊！”

当女佣们将舒子寅扶到底楼客厅的时候，她的脸色在明亮的灯光下惨白得吓人。三个女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她这个样子也都感到了恐惧。

已经睡下的小胖子也惊动了，他从饭厅那边的卧室里钻了出来，急切地问：“舒小姐，怎么了？”

舒子寅动了动嘴唇，却感到舌头发僵，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岛边传来了快艇的马达声。桃花跑过去开了别墅的门，望了一眼说道：“主人回来了！”

舒子寅看见洪于进来的时候差点哭出声来。她穿着白色的睡裙，脸上的恐惧与无助使洪于大吃一惊。简单问了问情况后，他和伍钢便跑上楼去了。

住大楼外的鲁老头也被惊动了，他走了进来，知道情况后不断地摇头，并且自言自语地说：“小胖子昨天还杀了两只公鸡，怎么一点作用也没有。”

洪于和伍钢下楼来了。“什么也没发现，”洪于说，“你们楼下的人刚才听见什么没有？”

小胖子说他已经睡着了，雪花和梅花也说她们在房间里什么也没听见；桃花说她一直坐在客厅里等主人回来，但没听见楼上有动静，是舒小姐的叫声才惊动她的。

“妈的×！”伍钢愤愤地吼道，“就是妖魔鬼怪老子也要灭

了他！”

洪于瞪了他一眼，显然要他收敛一点粗鲁，然后转向舒子寅说：“我陪你上楼去。”

11

鲁老头是在黎明的第一阵鸟啼中醒来的。在岛上生活 4 年了，这第一阵鸟啼几乎成了他的闹钟，他准时醒来，走出小木屋去透新鲜空气。

昨夜吹过好几阵大风，小小的花园和金鱼池周围落满了树叶，他拿起扫帚，弓着身子扫起树叶来。

别墅门开了，梅花走了出来，在这 3 个十七八岁的女佣中，梅花是个子较高的一个，但长得不单薄，像一棵尚未枝叶繁茂的树苗。她看了看周围，也找来一把扫帚协助鲁老头清扫落叶。

“雪花和桃花还在睡觉？”鲁老头随口问道。

“桃花在厨房帮厨，梅花仰起脸回答道：“雪花昨夜上阁楼陪舒小姐去了，多一个人住在那里，好给舒小姐壮壮胆。”

鲁老头“嗯”了一声。梅花停下扫帚问道：“鲁大爷听说

几年前这房子里就常常闹鬼，是真的吗？”

鲁老头抹了一把满脸的胡须，以权威的口气说：“别听那些闲言碎语，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呀。到这里就安心做事，别怕。”

看见梅花不断点头，鲁老头又为她的这种听话隐隐不安。为维护主人的利益，他不能对女佣们承认这里有鬼；但是，他自己的心里却是藏着恐惧的。

这时，洪于穿着一件系有腰带的晨衣走出了别墅。他举起手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走过来说道：“小狗仔，陪我散散步去。”他对鲁老头始终叫“小狗仔”的小名。梅花愣了一下，觉得这个称呼很奇怪。

他们一直向岛边走去，在船只靠岸的石梯上坐了下来。

“还记得娟娟吗？”洪于望着湖水问道，“就是以前在这里做事的那个女佣。”

鲁老头想起来了，那是个爱把头发束成马尾的姑娘，17岁，做事很勤快的，就是怕羞，天气再热也没见她穿过背心、短裙之类的东西。有天傍晚，她和另外两个女佣在湖边嬉水，被沿岛找地方钓鱼的鲁老头和小胖子撞见了，另外两个女佣都没事，穿着泳装大大方方地对他们打招呼，只有娟娟吓得钻到水里，只露出一个头来，第二天见到人都还有点难为情的感觉。

“这是个好姑娘，”鲁老头说，“但是她不辞而别的行为是错误的，对主人一点儿也不负责。”

“据说，那天晚上有船来把她接走了，你住在别墅外面，就没听见一点儿动静吗？”洪于盯着鲁老头问道。

鲁老头摇摇头：“我什么也没听见。”

“那么 如果并没有船来接她走 她会到哪里去了呢？”洪于的这个疑问是昨晚产生的，娟娟留在阁楼上的一封信引起了他的回忆。从信中看，她并没有立即离开岛上的意思，然而，在写下这封信的第二天她便失踪了。据洪于的妻子蓝小妮当时讲，娟娟做完事之后爱到阁楼上来看画报。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娟娟是在失踪前一天在阁楼上写下的这封信，然后随手将信夹在了画报里。问题是，如果她第二天夜里就要私自出走，她有必要写这封信吗？

鲁老头感到脑袋里“嗡”的一声，是谁说的有船将她接走了呢？记不清谁最先说这个话的了，这只是当时的一种猜测。

问题是，如果娟娟没走，她消失到哪去了呢？就算掉进湖里淹死了也会有尸体浮上来啊。或者，真是有鬼把她吃掉了？荒唐透顶，真有这种事，那别墅里的人早已死光了。鲁老头觉得头脑里一片迷糊。

洪于扬起手往湖里扔了一颗石子，说：“昨天夜里，舒小姐回忆说，她听到的哭声绝对是一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我想，舒小姐懂得很多宗教和巫术方面的知识，是不是她这个人特别有感应呢？比如说，她能够听见死去的人的声音。

“嗯，”鲁老头想了想说，“如果那哭声是什么鬼魂发出的，最有可能是几天前死在这里的那个女游客。我那天早晨推开门的时候，她就死在客厅的门后面，眼睛瞪得大大的，又恐惧又不甘心的样子。”鲁老头顿了一下，看见洪于没有应答，又想了一个主意道：“或者，让洪太太来这里住几天，娟娟的声音她最熟悉了，究竟那哭声是谁的，她一听准能分辨出

来。

“唔，”洪于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说，“从今天起，你白天睡觉，到了晚上就在这房子周围多转转，看看能发现什么。”

“好！”鲁老头毫不含糊地答道。

这时，桃花来叫主人用早餐了。她穿着为女佣统一制作的服装——领口和袖口绣有花边的米白色衣裤。由于她长得浑圆，这套服装穿在她身上绷得紧了一点。

“主人的早餐摆在哪儿？”她问。

“送到我的露台上吧。”洪于说，“请舒小姐和我一起用早餐。”

三楼的大露台在主人的卧室后面。推开两扇大大的玻璃门，这不小的露台完全是一座花园，草坪绿树之间，花岗石的桌旁放着白色的躺椅。

舒子寅走来的时候，洪于略略感到有点异样。她着一条白色的短裙，上身是一件白底红色条纹的衬衣，这种女孩的感觉，在她穿着黑色长裙的时候是没有的。如果不是洪于已经熟悉了那齐腰的长发，此刻这一瞬，洪于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对不起，昨晚打搅大家了。”舒子寅抱歉地说，“可能是我的幻听，人太累了，有时是会耳鸣的。”

这个女学子是讲究科学的。洪于想，她已经为昨晚的神秘哭声找到解释了，所以今天很轻松。但是，对这里死了两个游客的事件，他在海滨大酒店讲给她听时，她不是也认定是一起凶杀案吗，她认为一点儿也不可怕，让公安局破案就行了。她说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神秘的东西。洪于也相信了她的

这种看法，但昨晚在犀牛岛上的查证，结果表明这两人的死与凶杀无关。他相信那几个黑帮头子对方圆一带的控制能力，并且他们对他说的是真话。

那么，真是他的别墅有问题了？

12

下午，强烈的阳光在湖面上撒满碎银，一只小木船仿佛在镜子上移动。舒子寅半躺在船头，露在短裙外的两腿已经被晒得有些发红。洪于熟练地摇着双橹，每摇动一次，他双臂上凸起的肌肉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他感到自己从未这样年轻过。

刚才，当舒子寅坐在岛边的沙滩椅上，提出要去远处那座荒岛上看看时，洪于便立即想到了这只带橹的木船。近来没时间打高尔夫球了，他感到身子已有点发僵，摇摇橹，正好活动活动。当然，另一个不太明晰的想法是，摇摇橹而去正好显示他的活力，因为长期打高尔夫球已经让他的体形好了许多，中年后凸起的肚子正在一点点扁平下去，他周围的人都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已是 50 岁了。

舒子寅跳上木船的时候，她以为洪于会叫伍钢摇橹的。到这岛上以后，她已经熟悉了洪于支配人的习惯。即使是在用餐的时候，也有雪花或另外的女佣恭恭敬敬地站在餐桌旁，替他换碟或斟酒什么的。她没想到他会干摇橹这种力气活。

“伍钢在清理别墅，我叫他把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搜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可疑的痕迹。”洪于试了试橹，轻轻地挑起两朵水花后说：“怎么，你不相信我会干这个？告诉你，这世上的力气活我可干过不少。干搬运，把200多斤麻袋背上货车，每天扛过的重量不低于8吨10吨。嘿嘿，你想不到吧。”

洪于的话让舒子寅略略有点吃惊，但她没有像小姑娘那样说出“你骗人”的天真话来，因为她深知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命运，这种个人的沧桑史和天上的风云聚会一样不可估量也难以预测。自见到洪于以来，正是他身上的这种东西使她的好奇心受到了强烈的牵引。

“我能想到。”舒子寅望着正在摇橹的洪于回答道。

洪于怔了一下，仿佛受到了什么鼓舞似的干脆脱掉了衬衣，赤着上身摇起橹来，晃荡的湖水和舒子寅的面容在他的眼前上下波动，他恍然感到自己已经成了美国的西部片中的一个角色。而按照这种电影的逻辑，接下来的镜头是拥抱、接吻和谋杀……洪于的嘴角有了一种许多年都未有过的顽皮的笑意。

“你在想什么呢？”舒子寅不经意地问道。

洪于猛地回过神来：“没，没想什么。”他有点尴尬地说，

“你看，那岛快到了。”

这是一座芦苇包裹的小岛，木桨声惊起一群白鹭扑腾腾地飞了起来。在别墅远望它们时只是一些黑点，而现在舒子寅看清了它们的长腿和红红的嘴壳。

木船一直撞进了水边的芦苇丛，在船底搁浅之后，洪于挽上裤管便敏捷地跳下了船，回头想接应舒子寅时，她已经同时站在了浅水中，白色短裙上已溅上了不少泥水。

“我该换上牛仔短裤再出来。”舒子寅有些后悔地说。

“该怪我，忘了提醒你了。”洪于刚说出这句主动承担责任的话，突然有水点对他满头满脸地浇过来，他抹了一下眼睛，看见舒子寅正弯腰向他浇水，她笑着，完全是一副小孩子打水仗的神态。顿时，洪于升起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他往后退了一步，正要应战，而舒子寅已经站直了身子，非常惶恐地望着他，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昏了头了。”

舒子寅这种瞬间的变化像一面镜子，洪于看见了自己已不可能成为她的伙伴。他是她的长辈，她在大自然中无法控制的青春迸发，在他的面前只能像火光一闪便熄灭了。他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平静地说：“没关系。”他感到心里的某个地方隐隐地痛了一下。

他们向岸上走去。在比人高得多的芦苇荡中，人在其中犹如潜行的影子。不一会儿，洪于便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子寅！”他高声叫道。结果子寅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高声应答。于是他们拨开芦苇的遮挡会合在一起。就这样，他们失去了方向，在仿佛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中穿行了很久，而前面又出现亮晶晶的浅水滩了。他们原想到岛上的某个高处去看看

的结果又转向了水边。

舒子寅“咯咯”地笑了起来，在一小块空地上坐了下来，说：“这里也挺不错的。”洪于也就地坐下，望望周围，仿佛置身茂密的林中。舒子寅的坐姿慢慢变成了半躺，她伸直双腿，头向后仰，长发垂到了地面上。这简直是一幅画。太阳已经西斜，芦苇的阴影涂抹在这片空地上。

洪于的心里突然猛跳了几下，芦苇荡，他曾经梦魂牵绕的地方。那年他刚 19 岁，和一个同龄的女孩面对面站在一起。那是在一条陌生的河边，女孩突然在芦苇丛中停下了脚步，满脸通红地望着他说：“我让你看看我。”说完，便开始解她的衣扣。他们相识很久了，而这一次，她停下脚步站在他面前，时间也停了下来，空气凝固，除了她光滑的肌肤，世间万物已不复存在。他拥抱了她，她只允许他抚摸了她的背部。直到远处的脚步声将周围的景物重新显形，他们才从梦中醒来。

“怎么，又在想你公司的事了？”舒子寅的问话仿佛将他从前世拉回。

他摇摇头，眼光一点儿也不回避地盯着舒子寅的眼睛，他想从今生一直抵达前世。然而，那眼睛闪开了，她转头往水滩边看去。

“啊，那是什么？”舒子寅惊叫道。

洪于抬眼看去，在浅水滩的芦苇脚下，一根一尺多长的骨头搁浅在那儿，直觉告诉他那是一根人的腿骨。

他们跑了过去，洪于用脚尖碰了碰那骨头，确实是人的遗骨，他感到身上升起一股凉气。

“这湖里每年都有人淹死。”洪于尽量镇静地对舒子寅解释道，“湖水太深，有的人就一直没有打捞上来，这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遗骨了。”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舒子寅盯着那遗骨自言自语道。

这时，他们想到该去找他们的小船返回了，因为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落下去。

第四章

13

夜里 12 点，鲁老头围着别墅作了第一次巡视。自从主人要他白天睡觉晚上守护以后，他就成了夜猫子。别墅周围以前铺有一条碎石小径，由于一年多来这里没有住人，小径上已经长出很多杂草，这使人夜里走路有点绊脚。花园也是被杂草严重侵犯，以前别墅正面一大片都是草坪和花木，但鲁老头一个人只保护住了鱼池一带还算得上是花园的模样。在这岛上，最强大的东西便是那些茅草和乱七八糟的灌木了，它们仿佛吹一阵风就会长高一大截似的。

鲁老头不禁怀念起那两只猛犬来，这两只马斯提夫犬一只叫大虎，一只叫二虎，以前有它们在的时候，鲁老头从来是可以放心睡觉的。由于怕伤着了来客或者女佣，这两只猛犬白天都关在花园的一座小房子里，黄昏时分才放出来，鲁老头便可以和它们嬉戏了。伍钢也常拿上一块肉来逗逗它们，但有时他将它们喂得过饱，到鲁老头按时给它们正餐时，它们连看也不看了。奇怪的是，主人的妻子蓝小妮一直很怕这

两只猛犬，有一次大虎向她表示亲热，立起身子来将前爪搭在她肩上，大虎 200 多斤的重量竟把洪太太推倒在地上，惹得主人对它严厉训斥了一番。这两只猛犬染病后是慢慢死去的，地方上的兽医和警犬训练基地的医生都先后来诊治过，最后还是无力回天。

这次主人没有新购来猛犬，说明主人这次回别墅不会住得很久。看得出来，他纯粹是陪那个远道而来的女子回别墅来住的。主人对这个女子很尊重，鲁老头想这女子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别墅底楼各个窗户的灯光都熄了。鲁老头知道，底楼右侧的走廊通向五个房间，现在那里住着 3 个女佣 厨房旁边有一个房间，小胖子厨师就住在那里。伍钢也住底楼，在客厅尽头、楼梯的侧面有一道门，那里面是一个套间，很漂亮的，伍钢在这里也算得上是主人了，之所以住在底楼，是因为他担负着别墅里的安全责任。

二楼现在是一片漆黑，鲁老头站在小径上望了望，他知道现在没有人住在二层，那是洪于的母亲于老太太以前住的地方，还有就是客房，现在也没有客人来岛上拜望了。

此刻，整幢别墅只有三楼主人的卧室和阁楼的百叶窗还有灯光。鲁老头不理解的是，主人这次带来的女人为什么不和他住在一起。从前，凡是洪太太回了城里没住在岛上时，偶尔也会有这种又漂亮又有气质的女人来到别墅，并且直接住进了主人的卧室，这种情况鲁老头也是从夜里的灯光推测出来的。不过这种女人都只住一宿便离开，而这次这个舒小姐就像亲戚一样在这里一直住下了。

鲁老头围着别墅巡查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小木屋前。此时，别墅里仅剩的灯光已全部熄灭了，只有别墅的黑色轮廓坐落在夜色中，它的尖顶对着夜空像铁铸的一样。

但愿今夜不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鲁老头侧耳听了听四周，没有任何异样的动静。这时，鲁老头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两张可怕的面孔来，这是曾经死在别墅里的那一对游客的脸，鲁老头当时推门进去看见时曾吓得魂飞魄散。鲁老头很响地咳嗽了几声，以此来驱散这种回忆。鲁老头认为，他通宵值守作用不大，问题出在别墅内部，洪太太曾经看见过的穿黑裙子的女人是出现在楼梯上，这证明别墅里藏着鬼魂。这次，舒小姐在半夜又听见了莫名的哭声，看来那鬼魂在别墅里一直未离去过。

这时，黑沉沉的湖上传来快艇的声音，快半夜了，谁会上岛来呢？鲁老头拔腿向岸边跑去，躲在一棵树后紧张地观望。

真有一只快艇靠在了岛边，一大团黑影跌跌撞撞地上了岸。鲁老头慢慢看清楚，是伍钢横抱着一个女人走下船来，他将那女人放在地上，那女人伏在地上痛哭，声音已经嘶哑。

鲁老头心里一惊，立即跑过去问道：“伍钢，出什么事了？”

“没，没大事。”伍钢从头到脚水淋淋的，但满嘴的酒气还是让鲁老头后退了一步。

“刚才，船开翻了。”伍钢指着远处说道，“不是开翻了，一股妖风把船吹翻了，我们都掉进了水里，我抓起了她，”伍钢看了一眼伏在地上痛哭的女人继续说，“她妹妹找不着了。”

“淹死人了？”鲁老头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在哪里，快，我陪你开船去找找！”

伍钢摇摇头说：“鲁老头，我的水性不比你差，找不着了。我救起她时还看见她妹妹的头发在水上浮动了几下，等我把船翻过来将她丢上船以后，水面上已经没有人影了。我在那一带找了很久，什么也没有，你知道，湖心的水有30多米深，谁知道她妹妹沉到哪里去了。”

“妹妹呀——”那女人在地上痛哭，手指抓着地面像要陷进去一样。她很年轻，是个20来岁的女孩，她的衣服穿得很少，浑身透湿。加上在刚才的死里逃生中撕破了衣服，现在看上去几乎是赤身露体。

“她是谁？”鲁老头叹了一口气问道。

“我们从犀牛岛过来的。”伍钢说，“这事不用你管。”

“需要我去叫主人吗？”鲁老头感到人命关天。

伍钢突然生了气，吼叫道：“这事不用你管，你走吧！”

鲁老头忐忑地离开了岸边，回到他的小木屋前。犀牛岛是一个大赌窝，伍钢一定在那里喝了酒，又带上这两姐妹回岛来。喝醉了还半夜开船，能不翻船吗？造孽啊！鲁老头在心里骂道。

伍钢和那个可怜的女孩在岸边嘀咕了很久，那个女孩的哭声渐渐止住了。后来，他们一起进了别墅，鲁老头看见伍钢房间的灯光亮了一会儿又熄了。这兔崽子，害死了人还能搂着女孩睡觉，鲁老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林中有一只什么怪鸟突然叫了一声，然后又是寂静。鲁老头往湖上望去，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早晨，舒子寅来到底楼饭厅的时候，洪于已经在那里等她了。这饭厅很典雅，一张长条形的餐桌能坐上 20 多人。舒子寅觉得很冷清，便对正在送餐的雪花说：“叫大家都一块儿来吃吧。”她不知道佣人是不能和主人同桌进餐的。

“不，我们待会儿再吃。”雪花礼貌地说。

“伍钢呢，去叫他来用餐。”洪于吩咐道。

放在舒子寅面前的是一份西式早餐，一个煎蛋、几片火腿肠、两片烤面包还有花生酱、奶油什么的，外加一杯咖啡。舒子寅想，洪于的早餐习惯不一定是这样的，这是为她特地安排的了。

这时梅花走进来说伍钢的房门未开，可能还未起床吧。

“我们先吃吧。”洪于对舒子寅说。

刚用完早餐，鲁老头走了进来，他低头俯在洪于的耳边嘀咕了一阵子，舒子寅看见洪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你是回房，还是到外面散散步？”洪于对舒子寅说，“我去找伍钢问一件事。”

舒子寅表示愿意散步。她走出别墅，空气清新得很，太阳还未升起来，远处的湖水绿幽幽的像一块玻璃。

洪于走进了伍钢的房间，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你这个浑蛋 怎么老给我惹祸？”洪于低声吼道。

伍钢胆怯了，只有三个手指头的右手有点发颤。“老爷子 别生气 我已经都摆平了。”他怯怯地说：“我把她从柳老板那里赎出来，再给她一笔赔偿金让她安抚家里的老人，她都接受了。只是她怕柳老板再抓她去，想就留在这里做事，我还没跟你商量。”

“这里有什么事做？”洪于说。

“清理花园吧。”伍钢看来已安排好了，“花园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并且以后也需要专人照料。”

“你呀，如果不是你父亲临死前我答应过要关照你，我非得叫你滚蛋不可。”洪于的怒气仍未消退，“你已经 31 岁了，是不是该娶个老婆了？”

“不 女人都是他妈的婊子！”伍钢冲口而出 但立即知道说错了话 忙纠正道：“我是说像玲子那种女人。”

玲子是伍钢的第一个女朋友，伍钢和她好了三年，从 17 岁到 20 岁。玲子喜欢打麻将，有一次被别人出“老千”输了钱，伍钢找着那人，一刀挥过去便将那人的耳朵削掉了一只，伍钢进了监狱，盼着玲子来看他，可是玲子一次也没出现过，却跟另一个黑帮派的小头目好了，在伍钢出狱前夕，这一对小鸳鸯吓得跑到沿海谋生去了。

“别提你那些蠢事了。”洪于严厉地说：“不管怎样 你以后在女人方面要收敛点。”洪于望了望紧闭的卧室门又说，

“去把她叫出来。”

这是一个可怜的女孩，穿着一件伍钢的大衬衣，见着洪于便哭了起来。“我妹妹死了。”她哭着说。

她的经历很简单，在劳务市场上找工作时，她和妹妹一起被骗到了犀牛岛娱乐中心，昨天才刚到。柳老板叫她们陪那些赌博完了的人睡觉，吓得两姐妹哭着要走。可柳老板说是花了 5000 元钱买她们来的，要走得拿出这钱才行。晚上，伍钢来要了她们姐妹俩，来岛的途中船翻了……

“嗯，那你就留在这里吧。”洪于听得有点难受，“柳老板那边，这位伍大哥去打个招呼就行了。你姓什么呢？”

“姓张。”女孩止住了哭声说，“我叫木莉，我妹妹叫水莉，我妹妹才 16 岁，我真不该带她出来啊！”说完又哭了起来。

“好了，木莉。”洪于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我会叫人把你妹妹的尸体想法打捞上来，安葬后你再带些钱回去，告诉父母你妹妹出了事故。”

“我不回去，我没有父母了。”木莉说，“是婶婶把我们姐妹俩带大的。”

“这事由你决定，”洪于说，“想留在这里也可以。”

舒子寅在岛边散步。举目远望，除了在前方有一座芦苇浩荡的荒岛外，视野里就全是茫茫湖水了，她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她看见伍钢和鲁老头向水边走来，他们跳上了快艇，迅速发动后便向湖心驶去。鲁老头连上衣也没穿，站在船头，那姿势仿佛随时要扎进湖水里去似的。

在她观看湖水和快艇的时候，洪于走了过来。他说：“昨晚湖里淹死了人，他们去看看能否找到尸体。”

“什么人？”舒子寅吃惊地问。

“是伍钢给这里找的女佣，来的时候船翻了，伍钢救起了一个，另一个沉下去了。”洪于将事情的真相作了点修改，不然伍钢的行为会让舒子寅很恶心的。

早晨的空气很凉爽，舒子寅又穿上了洪于第一次看见的那件黑色丝裙，露在外面的肩膀连接着优美的脖颈，有着玉一样的光滑和润泽。这湖上和岛上有不少丑恶的东西，洪于想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不受伤害。

舒子寅叹了一口气，说是要回阁楼写作去了，她说这样好的环境应该让论文完成得快一点。洪于约她下午游泳，她说傍晚吧，太阳落下去以后游泳更舒适一些。

在别墅外面，他们与手拿扫帚的梅花迎面相遇。梅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望着舒子寅说：“你在外面啊？怎么我刚刚看见你上楼去了呢？”

梅花说，她刚才正在三楼主人的房间打扫卫生，听见有人在走廊上走过，她出门去看时，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的背影正好拐弯，进入上阁楼的楼梯去了。梅花当时认为是舒小姐回房间，也没在意。接着梅花便下了楼，走出别墅来打扫门外一带，却抬头看见舒子寅和主人一起从水边走来。

现在是早晨，太阳正在升起来，这种以前在半夜出现过的事情居然在早晨出现，洪于感到了一阵恐惧……

这一天，洪于体会到了时间的漫长。舒子寅在阁楼上写作，连午餐也是叫雪花送到书房去的。洪于在别墅内外漫无目的地走动，这里坐坐，那里看看，心里老想着傍晚将和她一起游泳的情景。可太阳在湖水上空像被钉住了一样动也不动；傍晚仿佛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时辰。

这期间洪于上阁楼看过她两次，好奇心驱使他忍不住想看看她在写作中的样子。洪于认为女人在从事于某种崇高事情的时候，其眼神是在世俗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他曾经被护士和女医生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所强烈打动过，尤其是在护理病人或抢救病人的时候，她们的眼神纯洁宁静有如天使。另外就是学习中的女性，读中学时一个女生看书的眼神打动过他，那种睫毛掩映下的眼波闪动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当然，洪于上阁楼看舒子寅写作还有另一个想法，是想驱除一下自己的担心。因为早晨他和舒子寅在岛边说话时，梅花曾看见有一个穿黑裙的女人上了阁楼。当时他们都非常

吃惊，立即上了阁楼去查看，却没发现有人来过的任何痕迹。舒子寅认为是楼道走廊的光线较暗，一定是梅花看花了眼。她说没事，她甚至认为她的这篇关于哲学、宗教和巫术的硕士论文在这种氛围下写作挺有意思。洪于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女子，不然她不会接受他的邀请，从遥远的大海边来到这内地的湖上小岛。当然，她的这种浪漫又很脆弱，那天夜里传出的哭声曾吓得她脸色苍白就是证明。所以，洪于在她写作中上阁楼看看，是担心有什么可怕的事在阁楼发生了而自己还不知道。当然，看到她平安无事、正专注地写作或查阅着厚厚的资料时，洪于不便久坐。下楼时看见雪花正在三楼的走廊上徘徊，便说：“这样很好，白天这楼上几乎无人，你没事就在二、三楼多走走，发现什么立即叫人。待一会儿，伍钢也就要从湖上回来了。”

伍钢和鲁老头是中午过后才回到岛上的。他们没有找到尸体。“也许要过两天才会浮上来。”伍钢说，“前两年有一个穿黑裙子的女游客淹死在湖里，后来根本就沒浮上来过。这湖水下面不知有什么东西。柳瞬子说有人看见过鱼精，有一只小船那么大，也许在湖里活了上百年了。”

木莉此时站在别墅门外的台阶上，看见回岛来的伍钢和鲁老头正与洪于说话，她甚至不敢过来问她妹妹的消息。她太恐惧了，脖颈僵硬地站在那里。她已经穿上了女佣的统一服装，这种绣有花边的米白色装束配在她身上还很好看，只是她的身体还处在恐惧的僵硬中，因此给人一种套着漂亮服装的塑料模特的感觉。

洪于将伍钢叫到一棵树下，望了一眼木莉后对伍钢说：

“从今后你不准再欺负她，等她精神养好一点，尽快让她回家去。你准备给她多少赔偿？”

“两万元。”伍钢说，“她没意见的，本来也是一次事故。”

“给五万吧。”洪于说，“就这样。等她走时给她，让她带回家去。”

“嗯。”伍钢答应着，心里不明白老爷子这次为何这样大方。

洪于走进别墅，对正在擦拭楼梯扶手的梅花和桃花说：“新来的木莉你们要多关照她一些，她的妹妹淹死了，就让她和你们一起做事，多和她说说，让她开心些。”

两个女孩懂事地答应道，放下抹布便去找木莉说话了。

安排好伍钢惹下的祸事，洪于回到三楼的卧室。雪花已经摆了一把椅子坐在三楼的走廊上，洪于笑了，说：“没那样严重吧。大白天的，不会有鬼魂出现的。”

雪花却一本正经地说：“不一定吧，梅花今早晨不是在这里看见鬼影了吗？以前听老年人说，鬼魂是在半夜出现，天亮前鸡一叫，他就得回阴府去。那么，梅花今天早晨看见的鬼魂，也许是被关在这别墅里出不去了。”

尽管一本正经，这话却充满孩子气。洪于看着雪花说话时浮现在脸上的酒窝，她本来也是个孩子呀。“什么鬼魂，瞎说。”洪于说道，“很可能是梅花看花了眼。我不过是要你们多警惕一点，看看有没有小偷什么的。”

回到卧室以后，洪于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对别墅里几年来出现的怪事他无法解释。刚才对雪花说的什么小偷之类

的话，他自己也不相信。试想，在这四面环水的岛上，有什么小偷会飞到这里来呢。当初，他也是烦透了才搬回城里去住的，没想到一年后重回这里，还是有这些怪事发生。舒子寅答应在这里住上一个月，她说一个月的时间便可以完成她的论文了。现在，随着这些怪事不断发生，他不知道她能否不受影响地坚持下去。

现在才是下午3点，这天的时间就像走不动似的。洪于想，如果没有和她约定在傍晚游泳，是否就不会有这种等待的感觉呢？他不知道。总之今天是她第一天写作，这之前他和她随时在一起，分开一整天的感觉是今天才尝到的。不论如何，他得等到傍晚。

洪于踱到了三楼的小茶室，他以前常在这里聚会朋友的。现在他不想过问公司里的任何事情，他想过一个月的自然人的生活，而不是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墙上挂着表现《聊斋》故事的工笔画，是一个有名的画家送他的。那老头子说，在喝茶的地方看着这种书生和狐魅的画面，能使人超越今生而飘飘欲飞的。而现在，洪于突然想到，自己不正是有了遇上狐魅的感觉吗？这种等待，这种六神无主，这种柔丝绕心，是他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了。即使是他现在的妻子蓝小妮，这个温柔漂亮的空姐，他在飞机上遇见她以后，也不过走出机场便忘记了。直到后来在一次航空公司对特殊客户的答谢活动中见到她，他才重生爱意，找机场的主任做媒，很快便娶了她。多少年来，紧张的商务活动使他遇事必讲究效率，而像这次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他自己也感到非常陌生。

他走到上阁楼的楼梯口，看了一下表，现在是下午 4:05，想了想又退了回来，下楼去了。

16

这一个傍晚令人心醉。湖水半是深蓝，半是墨黑，在一轮过早地挂在夜空的月牙儿映衬下，给人一种不太真实的梦幻感。

岛边的沙滩上暑热已经退去，洪于靠在白色的躺椅上，等待着舒子寅的出现。晚餐过后，她失踪了一会儿，后来知道她是在岛的另一端和木莉谈心。洪于想让她们谈谈心也好，这对那个可怜的女孩会有帮助。刚才，他已叫梅花去催她了，梅花回话说，舒小姐上楼去换上泳衣就来。

洪于在躺椅上仰望着夜空，耳朵却听着小径的方向，他在捕捉舒子寅到来的脚步声。一整天的等待，似乎唤醒了他身体中的某根琴弦，那根弦调试已久，只待一根手指来轻轻拨响。多少年来，他以为那根弦已不复存在。

他依稀记起了第一次等待的情景。在城市边缘的西河大桥上，他在等待一个女孩的出现。那年他 18 岁，正是下乡当

知青的前夕。即将离开故土的惆怅感让他对心爱的女孩做出了勇敢的举动。那是住在他家巷口的一个女孩，大概与他同龄，她每次洗了头后爱用手绢将长发束在后面。那天早晨，他看见她拿着油瓶去了杂货店，他跟了过去，塞给她一张表达爱意并约定晚上见面的纸条。他塞出纸条后转身就走，直到听见背后传来一声油瓶的破裂声才回头一看，那女孩正愣愣地看着已展开的纸条，油瓶却因为紧张已从手中滑落。

那一天是怎么过来的他已记不清了，总之是等待了 100 天才黑下来。他向约定的地方走去，他觉得整个城市都像过节一样，灯光特别亮，所有的人脸上都在微笑。他甚至不好意思地埋下了头，因为他觉得人人都能看出来他是个幸福的人。

等待和期盼曾经让人如此幸福。洪于在岛边的躺椅上闭上了眼睛，他想重回那样的时光不再醒来。而即将到来的女人将携起他的手以穿越重重岁月的声音轻轻说：“我来了。”

50 岁了 洪于感到疲惫不堪。他想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独自外出，在飞机上想像着云层下一掠而过的山川河流，这种距离曾经让别离的古人肝肠寸断，夜晚投宿、鸡鸣看天的长途让远行人须发渐白。以这样的速度对照时间，洪于感到自己已活了 100 年、200 年甚至更久。现在他想找一个地方让自己停一停。他去了海边，又飞回这座别墅。他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又变回到幼虫，安安静静地趴在一片绿叶上，将一个漫长的下午看成永恒。

洪于在等待中的走神用了多少时间，他不知道。时间是这个世界上随意性最大的东西。当他意识到舒子寅还未到来

的时候，他从躺椅上坐了起来。与此同时，他隐隐地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是一个女人的撕心裂肺的叫声，从别墅方向远远地传来。

“不好！舒子寅出事了！”洪于刹那间被一种恐怖的直觉抓住，他拔腿向别墅跑去。

别墅门大开，客厅里没人，只有楼上传来一片嚷嚷声。洪于跑上楼去，沿途踩得地板咚咚地响。在三楼尽头的拐弯处，几个女佣和小胖子厨师都挤在通向阁楼的楼梯口。舒子寅倒在地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她的嘴唇不断地抽搐。她穿着一件猩红色的泳衣，显然是正准备出来游泳时在这楼梯口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雪花蹲在地上扶着她的头，不停地叫着：“舒小姐 舒小姐。”洪于也蹲了下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又凑在她耳边说：“别怕，我们都在这里。”

洪于又抬头问周围的人道：“你们都看见了什么？”

梅花说，她和姐妹们都在别墅外面乘凉，当时整个别墅里没有人，只有小胖子在厨房里制作京味炸酱面的调料，因为舒小姐说过喜欢吃这种口味的面条。但是厨房在底楼后面的角落里，他根本看不见有没有人在别墅出入。梅花她们几个乘凉的地方倒是正对着别墅，但除了看见舒小姐进去换泳衣外，没看见有另外的人进入。不一会儿，她们便听见了舒小姐的惨叫声，她们立即跑了进去，大家都往楼上跑，梅花想到都是一帮女孩不放心，便跑到厨房去叫来小胖子，小胖子说他在厨房里怎么没听见声音。大家跑上楼，在这里看见舒小姐倒在地上。

正在这时，楼梯一阵乱响，伍钢和鲁老头惊慌地跑上楼

来。洪于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吼道：“你俩到哪里去了？”

伍钢说：“在岛边钓鱼，我们什么也没听到。鲁老头感觉到楼里有动静，我们才跑过来的。”

“我真是白养你们了！”洪于有点丧失理智，骂出了一句从未说过的话。伍钢的脸上觉得有火苗在烧。

伍钢的心里来了牛劲：“其余的人跟着我一层楼一层楼地清查。”他望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舒子寅，他知道一定又是出现了什么人影鬼影的。

“不！”洪于果断地纠正道：“伍钢你立即去沿着岛边搜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隐藏在岛边的船只。其余的人在楼里搜查。”

舒子寅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见洪于便“哇”地一声哭出来。洪于拍着她说：“没事，没事，一切都过去了。”

他和雪花一起将舒子寅扶上了阁楼的卧室，让她平躺在床上，雪花找来了一件睡衣盖在她的身上。

这样的场面让洪于似曾相识。以前，全家人都住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妻子蓝小妮也遇上过这样的事，事后她在床上躺了两天才能下床，后来就嚷着要搬回城里去住。奇怪的是，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二楼，却从未受到过什么打扰，难道这一切只针对他心爱的女人吗？

但是，洪于立即意识到这判断难以成立，因为女佣们也不断遇到可怕的影子，还有死在这里的借宿者，他们和这幢别墅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雪花兑了一杯糖水，舒子寅喝下去了，看来她已经好了许多。洪于坐在床边抚摸着她的头，这个让人难以接近的女学子此刻成了一个孩子，洪于觉得只有他才能安慰她。

第五章

17

傍晚，别墅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是空空荡荡的。舒子寅不知道这点，她不知道夜幕合围之后这幢房子里会发生什么。她跑了进去，一直上到阁楼去换泳衣。她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几乎就已经走入了一个裂开的坟墓中，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她最坏的想像。

进入房子前她还感受过这个傍晚的恬静。女佣们在房外的空地上聊天，伍钢和鲁老头在岛边钓鱼。她是在和木莉去岛边的途中看见这两个垂钓者的，当时她心里还一闪念想到“钓鱼使男人安静”这句话。

和木莉说话纯属偶然。她知道洪于在等着她去游泳，她也真想泡到凉爽的湖水里去轻松轻松了。一整天的论文写作搞得她头昏脑涨，对着稿纸，她在印第安人的图腾和南太平洋上的某些岛国的古老巫术中左冲右突，求证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永恒命题。这也是她从儿时就有的疑问。她是在比这座孤岛荒凉得多、也神秘得多的山中出生的。中

国人都知道“三线建设”这个现代史上的名词，这个简单的词汇曾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改变了命运。舒子寅的父母就是这样从上海进入内地的深山中去的，这是国防工业的需要。舒子寅在山中出生了，6岁那年在清冷的星空下想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朦胧的问题。而现在，她已26岁了，对这个问题她仍然无法回答。尽管她相信自己的论文定会受到导师的好评，但当她在写作中触及到人类的茫然时，她深知无能为力的绝不仅仅是她自己。好在傍晚到了，她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她看见女佣们在聊天，而那个新来的叫木莉的女孩却在一旁黯然神伤。她突然想安慰她，想和她谈谈心，她将她带到了岛的南边，她喜欢这里的几棵大树。

如果没有这段偶然的谈心，如果她在夜幕尚未合围之前上到阁楼去换上泳装，那这个傍晚发生的就会是另一个故事了。然而，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来到这陌生的地方，宿命也许从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安排她了。

和木莉的谈话一开始就让舒子寅有点惊悚。木莉看着她的长发说：“我妹妹的头发就有你的这么长。她在水里沉下去之前，我最后看见的就是漂在水上的那一大团头发。”木莉后悔不该带妹妹出来。但是她又说，妹妹不出来也会是凶多吉少。她说她现在特别想念妈妈，但是妈妈不会知道她的这个小女儿已经死了，死在这异地的深湖里。妈妈离开家的时候她才4岁，妹妹刚1岁，妈妈要到沿海的工厂里做工去，说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有500块钱，这数额足以让他们全家幸福地生活上一年了。妈妈走了，走时亲了亲她的两个女儿，木莉记得自己的脸上都被妈妈的眼泪搞湿了。妈妈离开这个满山石

头的家乡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知道是人贩子骗了妈妈，出省后便将她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木莉和妹妹水莉在山村一年年长大，四面透风的屋子在冬天冻得姐妹俩通宿冰凉。父亲叫张大贵，村上的人叫他贵娃子，他拼命地在地里种上些稀疏的玉米来保住全家人的性命。有一年村上的人对他说：“贵娃子，村东头有一个女要饭的，你去接回来做老婆吧。”父亲就去接回来了。木莉和妹妹坚决不理睬这个眼神愣愣的女人。就这样过了几年，一直到这个女人在一次砍柴时摔死在山崖下。父亲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埋她的时候木莉才感到一阵难过，因为她看见这女人还穿着来她家时的那件花布衣服。那一刻，她还想到了消失多年的妈妈，一种不祥的想像让她恐惧得全身发抖。

两年前的夏天，木莉满 17 岁了。有天夜里，身体的疼痛让她在充满湿热和霉味的空气中惊醒，发觉一个人正压在她的身上。天哪！这人是她的父亲。噩梦就这样笼罩了她近两年，妹妹也 16 岁了，胸脯已在小褂子下面凸了起来，她担心妹妹再遭遇她的噩梦，便带着妹妹跑了出来。在省城的劳务市场上，姐妹俩被人送到了犀牛岛上。

木莉说她想杀死伍钢。她说是伍钢害死她妹妹的。那天姐妹俩刚到犀牛岛，当柳老板的手下人告诉她俩在这里的工作就是陪人睡觉时，姐妹俩惊呆了。她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一个凶神恶煞的汉子说：“谁想跑，我们就将谁丢到湖里去喂鱼。”夜深了，门外有声音说：“这一对姐妹是新来的，看样子还是处女。”门开了，伍钢进来将她俩带到了船上，他满嘴酒气地说：“如果你俩还想活到天亮，就老老实实地跟我走。”姐

妹俩吓得全身哆嗦。中途船翻了，她在被伍钢抓住的时候看见了妹妹的一大团头发在波动。再看时，水面上什么也没有了。

天亮之前，木莉在半昏迷中醒来，看见伍钢在她身边睡得像死猪。她想起伍钢在夜里压在她身上说的话：“早知道你不是处女 刚才我该先救你妹妹。”木莉吼道：“你是个畜生！”后来木莉就昏过去了，醒来后她摸索着下了床去找伍钢的衣服，她看见过他的皮带上挂着一把尖刀。她想杀了他，然后投湖自杀，去找她的妹妹。谁知伍钢像狗一样警醒。他跳起来捆住了她的手，一直到天亮后才给她解开。木莉说，我还要找机会，我一定要杀死这个魔鬼。说到这里，木莉望着舒子寅说：“舒小姐，我看你是个好人的，千万替我保密，等我完成这件事后，我和妹妹在地下都会感谢你。”

在这美好的傍晚，恬静的岛上，如此的血腥和仇恨让舒子寅感到惊心动魄。从来到这个岛上的第一天起，她就从伍钢的身上感到过一股野兽的气息，她将这归结为理性的遮蔽。理性停止发育后的男人，他的身体和四肢便像蟒蛇一样膨胀，这种人在古代罗马时期是最好的奴隶，他们能在鞭子下修出坚固的斗兽场。舒子寅为自己这个想法倒吸了一口凉气，她怎么会产生这种恶毒的联想呢？一切皆来源于她的愤怒，剥夺人的尊严比剥夺生命更让人无法容忍。她安慰了木莉很久，要她千万别做傻事，她说她会去说服主人，让伍钢受到法律的惩罚。

这样，她回到别墅，走上阁楼换泳衣去了。她要见到洪于，把一切都告诉他。她不明白洪于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人

做助手，因为在她和洪于的接触中，她感觉到洪于的内心是惆怅的，而惆怅往往与美好的东西有关。

18

舒子寅走进别墅的时候，傍晚的朦胧仿佛随着她一起漫进了别墅内的各个角落。大家都在外面乘凉，因此从客厅到楼道都没有开灯。她的脚步声沿着木楼梯一级一级地响上去，仿佛有谁在房子中敲击着一个木桶。她停下脚步，那敲击木桶的人也停止了。舒子寅在半明半暗中笑了笑，想到人是不可能被自己的脚步声吓住的。想到这点，她走进别墅后在直觉中产生的一股恐惧也化解了。

她走上三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有一道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声碰上了。她本能地回过头，不知是哪一个房间的门被晚风推上了。这里的房间太多，如果有门窗没关好的话，只要一起风便会响起令人恐惧的‘砰砰’声。

她推开了走廊尽头的侧门，穿过一个狭窄的过厅便到了上阁楼的楼梯口。这个过厅由于有门的遮挡显得特别暗黑，在大白天经过这里时也是幽幽的，由于光线的突变经常使人

走过这里后便眼皮发跳，舒子寅第一天走过这里时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雪花笑着问她说：“是左眼还是右眼？”舒子寅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雪花说如果是左眼皮跳动的話，可能是要发财了；但是，如果跳动的是右眼皮，那可得小心点，因为这是一种凶兆。

舒子寅眨了眨眼睛，这次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她上了阁楼，小客厅地板上的坐垫和小方桌像黑糊糊的礁石。她开了灯，进了卧室，换上了一件猩红色的泳衣。不久前她在海边游泳时穿的是黑色的泳衣，这次她为什么挑选了猩红色的这一件，她不知道，当时完全是无意识中就想到要换一种颜色。后来别墅里的人都分析说，幸好她穿了红色。不然很可能就像死在这里的游客一样，当时就被鬼魂把心给掏走了。

她记得临出门前她还在大镜子前照了照，她突然为自己凸起的身材感到有点羞怯。在海边时她从未产生过这种感觉，她认为无拘无束的身体在大自然中能让体会到超然的愉悦。几年前，她和几个女伴在一个深山池塘中曾尝试过一次月光下的裸泳，那种整个身心都向大自然敞开的感觉令人陶醉。那一刻，没有遮掩，没有秘密，她和女伴们雪白的身体躺在岸边时，其圣洁犹如神的女儿，只待嬉水采果之后，她们就会在雾气中踏花归去。

舒子寅在镜子前理了理泳衣的边缘，她意识到此刻的羞怯与环境有关。在这台灯朦胧、床铺柔软的卧室内，她的身体仿佛改变了含义。她赶快离开了镜子，她想尽快到达岛边。当她像鱼一样进入湖水后，她会单纯而快乐。

她关了灯出门，从阁楼往下走。她感到了一丝寒意，但她

想这也许是自己仅穿了泳衣的缘故。从阁楼下去的楼梯是“之”字形，当她在半明半暗中转过楼梯的弯道后，便能看见那个通向三楼走廊的过厅了。刚才她经过那个过厅时眼皮并没跳，但凶兆在此刻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出现了。她看见在几截楼梯下面，仿佛有一个人脚不沾地的悬在幽暗的过厅里。她的心突然收紧，本能地揉了揉眼睛，确实是一个上吊的人！一个女人！她的脸被向下散开的长发遮着，黑裙子下面露出两条直挺挺的小腿。舒子寅感到嘴皮发麻，背上浸出了冷汗，她在心里大声喊着，这不可能，不可能！她想到这座别墅里太多的恐怖传言是否影响了自己的神经，她是一个理性很强大的人，她不能被自己的幻觉吓住。

“谁在那里？”舒子寅在思维的高速旋转中吼出了声音。同时她从最后的几截楼梯上冲了下去，她知道一切都是幻觉，只要她敢于走下去，敢于穿过过厅，这一场惊恐就结束了。

然而，她一冲下楼梯就碰在了那双悬在空中的小腿上，冰凉的硬邦邦的小腿。她本能地伸手去推开它，在一瞬间感受到这人穿着一双死人常穿的软软的布鞋。她的意识在那一刻开始丧失，她不知怎么的就瘫坐到了地上，这时“咚”的一声巨响，那具悬着的女尸突然掉了下来。在地板上，这具尸体开始蠕动起来，并且是在对着她爬过来。她仰起头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惨叫，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听见楼内的惨叫声，最先跑到现场的是雪花和桃花，接着是梅花、木莉和小胖子厨师。他们除了看见舒子寅倒在地上外，在现场没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舒子寅从阁楼往下走，黑暗中猛然看见一个上吊的女人的黑影。

—

!

—

啖 。

!

!

—

纹

第六章

21

钓月楼是黑石湖景区最豪华的餐厅，凡是有身份的客人或重要会议的接待，都安排在这里用餐。中午时分，洪金出现在这里，使分布在两层楼的服务人员包括厨房里的厨师都神经紧张。有 6 名服务员工被开除的消息刚刚传出，原来是公司洪金总经理来到这里作出的决定。

餐厅副经理胡师傅毕恭毕敬地将洪金请进了二楼的包房。这是一个幽雅的所在，大幅的落地窗正对着湖面，名符其实的“秀色可餐”。

“胡经理，”洪金坐下后就不客气地说道，“你的管理还得加强啊。你看看，你的员工都成什么样子了？上班无精打采，还通宵打牌，四男二女挤在一间小屋里闹到天亮，这对你其他上百个员工是什么影响？别以为我不知道下面的名堂，我的耳朵灵得很呢。企业管理，哪一环都不能放松！”

“是，是。”厨师出身的胡经理一个劲地点头。面对 28 岁的总经理，仅厨师的工龄就有 20 多年的胡师傅感觉站在一

个家长的面前，因为过失而不得不接受严厉的责罚。

“小胖子伺候老爷子去了。”洪金又说，“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知道吗？”

小胖子是这里的经理，尽管他曾经是胡师傅的徒弟，但自从几年前他被调去做老爷子的家庭厨师后，一返回这里便升任经理，而胡师傅做他的副手。对于这点，胡师傅是想得通的，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也盼着有为上层人物贴身服务的机会，可这次，老爷子重返别墅，洪金选厨师时又点中了小胖子，这让他沮丧了好几天。

“我一定加强管理。”胡师傅表态道，同时立即调节气氛地说道：“洪总，喝点什么？”其实他知道洪金爱喝的是茅台酒，这样问只是出于尊重。

“都是自己人，就随便点。”洪金说。

酒菜上桌的时候，进来一个个子高挑的女孩负责斟酒。洪金刚才走进钓月楼的时候看见过她，是站在大堂入口处的迎宾小姐。洪金当时望了这女孩一眼，觉得很面生。

“你是新来的？叫什么名字？”洪金在她斟酒的时候侧脸问道。

“我叫冷小莉。”女孩答道，“旅游学校毕业，刚来这工作一个月。”

“哦，”洪金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公司招了一批新员工，都安排在景区的各个部门，他由于太忙，和这批新员工几乎没有接触，所以连名字也叫不出来。包括安排在他的办公楼负责搞接待的那个女孩，被伍钢看上后硬拉去了客房，他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的。她叫范云。据说她从伍钢

的房里出来后躲进寝室里去哭了一阵子，但过后并没有声张，这让洪金悬着的心放下了。看来伍钢还没有给他惹祸。伍钢说他一开始就硬塞了 5000 块钱给她，也许是这个因素起了作用。不过这伍钢也真会挑，洪金是事后才发觉这女孩子确实很诱人，而自己由于忙乱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想到这点，洪金有一种家里被盗的感觉。

午餐后，洪金坐到靠窗的躺椅上休息。胡师傅说他要 go 忙别的事了，洪金欣然同意。

冷小莉送来了茶水。她的身材极好，浑圆的大腿在旗袍开衩处时隐时现。

“多大了？”洪金望着她问道。

“19 岁。”，

“如果调你到公司总部来工作，愿意吗？”洪金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让她和范云互相换工作，他不愿让伍钢接触过的女孩再留在他身边。

“公司总部？”冷小莉有点喜出望外，“我怕做不好工作。”

“你行的。”洪金说，“先做做接待，如干得好，我再安排你在办公室工作。就这样。我下午就叫人事部发通知过来。”

“谢谢洪总经理。”冷小莉感激道。

洪金用鼻子“嗯”了一声，他喜欢这种感觉。一个偶然的念头便可以改变这些人的命运，他感到自己的手中像有一根魔杖似的无所不能。

走出钓月楼餐厅后，洪金又去看了看新员工军训。这是刚到的第二批新员工，有 20 多人，分男女两组正在操场上练队列和行进。盛夏的阳光让他们的衣服上都浸出了汗水，洪

金认为这种训练非常必要。从部队请来的教官停止了训练，让他给大家发表了一番严厉而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是大家的掌声，他满意地点点头，离开时还叮嘱教官，一定要严格要求。

洪金感到自己真是太忙了。在走向办公楼时，电话又响了，是伍钢打来的，问淹死的那个女孩找到尸体没有。这伍钢一到黑石湖总要惹祸，他怎么就会把快艇开翻了？两个女孩只救起来一个，这号称身手不凡的伍钢也真是个大笨蛋。洪金为此出动了三只船成天在湖上寻找，已经三天了，那尸体就是不浮上来。

“还没找到。”他在电话里回答道，“也许被鱼群吃得剩不多了……不是玩笑，有这种可能的，你不知道这湖里有多少鱼，还有不知活了多少年的鱼精呢。有人看见过的。红色的鳞大概有两米多长……好 好 我会叫人继续寻找的。”

洪金放下电话，将薛英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关于冷小莉与范云互相换工作岗位的事，他要她立即去通知人事部办理。薛英瞪了他一眼说：“你又动了什么坏心思了吧？”他不耐烦地答道：“叫你办就去办！”薛英作为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已有三年了，对这个 25 岁的风骚娘们，洪金对她最满意的一点就是顺从。尽管常和她上床，但不准她过问他的私事也是约法三章。

处理完各种事务后，洪金点燃一枝烟，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望着山坡下的道路。突然，有两辆警车急驶而来，稳稳地停在了景区的停车场。是公安局的姚局长和几名便衣刑警下了车，从后车门还牵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出什么事了吗？洪金赶

快下楼去迎接。

姚局长是景区的老朋友了，他拍了拍洪金的肩说：“给我备一艘快艇，去老爷子的岛上。”

“怎么 我二叔的别墅又出事了？”洪金急切地问。

“老问题了。”姚局长说；“又是闹鬼 这次非让我们去彻底查查不可。”

22

舒子寅庆幸自己昨夜幸好没有住在阁楼上，不然，那夜半上楼的脚步声会吓死人的。洪于讲，他自己当时也非常紧张，那脚步声上楼后，停在门外便没有声息了。洪于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 然后用很粗的嗓音吼道：“谁在外边？”他的声音在夜半的寂静中显得很空洞。外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洪于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后，将耳朵贴在门上细听，有一种很轻微的“沙沙”声，好像是有手在捋顺绸缎之类的东西。他感到背上已经渗出了冷汗。突然 外面传来“咚”的一声 好像有人在楼梯上失了脚，接下来又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你怎么不敢开门出去看看？”舒子寅心有余悸地问道。

“现在想来该那样做。”洪于说，“可当时真是恐惧，怕拉开门时有一张可怕的脸对着我。”

此刻是下午时光，舒子寅和洪于在树下喝茶聊天。他们面对着白色的别墅，在夏日的阳光和树影中，这别墅给人一种美丽如画的感觉，谁会相信，它在夜里会变得像墓陵一样可怕呢。舒子寅稍不留神，那具悬挂在楼梯下面的女尸便在她眼前晃荡，这可怕的刺激像烙印一样挥之不去。所以，她宁愿在楼外的树下坐着，以便尽量减少待在房子里的时间。

“有船来了！”鲁老头在水边喊道。

洪于站起身，往湖面方向望了望，便安排伍钢去岛边接船。“他们来了。”他重新坐下后对舒子寅说。

洪于这次之所以迅速找来警察朋友侦察昨夜的恐怖事件，完全是照顾到舒子寅的强烈要求。因为她坚定地认为这世上不会有鬼，一定是这座岛上或别墅内藏有什么人，一到夜里便兴风作浪。如果这样，警察一定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当然，洪于心里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一切是这样简单，他过去就找过几次警察朋友来协助，为什么一无所获呢？他也不相信这世上有鬼魂之类的东西，但是真要说“没有”，也同样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很多人都有过永远没有谜底的恐怖遭遇，在科学不能解释这些之前，洪于觉得对鬼魂还是将信将疑为好。所以，鲁老头一早就建议请庙上的人来驱邪他是同意的。可舒子寅说，这些仪式都是巫术的延续，没有作用的，至少对不相信此道的人就没有作用。如果相信，也只是在精神上起一些暗示作用。她坚持要找警察来侦破，洪于只好答应了。

姚局长和4个刑警上岛后，在伍钢的陪同下向别墅走

来。一条吐着舌头的警犬跑在最前面，舒子寅吓得叫了一声，本能地站到洪于的身后。

“情况我在电话上都给你讲了。”洪于握着姚局长的手说，“重点是这岛上的灌木丛，房子里主要检查那些空房间，已住着人的房间就不用细查了。”

洪于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他对警察入室总有点隐隐的反感，如果将他们住的房间翻得乱糟糟的，那感觉有点像抄家，这有损他洪于的面子。

对小岛和别墅的全面侦查开始以后，洪于便带着舒子寅在岛边散起步来。他不愿她看到那种如临大敌的搜查场面，因为这会加重他的内疚感。无论如何，对一个心爱的女人不能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于洪于这样的男人来说尤其难堪。当然，舒子寅惧怕那只凶猛的警犬也是让她远离现场的理由。

“但愿姚局长他们能找出线索就好了。”舒子寅望着蓝色的湖面说。

“别抱多大希望。”洪于说，“别说你撞见的吊死鬼事后连痕迹也没有，就是前些时候死在这里的借宿者，有现场、有尸体，他们也来查了，结果怎么样？到今天也破不了案，并且连头绪都没有。这事还不如我亲自过问有效，你等着看吧，说不定哪天就有江湖上的人向我报告结果。”

“那么，如果他们查不出阁楼下的怪事怎么办？”舒子寅有点惶恐了。

“怎么，害怕了吗？”洪于胸有成竹地说，“当初你要来这里时，不是说很有兴趣吗？”

“谁害怕了？”舒子寅不服气地说，“只是和我当初的判断

有些差异罢了。当初我想楼内的怪事是人的幻觉造成的，而死的那两个游客不过是一件刑事案，也许在我到来时就已经破获了。现在看来，一切可能要复杂得多，不过我不会害怕的，更不会当逃兵。我得好好想想，你不知道我的胆有多大，从小在深山里练成的。你不知道三线建设的地方有多偏僻，杳无人烟，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在山崖下的草丛中发现过一个死人，我还把尸体拖了出来，结果是一个自杀者……”

“你没那样胆大吧？”洪于望着眼前的这个大家闺秀，打断她的话问道。

“你不相信？其实我不算胆大，就是好奇，我想知道奇闻怪事背后的真相，我的导师说过，我这种性格也挺适合做学问的。对昨夜发生的事我只是没有思想准备，既然发生了，不管警察能不能破案，我也不会再害怕了，我会想出对付这些的办法。”

对她的勇气，洪于真是有点吃惊了。同时也暗自高兴，舒子寅至少不会因惊吓而迅速离开这里了。不过，这些离奇事件究竟怎样才能解决呢？并且，事情越来越清楚，他从不敢相信的鬼魂或许真的就遇上了。想到这点，他感到也许带着舒子寅离开这里还会是最后的选择。

正在这时，姚局长过来了。他满脸严肃地说，在别墅周围一带尤其是门前台阶下的泥土中发现了血迹，是警犬嗅出来的。刑警已取了些土样出来，确实渗有血迹。可是鲁老头和小胖子厨师说是鸡血，他们在你回来时杀了两只雄鸡来驱邪。姚局长要洪于证实一下此事，看有没有必要将这些渗有血迹的泥土带回去化验。

“是鸡血。”洪于确定地说：“这警犬的鼻子也太灵了。还发现什么了吗？”

“没有。”姚局长有点沮丧地说：“楼里楼外都检查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不过，在询问女佣时，她们说刚来时，在底楼的走廊里发现过一条毒蛇，是伍钢用飞刀将它杀死的。”

“嗯，”洪于不解地说：“我听说过这事，这与昨夜发生的怪事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姚局长靠前一步，声音也柔和下来：“我有一个想法，但是你别将我看成是公安局长，而将我当成你的老朋友。事实上，我们本身也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学得啰啰唆唆了？”洪于说。

“我在想，你这房子空了一年多，蛇都进来了，按民间的说法，阴气很重。这样，发生了一些怪事，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些方面的原因。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推卸责任，你知道的，你的事我从来是全力以赴。但是老找不到线索，让我也有点胡思乱想了。当然，我这是随便说说，下来后我还会考虑方案的，至少死的那两个人，不破案也无法交待啊。”

这种结果是洪于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有警察来大张旗鼓地搜查一番，至少可以给舒子寅打打强心针。看着姚局长带着他的队伍登船离去，洪于转身对鲁老头说：“今晚天黑的时候，在别墅周围再放一次鞭炮。”

这天晚上，洪于让舒子寅住进了他的密室。

不论是省城里的住宅还是外面的别墅，设置密室对洪于来说是必备的安全条件。在相识和不相识的老板中，被绑架勒索巨款甚至被谋财害命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尽管洪于对贴身保镖、警方关系和黑社会的交往这三方面从来都很重视，但对于密室所能起到的应急作用他仍是不会偏废。

然而，这种密室对舒子寅却是有些吃惊。当她看见洪于打开卧室里的衣橱，将一排挂着的衣物推向两边，然后在衣橱的深处推开一扇门时，她感到有点魔幻。从这里走进去，一间整洁的卧室出现在眼前。洪于说：这间密室对女佣等任何外来人都是保密的，这里的卫生都是他自己打扫。当然，洪于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他让她住进这里是绝对破例的，这表明他已将她看作是家里人。

这一切是在深夜才进行的。女佣们都已经入睡。洪于协助舒子寅将她的衣物等东西都从阁楼上转移下来。只在书房

的写字台上保留了她的论文稿。另外留下她的一件外套挂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洪于说：从今晚开始，伍钢和小胖子将轮流在阁楼上守夜，每人一夜，在黑暗的卧室里通宵值守。而书房将亮着灯，给人的感觉是舒子寅在阁楼上写作。洪于说，不管舒子寅撞见的是人是鬼，伍钢或小胖子总会搞个水落石出。他纠正了昨晚的做法，只让鲁老头一人在楼外守夜，而将防卫直接设在了阁楼上。

在这之前，他还让舒子寅从阁楼上往下走，演习了一遍昨夜的经历。他对舒子寅说，他下午送姚局长上船时，姚局长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他分析说，一个人从阁楼上走下楼梯时，由于她前面较黑而背后有阁楼上的灯光，有可能将人的影子投射到前面去。这样，人在极度惊恐中可能产生幻觉，以至于感到自己摸到了对方的腿。

然而，舒子寅的演习很难证明这种推测。她在离过厅还有几级的楼梯上停住，由于楼梯已经拐了一个弯，所以上面的灯光已经不能照出她的影子。舒子寅当时下楼时穿的是泳衣，而她看见的鬼魂穿的是长裙，这也不能用影子来解释。

另外，姚局长认为舒子寅看见的吊死鬼不论当时如何真实，换一个人来看都是不存在的。他讲了一个曾经办过的案子，一个山村农民说，他每晚都被一种声音惊醒，睁开眼便看见一个人站在他的床前，那人的脸上眼眶深陷，完全是一具骷髅。他有次伸手去推还碰到了硬硬的骨架。在这之前他的独生子病死了。他认为都是这具骷在抓魂。这样，他的房子成了无人敢住的凶宅。他只得在外面搭了个棚子居住。这事惊动了公安局，姚局长叫他重新睡进屋去过夜，而让刑警躲

在屋角观察。半夜，他又惊叫起来，说是看见了那具骷髅站在床前，但同时，躲在屋角的刑警什么也没看见。所以，姚局长认为，这种只有当事者能看见的东西，必定是一个人的幻觉而已。所以，他建议让伍钢和小胖子分别住在阁楼试试，如果还有那种恐怖事件发生，问题可能就复杂了。

这个夜晚，对惊魂未定的舒子寅来说，仿佛转眼之间掉进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安全而又奢华的所在。密室里的一切——皮沙发、大床、衣橱以及每一盏灯具 都分别是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极品。床头放着一件爱马仕品牌的丝质睡衣，是洪于离开房间时随意放在那里的。他说，送你一件小礼物 别介意 对你很适用。舒子寅说 不用了 我带着睡衣呢。但洪于还是将这个礼物放在那里便回到他的房间去了。舒子寅之所以没有接受这个礼物，纯粹是因为这种东西价值太高的缘故，她知道这种睡衣的价格至少在 6000 元以上 她觉得享用这种东西不可思议。当然，这房间里不可思议的东西太多了，如床头的一盏台灯价值 6 万美金。是用纯金和宝石做成的。舒子寅试着用手去动了一下，很沉的感觉。

舒子寅走进浴室躺进了浴缸里。她打开冲浪开关，让身体享受着水浪的按摩。她怎么会来到这里的呢？淡淡的水雾中，她有恍然若梦的感觉。在她的记忆中，由于一种突然的决定而使自己置身险境的事，只在 9 岁那年发生过一次。当时，她和五六个小伙伴在山坡上摘野花，她望了一眼不远处那座云遮雾障的山峰，突然产生了想爬上去看看的想法。这想法一旦产生便无法阻挡，她兴奋得胸口直跳，她向小伙伴们宣布了她的想法。毕竟都是孩子，大家并不知道那山有

高，一阵欢呼雀跃之后，大家就出发了。一路上，她和小伙伴们打赌争论 山顶上会有什么 松鼠、猴子、孔雀、仙女等等，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这让大家登山的劲头更足了。舒子寅走在最前面，她听到有人喊累喊饿或者商量着要半路返回去时，只是回头说谁回去谁是狗熊，说完她又带头往前走了，直到她回头看不见一个小伙伴时，她才开始紧张起来。她赶快退回去寻找，却只见满山草木摇晃，在挖药人踩出的山中小路上 她迷失了方向。

其实，危险在她作出去山顶的决定时就注定要发生了。事后她才知道，在她迷失在山中的一天一夜里，她的父母所在的整个军工厂都震动了。她父母心急如焚，厂里至少出动了 300人上山寻找 24 小时过后，有人在一个山洞口找到了已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她。这事发生很久以后，厂里的人还会对她的父母说 这丫头 得看管紧一点。

难道这就是她的宿命？舒子寅从浴缸中出来，裹上一条大浴巾走进卧室。无论如何，此时此刻这里是一个安全的所在。随风飘荡的鬼魂如果真有的话，也只能在外面的楼梯和走廊上游荡。她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外面的任何声音这里都不可能听到，也不知阁楼上今夜又发生恐怖事件了没有？她望了一眼结实的房门，她知道在这道作为衣橱底板的房门外面，是洪于的卧室，她为他没对自己作任何打扰而感到欣慰。尽管她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到在他这个年龄罕见的深情。显然，这是个理性与自制力极强的人，这让她一开始便对他有了信任。

一墙之隔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已被一个女人的雷电击中，而今夜她就睡在离你近在咫尺的地方，你能不浮想联翩吗？洪于几次想去敲开那道通向密室的暗门，对她说：“我不想睡觉 我们聊天好吗？”但是 他还是忍住了，严格地说是胆怯，他对自己的这种怯意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在他早年的生命中发生过而早已消逝的东西。

他靠在床头，看见了一个乡下的风雪之夜。那年他多大，不到 20 岁吧。那女孩叫什么名字呢 枫 对的 就是她名字中的这个“枫”字使他莫名地着迷。他们都是知青 住地相隔 10 多里路。她到他的住地来玩，晚饭后相互讲故事一直讲到半夜，她说她回不去了。他便将惟一的房间让给她睡觉，而自己在厨房里看书。昏黄的油灯下，他拿着书发呆，心里却充满温馨的幸福，因为他心爱的女孩就住在他的房里。他打开门，到外面的雪地上去走，他想唱歌，但又怕半夜三更的歌声打扰了附近的农民。远远的农舍中有狗吠的声音，这寂静的雪夜是上帝赐给人间的平和、安宁和幸福。他感到一点儿也不冷，脸上甚至还有发烫的感觉。他走回了住房，轻轻掩上门，又在

厨房的板凳上坐下，他不知道天多久才亮。他愿意这一夜越长越好。这时，通向卧室的布帘掀开了，枫披着一件花布棉袄走出来，里面是一件绷得紧紧的白色内衣。她望着他说，这样要冻坏的，到床上来暖和暖和吧。那一刻，他感到心快要跳出胸腔了。嘴上却说，不冷不冷。你快去睡吧。我喜欢在这儿看书。枫站在那儿，默默地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将那件花布棉袄披在他的肩上，便回到屋去了。就这样，他坐在厨房的柴火堆旁，听着乡村的雄鸡一声声将曙光唤来，这一夜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幸福的记忆。

而今夜，30年过去了。洪于在历经沧桑和无数女人的情感与身体之后，相同的境遇又出现在他的住处。一般说来，这是需要在来世才会再次相遇的轮回，而洪于提前遭遇了。他身不由己地守着自己那神秘的心跳。他望着衣橱的第4道门，那是通向密室的所在，他感到有一种温暖的气息从那里涌出来。使他有了置身于花园或天国旁边的感觉。

他慢慢地想着她睡在里屋的样子，她的眼睛，她的嘴角边的黑痣，她用手一撩长发的样子……他想到，他和她一起上阁楼收拾东西时，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这一触碰使他像秋天的树一样簌簌发抖。他们低头收拾着东西，有一种莫名的紧张。这时，发生了一点事使洪于回到简单的现实中。

当时是在收拾书房，洪于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个叫娟娟的女佣留在这里的一封信。舒子寅在这里发现了它，洪于感到有必要将这封信带回他的房里去，因为娟娟在两年前的失踪或许与这封信有什么关系。那封信舒子寅看见时是夹在一本画报里的。而现在，洪于再翻遍这本画报时，那封信没有了。

“谁会取走那信呢？”舒子寅联想到在过厅里遭遇的吊死鬼，又陡然紧张起来。“从那封信看，娟娟当时并没有要出走的意思，怎么会在写信的当晚便失踪了呢？”她迷惑地问道。“当时以为她是擅自出走了。”洪于回忆道，“据鲁老头讲，他当晚在睡得迷迷糊糊中听见过摇船的响声，但没往深处想便又睡着了。所以，大家便判断是有人摇船来将她接走了。直到这次你发现她写给家里的信后，我才重新想起这事，并产生了一个感觉，这就是娟娟并没有出走，而是神秘地消失了。”

这个回忆加快了洪于和舒子寅在阁楼上收拾东西的动作。到最后，他们还在书房里伪装了一个好像舒子寅并没离开的现场。这是洪于的主意，因为他想检查一下鬼魂之类的东西是否是冲着舒子寅来的。

当然，鬼魂出现的结果是将舒子寅引向了洪于的密室，这一迫不得已的安排实际上让两个人缩短了距离。想到这点，洪于在情动心跳中又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难道，这一切是预先安排好了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安排是凶还是吉呢？

不知不觉中，已是夜半时分了，没有一点睡意的洪于突然很想到阁楼去看看。今夜是伍钢在那里守夜，他发现什么了吗？

洪于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他首先开亮了廊灯，然后故意将地板踩得很响地往前走，他第一次对各处的空房间感到有点儿害怕。到了走廊尽头，他推开了通向阁楼楼梯的门，穿过狭长的过厅走上了楼梯。通向阁楼的设计确实复杂了一点，可洪于当时却非常欣赏，他认为阁楼应具有神秘浪漫的

感觉。在 18 世纪的欧洲，很多爱情故事都与阁楼有关，这是他在一些小说中看到的。然而，别墅建好之后，忙于商务的他却将关于阁楼的幻想忘记了。直到这次舒子寅不可思议地出现，并主动要住在阁楼上，他才重新找回对阁楼的感觉。当然，万万想不到的是，这种复杂的设计如今成了楼内的恐怖地带。

洪于走上楼梯时很响地咳嗽了一声，同时叫了一声伍钢的名字。因为他知道，此刻是夜半，如果他贸然走上去的话，会将把在上面守夜的伍钢吓一跳的。

没想到，伍钢和小胖子在阁楼上一一起迎接了他。小胖子说，是伍钢叫他来一起守夜的，他还说伍大哥也害怕了。这样，他俩就将轮流守夜改变为共同值守。两人待在一起，一人醒着旁听，另一人在旁边睡觉，上半夜和下半夜轮换一次。当然这样做也可以，只是没想到伍钢也会胆怯，这有点使洪于惊讶。

为了换回面子，伍钢说：“不是我害怕，因为担心舒小姐看见的吊死鬼万一真的走上楼来，多一个人也好证明不是我的幻觉。”

伍钢的畏惧让洪于也感到背上有点发冷。他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缝往里望了一眼，台灯亮着，舒子寅的论文摆在书桌上，而书桌前的椅子上挂着一件她的外衣。这是他故意安排的场面，但此刻望去，却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听见什么动静了吗？”洪于问道。

伍钢和小胖子都摇头。“但是，我担心下半夜会不会有什么出现。”伍钢紧张地说。

第七章

25

出发时还很明媚的天气，船到湖心时，云团却涌上了头顶，湖上的光线也暗了许多。舒子寅回头望了一眼在船尾驾驶着快艇的伍钢，在他身后是一条长长的白色水链，像是铺在暗绿色水面上的一条道路。

“要下雨了。”舒子寅对坐在旁边的洪于说道。

“嗨，那就来个雨中游湖吧，怎么样？”洪于的兴致很高，从离开小岛时就这样。上船时他将一顶遮阳帽拿在手上，一弯腰对舒子寅做了个“请”的动作，那感觉好像是他们即将登上的一艘英国客轮。舒子寅“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洪于仿佛受到了鼓励，继而做出吻她的手背的动作，舒子寅闪开身跳上了船，她对着他笑，她好久没这样开心了。

她在密室里已经住了三个夜晚，只在白天到阁楼上坐坐，但对着稿纸，她的论文毫无进展。阁楼上已被染上烟草味，这是伍钢和小胖子在这里守夜时污染的。三个夜晚了，他们什么也没发现，他们的胆子已经大起来，甚至可以半夜从

阁楼上走下来，到厨房里找东西吃了。这是昨天晚上的事，小胖子拿了酒肉往阁楼上走时，感觉脚下一直踩着软绵绵的东西。俯下身去看楼梯，什么都没有，但一迈步，又是那种感觉。洪于今天早晨听说此事后骂了小胖子酒喝多了。可小胖子说当时还滴酒未沾。看来，鬼魂之谜未解开之前，舒子寅是不能回到阁楼上去的。

为了给她解闷，洪于提出今天去湖上看看，坐上快艇往岸边的方向去，有景区已开发出来的四个岛，分别是犀牛岛、红叶岛、鹰嘴岛和佛光岛。这四个岛加上岸边山岭中绵延 10 多公里的旅游区，便是黑石湖景区的全部地盘了。洪于说，他开发这个景区时曾抱着很高的赢利希望，计划显示每年会在千万元以上，但事与愿违。现在除了租出去的犀牛岛每年有 300 万元租金收入外，其余的经营一直在亏损边缘徘徊。幸好集团其他公司经营正常，尤其是他自己直接负责的房地产公司和他的前妻叶蔓负责的投资公司，每年的业绩都在亿元以上。这样，洪于对这个旅游公司也就没放在心上，只是每次来这里时，心里才感到一点隐隐的痛。他一直想对整个景区的经营管理及营销谋划做一次大手术。但忙来忙去却没顾得上来。

“现在的大学生都倾向于学经济，你为什么选了哲学？”船开动的时候，洪于对舒子寅不经意地问道。

“你说呢？”舒子寅巧妙地反问道。

“我不知道。”洪于望着茫茫的湖水说，“也许，这世界上就该各人做各人的事，就像古希腊一样，有抬石头修神殿的奴隶，有这一切的管理者，还有穿着袍子成天在广场上演讲

的苏格拉底。

洪于对历史的兴趣引起了舒子寅的好奇。可他说，仅仅是早年当知青看过一些书罢了。当时有知识饥渴症，什么书都看 历史、哲学、艺术、小说 包括手抄本 总之是抓到什么读什么。回城以后，为了饭碗忙碌而把读书都丢下了。

“每个人都不能违背自己的命运。”舒子寅自语似地说道。

这时，湖上有一艘快艇迎面驶来，与他们交臂而过时，洪于对舒子寅说：“这是给我们住的别墅送生活用品的船，洪金在这方面倒很周到。

听得出来，洪于对他的这个侄儿管理公司的能力并不欣赏。不过，舒子寅对这些方面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伍钢把快艇开得像箭一样，舒子寅望着湖面说：“我们先去哪一座岛？

“佛光岛 怎么样？”洪于答道：“那岛据说在某种气候条件下，会在夜里发出一片佛光，当然，谁也没真正看见过，几百年来的传说罢了。

“真神。”舒子寅说：“那可以用这个传说做旅游宣传啊。”

“嗨，我们的女学者什么时候有经营意识了”洪于打趣道。

舒子寅伸了下舌头，说这是看广告给人灌输的东西，她同时问起了另外几个岛的特点。

洪于讲，红叶岛不说你也知道，那上面有很多枫树，不过要秋天才好看。至于鹰嘴岛和犀牛岛嘛，就是那岛的形状像鹰嘴和犀牛。

“那么，我们住的那个小岛为什么不叫蟒蛇岛，或者变化一下叫做盘龙岛？”舒子寅问。

“这不同了。”洪于说，“鹰嘴岛和犀牛岛远远一看就能认出那形状，而我们住的那个岛一眼是看不出蟒的形状的，还是我请来的道士坐船绕岛一周后才发现的。你认为像不像呢？”

“这怎么说呢？你认为它是一条盘着的大蟒，就像；你不这样看，它就不像。”舒子寅说。

事情就是这样，所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刚才上船以后，洪于叫伍钢驾船绕岛一周后才向湖心进发的。他要让舒子寅看看这座所谓巨蟒盘成的小岛。可舒子寅看完后，说没找到那个感觉，只有岛边很多暴露的树根像那种东西，不过也不能叫蟒，最多像一些僵死的蛇而已。

船在飞驰，远远地出现了一座岛的影子，佛光岛快到了。湖水被船头锋利地切开，然后贴着船身“哗哗”向后，再变为一条白链像时间一样消失在湖面上。

舒子寅突然想问，木莉的妹妹的尸体找到了吗？可是话到嘴边她又忍住了，伍钢正在开船，她不愿他听到她关心这件事。几天来，发生在阁楼的惊吓使她没顾上这事，不过她一定得找机会对洪于好好谈谈。无论如何，洪于让这个残忍的家伙跟在身边是不妥的。她想起了木莉的哭诉，她认为这个伍钢完全可以被送上法庭了。

想到这些，湖水在这时显得充满死亡气息。她想到木莉的妹妹叫水莉，而“水”却成了最后收留这个女孩的地方，这种巧合让舒子寅迷惑不已。

佛光岛越来越近，已看得清岛上的石头和树木了。舒子寅出游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

26

日复一日，夜色从水上而来。夜像一个穿黑袍子的人，爬上岛后将黑袍一撒便将岛上的树木和房子盖在他的袍子下面了，只有岛边的水从黑袍下露了出来，泛着灰白的光。

舒子寅在即将睡着的时候突然醒了，并且越来越清醒，这是失眠的先兆。游了一整天的湖，去了景区的三个岛，本来是有些疲惫的，以至于将犀牛岛都放弃了。洪于说那岛也不适合她去游览，上面乱七八糟的，但舒子寅并不是很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也真是感到有点累了，不去也罢。

睡不着觉，舒子寅干脆开了灯，坐到沙发上看起书来，这是她对付失眠的一种方式。可是今夜，书页上全是沉沉的湖水在波动，洪于在快艇上凝视着她，使得她好几次慌张地掉头去看湖水。这一幕有点像她在大二时喜欢上哲学老师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的男人，可他向世界发问时却像一个来自天堂的孩子，他的智慧与星空有关，舒子寅感

到自己像一粒微尘，被一个异常的天体吸附而去。好奇和崇拜，是舒子寅进入爱河的第一推动力。她心里清楚，和洪于在海边相识以后，他在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和某种要命的孤独感所形成的反差吸引了她，她身不由己地有了探险的欲望。同时，舒子寅对人的本质有一种非凡的直觉能力，她深知这是一次安全之旅，尽管她所好奇的别墅里的怪事超出了她的预料。

舒子寅放下书，看着这间豪华的密室，突然感到金钱也是这世上最大的巫术之一，它可以让人的生活 and 处境像魔术一样变幻。然而，只有惊恐是避不开的，这间密室已经说明，惊恐是人的生存图画中的底色。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有的人刚迈步便沉入了水底，像木莉的妹妹那样，但愿上帝能收留所有不幸的人。

在湖上和岛上游览的一整天，因为有伍钢跟随，她一直没有机会对洪于讲起关于木莉两姐妹的事。晚餐时，洪于的兴致仍然很高，可天黑之后，他却突然沉郁下来。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他便提出要回房休息了，这使得正要谈起木莉的舒子寅只好将很多话咽了回去。

已是夜半了，舒子寅仍然没有睡意。她走到门边，拉开这密室的门好玩地观赏起来，露在门口的是一排挂着的衣物，这是洪于房间里的衣橱，推开这些衣物，再打开衣橱的门，才可以从这间密室里出去。她又一次想到了生存与惊恐的问题。

突然，洪于的房间里发出了一声响动，似乎是拉动椅子的声音。半夜了，洪于还没睡吗？舒子寅好奇地将衣橱的门推

开了一条缝，洪于的房间里光线暗淡，她看见了一支幽幽的烛光和洪于的背影。他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桌上的烛光，他的肩膀一动不动的像一尊石头雕像。

舒子寅大吃一惊，退后两步坐到了沙发上。半夜时分，洪于的这种举动像是一场祭奠，让人不可思议。舒子寅的心里“咚咚”地跳着，难道发生了些什么吗？难怪晚餐过后洪于便显得很沉郁，今夜他在做什么呢？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以后，舒子寅决定到洪于的房间去看一看，尽管这样有些不太礼貌，她也顾不得了。自从进入这幢别墅之后，各种让人惊恐的怪事就没断过，今夜这件事不能再成为她心中的谜了。

舒子寅轻轻地推开了衣橱的门，站到了洪于的房间里，“洪于。”她轻轻地叫了一声。

而对着一枝蜡烛的洪于回过头来，他并不吃惊，或者说他还没有从某种氛围中清醒过来。他愣愣地望着舒子寅，脸上满是泪水。

“你怎么了？”舒子寅走上前急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洪于默默地摇头，表示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突然站起来抱住了舒子寅的肩膀，口中喃喃地说道：“过去了，都过去了。”

舒子寅感到他的身体在颤抖，她从他的怀抱中挣出一只手来，拭了拭他脸上的泪水说：“看你，像个大孩子，冷静点。有什么给我讲讲就好了。”

舒子寅尽量用镇静来压住他内心的惊吓，母性的力量在这时显得比男人易折的刚强更重要。

“今天是我的忌日。”洪于像做梦似的喃喃自语。

舒子寅在这一瞬间感到头皮发麻。忌日？难道此刻抱着自己的是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吗？她感到头脑有点晕乎，用劲将洪于推到沙发上坐下，用手拍着他的脸颊说：“你别说胡话了，什么忌日？”

洪于沉默不语。舒子寅闻到了酒气，她抬眼看去，放蜡烛的小桌上放着酒瓶和酒杯，原来，他整夜都在守着烛光饮酒。舒子寅的恐惧消除了，她说：“我给你拿点水来，你喝醉了。”

“真是忌日。”洪于喝了一口水说，“15年前的今天，我差点死去。离死只差半步，只差1秒钟。真的，如果那天晚上死了，到今夜就15年了。”

“哦。”舒子寅在他旁边坐下来，由于突然接触到这种个人的沧桑史而感到紧张。

在洪于的讲述中，舒子寅看见了15年前的一个夜晚，在省城一条灯红酒绿的街道上，一个35岁的男子失魂落魄地沿街边走着。车灯一束一束地射来，他在选择一辆速度最快的车，以便一头撞上去。他的眼睛是干涩的，一点儿临终的泪水也没有。他的脚步有点飘，有点摇晃，他知道生命之灵早已离他而去，现在走动着的身体只是躯壳，他留下这躯壳毫无意义。他的上衣口袋里放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与这辆车无关”，他不想给无辜的司机带去横祸。

在这之前，他是想死得平静一些的。他去买安眠药，在大药店受到拒绝以后，他钻到小街小巷去找私人药店，他找到了，他看到了一大盒安眠药便眼睛发亮，可是，在付款时他搜遍全身才找出六角伍分钱时，他才猛然记起自己早已是不名

一文了。昨天晚上去母亲家吃过一顿饭后，到那时已过去 24 小时了。他滴水未进，也不觉得饿，他知道他昨晚见到母亲便是永别。

在将安眠药退给药店老板时，他的眼睛有点湿了。他知道，没有钱，连死的方式也没有更多选择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夜的街头……

27

洪于又给自己斟上了一杯酒。桌上的烛光跳荡了一下。舒子寅按住他的手说：“别喝了，接着讲过去的事吧。”她非常震惊洪于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经历。

洪于望着她的眼睛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生命有时是多么的脆弱……”

15 年前，洪于决心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城市之夜的灯红酒绿之中，一辆辆汽车迎面驶来，车灯像死神的剑一样刺得他双眼发痛。他在路边徘徊，他想一定要让头先撞上去，这样会结束得痛快一点。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一辆庞大的货车正疾驶而来，这种即使踩下刹车也有着巨大惯性的

车正是他等待的目标，在这一瞬间他感到血往上涌，有一种狼嚎般的声音从他的喉咙里无声地喷出，他闭上眼，对着这个疾驶而来的巨大怪物一头撞了过去……

这时，他突然被一个人拦腰抱住了。由于力太大，他和那个在死神边缘抱住他的人一起摔到了地上。同时，耳边响起尖锐的刹车声。满街的人都被惊动了，人们围了过来，对着这个差点被车撞上的人议论纷纷。

洪于是被一个扫街的清洁工人救下的。这个老头对围观的人说：“这个人一直在路边走来走去，我注意他很久了，感觉不对头，我就装着扫地一直跟在他旁边。这不，差一点就出事了。”说完，老头又蹲下身，对着还倒在地上的洪于说：“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寻死呢？”就是这一句话，使洪于忍辱负重活了下来。

“当时也是太绝望了。”洪于点上了一枝烟，对舒子寅说道。

15年前的噩梦让洪于不堪回首，即使在此刻，他似乎不愿细说，只简单讲道：他当时破产了，他的230万元钱被人骗走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是他8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他开过小商店，做过药材生意，开过饭馆，最后办起了一家商贸公司，他的全部积累都在那笔钱中。不但如此，那笔钱里还包括他的老母亲积攒了一生的7000元，还包括从20多个亲戚朋友处借来的50万元，总共230万元，都在一夜之间石沉大海。

洪于说是一个沿海的恶徒害了他。那人有一家搞进出口的公司，洪于向他订下了一批价值400万元的进口彩色电视

机，说是见发货单付一半货款，收到货后三天内再全款付清。洪于第一次做这样大的生意。他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用尽吃奶的力气凑足了先期货款，他盘算，只要货一到，他就可以立即批发出去。看来，这一笔生意就可以让他大发了。他带着人携款飞到对方的城市，看了对方的公司办公室，按合同规定，一直到对方办完铁路发货手绪，将发货单交到他手里时，他才将沉甸甸的 230 万元交给对方。

付款后他飞回内地等着货到，发货单注明 10 天内到货，可 15 天过去了，没有货到通知，他打对方的电话，无人接听。他的额头开始冒汗，到车站去查询，发现他手持的发货单是伪造的 那一刻 他差点当场晕过去。

洪于到警方报了案，对方早已逃之夭夭。他经商 8 年来的积累化为灰烬，还欠下了 20 多个亲戚朋友的 50 万元债务 老母亲一辈子存下的 7000 元也被他扔进水里了。他的妻子和他离了婚，带着 9 岁的儿子走了。他的住房是最早参加工作时单位分的一套公房，没法出卖来还债的。他后悔当初有钱时为什么没有买一套私房，如是这样现在也可以用来抵债的。他绝望透顶。如果不是那个扫街的老头拉住他，在 15 年前的这一天，他便已经死去了。

洪于的这段经历 听得舒子寅目瞪口呆。“那后来呢？”她问，“你怎么有了现在这一切？”

“一言难尽。”洪于叹了口气说，“我母亲帮助了我。她是吃过很多苦的人，她什么都懂。她当时平静地对我说了两句中国的古话，一句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另一句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就这样，我挺过来了。”

洪于说，他的公司倒闭了，他咬紧牙关首先解决生存问题。他到建筑工地上去做过钢筋工、油漆工，到火车货站做过搬运工 扛过 200 多斤重的麻袋。洪于说，一个人如果开始就做这些也就罢了，但他是从一个开公司的老板沦为苦力，因此遇到熟人朋友时他都躲得远远的，整整三年时间，他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直到一家医药公司聘用他为推销员，才开始出现转机。在这项业务中，他发现了金钱的魔力，可观的利润分账让医院的负责人源源不断地购进他所推销的药品，一年下来，他自己竟奇迹般地创造了销售天量，而自己的收入也达到了 12 万元，他看到了重新站起来的曙光。

“那一次死里逃生和后来的卧薪尝胆成全了我。”洪于说，“我发现在中国经商就是玩弄金钱与人际这场把戏，我承包了一家药品销售公司，后来又涉足房地产。我在半天的时间里赚过 200 万元，就是左手拿下一块地的批文，右手卖给另一家公司，就这么简单。当然，这是发展初期的事了。”

对当初骗得他破产的仇人，洪于说三年过后被警方抓住了，但是这个骗子加赌徒已身无分文，他没有追回任何损失。那个恶徒被判了 15 年刑，可不到两年就保外就医了，这让洪于气得咬牙切齿。又过了几年，洪于找黑道上的人追踪到了他 本来要“做”了他的。可洪于认为让他见阎王太便宜了他，于是发出指令，剜去那家伙的双眼就行了。事情就这么了结，洪于觉得很公平。对于在 15 年前救下他的老人 洪于前几年终于在环卫公司的退休人员中找到了他，洪于将他的子女均安排在了自己的公司工作，并送了一套大房子给老人安度晚年。洪于说，恩怨必报，这是他做人的准则。

“只是，每年的这一天，我还是难以忘记。”洪于感叹地说：“人一辈子死去活来，为什么呢？我感到很累了，见到你以后，我甚至想带着你到山中去种地养蚕，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呢。”

舒子寅望着他，对他最后这句有些冒昧的话感到不可思议。室内的烛光已熄，窗上已有了白光，天快亮了。

28

舒子寅一觉醒来已是中午过后了。她走出密室，洪于的房间已收拾得很整洁，看来他早已起床离开房间了。小桌上的花瓶里已换上了束新鲜的花，桌上没有了蜡烛的痕迹，昨晚的事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

洪于的卧室连着大露台，她走到露台上，阳光和蝉声一下子涌了过来。她望见鲁老头和木莉正在楼下的花园里劳动，他们手中的砍刀正在对付那些侵犯进花园边缘的藤蔓。他们的身边已堆着一大堆砍倒的青枝绿叶。透过树丛，一个人正在湖水中游泳，那是伍钢，他在水中换着姿势扑腾，时而又一下子扎进水底再从另一处冒出头来。这是一头精力过分的

旺盛的海豹，舒子寅想，这种人如果生活在水里也是属于猎鱼类的动物。洪于也有点像是属于这种类型，昨夜一夜未眠，看来也没在上午补一补睡眠。他说过，自从15年前发生破产事件以后，他就从没睡过懒觉，不论有事无事，早晨六点他必定起床。

舒子寅感到肚子有点饿了。她走出房间，雪花正在走廊上擦拭着沿途的壁灯。看见她从洪于的房间出来，雪花似乎一点儿没在意，只是笑吟吟地说：“舒姐，休息好了吗？”这个皮肤白净的女孩子对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脸上一笑就泛起酒窝，这使舒子寅对她倒没有戒备。“我去楼下吃点东西。”她含糊其辞地说。

一个女佣正跪在底楼客厅地板上擦拭，她的大屁股从短裙下露了出来。在她身后，已擦拭过的地板光亮照人。听见有人下楼的脚步声，她站了起来。一边用手将短裙往下拉直一边问道：“舒小姐，要用餐吗？”这是桃花，舒子寅拍了拍她胖嘟嘟的脸说：“怎么不用拖布，也省力啊。”桃花说这样才能把地板擦得很亮。

她想提醒桃花这种姿势不太雅观，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因为她曾在楼梯转弯处瞥见过这样一幕，桃花跪在地板上擦拭，从旁经过的伍钢伸手便在她的屁股上摸了一把，而桃花并没有什么反应，似乎还抬起头来笑了一下。

这使别墅里的阴森恐怖与某种肉欲气息交织在一起。十七八岁的女佣们将人生的初始阶段铺排在这里，并努力理解和接受着世界的秩序与规则，这对她们今后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舒子寅皱了皱眉头，来到饭厅坐下。戴着厨师帽的小胖子立即跑了过来。

“舒小姐吃什么呢？”他殷勤地说，“按时间算，现在该安排午餐了。但从一个人刚起床的习惯来定，又该配早餐才对。我想，还是按早餐配制吧。”

“随便。”舒子寅回答道。这小胖子厨师对饮食考虑得倒是蛮周到的，难怪他总能受到洪于的好评。

舒子寅用完餐后便登上了阁楼。她的论文写作已中断下来几天了，心里暗暗有点着急。个子高挑的梅花正在阁楼上打扫卫生，这别墅太大了一点，几个女佣看来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看见她走上阁楼，梅花说：“主人要我告诉你，他到湖岸上的旅游公司办事去了。他说如果你在这里看书写作的话，要我陪着你，以免你一个人担惊受怕。”

“哦，我没那样胆小。”舒子寅笑了笑说，“主人说他多久回来吗？”

“估计要天黑以后。”梅花说，“有一个省长来了，主人说他一定得去陪陪，一大早主人就坐船到岸边去了。”

看来，一夜未睡的洪于又早已投入现实的事务中去了。谁知道他昨夜的回忆与痛苦呢？舒子寅想起他昨夜所说的愿去‘种地和养蚕’的话，不禁默默地摇了摇头。

她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对着她的论文稿出神。这篇长长的论文进展很慢，至今还在论述巫术的部分徘徊。她想着这些迷离的巫术是如何地笼罩着早期人类，而今天，笼罩在人们头上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成为人们的新武器和新

目标，从而让人历尽磨难而无法放弃呢？对此，最简洁的答案是——金钱。它是制造和化解人间悲喜剧的现代巫术，也是一种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统一体。这种巫术的强大在于它可以将人推上巅峰或者打入深渊……

舒子寅想起了她的大哥对已经退休的父母所说的话：“我们家的子寅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就让她搞她喜欢的哲学吧，别去学什么经济与商业了。一家人有一个人搞这些就够了，我来做她的经济后盾吧。”

舒子寅的大哥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些年来，他给自己的妹妹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但却不愿她也进入到商业的战场上来。他曾对舒子寅说过：“这旋涡里很脏的，并且有时会要人的命。”

“舒小姐，你需要喝点什么吗？”看着她坐在写字台前一动不动，守在旁边的梅花提醒道。

“哦 不需要。”舒子寅抬起头来说道：“你忙你的吧 我这儿不需要什么了。”被人侍候的感觉让她一点儿也不自在。

“不。”梅花为难地说：“主人让我陪着你的 因为这房子里老是不安宁。”

“大白天的 还会有什么？”舒子寅问。

“说不准呢。”梅花认真地说：“今天上午 小胖子就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上了楼。他说他当时正从厨房出来。突然看见一个浑身水淋淋的女人从客厅闪过，这女人的头发也滴着水，好像刚从湖里爬上来似的。小胖子追进客厅，那女人已上了楼。他也跟着追上楼去，那女人就已经在楼上失踪了。你知道，这楼上的大部分房间都空着，小胖子叫来了我和桃花。”

我们三人一起一间房一间房地查看，最后什么也没发现。奇怪的是，那跑上楼来的女人浑身滴着水，可我们检查了楼梯和走廊，在地板上没发现一点点水迹，你说，这不是鬼是什么？”

舒子寅大吃一惊，在大白天也发生这种事令人不可思议。“是小胖子看花了眼吧？”她说。

梅花表示不太可能。她认为是这别墅里的空房间太多了，引得各处的野鬼都来这里借宿。

第八章

29

夜深了，洪于还没回到岛上来。

舒子寅和女佣们坐在别墅外的空地上乘凉，伍钢、小胖子和鲁老头围坐在旁边的石桌边喝啤酒。主人没有回来，大家都没有进楼去睡觉的意思。

突然，木莉站了起来，说她听见了楼里面有人叫她，是她妹妹水莉的声音。女佣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舒子寅拉着木莉重新坐下来，拍着她的肩说：“我们什么也没听见，是你听错了。”她知道这是小胖子看见有浑身湿淋淋的女人进了楼房的事使大家心惊肉跳，尤其是木莉，她会联想到死在湖里并且连尸体也没打捞到的妹妹。当然，舒子寅在安慰木莉时，自己也对现在正空无一人的别墅感到惊恐。这幢尖顶的建筑此刻坐落在黑暗之中，只有底楼客厅的灯光从打开的门口泻出来。

三个喝酒的男人也惊动了。伍钢说：“走进去看看。”说完便向别墅跑去。鲁老头和小胖子紧跟着他，三人显得人多

势众，但从他们略带夸张的嚷嚷声中却透出了几分胆怯。

舒子寅看见别墅里的灯光一层楼一层楼地亮了，一直到阁楼，所有的窗口都有了灯光。不一会儿，这些灯光又渐次熄灭，三个男人从别墅里走出来。“平安无事啰。”伍钢学着某部电影里的台词对大家吼道。

木莉却埋着头哭泣起来。

这时，湖上响起了快艇的轰鸣声，船头的射灯在暗黑的湖上快速推进。雪花望了一眼说：“主人回来了。”

船上下来了三个人，洪金和一个身材颇长的女孩一左一右地扶着洪于向别墅走来。

“我二叔多喝了一点，没事的，回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洪金一边向大家解释道，一边扶着洪于向别墅的台阶走去。

“那女孩子是谁？”舒子寅向雪花问道。

“她叫冷小莉。”雪花说，“刚到公司工作不久的，在钓月楼餐厅做迎宾小姐，听说最近调到公司接待部做事了。”

舒子寅和雪花来到洪于的房间时，只有洪金坐在房间里，旁边的浴室里传出呕吐的声音。舒子寅走进浴室，看见洪于正弓着身子在洗手池旁呕吐，那个叫冷小莉的女孩在旁边扶着他。舒子寅正要走近去关照一下，冷小莉对她摆了摆手说：“别动他，让他吐了就轻松了。”说完，她盯了舒子寅一眼，又补充道：“这里没你的事。”

舒子寅望了一眼这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她的很深的乳沟在低胸装外边，有一种很邪的性感。舒子寅返身回到了房间。雪花已经熟练地理好了洪于的床铺。

冷小莉扶着洪于走了出来。他闭着双眼，脸色苍白，很难受的样子。冷小莉扶着他在床上躺下。雪花端来了一杯水，冷小莉伸手接过去说：“我来。”她扶起洪于的头，轻轻地说：“您喝一点水吧。”洪于没有反应，似乎处于半昏迷状态。

“可能需要找医生来看看吧。”舒子寅有点慌张地说。

“没事，喝了酒都这样。”洪金说，“今天我二叔和一个副省长在一起都很高兴，喝多了一点，没事的。”他看了一眼舒子寅和雪花，又说道：“你们俩都去休息吧，这里有小莉照顾就行了。”说完，他站了起来，表示自己也要走了。临出门，他转身对冷小莉说：“你得好好照顾啊。”冷小莉连声应允没问题。

舒子寅和雪花站在走廊上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事，一个突如其来的女孩怎么会留在洪于的房间里。

湖上传来快艇的声音，洪金已离岛返回岸边的公司去了。别墅里其他的人都已回房入睡，或许他们认为这种事理所当然。

只有雪花似乎理解舒子寅的处境，尽管她把舒子寅与洪于的关系估计得过分了一点。她凑在舒子寅耳边轻轻说道：“那个骚货，她凭什么留在这里？”

舒子寅对雪花轻轻地嘘了一声，同时指了指洪于的房门。她俩站在走廊上不知所措。对舒子寅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她能不能进到洪于房间里面的密室去呢？而这点她对雪花也不便询问。因洪于说过这密室是保密的。但是，如果不方便进去，她又睡到哪里去？上阁楼，让守夜的伍钢和小胖子离

开，然后一个人睡在那里，行吗？想到这个决定她还是感到害怕。

正在这时，洪于的房间里有了响动。舒子寅将耳朵贴在门上，似乎听见洪于在吼着什么。突然，门开了，舒子寅惊得后退了一步。冷小莉一脸惶恐地走了出来，看见她俩站在走廊上，似乎明白了什么似的。她看了一眼雪花说：“老爷子已经清醒了，我也不用照顾了，你给我安排一间客房吧，我只有天亮后才能回公司去了。”

雪花得意地给舒子寅丢了个眼神，然后对冷小莉说：“你跟我走吧。”

听着她俩的脚步声下了楼，舒子寅才走进洪于的房间。

洪于已经坐在沙发上，看见她进来便问：“那个婊子，她怎么到我房间来的？”

舒子寅说：“你喝醉了，她和洪金一起送你回来的呗。”

“哦。”洪于用手撑着额头，像是头痛，又像是在回想着什么。他的眼前慢慢浮现出今天的晚宴。到景区的公路改造上亿元的款已批下来了。为了感谢这位鼎力相助的副省长，他除了钱财相报之外，这种私人酒宴也是必要的。他和洪金一起款待他。由于有女孩陪酒，席间他们都隐瞒了他的副省长身份，统一口径只叫他“大哥”。为了不让他尴尬，除了他身边安排了一个看似又清纯又丰满的陪酒女孩外，洪于和洪金的身边自然也都坐了一个女孩。这冷小莉当时就是坐在洪于身边的。他们做了什么呢？喝酒、谈笑，后来是划拳，谁输了一次就让女孩脱一件衣服，直到三个女孩都脱得一丝不挂。再后的事，洪于便有些朦胧了。看来，洪金是将场面上的事情当真

了，还真以为洪于对身边的女孩有了感觉，于是在酒后便将她送到他的房间里……

“今晚真是喝多了。”洪于抬起头望着舒子寅说，“这喝酒也是我的工作，你懂吗？”

30

早晨，舒子寅对着一面大镜子看着自己。她欣赏着自己的眼神（有人说过这是一种优雅的眼神）。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丝质睡衣，腰间轻轻地束着一条丝带。她很满意自己的细腰，因为它，她高高凸起的胸部显得诱人而又不俗气。她嘟起嘴唇对着镜子做了一个怪相，突然为嘴唇的性感有点不好意思。

这镜子里的女孩是怎么了？她细心地照料着自己，是想走出密室时给洪于一个惊讶吗？或者，是洪于说过，喜欢看着她穿着睡衣坐在露台上喝早茶的样子……

突然的变化似乎是从昨晚开始。舒子寅感到，她爱上洪于了。这感情的明晰开始源于一种心痛，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呕吐的时候她有了心痛的感觉。接着，那个照顾他的女孩

使她产生了醋意，她知道产生这种感觉说明自己已将情感不知不觉地加入其中。那一刻，她为自己近乎冒险地来到这个岛上找到了原因。

这是宿命吗？她问镜子中的女孩，为什么总是爱上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男人？她想起了大二时爱上的哲学老师，难道只有对世界有把握能力的男人才能引起她的注意？这种能力可以是智慧上的也可以是事实上的。据她的观察，男人的成熟比女人晚很多时候，他们年轻时候的虚妄和浮躁需要经历一个炼狱才能真正成就他们青铜般的品质。

但是，对她而言，这种追求又是注定没有结果的。因为男人在这种时候都有着像城堡一样的家庭，有着长期厮守的妻子和充满希望的儿女。这样，即使男人愿意孤注一掷，她也不能承受这种有撕裂背景的生命之重。所以，才有了她和哲学老师的分手。这个决定是她在一个瞬间做出的。那天，她去看望因病在家的老师，在推开门的一瞬间，她看见老师的妻子正在对躺在床上的老师喂稀粥。这一刻，她对“女人”这个性别充满了感动，并且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从此，他们是很好的师生，是朋友。

然而，宿命的不可抗拒性在于一个人没有办法不重复自己，就像指南针被捣乱之后，一停下来那指针仍然固执地指着那一个方向。尽管昨天晚上，洪于突然抓住她的手，语无伦次地说出一些爱她的话时，她是冷静地对他作了不可能这样的解释。但是，这并不说明她可以无动于衷。整整一晚上，她无法对自己该怎么做这一问题找到答案。

而此刻，她身不由己地在镜子前注视着自己，她笑了笑，

又瞪了自己一眼，然后感到一种激情的战栗……

舒子寅走出密室的暗门。洪于已经在他卧室外面的大露台上等她。他半靠在白色的软椅上，正在品尝一枝粗大的雪茄。看见舒子寅出现，他站起来对她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并且说道：“我们的女学者怎么变成小姑娘了？”

舒子寅笑着说：“别幽默我了。”她理了理睡衣的下摆在软椅上坐下。太阳刚刚从远处的湖面上升起来，露台周围的树阴中闪烁着金黄色的光亮，像有无数蜜蜂在飞舞。

雪花送来了咖啡、水果和糕点，铺着洁白桌布的小圆桌上有了这些东西更像一幅静物写生图画。桌布边缘落下一只好看的瓢虫，雪花伸手去掸掉它的时候，它一闪便飞到露台中去了。新的一天正在开始，如果没有那些恐怖事件的出现，这别墅、这露台所展现的生活是令人向往的。

“昨天，我上岸办事去了没有陪你，你的论文又开始继续写了吧？”洪于将雪茄放在烟缸上，望着她说。他们的眼光相遇的时候，舒子寅感到有点慌乱，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没 没法写。”舒子寅说。她将小胖子看见有浑身湿透的女人闪进别墅和木莉在晚上听见别墅里有她妹妹的哭声这两件事告诉了洪于。

“哦。”洪于沉吟道，“这别墅看来真是不能住人了。你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有鬼魂和魔法这些东西存在。要是真有，我一把火烧了这别墅。火能避邪，我们走得远远的，怎么样？我另给你找一个地方写作。”

“不 这些现象都是有原因的。”舒子寅说，“你想，如果没有木莉的妹妹死在湖里的事，昨天的那些离奇事就不会发

生。还有 这里以前发生的怪事 好像都和死人有关系。也许，是你这里的坏人该受到惩罚了。

“坏人 谁？”洪于大吃一惊。

舒子寅说这就是伍钢。她将伍钢强暴木莉的事告诉了洪于，并且强调说，如果那天船没有翻在湖里，木莉的妹妹也会受到伍钢的强暴，这个死去的女孩才 16 岁，多惨啊！

“这小子 确实不像话。”洪于有些生气地说。其实 关于伍钢的事，他比舒子寅知道得更多。

“应该让法律判他的刑！”舒子寅愤愤地说道。她想如能这样，也可让木莉出一口恶气了。

“法律？”洪于轻蔑地笑了一下。

“怎么 你认为伍钢不该负法律责任？”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洪于不容置疑地回答道，“世界上的黑暗面，你连冰山一角也没看到。也好，让你多看一些东西，你可以将你的硕士论文写得更透彻。巫术，在人类早期才有吗 不对 现在也有 现在人人都在玩巫术。你看 我这别墅里也出怪事了，也许是我的报应。

洪于的激烈情绪让舒子寅一下子不知所措。“至少，你应该将伍钢开除掉，他跟着你不合适。”她小声地据理力争。

“不。”洪于坚决地说，“15年前我落难的时候，是伍钢的父亲给了我两万块钱。当时我母亲住医院等着钱救命啊！可是，谁理我呢？我生意发达时的朋友、哥们儿都避着我，连亲戚老表都视我为瘟神，我怎么了？不就是没钱了么？你说，这种变化是不是巫术？伍钢的父亲是个建筑商，我办公司时和他打过不多的交道。他出手就给我两万救命钱，他说别说什

么借了，人都有落难的时候。你就快去照顾好你母亲吧。说实话 我落难好几年 就这一次掉泪。8 年过后 我接到这位恩人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完蛋了，几千万元砸进了一幢烂尾楼，他现在已走投无路，儿子又在监狱里服刑，他要我替他关照儿子。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赶回来时，这位老总已自杀了。我为他包办了后事，拿钱让人放出了他的儿子。我对这个野小子说 你就跟着我吧 每年 50 万年薪 可是不许乱来 这也是你父亲的心愿。伍钢现在能够这样，已经算是好人了。”

舒子寅瞪大了眼睛 问道：“是不是伍钢对你也很需要？”

“也可以这样说吧。”洪于吸了一口雪茄，吐出一口烟后说道：“这小子也有他父亲身上的优点，耿直。对我的忠诚没说的 比如说 有枪射来 他可以为我挡子弹的。当然 木莉这种事我得教训他。都 31 岁的人了，还像只小公鸡一样乱来，没出息！但是，你不知道，他恨女人，他进监狱后女朋友跟人跑了。他心理上就有了毛病，这方面，你是做学问的，应该比我懂。”

舒子寅心里乱糟糟的一片，在这美好的早晨的露台上，她抬头望见阳光从树丛中像乱箭一样射来。

这天半夜 湖上起了大风。暗黑的岛上树木“哗哗”作响，夹杂着树枝的断裂和疾风挤进某些狭窄地方吹出的口哨声。只有这座别墅纹丝不动，像蹲在岛上的一头石狮。

木莉听见了妹妹的声音，“姐姐，我也到这房里来了，你怎么不来看我呀！”听见这声音木莉便醒了。房间里一片漆黑，她分不清是真的听见了妹妹说话还是做了一个梦。

女佣们的房间分布在底楼右侧，一条走廊迎向五个小间 木莉住在第 4 间，她左右两侧的房间一间住着桃花，另一间是空着的，走廊尽头是女佣们共用的浴室兼卫生间。此刻，走廊上有了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是桃花的房门响动的声音。

木莉在暗黑中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刚才在迷糊中听见妹妹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是水莉的魂到这房里来找她了吗？还是提醒她，别忘了替自己的妹妹报仇？其实，她当初真的是想杀死伍钢的，因为她看见他身上带着一把尖刀晚上睡觉以后，那把刀就和他的衣物皮带一起扔在凳子上。第一天晚上伍钢强暴她以后她就想这样干了。可是当她溜下床寻找那刀

时，鼾声中的伍钢居然被一点小声音就惊醒了，他将木莉抓回床上，幸好他当时还不清楚她的意图。木莉想，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在睡梦中上西天的。可是，自那一夜过后，伍钢不再碰她了。她从此进不了伍钢的房间，她在大松了一口气后又若有所失。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舒子寅在背后保护了她。她看出了这个主人的女客人是个善良的人，她只对她讲了自己的身世，而对其他人她保持了沉默。她称自己没有父母了，是被婶婶带大的，是由于她实在不愿触动对父母的又爱又恨的回忆。她计算着，妈妈被人贩子骗走已经 15 年了，那年她 4 岁，妹妹才 1 岁，如果妈妈现在已不在人世的话，那死在湖里的妹妹一定已经在地下见到妈妈了。不知怎的，她总认为性格刚烈的母亲在失踪之后便已不在人世。至于父亲，那个一辈子在石头山上的茅屋里穷困潦倒的可怜虫，自从在她 17 岁那年爬上她的床以后，父亲这个名字便已在她心里死掉了。她带着妹妹逃了出来。没想到将妹妹带上了死路。

近来，伍钢对她越来越客气，她想除了舒子寅的帮助外，桃花和伍钢好上了也是一个原因。刚才，听见桃花的房门响，她便知道是桃花从伍钢的房间回到这里来了。几天前，她夜里起床上卫生间时，便遇见桃花披着罩衫从客厅那边走过来。桃花倒是一个直爽的女孩，第二天她便悄悄地给木莉讲了很多知心话。她说伍大哥看上她了，每天夜里她都去他的房间。可伍钢不让她在那里过夜，说主人正在骂他，他得躲着点。因此，半夜过后她便回到女佣这边来。她还说伍钢其实人不坏，那次翻船是天灾人祸，他还说那晚如果没有喝酒的话，

他是能够把木莉的妹妹也救起来的。他说他的水性是出众的好。他还让桃花劝劝木莉，说她留在这里做事是她的福气了。如果还留在犀牛岛的话，她可能已经自己投湖自杀了。

半夜醒来的木莉思绪万千。如果没有翻船事故的话，她在这里做事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妹妹死了，她一个人的好与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每天，她觉得都是在恍惚中过去的。桃花说那湖里传说有鱼精，红色的鳞，个头比人还大。妹妹的尸体一直没找到，是被鱼精吃了吗？想到这点她就浑身发抖。前些时候的一个深夜，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地爬上阁楼去，想找舒子寅聊聊 因为木莉只信任她。可是 她蹑手蹑脚上到阁楼时，看见卧室门紧闭，正在犹豫要不要叫醒已睡了舒子寅，门里面却传来男的询问声，一声“谁在外面”吓得她闭住了呼吸，急忙转身溜下楼来。第二天 听见有人说昨夜有奇怪的脚步声上楼，她却不敢出面解释。后来她感到舒子寅没有住在阁楼上了。因为桃花对她说，伍钢每天下半夜都要上阁楼去换守夜的小胖子。

就这样，今夜木莉醒来时，她知道已过半夜了，因为她听见了桃花回房来的声音。屋外正刮着大风，窗玻璃“喀喀”作响，是妹妹顺着这风投她的梦来了吗？她又想起了刚才在梦中听见的话，妹妹说她到这楼房里来了。这是妹妹的魂吗？木莉一点儿也不害怕，她想要是真能看见妹妹就好了。

突然，不知哪间屋子的窗户被吹开了“叭叭”地响。那屋里一定是没人住的，因为那响声一直不断，没有人去关上它。木莉下了床，轻轻地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她想她应该去将那扇窗户关上，不然再过一会儿，那窗玻璃会碰得粉碎的。不管

怎样 主人待她不错 她应该为主人多做点事才对。

她摸黑来到客厅，听出那声音是楼上的房间传出的。为了不惊动大家。她仍然摸黑上了楼梯，还好，她听出那吹开的窗户就在二楼。整个二楼现在是没人住的，她开了走廊上的灯慢慢地走过一间间房门，辨别着那声音的确切位置。

“姐姐，姐姐。”她突然听见了妹妹的声音从一间屋子里传来。这次可不是在做梦了！木莉全身一抖，迅速地走到传出叫声的那道房门。她用劲压下门把手。门开了，屋里亮着灯，妹妹正浑身湿透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姐姐，”她站起来对木莉叫道。

木莉“哇”的一声哭了，她冲过去抱住妹妹，连声问道：“谁把你救起来的？”妹妹不说话，只是和她一起哭，她感到妹妹全身冰凉。“我冷，我冷。”妹妹抱紧她诉说着。

正在这时，楼梯上有了“咚咚”的脚步声，一定是她们的哭声惊动别人了。妹妹紧张地说：“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你快出去。”木莉赶快走到走廊上，看见伍钢正向这边跑过来了。

“出什么事了？谁在哭？”伍钢急切地问。

木莉看见他就升起恐惧，她摇头说没有人哭，她是来关窗户的。伍钢疑惑地望了望四周，突然推开了木莉刚拉上的房门，让木莉大吃一惊的是，屋里一片漆黑。伍钢开了灯，是一间空空的客房，一扇未关好的窗户正在风中“叭叭”地摇晃。妹妹到哪里去了呢？木莉惊恐得不敢吱声。伍钢走过去把窗子关闭后转身说道：“我刚才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哭声呢？”

鲁老头在岛边的一棵树阴下钓鱼。他老是错过拉钩的时间。他拉上空钩重新装上鱼饵，然后将钩和鱼线甩向水面。望着波动的浮标，他又开始走神了。

鲁老头相信，这幢别墅看来真是有鬼魂出没了。几年前，主人全家住在这里时，有关闹鬼的事情鲁老头还将信将疑，因为一切都是从湖上淹死了一个女人后开始的。在这之前，房子里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一个穿黑裙的女游客淹死在湖里了。由于旅游公司与死者家属在赔付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如果对方告上法院以后，对景区的形象会有很大损害。洪金为此来请示主人有关这事解决办法。由此，湖上死人的事便在别墅的所有人中间传开了，有女佣说，那死者被家属运走时脸色突然红润起来，像随时可以坐起来似的。后来，别墅里便出现了穿黑裙子的女鬼的影子。鲁老头当时认为，是因为大家议论得多了的原因，脑子里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到夜里，在走廊和楼梯拐弯处那些半明半暗的地方，难免会让人产生错觉。

当时，主人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直到那一对猛犬不明不白地死后，主人才开始不安起来。接着来了看风水的大师，说这个岛上根本就不宜建房，主人一家才搬回城里去了。直到那时，鲁老头仍不完全相信闹鬼的事。鲁老头从小生活在农村，在家乡流传了世世代代的说法是，人是有善恶报应的，如果有谁被恶鬼缠身，一定是他做了坏事冲撞了神灵。而主人这样的大好人，是不会有鬼找上门的。

鲁老头认为别墅里的鬼魂是在主人一家搬走后才出现的。因为那样大一幢房子长期空着孤魂野鬼是会找上门来的。他留守这里期间，在夜里常常听见楼内有动静，有几次还在阁楼的窗口有微弱的灯光显现。他当然从没敢进楼里去看过。后来他庆幸地想，要是他在那些夜里贸然进去的话，很可能像那一对借宿者一样死在屋里了。

这次主人回别墅来住，鲁老头开始是有点担心的。不过在放了鞭炮滴了鸡血之后，他认为那些孤魂野鬼应该被驱走了。没想到有鬼魂留在了这里，舒子寅遇上了，女佣遇上了，小胖子也遇上了。这些情况比几年前发生的事严重得多，以至于鲁老头晚上睡在别墅外面的小木屋里时也心惊胆战。昨夜吹大风的时候，他就听见了别墅里传来女人的哭声，他不敢出门去察看。

天亮前鲁老头做了一个梦，他在一座有尖顶的建筑里走动，那建筑有点像主人的别墅，又有点像教堂，但已是废墟了，到处是残垣断壁。突然，他看见他的大儿子坐在一堆砖头上吃饭，旁边是一根即将要倒下的砖柱，他对着大儿子大叫危险，心里一急，便醒来了。他抚了抚胸口，觉得胃上有点不

舒服。窗口已经有了曙光，他知道他在想念儿子了。

鲁老头在这岛上已有 4 年多时间了。开始 3 年有主人一家住在这里，后来守了一年空宅，直到这次主人又来到这里。他每年春节回家去住上半个月，老婆问，你这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呢？鲁老头瞪了她一眼说，你别忘恩负义了，看看咱家的新房子，还有两个儿子，一个读中学，一个开车跑运输了，不是洪于帮助，咱家能有这样的条件吗？还有孩子他爷，一走到镇上酒馆都要拉他，还不是知道咱家有钱吗？

鲁老头对洪于的感激是发自心眼里的。他一直希望在别墅里捣乱的是盗贼，这样他就可以一显身手为主人做点事了。只是老天不给他这种机会，别墅里的怪事显然是他使不上劲解决的。

“小狗仔，今天运气怎么样？”洪于的声音使鲁老头在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他看见洪于正拿着一根鱼竿走过来。洪于下乡当知青时鲁老头才 13 岁，这“小狗仔”的小名从那时起被洪于一直叫到现在。不过，鲁老头听来很亲切的。

“今天的鱼很滑。”鲁老头为自己的一无所获解释道。

洪于“嗯”了一声，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一扬手，将直线甩向湖面。

“伍钢说木莉的脸上有阴气，像是鬼魂附身似的，你觉得呢？”洪于盯着水面问道。

鲁老头一惊，想着今天上午和木莉一起收拾花园的时候，她的脸色是不太好，动作也比平常迟缓一些。“也许是她的身体不太舒服吧。”鲁老头回答说。

“这女孩子挺可怜的。”洪于说，“你得多关照一点。”

鲁老头连连称是。他觉得洪于这次回岛后起了很大变化，除了关心人之外，更明显的是成天待在岛上，不像以前住这里时基本上见不到人影，不是在城里办事，就是在岸上的旅游公司过问经营情况。而一回到岛上时，总会接着跟来许多人，晚宴时总是高朋满座。而一到周末，还会来更多的人，这花园里还举办过舞会，袒胸露背的女人在彩灯下摇曳，有点像电影里的画面。

鲁老头想，洪于的变化与这次出现的女人有关。以前，洪于也常带女孩到这里来，但都是住上一两个晚上就离开了。不像舒子寅似乎是要长住这里。另外，洪于对舒子寅很尊重，好像还有点畏惧，以前从没看见过洪于这样对待女孩。

每天，洪于在岛上散步，早餐和晚餐时会和舒子寅待很长时间。其余的时候他说舒子寅在阁楼上写作，他会上楼去一会儿，但很快就下来了。他爱坐在水边的沙滩椅上抽雪茄，长久地一言不发。有时也钓钓鱼，但多数时候都不怎么说话，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这使鲁老头看见了知青时代的洪于。那时他就不爱说话，在大河边去游泳会躺在河滩上看云彩，像睡着了一样。鲁老头当时只有 13 岁，他好奇地成天跟着这位知青大哥。他喜欢听洪于拉小提琴，喜欢陪他去大河边游泳并且在岸上忠实地守着他的衣服。当洪于躺在岸上似睡非睡的时候，他会摘一朵南瓜花去碰他的鼻子。而夜里，他可以教给他许多夜间捕鱼的方法，这使洪于大开眼界。而今 30 年过去了。洪于又像当年那样安静下来。

第九章

33

洪于决定在岛上别墅召开一次集团公司的高层会议，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作为集团支柱的两大公司——房地产公司和投资公司出现赢利下滑的局面，尤其是叶蔓负责的投资公司，由于国内股市近两年来的持续低迷，公司已经处于亏损边缘。这样，作为集团的另外 10 家公司，包括洪金负责的旅游公司在内，必须加大经营力度才行，这 10 家公司分别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正适合目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叫风水轮流转，洪于得知不同的产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兴衰轮回。当然，高层会议定在别墅开的第二个考虑是，借这种人气来冲冲别墅内的邪气。这座别墅空置了一年时间，现在住的人也太少，在这里开个会议，省得洪于往城里跑，又借此热闹一番，可谓两全其美。为此，洪于还决定一天的会议完成后，再在岛上搞一个盛大的晚宴。

早晨 8 点 15 分，三艘快艇就已载着 12 家公司的总经理抵达岛边。舒子寅在露台上看见这一行衣冠楚楚的老总们走

上岛来，一共九男三女，洪于集团每年上亿元的经营额就在他们手上产生，舒子寅想到这点时还是感觉有点魔幻。另一个感觉是，他们都是恪守时间的人，会议 8 点 30 分召开，他们都是从 100 多公里外的省城赶来的，包括过湖上岛，而他们到达的时间分秒不差。

估计这一行人已进入别墅三楼的会议室了。洪于在露台的软椅上站起来，对舒子寅抱歉地说：“今天你就自己安排了。晚宴时你来参加，我给你介绍这些公司的要人。”

洪于走后，舒子寅在露台上继续坐了一会儿，本想上阁楼去写作的，但想到此时一定有女佣正在收拾房间——每晚伍钢和小胖子在那里守夜后，都搞得很乱，并且有股烟味。那么，到岛上去走走吧。早晨的空气很好，湖水湛蓝，远处那座荒岛上的白鹭已经醒来了。舒子寅突然联想到上次那里发现的人的遗骨，心里不禁紧了一下。

舒子寅走出别墅，看见有工人正在检修花园内外的草坪灯、树灯，看来今天的晚宴是在露天举行了。鲁老头坐在岛边，仿佛是在看管着那几只系在铁桩上的快艇。舒子寅走过去和他闲聊起来。

鲁老头说他正在等着接船，洪金的旅游公司派了些人过来帮忙，等一会儿还要运些酒水过来。鲁老头显然为岛上有这样多人而感到兴奋。“你看见主人的前妻了吗？”鲁老头对着舒子寅问道，“就是那个穿着西服套裙、个子高高的女人，她现在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主人说她很能干的。”

“叶蔓？”舒子寅记得洪于提起过。她是洪于的第二个妻子。大概在 10 年前，洪于在一次车展会上看见了她，当时叶

蔓是一位车模，穿着超短裙坐在一辆奔驰轿车的车头上。说来挺传奇的，洪于不但买下了这辆奔驰车，而且很快将这位车模也娶回了家。不过洪于后来发现，叶蔓并不是能够守在家里的女人，她对公司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洪于不让她参与，她便向洪于要了 200 万元去投资股票，不到一年时间便赚了 100 万，这让洪于发现了新大陆，立即让她注册了一家投资公司，投入了两千多万资金让她操作。接下来叶蔓充分发挥了她的投资本领，在券商、上市公司和银行等圈子内如鱼得水，经常调动着几个亿的资金在股市拼杀，她的投资公司也成为了集团的重要支柱。洪于在对她赞赏的同时也深感妻子角色的缺失，他们离了婚，成为了商业同盟。当然，他们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叶蔓有生育障碍，这让急于想再有一个儿子的洪于大失所望。接下来，温柔安静的空姐蓝小妮来到了洪于身边，并且很快生下了一个女儿。洪于开始有点遗憾，但转念一想，他的第一次婚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现在来一个女儿也许正是天意，于是满心欢喜起来。现在蓝小妮守在省城的家里也许正在听 4 岁的女儿弹钢琴。舒子寅一直想见到这位温柔的女人，没想到首先来到这岛上的却是略带传奇色彩的叶蔓。

“你知道她？”鲁老头对舒子寅说：“这女人挺友善的，以前主人一家住在这岛上时，她来过好几次，我看见她和蓝小妮很亲热的。”

“哦。”舒子寅漫不经心地应答道。鲁老头的话好像是在消除舒子寅的某种担心，这使舒子寅心里很别扭。不过没有办法的是，洪于将她带到了这座岛上，其暧昧的意义在别人

眼中也是很自然的。

舒子寅望着清清的湖水，鲁老头正在忠实地等待着给晚宴送酒水来的船只。花园里，工人正在张罗树丛下的射灯，伍钢在别墅内外进进出出像监工一样。而女佣们也特别忙碌，在厨房帮厨。与此同时，在三楼的那间豪华的小会议室里，正在密谋着新的行动。……洪于说过，他和舒子寅在露台上喝咖啡的瞬间，他的商贸公司的货物也许正堆积在某只远洋货轮上横渡太平洋。这是商业社会的神话，舒子寅凑巧来到了这个神话中的一个部落。洪于像一个酋长一样热情款待她，因为她来自一个陌生的地域。

舒子寅望着湖水，嘴角因自己的胡思乱想有了一丝笑意。她想起了她哥哥对她的告诫：做你的学问吧，永远不要与商业社会有染。而他自己，却终年在公司里忙得不亦乐乎，他是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他也心存做一个“酋长”的梦想吗？可为什么，他要他的妹妹远离这些？也许，当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抢食着一只死去的苍蝇时，总得留下一些人来仰望上帝，以便尽早发现灭顶之灾的来临或者寻找出一条可能的逃生之路，像挪亚方舟曾经让人类硕果仅存一样……

这是幼稚的想法吗？夏日的晨风带着湖水的蓝色吹到人的身上，舒子寅眨了眨眼，重新置身在这个蝉声四溢生机盎然的岛上。一条鱼跃出水面，银光闪闪，鲁老头在旁边惊呼道：“你看，好大的一条鱼呀！”

这一天，别墅里显得异常平静，从楼梯走廊到各处空置的房间再没有出现任何令人恐惧的声音或鬼影。这是人气聚集的作用吧。会议室里挤满了开会的人，楼外的花园里也有不少工人在张罗晚宴的设施，这种场面使住在别墅里的人仿佛都松了一口气，就连木莉阴郁的脸上也有种云开雾散的感觉。舒子寅经过客厅遇见她时，她甚至对舒子寅笑了一下。

这一天，舒子寅的论文写作也进展得很顺利。她从岛边回到别墅里的阁楼上，面对着稿纸，她发现人类的实用主义倾向也许正是一种生物本能。在人类早期的巫术中，如果男人出海捕鱼去了，留在家中的女人是绝不能在身上抹任何油脂的，否则鱼会从男人的鱼叉上滑过。同样，对进山狩猎的男人，留在家里的女人和老人会跳一种模仿狩猎的舞蹈，他们相信这会协助山里的男人狩猎成功。舒子寅联想到今天的商业活动中的焚香鸣炮，联想到遗留在我们语言中的“诅咒”和“祝福”这些词汇，一切足以证明人类意识的源远流长。当然，源远流长的除了意识，还有更加神秘的命运。想到这点，舒子

寅停下笔走到窗边，她想到了洪于的母亲。

洪于的母亲姓于。洪于讲过 他的母亲是个苦命的人 她生在农村，17 岁那年被一个地主娶为三姨太。可不到一年，便临近解放了，农会的人在一个夜里冲进了地主的大宅院，这个地主老爷在无数火把的映照下被一枪崩掉，他的脑浆淌在台阶上被第二天的太阳慢慢晒干。洪于的母亲被关进了一间临时的牢房，这个刚 18 岁的女子在钉着木条的窗口惊恐不已。守这牢房的是一个姓洪的汉子，他曾是这个地主家的长工。第二天半夜过后，他打开牢房放出了洪于的母亲，并且带着她一路狂奔。他们辗转逃到省城，在欢庆解放的城市居民中，这一对共患难的男女活了下来。他们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儿女，这就是洪于的大哥洪运，洪于是老二，还有个妹妹叫洪榆。

洪于 3 岁那年，父亲逝世。他是在修建铁路时死于一次开山作业的。当时洪于的母亲正在奶着她的小女儿，听到这个噩耗她几乎昏死过去。她终身守寡，开始给别人洗衣，后来到了 一家作坊式的化工厂工作，硬是把三个儿女拉扯大。在洪于的成长经历中，周围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他们都叫洪于的母亲是于大姐、于大嫂，后来便叫于老太太。她现在 70 多岁了，洪于的孝心让她心满意足，这岛上别墅修建时的动机便是为了让她的气管炎有一个清新的疗养环境。不过，老太太对洪于的三次婚姻非常生气，当蓝小妮作为洪于的第三任妻子出现后，老太太气得有两个月不和洪于说话，成天坐在她的房间里念着佛珠。她是从 60 岁那年开始信奉佛教的。

从洪于的母亲到洪于，命运仿佛在作一次奇怪的轮回。可洪于认为，他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与母亲有关。因为在“文革”中，他的母亲做过地主的三姨太的身份被揭露了，这让洪于下乡当知青后几乎丧失了调回城市的机会。在那段历史中，谁的父母如果被追溯为剥削阶级，其子女的命运将是黯淡的。在七年多的知青生活中，洪于的朋友们有的参军入伍，有的招工回城，有的在恢复高考后考入了大学，最后只剩下洪于待在农村，他档案上这个母亲的污点几乎让他丧失了任何前途。绝望之下，他和当地一个农民的女儿结了婚，一年后有了儿子。正当他准备就此度过一生时，国家发布了允许知青全部回城的政策。由于已在乡下结婚，他的回城费尽了周折才办到，但由于户口关系，妻子和儿子只能留在了农村，这让他以后的很多年都在城乡之间奔波，一直到离婚后这种奔波才告完毕。他将儿子带到了城里，三年前又将儿子送到了美国去读书。儿子现在已经 24 岁了，洪于希望他学经济，回来后继承他的事业。可事与愿违，儿子对商业毫无兴趣，一心迷恋着电影艺术，并且表示只愿在国外发展，这让洪于失望透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洪于有一次回忆往事时曾对舒子寅这样说过。

此时，走上阁楼来的雪花打断了舒子寅的思绪。“吃午餐了。”雪花一边说，一边将一个托盘放在桌上，“主人说他们的会议要连续开，今天中午都吃快餐，不知你习不习惯？”雪花仿佛有点抱歉。

“这很好。”舒子寅笑了笑说，“这比起我在学院吃的午餐

好多了。”

“你看见主人的前妻了吗？”雪花略带神秘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到底是模特儿出身的，都 30 多岁了，仍然是又年轻又漂亮。”

舒子寅知道雪花说的是叶蔓，便故意问道：“和主人现在的妻子比起来，怎么样？”

雪花摇头说没见过主人现在的妻子，不过知道主人现在的妻子是做过空姐的，想来一定也光彩照人。雪花说自己最羡慕空姐了，她希望主人现在的妻子也能到这别墅来一次。看来，漂亮确实是女孩最希望拥有的东西。

午餐后，舒子寅感到有些疲乏，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睡在这阁楼确实比那间封闭的密室舒服得多，尽管那里的空调将温度调节得恰到好处，但这阁楼上的自然风还是令人舒服得多。舒子寅想，也许可以考虑重新住在这里了。曾经发生的恐怖事件仿佛已很遥远，这段时间她反复在想，是否是这别墅里的恐怖气氛让她也经历了一次幻觉呢？

舒子寅在阁楼上睡着了，迷糊中感觉自己住在一间旅馆里，每层楼都挤着很多人，她从门缝里看见一双女人的眼睛冷冷地看着她。这时洪于进来了，他对她说快起床，这挤在旅馆的人群中有一个是死人伪装的，这个死人会说会笑，说不定等一会儿就要找到这个房间来了。他要她赶快离开这个房间。她一听感到头皮发麻，但怎么也坐不起来，仿佛有人压着她的肩头似的。

舒子寅被吓醒了，阁楼上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这个梦让她疑惑不已。这会是什么预兆吗？人群中有一个人是死

人伪装的，梦中的这个提示让她感到荒唐透顶，但同时，一阵恐惧还是像电流一样传遍她的全身。

35

这天，洪于的会议开到天黑才结束。晚宴以冷餐会的形式在花园举行。湖上又来了好几只船，载来了一些专赴冷餐会的客人。他们分别是银行行长、工商税务官员、黑石湖所在地的县长及其他官员，舒子寅见过的那个公安局的姚局长也来了。人们分散在草坪上或者树阴下的小圆桌旁边，有的三三两两地站着谈话。女佣们端着放满葡萄酒杯的托盘在人群中穿梭。看来，一切都是洪于按计划安排的，今天的公司高层会议和这个晚宴，对于洪于集团的发展一定非常重要。舒子寅突然发觉，她上岛这段时间以来，洪于看似处于休假之中，其实心里并没有少盘算公司事务呢。

洪于将舒子寅安排在一处树阴下的小桌旁，说了句“我歇一会儿来陪你”便招呼客人去了。女佣迅速给小桌上放上红酒和一些食品，舒子寅尝了一点，同时让眼光在人影憧憧中随意游移着。草坪灯和树下的射灯都打开了，让这方圆一

带显得既优美又虚幻。人影中晃动着一一些着装高贵的女人，一定是来宾们的夫人或情人吧。有隐隐的音乐声从草丛中传来，舒子寅才第一次发觉这里的地面下还埋藏着音箱。至于在晚上突然上岛来的众多客人，舒子寅推测他们是早已在景区度假的，只是今晚被接到这里来罢了，当然，这一切都是洪于的安排。

“你好 怎么洪于没陪着你？”一个 40 多岁的女人已站在舒子寅面前。她穿着一件有晚装风格的紫色连衣裙，身材微胖。她的眼睛很大，眼神显出真诚和可以信任。看见舒子寅有点发愣 她在桌旁坐下来说道：“我叫洪榆 洪于是我二哥。他对我说起过你 哟 果然超凡脱俗的。怎么 在这里习惯吗 不习惯就到城里来住在我家里，我女儿在国外定居了，我先生在政府部门做事，经常不在家。我家里有一间大书房，几乎就没用过呢。”

“谢谢！”舒子寅被她的直率和热情所感染，并且感受到洪氏家族的温馨。“住在这里挺好，只是太麻烦洪于了。”

正当这时，一个高个子的女人走了过来，舒子寅认出就是叶蔓。她 30 多岁模样，深色的短裙配一件尖领的白衬衣，像一位银行的主管。“洪总经理 你在这里呀。”叶蔓在洪榆旁边坐下，端起红酒杯提议与洪榆碰一碰杯。

“这位是舒小姐 洪于的朋友。”洪榆对叶蔓介绍道。叶蔓便微笑着对舒子寅点了点头，眼光中有种闪电般的审视。“欢迎你。”她说 其实 叶蔓上岛后便听说过舒子寅了 此刻见到这个穿着黑色长裙，脖颈雪白而优雅的女学子，她相信这种逼人的清纯气质一定已将洪于迷住了。

她们三人一起碰了杯，尝了一点红酒后，叶蔓便和洪榆谈起公司事务来。舒子寅将眼光漫无目的地移向花园，人影憧憧中散发出一种奢华的气味。不远处，伍钢和几个汉子正从别墅里出来，他们走下台阶，然后向停泊着船只的湖边走去。舒子寅猜想，这也许是姚局长带来的刑警正和伍钢一起在岛上巡视吧。她望了一眼别墅的尖顶，在夜幕中它显得模糊而神秘。她想起了午睡时做的那个梦：在嘈杂的旅馆中，洪于推门进来对她说，外面的人群中有一个人是死人伪装的。此时想起这个梦让舒子寅感到害怕，她收回眼光，重新注视着与她坐在一起的两个女人。洪榆的眼睛很好看，她突然明白了与洪于在一起时，洪于的眼睛曾让她慌乱。这兄妹俩的五官有不少相近的地方。舒子寅用手托着下巴，听起这两个女人的说话来。

“再投资 5000 万加上以前投入的 有两个亿了吧？”叶蔓对洪榆说，“扩大你的餐饮连锁公司，这我没意见。在全国多占领一些城市，现在也正是时候，我知道搞餐饮业手上的现金多，现在银行贷款紧缩，手上的现金非常重要。可是，为什么要收缩我的资金呢？洪于说投资公司半停业吗？前几年，我的公司赚了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当时集团的现金需求大多都是我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赚来的，现在股市清淡，也不能抽走我的资金啊。今年我是亏损了，但都知道股市潮涨潮落不可避免，一旦形势反转，我手上没钱怎么出来呢？当然，银行会支持我，但是到节骨眼上的时候，只等银行就错失一些大好的机会，这种时间差的遗憾大家都还尝过。所以，我想你再给洪于讲一讲，投资公司的事还得慎重一点，好吗？”

“不只是你，房地产公司也在收缩战线嘛。”洪榆拍了拍叶蔓的手背说，“并不是因为你亏损了就收缩，洪金的旅游公司不是也亏损吗，怎么还决定投入呢？行业兴衰都有它的周期，洪于的决定是对的，踏准经济发展的节拍，集团做大了，到时你的公司更主动呀。”

“但是，我认为股市已经到了即将转强的临界点，这时抽走资金是不明智的。”叶蔓转脸对着舒子寅求援道：“小妹，你说是这样的吗？你们做学问的最懂大势。”叶蔓这时不惜用了“小妹”的称呼来取得舒子寅对她的支持。“我不太懂这些。”舒子寅摇了摇头。这两个女人的谈话使她知道了洪于正在对集团的发展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她想起了洪于在卧室外的露台上抽雪茄的样子，想起他摇船陪她去荒岛上看白鹭时那种忘乎所以的神情，很显然，抓紧这个尘世还是逃避这个尘世已经在他的这个生命阶段发生了争执，尽管他只能像一列火车一样在既定的轨道上驶向终点，但人的内心的无限渴求确实比生活事实复杂得多。

夜间酒会在继续进行，舒子寅想上卫生间了，她离开人群向别墅走去。客厅左侧有一间公用的卫生间，但此刻它的毛玻璃上映着灯光，里面已经有人了。舒子寅便上了二楼，因为二楼上每间空置的客房都是带卫生间的。她的脚踩在楼梯上“咚咚”直响，和花园里的喧哗相比，这深夜无人的别墅里显得异常寂静。

她进入了二楼的走廊，她随便推开了一道房门，就在她一步跨入的那个瞬间，一双手臂在黑暗中抱住了她。她一声惊叫，那双手臂却突然消失了。她记不清怎样退出房门跑下

楼梯的了，直到进入花园的人群中，她才感到身上已经凉凉的出了冷汗。面对着这样多陌生的宾客，她没敢声张刚刚在别墅内发生了什么。

36

夜里 11 点左右，酒会结束。岛边的船只一艘接一艘地轰轰发动，船头的射灯将光柱交叉着打在暗黑的湖面上。随着船艇的轰鸣声渐渐远去，洪于集团的高层老总们和各界宾客向湖岸上的景区宾馆去了。不到 10 分钟被马达和船灯撕破的湖面又被黑暗缝合。

洪于在树下的圆桌旁找到了独坐的舒子寅。“怎么，你的身体不舒服？”他敏感地发现了什么。

舒子寅站起来，将斜落在肩臂上的长发向后撩了撩，这些长发便和她的黑色长裙混淆在一起了。树阴下半明半暗，她的脸色有点苍白，她向洪于讲述了她在二楼客房遇见的恐怖事件。

洪于略显紧张，他拉起舒子寅的手说：“走，再去那房里看看。”

二楼的走廊此刻显得特别幽长，在廊灯的映照下，像一条荒凉的隧道。洪于推开了舒子寅去过的那间客房，开了灯，房间里的床、沙发等一下子从暗黑中钻了出来：“是这里吗？”洪于问道。舒子寅紧张地点了点头，洪于便在这一目了然的房间里巡视了一番。

“你说，当时房间里没有开灯，进门时候有一双手臂抱住你，你感觉到那人是男还是女？”洪于盯着舒子寅的脸问道。

“好像、好像是个女人。”舒子寅回忆着那一瞬间的感觉说道。

“这就对了。”洪于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告诉你吧，那不是鬼是人。”

“你怎么知道？”

“呶，”洪于指着大床上的白床单说：“你看吧。”

舒子寅将眼光投向房中的大床，雪白的床单上有一小块湿印，她模糊地感觉到了什么，脸也不禁红了。

“就是这样，”洪于说：“没有鬼，只是有人在这里做爱而已。那女人一定先进到这里等待，而你来的时候，黑暗中她将你误认为是赴约的男友了。”

“那女人是谁呢？”舒子寅迷惑地问。

洪于摇了摇头，说他怎么会知道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对男女一定是今晚的来宾。在这种类型的晚宴或酒会中，总会有人在宴会中途溜进卫生间或杂物间或客房，偷偷地做这种事。这些人不是没有安全的居所做爱，而是喜欢这种略带冒险的形式。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舒子寅的问话中带着复杂的意

味。

“哦 这种场面中的奥秘 我见得多了。”洪于说，“你别看这种场合的宾客，先生高贵，女士优雅，可他们疯起来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因为他们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所以一定要想些花招来刺激自己。

“你也这样吗？”话一出口 舒子寅感到自己有些无理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穷追不舍。

洪于愣了一下，有点奇怪地盯着舒子寅的眼睛，仿佛看见了陌生人似的。“哦 怎么说呢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洪于说他以前和叶蔓在一起的时候，也尝试过这样的乐趣。第一次也是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他和叶蔓面对面隔着一张条桌坐着，洁白的桌布从四方垂下来，一直落到人的膝盖上。他们品着红酒、水果和精致的菜品，时不时地和经过桌前的宾客打招呼，这些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乐队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卖力地奏着音乐，整个大厅里有一种迷离的气氛。不知不觉中，叶蔓的手从桌下伸过来，在他的腿上抚摸，他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的眼睛和叶蔓对视着，有火苗在视线相碰中飘荡。突然，叶蔓收回了她的手，站起身来说她去卫生间。她转身离去，她的背影和裙子包裹着的丰满的臀部消失在大厅一侧。不一会儿，她回到了桌前，伸手将一小团黑色的东西放在洪于面前的托盘上。洪于定睛一看，这不是她的内裤吗？洪于心里一跳，赶紧拿起它塞进自己的衣袋，再左右看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他抬起眼来，叶蔓正笑吟吟地举起高脚酒杯对着他，她酒杯里的红酒在轻轻晃动。她在继续喝酒、谈话。叶蔓时不时地离开坐位，去自助餐的菜台上取菜。洪于

望着她在这豪华的宴会厅里走来走去，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兴奋。接下来，几乎没有任何暗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一前一后地向卫生间走去。在那板壁隔出的小小空间里，他们喘着气陷入了疯狂……

这天晚上，舒子寅总是睡不踏实。身上有些燥热，她想也许是晚宴上喝了红酒的缘故。她蹬开薄被，盯着消失在漆黑中的天花板，眼前出现了二楼客房床单上的那团湿印。这种开始使人恶心后来让人想入非非的脏东西，将一种偷窥的感觉塞给了意外的发现者。

她在暗黑中下意识地将两只手握在了一起，这是谁的手谁的手指？是读大二时班上那个高大的男生还是后来的哲学老师？她的意识有些迷糊，只感到那手是粘湿滑腻的。那手刚从她的身体上离开，她无意中抓住这手时，她才知道自己生命的熔岩是如何旺盛。空气中浮动着一一种奇特的气味，比红酒更醉人的气味，她沉醉得想哭，那感觉从喉咙里释放出来时却是一声呻吟。

舒子寅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想到这是一个奇怪的夜晚。在她 26 年的生命史中，这个夜晚的到来犹如柔软的猫脚，无声无息却又让人战栗。她又看见了二楼的走廊，荒凉的杳无人迹的走廊，而一双手臂好像火一样在一道门后燃烧……

她一转念又想到了自己的论文中正在探讨的巫术。巫术的原理之一认为，世间万物都存在着交互感应，天和地，山和水，树和风，人和月亮，手和手，眼睛和眼睛……交感的作用使人们发现危险、幸福、仇恨和激情。而今夜，她感觉到了雾气，雾气中的一条激流。她将一只手臂举过头顶放在枕头上，

那姿态又像是挣扎又像是接受。

这是一座奇怪的别墅，她想，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大湖、幽岛、别墅的尖顶、亡灵和鬼魂、红酒和晚宴……她已置身于这个旋涡中，这看似平静的湖，据说有活了百年以上的红色鳞片的鱼精在水底游动……

第十章

37

舒子寅又回到阁楼上去住了。她作出这个决定让洪于无法理解。自从她住进与洪于的卧室相连的密室以后，洪于对别墅里连连发生的恐怖事件甚至有了好感，因为正是在这种惊悚的氛围中，舒子寅的气息离他越来越近。这是一种让他既不敢亲近又无法离开的气息，有点像他读书时对一个高年级女生的感觉，他只能在放学的路上将她的背影一路送回家门。奇怪的是，洪于现在的年龄比舒子寅大了差不多一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他无法解释。

那天早晨，舒子寅提出要回到阁楼上去住时，他看出她一夜没有睡好，她忐忑不安，说话时也有点回避他的目光，这种状态使洪于既紧张又兴奋，他感觉到他们的距离正在靠近。昨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这点了，他们查看了二楼的空房间出来后，舒子寅在楼梯上差点跌了一下，洪于扶住她，再继续往前走时，洪于的手就一直楼着她的肩臂，他感到她的皮肤凉爽细滑。回到房间后，舒子寅并没有立即进到密室去休息，

而是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罩在她身上的黑色长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时的那一件，丝质的幽幽的黑光衬得她露在外面的手臂和脖子雪白。他们一时没有了语言，一阵沉默过后，她进到密室休息去了。

早晨，舒子寅却意外地提出要重回阁楼去住。“我喜欢那里。”她说；并且伍钢和小胖子在那里监守了这样久，也没有可怕的事再发生。我回到那里写作会快一点，尤其是夜里写作时，打开窗，湖上的风吹来挺舒服的。

洪于对此非常的不愿意，心里一下子空荡荡地若有所失。但是，他不能反对她的决定，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对她不能有半点勉强的。

雪花和梅花对阁楼做了次大清洁。伍钢和小胖子也如释重负，他们又可以回到各自的地方睡好觉了。幸运的是，阁楼上一连几天平静无事，舒子寅在那里白天写作晚上睡觉，仿佛真的有了一个世外桃源。洪于放心不下，有时半夜起来到走廊上看看。整座别墅无声，他甚至走到上阁楼的楼梯口，在那个舒子寅曾经遇见上吊的女人的过厅里，他开了灯查看一番。有天半夜，他正在查看时，楼梯上方突然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幸好他一眼认出那是舒子寅，才避免了一场惊吓。原来，舒子寅听见阁楼下有动静，大着胆子起床到楼梯口来张望。当她看见是洪于在巡视时，她用眼神表达了她的感激。“没事。”洪于对她挥挥手说；“快去休息吧。”

舒子寅穿着睡衣站在楼梯上方，身体的线条隐隐可见。她对着楼梯下端的洪于说：“你也去休息吧，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

阁楼上很平静，舒子寅回到床上躺下后想，真的不会发生什么了吗？她不敢肯定，但她知道必须回到这里来了。如果继续住在与洪于一墙之隔的密室，她感觉很可能发生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人的心中都有另一个自我，舒子寅认识她，她本能、激情，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并且胆大妄为。

然而，阁楼上的平静是短暂的。已经发生过的各种恐怖事件足以证明这是一座凶宅。如果说，以前发生的事大多是在黑暗之中显现，让人还存在是否是错觉、幻觉之类的想法，那么，在明亮的灯光下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怖事物，便让人无法解释了。

这个可怕的时刻是在午夜时分到来的。这天晚上，舒子寅在书房里写作。由于晚上思维特别清晰，不知不觉便写到半夜了。整个阁楼上除了她的呼吸和笔尖在纸上划出的“沙沙”声，周围是凝固般的寂静。

突然，书房的门似乎有轻微的响动。舒子寅怔了一下，本能地向门口望去，由于只有书桌上亮着台灯，门的方向半明半暗的看不太清楚。她“叭”地一声开亮了室内的大灯，雪亮的灯光下，她看见书房门已经被推开了一条缝。她正在犹豫需不需要走过去看看，一只手突然从门缝中伸了出来，准确地说，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是一只裸露的手臂。这手臂直直地伸向室内，这人的身体和肩膀仿佛被卡在了门缝外面似的。在这惊悚的瞬间，舒子寅的意识仿佛中断了。她愣愣地看着这条裸露的手臂，从指尖到小臂上的肌肉，它是惨白而僵硬的。从修长的手指看，这是女人的手和手臂，只是它此刻没有血色，连指甲都是惨白的。在僵硬的手指之间，夹着一张长条

形的纸，那张纸在空中抖动着，转眼便从僵硬的指间滑落在地板上。

这段时间有多长，几秒还是几分钟？舒子寅无法确认了。她感到头脑处于一段空白之后，血液才重新开始流动的。在这时她才能够抖动着发麻的嘴唇发出了一声惨叫。

在明亮的灯光下，那条僵硬的手臂从门缝中退了出去。只有一张雪白的纸遗落在室内。

舒子寅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坐在地板上的了。她俯过身去，拾起那张纸，看见了纸上的文字，这不正是以前的女佣娟娟写给家里的信吗？舒子寅刚住阁楼时，从一本画报中发现过这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信，后来这信便莫名失踪了。而今夜，一条僵硬而苍白的女人手从门缝中伸进来，将这页信扔在地板上。

这是魂灵显现吗？这个据说是在两年多前悄悄出走或失踪了的女佣，或许已经不在人世，她是想用这封遗留在这里的书信引起人们的注意？

舒子寅慢慢地站了起来，双腿一直在发抖。她扶住墙壁对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即使真有魂灵又怎样呢。她一步步向门边走去，她为自己的勇气叫好。她拉开了房门，外面的小客厅黑漆漆的。她开了灯，没有任何人影。她走到楼梯口，对着漆黑的楼梯下方叫道：“有人吗？”她的声音过后是更加的寂静。

这一下，她的勇气仿佛像气球泄气一样突然用完了，在这空荡荡的夜半的阁楼上，恐惧从墙壁上、天花板上、楼梯上等各个方向向她包围过来。她再也撑不住了。她用仅有的力

气对着楼梯下方发出了战栗的大叫：“来人啊——”

夜半的别墅是死一样的寂静，以致她的这声呼号在楼道和走廊里碰撞着，发出孩子学舌般的回声。

38

人死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一可怕的事件让舒子寅认真思量起来。首先，她确定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手臂是一只已没有生命的手臂，明亮的灯光下她看得清清楚楚，苍白的、僵硬的手臂、手掌和手指，这只女人的手臂悄无声息地从门缝中伸进来，现实的空间仿佛被这只手捅了一个洞，让舒子寅看见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另外，舒子寅确定这只手臂与以前的女佣娟娟有关系，因为那伸进门缝的僵硬的手指间夹着一页信纸，这页娟娟留在阁楼的信失踪后又由这只苍白的手送回来，足以说明娟娟已死并力图与她生前的世界发生一些联系。

这可能吗？人死后真能显形并且能在一些偶然的条件下撞进现实世界的门缝吗？这是一件始终无法确认的事，根本原因在于人死不能复生，在每一个生命进入那道黑漆大门之

后 他 她 的信息便永远消失了。因而 关于人死后的状况我们只能猜测，没有证人，没有通道，只有无尽的想像与迷茫。舒子寅看过一些西方的研究资料，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学者也只能从一些经历了短暂死亡又活过来的人身上搜集信息，其中多数人据说都发生过“隧道体验”，这就是在走向死亡的时候，发觉自己正在穿越一条黑暗的隧道，直到看见隧道尽头出现灿烂的光茫。遗憾的是，这些能讲述死亡感觉的人都是在碎死后又活过来的人，因而他们只能讲出死亡瞬间的感受，而无法经历死后的情形。矛盾的是，如果他们在死亡的路上永不回头 他们当然会知道得更多 但是 这“知道得更多”对活着的人却没有了意义，因为那样他们便永不能与我们交流了。

那么，从门缝中伸进来的僵硬的手臂是不是一种例外呢？如果这是一种两个世界的交流方式，舒子寅感到便不那么害怕了。因此，当洪于听见她的惨叫声跑上阁楼时，她已经从最惊恐的状态稍稍镇定下来了。

“女人的手臂。”洪于紧张地思考着，以现实的逻辑分析道：“这别墅里就那么几个女人 走 看看她们去。”洪于是冷静的，他认为这次恐怖事件能从住别墅的女人中找出破绽。

舒子寅将信将疑地跟着洪于走下阁楼，在楼梯上遇见了正跑上楼来的伍钢，这个警觉的家伙果然如洪于所说，“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楼上的动静将睡在底楼房间里的他也惊醒了。洪于简单地对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伍钢听完后愣了一下，身子慢慢地往下蹲，竟一屁股在楼梯上坐了下来，舒子寅看见他的肩膀有点发抖。

这种恐惧在伍钢身上是从没有发生过的，洪于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这么一点儿事就吓得你撒尿吗 走 跟我去女佣的房间看看。

女佣们从睡梦中被一个个叫了起来，对主人一行半夜三更突然到来她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都穿着小褂子、背心之类的内衣，有的要想披上外衣时也被洪于止住了。她们的手臂光洁、饱满，洪于逐一地扫视着连她们的指甲也不放过，他要舒子寅逐一检查她们的手和指甲，看看有没有涂抹过什么的痕迹。舒子寅心里明白，洪于一定是认为刚才那苍白僵硬的手臂是活人伪装的。洪于这样推测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没在现场看见那手臂，舒子寅相信那绝对不是伪装可以做到的，那确是一只死人的手臂，僵硬中还有点肿胀，苍白中有一些暗红色的尸斑。

“好 没事了。你们各自回房休息吧。”洪于对女佣们说。几个女孩尽管很纳闷但不敢多问，木莉的眼中有些惊恐，桃花却笑嘻嘻的觉得好玩，梅花和雪花的脸上挂着狐疑，她们或许预感到这夜半的别墅里又出了可怕的事。

洪于、舒子寅和伍钢从走廊来到底楼客厅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敲出“当当”两声金属感很重的声音，凌晨两点了。洪于要伍钢到别墅外面去查看一番，伍钢犹豫着答应了。

洪于和舒子寅一起上楼，他伸出一只胳膊半拥着她，她没有拒绝。她知道此刻如果没有她在场，洪于也会感到恐惧的。男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很勇敢，她感到他的手臂上传出的力量。别墅像深潭一样的静，他们的脚步声从底楼一直响到三楼。经过洪于的房间时，洪于建议她还是回到密室去，她说

不，她说如果真有鬼魂也许并不是太可怕的事。洪于只好陪她走向走廊尽头，推开一道门，穿过狭长的过厅，踏上了通向阁楼的楼梯。

阁楼上，小客厅和书房里的灯还是亮着的，只有卧室是黑暗的，一切还是舒子寅离开时的样子。他们在书房里坐下，舒子寅说：“其实不用怀疑女佣们的，我敢肯定刚才那只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手绝对不是活人的手。”

洪于的全身一震，下意识地 toward 门口看去，“你是说，真是鬼魂了？”他吃惊地问道。

“我无法解释。”舒子寅说：“只是你这里以前那个叫娟娟的女佣肯定是死了，她留在这里的那页信才会忽隐忽现。洪于从书桌上拿起那页信纸看着，他的手有点发抖。这页失而复得的信就是由那只僵硬的手从门缝中丢进来的，真是不可思议。”

两年多前，娟娟在这座别墅里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当天晚上，鲁老头听说过岛边有船动的声音，天亮后大家推测是有人来接她走了。但是，大家无法解释这个女佣为何不辞而别。从她这封没有寄出去的家信看，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要离开这里的意思。

“我认为娟娟没有走，是死在这里了，”舒子寅坚持这样认为。

她走到窗口，看见楼下有几只手电光在晃动。她慢慢辨别出是三个人在岛上巡视，是伍钢、小胖子 and 鲁老头三个人。

洪于也站到了窗口边，望着下面晃动的手电光，他说：“你怎么会肯定娟娟是死在这里了呢？”

“我的感觉告诉我的。”舒子寅理了理被夜风吹乱的头发说，“并且，我认为伍钢和我有一样的认识，你没发现他很恐惧吗？你看，他将小胖子和鲁老头都叫醒来和他一起巡视，他以前可不是这样胆小的。”

这时，夜风将书房门“砰”地一声碰上，真像是外面有一只手将它拉上似的。

39

对岛上的搜查毫无结果，大家各自回房睡觉。别墅里历次闹鬼，都不会查出痕迹的，尤其是这一次，伍钢完全明白了，他仿佛看见了舒子寅所说的那只僵硬的手臂曾经像藕一样白皙光滑，捆她的绳子在那手臂上一勒便是一道红印……两年多了，她找回别墅来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伍钢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心里还有点哆嗦。他关上房门，看见床脚边还躺着死蛇一样的绳索。刚才，桃花正被捆在这床上，楼上的动静打断了他的游戏。他赶快给桃花解开绳索，让她穿上衣服回到她的房间去。自从木莉的事被洪于知道后，洪于便严厉地警告过她，别再和女佣

胡闹了。“你到犀牛岛上去怎么玩都可以，”洪于板着脸说，“再和女佣乱来，你小子就不是人！”伍钢从未看见洪于发这样大的脾气，他猜想这都是舒子寅对他的影响。看得出来，洪于对这个女人很尊重很顺从的。伍钢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几年前在这岛上，伍钢是自由的，洪于从不过问他和女人的事。当时这里有五个女佣都是由伍钢去劳务市场上找来的。五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由伍钢管理，他给她们分派工作，发放工资，她们的信件都由伍钢代寄——这些信一封也没寄出去过，伍钢扣下这些信，目的是不让她们和家人取得联系，以免将这里的情形透露出去。这样，这些女孩对于家里来说几乎算是失踪了。

伍钢给五个女孩重新命名，分别叫雪花、梅花、桃花、菊花和荷花。洪于的母亲于老太太当时也住在这里，她也认为这样取名叫起来更方便。那个叫荷花的女孩本名就是娟娟，伍钢将“荷花”这个名给予她恰入其分，娟娟是个清纯的女孩。

在那些漫长的夜里，除荷花外，伍钢逐个占有了四个女孩。他将她们的手脚捆起供他玩乐，这个方式，是他在监狱里经常梦见的。在洪于花钱放出他之前，他已在监狱里待了六年。他是因羁押人质罪和故意伤害人罪被判 15 年徒刑的。进监狱后，在外面的女友与他分手了，接着传来的消息证实这个骚娘们跟上了另外的男人。伍钢气得咬牙切齿。晚上，在散发着粪桶臭味的牢房里，他梦见自己将这个女人五花大绑起来蹂躏。

从监狱里出来后，才知道开公司的父亲已自杀了。洪于

说他答应过他的父亲要帮助他，从此，伍钢便跟上了洪于。他佩服洪于的神通广大、讲义气，为这种人他伍钢愿意两肋插刀。

在搬到别墅来之前，伍钢已结识了一些女孩，但都很快离开了他。她们忍受不了他的粗暴。没有办法，伍钢必须将她们捆起来做爱才能兴奋，这是他六年的监狱之梦，离开这个梦他就成了废物。

到别墅后，伍钢的这个愿望得到了实现，因为这些女孩是没法跑掉的，四周是茫茫的湖水，她们只能在这个岛上听天由命，由哀求、哭闹而最终变得麻木。洪于的夫人住在三楼，对底楼夜里发生的事几乎没有察觉。

荷花之所以是伍钢最后才占有的对像，是因为她当时是洪于夫人的贴身女佣，伍钢担心她的伤痕引起夫人的注意。另外，四个女孩先后被他征服，他也感到满足。

出事那天有点偶然。本来，他规定四个女孩轮流到他房间过夜的，那一夜轮到菊花，可这个女孩子却来了例假，他独自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了荷花的样子，当天下午，荷花站在凳子上擦窗户时，他看见短裙下的腿时心里就动了一下。

伍钢敲开了荷花的房门，说是有事要问将她带到了他的房间。关上门以后，他抱住了她，并说可以给她加工资来安抚她。但荷花太烈了，挣扎中还在他的肩上咬了一口。伍钢一拳将她打倒在床沿，然后扒光她的衣服，用绳子捆住了她。事后他让她回房时说：“以后只有听我的话才会好受点。知道不？”荷花眼神愣愣地回房去了。

大约半夜过后，伍钢隐约听见别墅的门响了一声，他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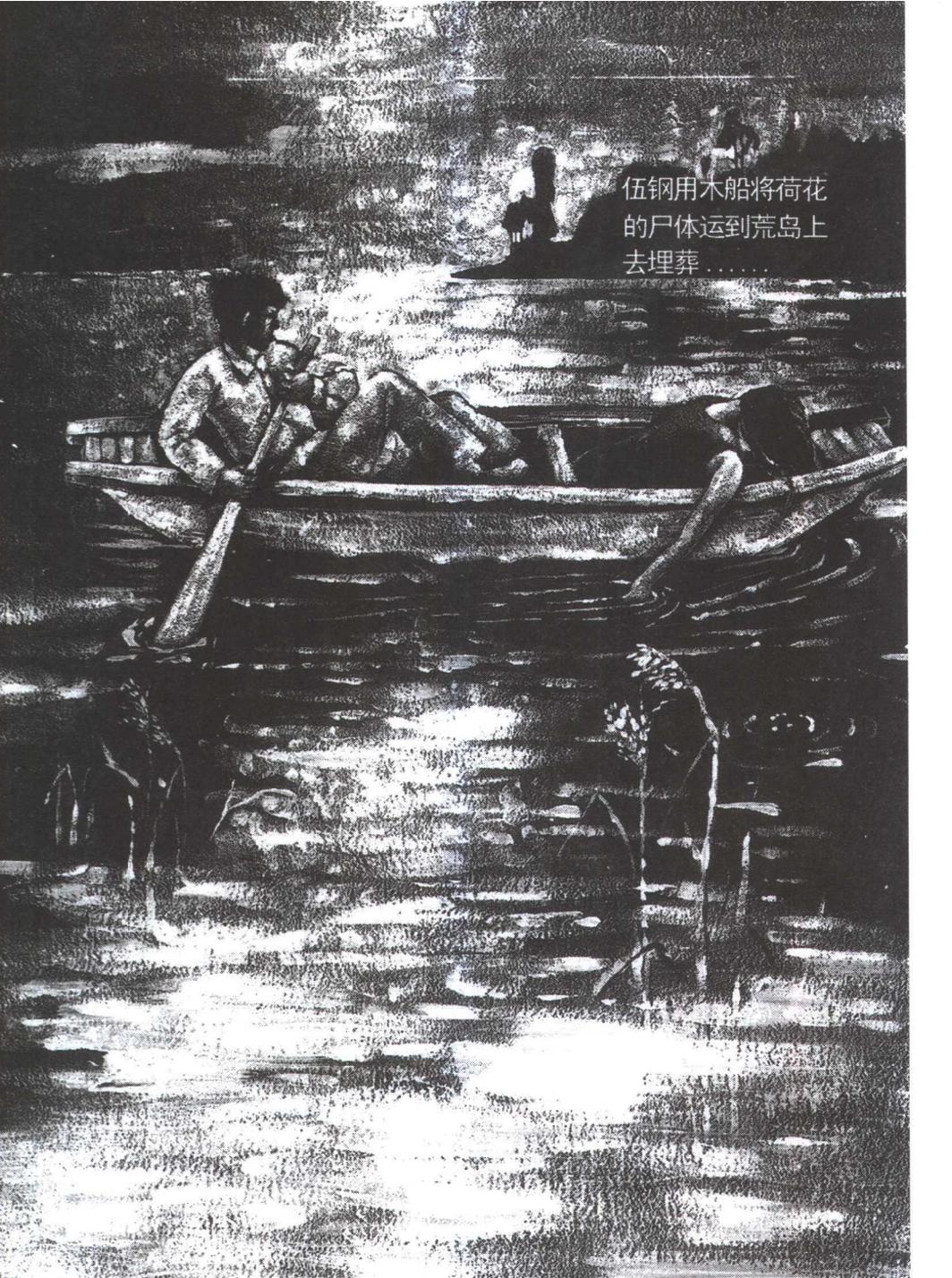
迷糊糊的没有太在意，过了一会儿，他才突然想到有可能出事了，他起身跑出房间，别墅门已经打开了。他急忙跑到湖边，在水中看见了一个黑影，他跳下水将荷花拉到岛边，但荷花的眼睛翻动了几下便闭上了。

见荷花已死，伍钢回到别墅取来了她的全部衣物，然后用一只小船将她运到了大湖中的那一座荒岛上。他将她连同她的衣物埋在了荒岛中，然后放心地摇船回到别墅。这样，本名叫娟娟的这个女佣便消失了。鲁老头当夜听见过船的响动，这正好证实娟娟是被人接走了。

今夜，伍钢躺在床上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他 15 岁起就在江湖上混，他右手的两个指头就是在 17 岁那年被一个黑帮老大砍掉的，他记得当时是为争夺一家赌场的保护费引起的争斗。一年过后，他闯进了闹市区一家茶楼的包房里，用火药枪抵在那个黑帮老大的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他看见那个黑老大像一头笨熊一样倒在了地上，鲜血溅到墙壁上像一幅神秘的图案。这以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黑帮老大，鲜血和杀人从不会引起他的惊恐。而今夜，这个两年多前死去的弱女子怎么会让他感到背脊发冷呢？

他回忆起两年多前的那个夜晚，在离这里不远的那座荒岛上，他在靠近水边的芦苇丛中埋下了她，他看见她蜷缩在土坑里像一个婴儿。他用铁铲将土抛下，泥土像雨点一样打在她的身上，一会儿就看不见她的身子了。这时，伍钢发现她的一只手臂还竖在土面上，好像在指着他似的。他赶紧加快掩埋的动作，直到将坑填平。他用双脚在松软的土上踩了踩，这里很潮湿，他想她很快就会腐烂掉。太阳再次升起时，少了

伍钢用木船将荷花
的尸体运到荒岛上
去埋葬……



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根本不算什么。

伍钢跳下床，再次到门后检查了一下已锁紧的房门。他从未相信过鬼魂，但今夜出现在阁楼上的手臂却使他恐惧，那只女人的手臂僵硬而苍白，并且有点肿胀，这显然是被水泡过的痕迹。伍钢小时候听过女鬼的故事，据说她的报复可以轻易地让凶猛的汉子七窍出血而死，想到这里伍钢打了一个冷战。

40

这天后半夜，洪于在阁楼上和舒子寅聊了很久。舒子寅要他回忆一下，以前别墅里出现女人的黑影和夜半哭声，是发生在娟娟失踪前还是失踪后。洪于肯定地说，是发生在娟娟失踪以后，不过当时湖上确实淹死过一个女游客，尽管是在景区那边，离这里很远，但别墅里的人都听说这事了。当天晚上，洪于的妻子蓝小妮便在楼梯拐弯处看见一个穿黑裙的女人，一转眼便不见了，据说淹死的女游客穿的就是黑裙子，因此，如果那是鬼魂的话，也不会是失踪的娟娟，而应该是那个女游客。

“我也穿着黑裙子，你害怕吗？”看见洪于一直有点紧张，舒子寅故意吓唬他。

“哦，不，不。”洪于勉强笑了一下。舒子寅的黑裙在后半夜的灯下闪着亮光，幸好她的面容有如天使，洪于感到被她吸引真是有点魔幻。

“不管怎样，这别墅里的怪事确实与死人有关。”舒子寅平静地说：“你想，先是娟娟失踪，我估计是死了，接下来是湖上淹死了人；再后来，一对男女游客在别墅空置期间，因借宿死在这里；最近，木莉的妹妹水莉又因翻船淹死了。除去最早淹死的女游客外，其余的死人都与这座别墅有关系，如果真有魂灵，这别墅出现这些哭声和影子也就不奇怪了。”

“你相信鬼魂？”洪于点燃了雪茄，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以前不相信。”舒子寅说：“包括到这里听见夜半哭声和在黑暗的楼梯口撞见吊死鬼时，我都没相信过鬼魂。我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错觉、幻觉，我甚至推测这别墅因为有闹鬼的传闻，而让人人都接受了这种心理暗示，包括我在内，住在这里难免疑神疑鬼。但是，今夜从门缝中伸进来的那只手臂将我的想法改变了。当时灯光明亮，我的思维非常清晰，那只肯定是死人的手臂逼迫我承认一个现实，这就是鬼魂是存在的，只是很少人遇到罢了。我想让我看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娟娟留在阁楼的信是被我发现的，二是上次我们去荒岛时，我看见过一根人的遗骨，那遗骨被水冲刷得很白净，好像是人的腿骨，我现在推测，那可能就是娟娟的遗骨。只有这样，这个女孩才会来找我，也许她想通过我传递她已死去的信息。”

“荒唐。”洪于竭力回避着这个可怕的事件；“如果真是娟娟的魂灵，她为什么不走进来告诉你一切呢？”

“也许，她是怕她的样子吓着我。”舒子寅已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只是我不知道，魂灵显形时，是以她生前的样子出现呢，还是死后的样子？从门缝中伸进的手臂看，显然就是死后的样子。”

这时，楼梯上突然响起了脚步声，“咚咚咚”在后半夜的别墅里，这脚步声让人汗毛直立。

洪于和舒子寅紧张地对视了一下，同时站起身走了出去。这时，脚步声已经在上阁楼的楼梯上踩响了。

“谁？”洪于还未走到楼梯口便先向楼梯方向吼了一声。

“是我。”轻脆的女孩的声音。

走上阁楼来的是雪花和梅花。她俩说，刚才主人一行突然在夜半叫醒她们之后，她们便知道一定是别墅里又出事了。但这次很奇怪，主人和舒子寅仔细看她们的手臂，让她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她俩一直睡不着觉，她俩便起床聚在一起交谈。她俩还去敲过桃花的房门，但桃花睡着了，屋里没有动静。她俩又去敲木莉的房门，听见木莉在屋里低低地哭泣。开门后，木莉说她的妹妹来找她了，就在隔壁房间里，但走不出来，她们姐妹俩只能隔着墙壁说话。木莉所说的隔壁是女佣所住的第五个房间，一直是空着没人住的。木莉的话让雪花和梅花吓得发抖，她们便决定上阁楼来对舒子寅讲一讲，不然她俩便不敢再在房中待下去了。

“第五个房间？”舒子寅望着洪于，显然是想知道这房间以前住过什么人。她的敏感让洪于震惊，因为这正是以前娟

娟所住的房间。

“木莉听见那空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呢？”洪于问道。

“不知道。”雪花说；她只说她妹妹在那屋里隔着墙壁和她说话。

这是一个让人惊悸的夜晚。他们再次走下楼去，洪于打开那间空置的女佣房后，展现在舒子寅眼前的是一张小床、一张条桌，简洁的室内藏不住任何秘密。

又去敲木莉的房间，她也许能讲出点什么。奇怪的是，刚刚还在哭泣的木莉，在雪花和梅花上阁楼找舒子寅这段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呼呼大睡了。房门敲得很响也没有动静，只好叫梅花拿来钥匙开门。走进去看，木莉和衣倒在床上，紧皱的眉头让面容有点扭曲，喉咙和鼻腔里发出很沉的鼾声，这样多人拥进房间，她居然没醒过来。

洪于摇摇头，表示一切明天再说。在三楼他再次劝舒子寅别回阁楼去了，可舒子寅坚持要上阁楼去休息。“没事的。”她说；“如果真有人的魂灵，我倒不害怕了。”

洪于回到自己的房里躺下，他的头脑里纷乱无比。天快要亮了，可是关灯后屋里却更加黑暗，他知道这一阵漆黑过后，黎明便会慢慢穿透进来。他想到了舒子寅，一个人在阁楼上不害怕吗？她也许是故作胆大，其实心里害怕得很呢。不行，得上去陪陪她，到天亮再睡吧，毕竟今夜发生的事太让人心惊了。

洪于走出房间，走廊上的灯是他刚才故意留着的，朦胧的光使走廊很深邃。他担心自己的脚步声让舒子寅受惊，便在上楼梯时先叫了一声：“子寅。”但是没有回应。

他走上阁楼，又叫了一声“子寅”，仍然没有回应。他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床铺整洁，但没人，床头灯幽幽地亮着，一条长长的黑裙搭在椅背上。这时，他听见了“哗哗”的水声，卧室尽头的毛玻璃上，映出舒子寅正在浴室里冲澡的身影。

那一刻，洪于感到幻觉般的一阵晕眩。那条丝质的黑裙在椅背上闪着黑亮的光，而黑裙的主人在毛玻璃后面与水花交融着，优美的线条隐隐可见。这是真实的吗？洪于第一次对真实产生了疑问。

第十一章

41

早晨 8 点 30 分，洪金走进空荡的会议室的时候，冷小莉正在往大花瓶里插花。她的头发很别致地挽在头顶，穿着一件紫色旗袍，衬得她的身材高挑而又性感。

“今天会完之后，你可得好好陪陪老爷子。”洪金走到她身边说。

“不，老爷子不喜欢我。”冷小莉忽闪着眼睛说：“上次你让我留在别墅陪他，结果让我尴尬。”

“那是我考虑不周，没想到老爷子在别墅里那样谨慎。”洪金说，“今天不同了，是在我的公司里，你这个接待部主任要有信心啊。”

洪金一边说，一边将手伸进了她的旗袍开衩处，在她浑圆的大腿上抚摸起来。冷小莉停止了手上的插花动作，仰起头说道：“你把我摸想了，怎么办？”

洪金凑在她的身边说：“你今天将老爷子侍候好，晚上我奖赏你。”

“不 晚上你又和那个大奶子在一起。”冷小莉说，“我恨死她了。”

洪金知道她又和薛英吃醋了。这个胸部高耸的办公室主任跟了他好几年 其实他已经没多大兴趣了。“别逗嘴了。”洪金说，“你已经是我的人 计较那多干啥。”洪金不想给她解释什么，他需要的是顺从。

“听你的 洪总经理。”冷小莉酸溜溜地说，“别把我忘了就行。”

冷小莉继续插花 又仰起脸问：“几点钟开会？”

“9点整。”洪金拍了拍她的屁股准备离开。

“老爷子来得了吗？”她又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洪金说，“老爷子办事从来准时。”

“我是说，老爷子和那个姓舒的女人夜夜销魂，早晨可能起不了床吧。”冷小莉说。

“你猜错了。”洪金说，“据我所知 老爷子和那个女学子到现在为止还是朋友关系。当然，正是这种关系才特别危险，搞得不好，老爷子有可能再次离婚而娶她做老婆的。”

“不会吧，老爷子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冷小莉疑惑地说，“并且老爷子现在的那个空姐老婆，你不是说一座城里也挑不出几个吗？”

“那当然。”洪金说，“不过 老爷子这次对那个女学子的认真劲让人搞不懂。是女人都有机会，你今天想法试试，看看老爷子心里究竟在想些啥。”

洪金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湖边的码头，薛英已经等在那里了，这个年轻性感的办公室主任倒是很尽职的。洪金看了

看表 差 10 分 9 点。

“老爷子不会忘记今天的会议吧？”薛英问。

今天的会议是一次在别墅开集团高层会议时定下来的，洪于说省里投资上亿扩建国道连接景区的道路，这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是发展景区的重大机遇。因此，他为旅游公司定下了这个中层干部会议，全面研究景区工作，并且，他表示要亲自参加。

“这种事，老爷子才不会忘记呢。”洪金对薛英说，“尤其是我们公司，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忘得了吗？你看，船来了。”

伍钢驾着的快艇出现在湖面上，洪金举起手向远处示意。

洪于走下船来，洪金亲热地走上前去叫“二叔”。这种称呼他只能在这时叫，等一会儿到了会议室，洪于是不接受这种称呼的。他从来说公司里一切公事公办，洪金熟悉他管起经营来是六亲不认的。

“洪董事长好！”薛英礼貌地招呼道，伸手去接洪于的公文包，洪于摆摆手拒绝了。

洪于的脸色不太好，显得缺少睡眠。洪金想，难道冷小莉猜对了吗？他现在还不知道别墅里昨夜出现死人的手伸进门缝的事。

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冷小莉站在门口，看见洪于走来时，便双脚并拢优雅地一弯腰说道：“洪董事长好！”

洪于认出了这个十七八岁的高挑女孩，正是上次副省长来这里时陪着喝酒的几个女孩之一，她当时坐在洪于身边，

在男人们的醉酒嬉戏中，她和几个女孩脱得几乎一丝不挂。此刻，这个女孩穿着优雅的紫色旗袍，叫人很难与当时的情形相对照。

“你？”洪于略略一怔。

“我叫冷小莉，公司接待部的。”冷小莉莞尔一笑，尽量让声调很柔，并且带点磁性。

会议开始后，冷小莉去给洪于倒过几次茶水，可洪于却突然变得像是看不见她似的。有一次，甚至对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洪金走了出来，在门外低声对她说，老爷子谈起经营来，他的讲话是不允许任何干扰的。他要冷小莉别介意，并不是洪于对她个人有什么不满。“中午喝酒时，你再好好表现吧。”洪金低声说道。

会议开到中午 1 点才结束。洪金陪洪于来到一号别墅用餐和休息，这里是景区接待顶级客人的地方。然而，洪于却拒绝喝酒，他让洪金去将公司财务资料统统拿来，他简单地吃点东西之后，便要查看一遍。冷小莉已换上一身白色休闲装，V 形领口处露着很深的乳沟。她想，老爷子今天怎么成了工作狂了？

餐后，冷小莉将洪于领到了一个房间，一张大床，里面是毛玻璃隔出的浴室，桌上已放着一大叠财务资料。洪于在皮椅上坐下来，桌面的正前方对着落地窗外的湖水，冷小莉恰到好处地给他送上了茶和雪茄，然后便懂事地坐到外间去了。

洪于的神经在各种数字中游走了一会儿，打了一个深深的呵欠，睡意不可阻挡地袭来。昨夜因阁楼上的恐怖事件一

夜未睡，他感到头脑很沉了，便拉上窗帘，和衣躺在了大床上。

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有人洗澡的水声。是舒子寅的身影，那个像梦一样的身影曲线优美，时而举起手臂 撩动着一头的长发。阁楼上异常安静 除了“哗哗”的水声，便是洪于站在门外的呼吸声。这道门只被他推开了一条缝，他是在这条缝中看见这一幕的。洪于一时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是走进房间去还是赶快离开阁楼？他本来是担心舒子寅害怕才上楼来陪她的，没想到推门时浴室的毛玻璃给他画出了一幅梦幻般的图画。他的心跳着，犹豫再三还是轻轻下了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而“哗哗”的水声还在继续 洪于睁开了眼 这是在什么地方呢？窗帘低垂，光线很暗的房间里只有浴室亮着灯，毛玻璃上映出一个女人的身体，在蒸腾的水雾中，那身体轻轻扭动着，乳房和臀部的曲线像是一幅画。一种渴望像涨潮一样慢慢进入洪于的身体，他贪婪地欣赏着，直到水声停住，冷小莉半裹着一条浴巾出现在浴室门口，洪于才对自己身处何处恍然醒悟。

“对不起 把你惊醒了。”冷小莉莞尔一笑说，“天气太热，我进来冲了个澡。”她说话时双手紧捂在胸前，仿佛那浴巾随时会滑落似的。

洪于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望着这个女孩，她皮肤上的水珠在灯光下发亮。

一条小木船在湖上移动。舒子寅一边划着桨，一边欣赏着无边的湖水，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在海里曾有过的感觉，这就是世界的真正统治者是水，在它的浩大面前，风雨飘摇的陆地和陆地上的生物们显得势单力薄。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水只要上涨一大截，洪荒时代就会转眼成为现实。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神话故事里，就暗藏着我们先人的集体记忆。

有鱼在附近的水面跳动了一下，那闪闪的鳞光仿佛是生命的密码稍纵即逝。下午的阳光很强烈，舒子寅穿着牛仔热裤和白色小背心，颇长的双腿和手臂显得线条流畅。本来，鲁老头要用机动船送她去那座荒岛的，但她拒绝了，她必须一个人划着小船静静地抵达那里，因为人如果想与某种神秘的东西相会的话，任何吵闹都会妨害这种约会。

舒子寅是在中午才醒的。一夜未睡，她在天亮前才冲了一个澡，想让全身放松一下。从浴室出来时，发现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她吃了一惊，立即想到从门缝中伸进的那只手臂

以及僵硬的手指和苍白的手将娟娟的信丢在地板上便不见了，舒子寅认为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种沟通信号。

中午醒来后，整座别墅里出奇安静。她走下楼，才从雪花的口中知道洪于和伍钢到岸上的旅游公司开会去了，她是在别墅外漫步时想到要去那座荒岛的。在那足以让人迷路的芦苇荡中，上次她和洪于一起去时看见的那一根人的遗骨还在那里吗？现在，舒子寅将这根遗骨和娟娟的失踪联系在了一起，她认为昨夜的事件与她的目光曾经和那根遗骨接触过有关系。这样，她独自再去那里，会真的和亡灵相遇吗？这种由恐惧和好奇挑起的强烈冲动，有点类似于酒或毒品，让沾过它的人欲罢不能。

舒子寅的小木船在水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当她划桨的手臂已有点酸痛时，荒岛到了，密密的芦苇像墙一样出现在她的眼前。

别墅整个下午都淹没在宁静的阳光和树影中。

鲁老头在岛边张望。他是在听见几个女佣议论什么时候用晚餐时，才猛然想起舒子寅还没有回来。他努力向荒岛的方向眺望，暮色已经将那岛遮蔽了，目光所能看清的湖面上，也没有船的影子。他的心里开始七上八下起来，后悔不该让她一个人前去。

湖面上有了快艇的声音。主人回来了，鲁老头松了一口气。快艇越来越近，鲁老头看见是主人一个人驾船回来的。

“伍钢呢？”洪于一下船，鲁老头便急切地问。因为这时鲁老头本能地想如果伍钢在场，去荒岛找舒子寅会踏实一些。

“他去犀牛岛办点急事去了。”洪于说道，“怎么慌慌张张

的,有什么事吗?”

“舒子寅下午去了荒岛,现在还没回来。”鲁老头像做错了事似的低着头答道。

“嗨”洪于一挥拳头,一时找不到生气的目标。他返身跳上快艇,一阵“轰轰”声,快艇像箭一样消失在湖面上的暮色中。

鲁老头呆站在岛边。快艇轰鸣声惊动了别墅里的女佣,雪花和梅花跑了出来,对着有些惊恐的鲁老头问道:“怎么,主人刚回来又走了?”

“到荒岛找舒子寅去了。”

“舒姐去荒岛了?”雪花大吃一惊地问道,“不会吧?”

你问得奇怪。”鲁老头有点生气地说,“有什么会不会的,下午三点我看见她划船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

“啊!”雪花惊叫一声,脸色顿时发

一扇窗户透着灯光，由于窗帘隔着，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几个人轻手轻脚地围在门口，鲁老头推了推门，门是从里面被插上了。他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心里顿时一惊，里面正有女人说话声，声音很低，好像是一个人正在对另一个诉说，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雪花和梅花也听见里面的说话声，她俩相互抓住对方的手，以此来增加勇气。

鲁老头考虑了一下，便举手敲门。“叭叭”的敲门声响起后 里面的说话声停止了 但没有人回应。

“开门！”鲁老头叫了一声，“谁在里面呀 开门！”在寂静的阁楼上，鲁老头的叫门声令人惊悚。

门开了。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站在门内的是木莉，她的脸色蜡黄，眼光发直。在她身后，书房的屋中间面对面地摆着两把椅子。

“你怎么在这里？”雪花走进去拉住木莉的手问，她感到木莉的手是冰凉的。“还有谁在屋里？”

“没、没有人。”木莉紧张地说，“我正在屋里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为什么将门插上？”鲁老头问道，“我们都听见你正在和谁说话。”

“我没有说话。”木莉坚持说道，“这屋里没有另外的人。”

鲁老头、雪花和梅花都走进书房，里面确实没有人。头顶的天花板上响着“扑扑”的声音，是一只飞蛾在吊灯周围旋转撞击。向外的窗户开着，低垂的窗帘被风吹得轻轻摆动。

舒子寅在比人高得多的芦苇丛中穿行。这仿佛没有边际的芦苇荡完全不在乎一个人的进入，它将进入其中的人像消化了一样变得踪影全无，依然不露痕迹地在风中浩浩荡荡地起伏着。

那根人的遗骨在哪里呢？舒子寅记得上次和洪于来这里时，是在芦苇丛中转了一大圈后发现的。在一处靠近水边的地方，那遗骨静静地躺在地上，表面干净光洁，显然是被水反复冲刷过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根遗骨可能是一个叫娟娟的女孩。两年多前，她在别墅里跑上跑下时，身上还散发着少女特有的热气。她一定是死了，在这里被泥土和芦苇分解吸收，只剩下身体中坚硬的部分被水冲刷得七零八落。她一定是冤死的，所以才会像影子一样回到别墅中来。她轻轻地走上阁楼，从舒子寅的书房门缝中，用她遗落在那里的书信向舒子寅传递她死去的信息。对别墅里原有的人也许她已不再信任，她看中了新来的舒子寅，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这是舒子寅并不害怕来这荒岛的理由。别墅里接连发生

的恐怖事件，最终使舒子寅明白一切都与死去的人有关联。她以前听说过不少关于各种凶宅的传闻，在那些未被破解的恐怖故事里，亡灵的出没始终是让人迷惑而又惊悚的东西。现在身临其境，舒子寅感到如果有亡魂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罢了。

7月的阳光无孔不入地透进芦苇丛，水蒸气从下向上蒸腾，舒子寅浑身燥热。她的双腿和胳膊被芦苇擦出了一些红印，那根遗骨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一定要找到它，让洪于将它交给警方去查验，性别年龄和死去的时间，这是能够查验出来的。这样，娟娟的失踪之谜便可能解开。这，也许就是娟娟的魂灵找回别墅来要她帮助的事。

风在芦苇中穿行，搞得四周“哗哗”地响，这使舒子寅老感到旁边或身后像是有人似的。她想，如果真有魂灵，会在这芦苇丛中显现吗？如果下一刻，从哪一丛芦苇后面站一个人来，她该怎么办？当然，这出现的人只能是那个叫做娟娟的女孩子，如果她是生前的模样，她将敢于和她交谈；如果是一具骷髅的模样呢？想到这点舒子寅还是感到心里发紧。但是，她咬了咬牙想，即使是一具骷髅，她不还是那个女孩吗？人不应该害怕同类，即使她在另一个空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恐惧仅仅来源于云遮雾障的神秘。

舒子寅已不知窜到哪个方位来了，还是什么也没发现。不远处是亮晃晃的浅水，会不会那遗骨已滑到水中去了呢？她脱下鞋，沿着浅水中的芦苇丛行走，希望赤脚能碰到她所要寻找的东西。

这是一场毫无把握的寻觅。然而 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舒

子寅的脚碰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像是一块石头。她弯下腰伸手去水中拿起它，圆圆的很大一块，拿出水面时她发出一声惊叫，那一大块东西“叭”地一声又掉入了水中。天哪，那是一个人的骷髅，舒子寅的手指正是插入它的眼眶中拿起它的。那人头的两排牙齿像牙科医院里的模型一样暴露无遗，在拿出水面的那一刹那，舒子寅感到血冲头顶，“哇”的一声大叫中，手一松，那颗骷髅人头又沉重地坠入水中。

舒子寅拔腿跑出这片浅水区，沿途踩得水花四溅，连脸上也溅上了泥水。在水的边缘她跌倒了，她感到芦苇像箭一样插满她的四周。她爬起来继续跑了一段路，然后坐在地上喘息。

那是娟娟的头吗？她慢慢地冷静下来，为什么要害怕呢？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人都是一样的，皮肉消失以后，头骨就该是那个样子，上生理课时，讲台上不就放置过那东西吗？看着自己的一身泥水，她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不好意思。

太阳已经西斜，芦苇丛中的光线暗了许多。舒子寅下定决心，去拾起那颗头骨来，把它带回岛上去，将娟娟的失踪之谜彻底揭开。她站了起来，像勇士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那片浅水中。她用双手在水中摸索，将那颗头骨重新捧出了水面。她捧着这头骨跌跌撞撞地往回走，到达她记忆中的水边时，她停在那里的小木船却不见了踪影。是找错地方了吗？她又沿着水边走了很久，还是没能找到那船。当时，那船没有什么地方可系，一定是随风漂走了。

怎么办？舒子寅抬头向她住的那座小岛望去，只见拳头大的一块黑色，连别墅的形状都看不清。幸好鲁老头知道她

来了这里，他们会来找她的。想到这点，舒子寅松了一口气，她将这颗头骨放在地上，一伸腿在旁边坐下来。

夕阳将绯红的光打在湖面上，有三三两两的白鹭越过她的头顶落向这荒岛的深处。长久在芦苇中穿行留下的擦痕加上泥水的浸渍，舒子寅感到周身难受。何不到湖水中去洗一洗呢？想到这点她一刻也不能忍受，以最快的速度脱光衣物，畅快地向湖水中跑去。湖水是温热的，她以缓慢的仰泳姿势漂浮在水中，感到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有了呼吸。

全身洗净以后，她走上岛来，将脱下的几件小衣物拿到水边洗净，然后抖开来晾在一棵小树的树枝上，让夕阳的光照来将它晒干。

在这无人的荒岛，她全身赤裸地坐在草地上，青春的身体圆润光洁，像是一个女神。而在她旁边，那颗头骨悄然无声，两个巨大的眼眶装进去的只有黑暗，两排牙齿曾经被两片红唇覆盖着。

夕阳已经沉入了湖底，水面上的雾气越来越暗。舒子寅第一次观察到从日到夜的过渡是如此迅速。她心里慌乱起来，要是没人来找她，她将怎么在这里度过一个黑夜？她侧脸看了看那颗头骨，突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这真荒诞。她怎么来到这里？她为什么来这里？难道那只僵硬的手伸进书房门缝以后，她就注定了走上迷途？这是谁的意志？

她动了动身体想站起来，这才发觉双腿软软的不听使唤。附近有只什么怪鸟“哇”地叫了一声，仿佛要将那颗头骨唤醒似的。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舒子寅躺在阁楼上的卧室里，身上盖着柔软的棉被。洪于坐在床边，按了按她肩上的被子说：“好些了吗？”

舒子寅点了点头。在这之前，她浑身发抖，像中了邪似的不能控制地发抖。夜幕来临的那一刻，恐惧彻底击倒了她，以至于她看见洪于驾着的快艇亮着大灯驶来时，竟不能动弹更不能站起来。她只能用尽力气喊道：“我在这儿——”

洪于跳下船跑上岛来，看见她赤裸着全身瘫坐在那里，大吃一惊地问道：“出什么事了？”

舒子寅用双手捂在胸前说：“我在湖里洗了澡，上岸后便站不起来了。我的船也丢了，我怕极了。”洪于听见她说话时牙齿在‘咯咯’地响。

洪于看见了附近树枝上挂着的衣物，便走过去取了下来。她的手抖动着，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穿上。洪于来扶她的胳膊时，她指了指旁边的地上说：“把那个头骨带上。”

洪于震惊地蹲下身去，暗黑中看见了那个眼眶像黑洞一

样的头骨，眼眶下面的两排牙齿与魔鬼相似。

“这可能是娟娟的头骨。”舒子寅补充道。

“不用带回去了。”洪于站起来说道，“事情已经清楚了，娟娟是投湖自尽的，不用再证实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的？”舒子寅在黑暗中问道。

“伍钢将一切都对我承认了。”洪于说，“是伍钢先占有了她。唉，是个可怜的女孩。”洪于又向那头骨瞥了一眼。

“伍钢这是犯罪！”舒子寅用虚弱的嗓音吼道。

“安静点。”洪于扶起她说，“我们回别墅去。”

舒子寅的双腿哆嗦着竟迈不开步子，她是被洪于抱起来离开这个荒岛的。这个令人恐惧而又充满凄凉的荒岛，密密的芦苇此刻像一大片黑云浮在岛上，仿佛在掩藏着无尽的秘密。

此时，躺在卧室的床上，舒子寅的眼前还浮现着那个让人感受复杂的头骨。“我就预感到娟娟已经死了。”她说。

“别想这些了。”洪于端来了一杯葡萄糖水，准备用勺子喂她。

“我能行，自己来。”舒子寅往上撑了撑，半靠在床头，端过水杯来慢慢喝下。她露在被子外的肩头十分光洁。

洪于怎么也没想到，让他魂牵梦绕的一幕是在恐怖的荒岛上出现的。当舒子寅雪白的身体在黑夜中显现时，他记起了一幅一个裸女躺在黑丝绒上的古典油画。他看见了她挺拔的乳房，平坦的腹部和光洁的双腿。然而，这美好的身体和宁静的夜晚，却被一只恐怖的大手压住了。

洪于不禁想到，这也许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如果能早

点离开旅游公司，早点回到别墅来，舒子寅也许就不会受到最后的惊恐了。一切都是浴室的毛玻璃在作祟。开始是舒子寅冲澡时映在毛玻璃上的身影，接下来是他在旅游公司午睡时，浴室的毛玻璃上又上演了同样的一幕。这景象让他不可思议地神魂颠倒，女人的身体怎么会让他燃烧起如此陌生的激情呢？很久以来没有这种激情了，女人的身体已经让他像对三明治一样厌腻。然而，自从在那海滨酒店的大堂里，舒子寅的身影勾住他的魂以后，他的渴望和激情才从昏睡中醒过来。他事后回忆着，当他将冷小莉的身体压在身下的时候，他眼前出现的是舒子寅在毛玻璃后洗澡的身影。他当时是如此激动，以至让冷小莉受宠若惊地大声叫着，呻吟着。她不明白当她裹着浴巾走出浴室时，洪于为何不但没有怪罪她打扰了他的睡眠，反而一下子把她抱到了床上。长长的浴巾掉在了地板上，仿佛发生了一场劫难。

舒子寅喝完葡萄糖水，洪于接过水杯放到桌上，回转身来又坐在床边，将舒子寅的被子又掖了掖，仿佛以此来弥补他的过失似的。“还冷吗？”他问道。

“已经暖和了。”舒子寅知道她的发抖并不是因为夜晚的寒凉。她看着洪于，自语似的说道：“我总觉得伸进门缝的那只手是娟娟回来了，是她的魂灵进了这座别墅。”

“不管怎样 我已经叫伍钢明天去庙上烧香了。”洪于说，“他今晚住在犀牛岛，天一亮就启程，有一个很灵的庙，离这有 200 多公里。”

“试试吧，看这样能不能让别墅安静一些。”舒子寅说，“伍钢今晚怎么不回这里来呢？”

“有个重要的情况，我叫他探听去了。”洪于说这事与死在别墅里的那两个借宿的游客有关。消息是包租犀牛岛的柳骅子透露过来的，他说昨天来了一个赌客，是个生面孔，被一个常客带来的。那小子 20 多岁，赌下得却非常大，有大富翁的派头。喝酒时有人谈到洪于的别墅在空置期间死过两个借宿者，那陌生的赌客便说，那是该死，换上另外的人也得死。柳骅子感到这话有点蹊跷，想到洪于吩咐过他和黑道上的哥们儿替他查查线索，他主动再去套那小子的话，可是那小子却连连摆手说：“究竟怎么会死 我怎么知道呢？”柳骅子就把这事报告给洪于后，建议伍钢去和那小子赌一夜，其间也许能套出他的真话来。

“但愿如此。”舒子寅听完后叹了一口气说：“这别墅里的怪事该结束了。”

正在这时 隔壁书房的窗户“砰”地响了一声。“是风吧？”舒子寅警觉地问。

洪于说去看看，便打开门走了出去。他走进书房，开了灯，果然看见向外的窗户在风中晃动。他关上并且插上锁，想到回到别墅时雪花对他讲的事，心里不禁还是有些惊吓。

回到卧室，他说没事，是窗户被吹开了。看着舒子寅虚弱的样子，他没敢对他讲述木莉在书房里与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的事。这事发生在他去荒岛找舒子寅的那段时间，鲁老头也证实确实听见了木莉在书房里说话，而木莉却坚决否认。他不知道这件事与舒子寅与荒岛有没有联系。另一种可能是，这别墅里不止有一个魂灵，因为木莉的妹妹也是淹死了的 难道 木莉是和她的妹妹在聚会吗？

第十二章

45

伍钢驾着他的银灰色宝马车跑在山路上，那座依山而建的古老寺庙很快就消失在车后面。刚才烧香时，他是认真的。他对佛而拜，额头碰到了蒲团的边缘。他求佛给娟娟以安宁，别再到别墅里来乱窜了。他给功德箱塞进大张的钞票。走出寺庙后，他心里安宁多了，刚才闭眼跪拜时娟娟蜷缩在土坑中的样子在他脑中闪了一下，可走出寺庙后他看见的却只是青山绿水了。

返程的路轻快得多，200多公里的行程很快就已经过半。伍钢打了一个呵欠，感到倦意一阵阵地袭来。昨夜在犀牛岛上几乎玩了一个通宵，可那牌桌上的新赌客却始终对伍钢小心翼翼，凡是伍钢不经意地提到别墅凶案的事，那小子便装着听不懂似的不接过这类话题。可在晚餐喝酒时，柳癖子确实听他说过两个借宿的游客死在别墅里的事，虽说只是一句“换上另外的人也会死”的话，但听得出来这小子知道一些底细。这小子20多岁，长得蛮横，平头，人称“三哥”，据称是做

果品生意的，但伍钢心里清楚，这“果品生意”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招牌罢了。凡是黑道上的人，伍钢瞥一眼便能知道他属龙属马还是属狗。伍钢判定这小子不过是属狗的那一类。

半夜已过，那小子栽进筹码里一点不理睬伍钢的发招，伍钢想，只有硬上了。尽管洪于吩咐他最好是巧妙地套出他的话，但事到如今，弯弯绕绕的方法伍钢已无法忍受了。他放下手中的牌，对赌友们说道：“你们接着玩，我和三哥还有点事情要办。”说完，他便站起来拉了那小子一把：“三哥，走吧，办完事再来玩。”那小子愣了一下，黑道上的经验使他很快明白出了什么事。他大大咧咧地站起来说：“伍大哥，办完事还得回到这里玩哦。”他说这话有一语双关的意思，是告诉他在场的朋友，如果他一时没回来便来找他，以防有什么意外。

伍钢将那小子带到了个空房间，关上门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三哥，有幸相会。有一件事向你请教，我的老板的别墅里死过两个人，想让三哥指点指点其中的究竟。声明一下，那两个借宿的死鬼与我们无关系，我们并不想追究什么，只是想知道底牌，以免住在别墅疑神疑鬼的。”

那小子长嘘了一口气，也许他将伍钢带他出来考虑得过于严重了。“是这样的，伍大哥”他说：“自己人不说假话，这事我确实不太清楚，只是在外面打牌时，听一个女人谈起过这事，她说那座别墅，谁进去谁死。”

“那是个什么女人？”伍钢的眼光逼人。

“她叫饶秋谷，30多岁，据说是个寡妇，住在黑山镇边街2号。我和她也只在牌桌上见过一面，更多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好，多谢三哥了。”伍钢一拍对方的肩头说：“今天的事不可对外讲，对那边的哥们儿就说我们出来谈一笔生意。行不？”

“没问题。”那小子爽快答应：“伍大哥有用得着我的事，只管吩咐。”

下午4点左右，烧完香的伍钢回到了黑石湖景区。他急于要回到别墅去，将昨天在犀牛岛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洪于。当他驱车进入旅游公司的停车场时，猛然看见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停在那里。这不是蓝小妮的车吗？老爷子的夫人从城里来了，伍钢暗自感到一阵高兴。因为，那个叫舒子寅的女客人总与他有点格格不入，看在老爷子的面上，他又只得忍受着。这下好了，夫人的到来也许会让那个女客人尽快离开这里。

在旅游公司的休息室里，蓝小妮正悠闲地翻着一本画报。她面容清秀，眼神温柔，身着一件质地贵重的白色长裙。虽说才24岁，但由于生过孩子后身体微微发胖了些，倒显示出一种雍容富贵的味道来。

昨夜4岁的女儿突发高烧，她叫来医生到家诊治之后，心里总还是不踏实，便给洪于打电话。可是一直没人接电话。她又拨通了他的手机，还是没人接。当时已是半夜过后了，蓝小妮担心起来，难道别墅里出了什么事吗？她不知道洪于整夜在阁楼上守着从荒岛上回来的舒子寅，他的手机也放在房间里，是今天早晨才看见蓝小妮的来电的。蓝小妮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没人接电话便担心起来，她又给伍钢打手机，还是没人接听，因为伍钢当时正在犀牛岛上的赌场里，按规矩

进入那里是不能使用手机的。蓝小妮真的着急了，到早晨洪于给她拨回电话才放下心来，但是，她决定来别墅看一看，这个曾让她受到惊吓的家，现在住着一个远道而来的女客人，她不来看望一下，有点不太礼貌吧！她在电话上这样对洪于说。

这时 洪金走进休息室说：“二婶 快艇已安排好了 我送你过去吧。”蓝小妮点头答应，洪于的这个侄儿倒是很忠心耿耿的。

走下楼正遇见从停车场过来的伍钢。他高兴地问候了蓝小妮之后，便对洪金说：“你就忙你的事去吧，我和蓝姐一起回别墅 你就放心吧。”

快艇在湖上拉出白色的水链，蓝小妮感慨地说：“真是美极了。要是别墅里不出那些怪事，住在这里还是比城里好多了。”

伍钢回想起今天去寺庙烧香的情景，还有已经打听到的凶案线索，便应答道：“再等一段时间吧，别墅里的邪气也许就要散尽了。到时候，全家再搬这里来住。”

“不可能了。这别墅能保住不再出大事就算万幸。”蓝小妮仿佛有着某种更加不祥的预感，“洪于这段时间住在这里，我就老是做梦，有次梦见他被人害死在卧室里了，胸上插了一把刀，太可怕了。醒来后便给他通了电话，他说别紧张，这段时间陪客人住在这里，也许正可以将别墅里的怪事搞个水落石出。哦，那个叫舒子寅的客人怎么样？”

“是个做学问的。伍钢一边驾船一边答道“成天在阁楼上写东西。不过，自从她来了之后，别墅里的怪事更多了。”

“哦。”蓝小妮若有所思的样子。别墅的尖顶已经出现在前方，她抬起头凝视着，仿佛是回到了一个久别的梦中。

46

舒子寅在阁楼的窗口上看见快艇的到来。

上午，洪于对她说蓝小妮要来时，她高兴地说：“你早就该让我见见尊夫人了。”话虽这么说，她的心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要是她刚来这里时，说想见尊夫人会是由衷的话，而现在，半个多月过去了，她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她是在洪于告诉她蓝小妮要来的那一瞬间发现这种变化的。她望着洪于的眼睛，轻轻地说：“你回房去睡一会儿吧，让尊夫人下午到来时看见你精神一些。”

昨夜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在荒岛备受惊吓的舒子寅躺在阁楼上，洪于陪伴了她整整一个通宵。她在略感精神恢复之后曾要洪于回房去休息，可洪于说不行，如果他走后阁楼上再出点什么事，他会追悔莫及的。他坐在她的床边说：“你真的好一点了吗？那就好好睡一觉吧，我到外面的小客厅抽烟去。”

洪于到外间抽烟去了，舒子寅闭上眼睛，又困又睡不着。一个骷髅头骨老在眼前浮现，那两个空洞的眼眶和两排狰狞的牙齿不断向她逼来，她只得将洪于又叫进了房中。

“我睡不着。”她说，“那颗头骨真是娟娟的吗？”

洪于说可能是，因为她投湖自尽后伍钢将她埋在那里的，时间久了，可能被水冲了出来。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变成骷髅会同样可怕。”舒子寅自语似的说，“人死后最好不要让人看见遗骨。”

“现在是火化了。”洪于说。

“同样不能细看。”舒子寅回忆说，“我外婆火化后我就凑在骨灰罐的罐口看过一眼，大大小小的碎块，让人老要去想这都是些什么部位呢？”

“这有什么，人死了都这样。”洪于说，“15年前要是我自杀了，现在恐怕连骨灰都消失了。”

“幸好你没自杀。”舒子寅突然想和他开玩笑，“不然的话，叶蔓和蓝小妮就不可能先后成为你的老婆了。想想多遗憾。”

“你这个调皮的丫头。”洪于伸手在她脸上拍了一下，她便‘咯咯’地笑起来，她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有些兴奋。

“好了，你可以睡觉了。”洪于放心地说。

“你也回房去睡吧，天快要亮了。”

洪于含糊地答应着，对她说了句“晚安”后便出去了。

舒子寅翻了一个身，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又莫名地清醒了。她又看见了自己在荒岛上全身赤裸的样子，洪于站在她的面前，替她去树枝上取来了衣物。戴胸罩时，她发抖的手怎

么也扣不上，洪于蹲下身来替她扣上，她背上的肌肤感觉到他的手指……想到这里，她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呻吟。

房门推开，洪于走了进来，原来他一直守在外间的。“怎么不舒服吗？”

舒子寅只好顺势点了点头。他摸了摸她的额头说：“需不需要吃点什么药？”

她闭着双眼摇了摇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此刻，她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希望洪于紧紧抱住她，希望他放在额头上的手滑下来，轻轻地抚过她的全身。然而，她毕竟是个成熟的女性了，她不能让自己任性，她喃喃地说道：“现在好多了 没什么 我想睡觉了。”

接下来，她还真的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外间有动静，知道是洪于一直守在外面。上午，洪于来告诉她，蓝小妮要来别墅住两天，那一刻，她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而现在，当她在阁楼的窗口看见快艇驶来的时候，她已经平静下来。她甚至好奇地想立即见到这个女人，因为她是洪于的生活的一部分。

她跑下阁楼，先在洪于的房门上敲了敲，想告诉他夫人到了。但房里没人，她径直下了楼，在别墅门外的台阶上又停了下来，看见鲁老头已站到了岛边。她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去岛边迎接，犹豫之中，雪花从客厅里走了出来。她对雪花说：“夫人来了。”雪花高兴地叫了一声 对她说看看去。

快艇已经到岸，蓝小妮正提着裙裾走上石梯，伍钢提着旅行箱跟在后面。鲁老头像看见亲人一样迎上去说：“夫人辛苦了。怎么没把千金带来？”看得出来，鲁老头和洪于一家非

常熟悉。“哦，我是临时来看看的。”蓝小妮随便应答道。她转过脸去，与舒子寅的目光接触上了。

“您好，夫人。”舒子寅叫道。

“哦，是子寅吗，好漂亮哦。”蓝小妮表示出未曾见面却早已熟悉的姿态，“什么夫人夫人的，我们姐妹之间不能这样叫，叫我小妮好了。”

两个女人的手拉在了一起，舒子寅感到对方的手特别的软。

她们走向别墅的时候，洪于已站到了别墅外面的台阶上。原来他在厨房里亲自对小胖子吩咐今天的晚餐去了。蓝小妮的脸上升起一种孩子般的笑容，她搂住洪于的脖子接了一个吻，这种西方式的亲昵让雪花和刚从别墅里赶出来的女佣们在瞬间低垂了一下眼睛。

蓝小妮的到来使别墅增添了一种生气。女佣们借口给花瓶换花或整理露台什么的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其实是她们对这个做过空姐的夫人有着一种好奇心。雪花当然地留在了房间服务，因为伍钢对她的分工是以侍候女主人为主。在这之前，舒子寅的房间整理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雪花在做。

舒子寅和蓝小妮坐在一起说着话，洪于一坐在一旁抽着雪茄。舒子寅想，女佣们对这种格局一定也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异常感。幸好蓝小妮的友善和随和缓解了她的紧张感，只是，蓝小妮刚进房间的举动使她产生过想逃开的感觉。当时，蓝小妮斜着身子往大床上一躺，身体在席梦思的弹性中起伏了几下，然后跳起来说，这里还和当初一样没什么变化，然后又服上拖鞋去看了

一遍卧室外面的大露台，回房后说有一盆她最喜欢的花该浇水了。舒子寅在一瞬间感到有点狼狈，直到蓝小妮在大沙发上挨着她坐下，友善地问她住在别墅是否习惯时，她才笑了笑说：“很好。谢谢。”

47

天黑以后，黑石湖上空钻出了满天星斗，夜的墨黑中渗进了深蓝色，别墅的尖顶和窗户显得诡秘而宁静。从三楼的露台上望去，岛边的水面上飘着淡淡的雾气。

“子寅，你研究的巫术是怎么回事？”露台上，蓝小妮突然好奇地问道。她的肩上披着一块苏格兰风格的大方巾，姿态优雅而闲适。

舒子寅笑了，解释说：“什么研究巫术呀，我还做不到的，是洪于给你瞎吹的吧？我是在写一篇关于宗教起源的哲学论文，免不了要谈到人类早期的巫术罢了。”

“哦。”蓝小妮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管怎么说，你是有学问的人了，你相信这座别墅里有鬼吗？”

蓝小妮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天黑后她便有点紧张。幸好

有洪于、舒子寅一起坐在露台上喝茶，雪花也站在旁边时不时做点什么，大家的谈笑声冲淡了蓝小妮心中隐隐的不安。然而，当她提出别墅里有没有鬼这个问题时，这个提问本身便使她心里紧了一下，她不自觉地抓住了舒子寅的手，这个动作在别人看来，似乎是一种亲密。

不过，蓝小妮对舒子寅的某种敌意确实已经消除。她已悄悄地翻看过房间里的衣橱，除了洪于的衣物外，没有发现任何女人的东西，这证明舒子寅真的没和洪于住在一起。但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此刻，坐在她旁边的舒子寅作为女人是迷人的，洪于在海边度假时认识了她并将她带回这里来，难道仅仅是因为和她说话很投机吗？女人的直觉告诉蓝小妮，事情没这么简单。开始，她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她深信舒子寅在别墅住上几天后就会离开。她了解洪于，这是他能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最长时期，更多的时候，他和女人的厮混是一夜了结的。对洪于的这种行为，蓝小妮艰难地接受之后反而放心了，她将洪于看成了一个随时要贪吃点零食的孩子而已。不知不觉中半个多月过去了。洪于和舒子寅还在一起，这让蓝小妮不得不过来别墅看看。出乎意料的是，舒子寅还真的是住在阁楼上写东西，这让蓝小妮既放心又迷惑。此刻，舒子寅的黑色长裙已和露台上的夜色融合在一起，只有面容和裸露的胳膊轮廓分明，这使蓝小妮想起了在来别墅的快艇上伍钢所说的话：“这座别墅里的怪事越来越多，我有时对这个新来的女人都有点怀疑。”

蓝小妮提到“鬼”时紧张地抓住了舒子寅的手，想到伍钢的话她又将手缩了回来。

“要说这座别墅里有鬼的话，我来这里后已见过好几次了。”舒子寅幽幽地说，“小妮，你住在这里时也发生过的，是不是？夜半时分出现女人的影子和哭声？”

“是的。”蓝小妮紧张地点头。

“我以前也是不相信有鬼的。”舒子寅接着说，“现在我在考虑，是不是有灵魂感应的现象存在呢？比如说，一个人死了，在他作为实体的分子结构解体之后，他的信息会不会以另外的方式留存下来。就像电脑中的‘备份’一样，当鼠标重新点击他的时候，他又会重新显现出来。不过，这太可怕了，我想不好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这几天经常头痛。”

这时，洪于的手机响了。在夜的宁静中，突然响起的铃声有点惊人。“喂——”洪于拿起手机。

这个深夜打来的电话使他们撤离露台回到了房间里，仿佛外面的树影和星空都成了恐怖的帮凶似的。“回房去！”蓝小妮刚听完洪于讲述电话的内容便喊到：“回房去，我害怕。”

电话是公安局的姚局长打来的。昨夜，伍钢在犀牛岛听到有人对别墅怪事似乎知情后，洪于便和姚局长联系上了，要他查一查黑山镇边街 2 号一个叫饶秋谷的女人。从伍钢搜集到的情况看，这个 30 多岁的寡妇既然能说出“那别墅，谁住进去谁死”这种话，说明她不但与死在这里的两个借宿者有关，还可能与各种恐怖事件都有关联呢。

黑山镇在这个县的最边缘，地处三个省的交界处。那里山高谷深，云遮雾障，从来是被人遗忘的不毛之地。近年来，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那座近乎荒凉的镇才渐渐有人进出。奇怪的是，在那么个偏僻之地的一个寡妇，怎么可能说出与

洪于的别墅有关的话来呢？

姚局长在电话中说，一切都已查清楚了。黑山镇边街2号，确实有叫做饶秋谷的这么一个女人，是个寡妇。但是，这个女人在三年多前便死掉了，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死的，就葬在她家后面的山坡上。去年，她的墓还被掘开过一次，盗墓者可能是想找她手上的一只镯子，她婆婆很伤心，说那只镯子根本不值钱的。现在，她婆婆和小儿子还住在那院落里。

真是活见鬼。这个深夜的电话使露台上顿时凉风飒飒。大家回到了房中，洪于将伍钢也叫来了，要他立即给那个叫“三哥”的赌客打电话，问他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见到饶秋谷这个女人的，关键是，还能不能再找到她。

伍钢就在洪于的房中和那人通了电话。放下电话后他说：“那小子说就在20多天前，在县城的一家茶楼上见到那女人的，确实叫饶秋谷，说是从黑山镇出来做生意的，就这次赌桌上的一面之交，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上。不过，那小子说只要遇上了，他一定立即给我打电话。”

“只有这样了。”洪于对伍钢说：“你去睡觉吧，不过夜里警醒一点。”

舒子寅感到头又有点发痛，便说要上阁楼休息去了。蓝小妮瞪大眼睛问道：“一个人住在上面，你不害怕吗？”

“我已想好了，就算有鬼，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舒子寅说，“以前那两个借宿者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害怕，尸体解剖不是说很可能是被吓死的吗？因此，出现什么一定不要害怕和鬼聊聊吧，怕什么。”

蓝小妮伸了一下舌头，舒子寅的胆量使她吃惊。洪于显

得犹豫，但显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便对雪花说：“你陪舒小姐上楼去，今晚就与舒小姐住在一起。”

舒子寅说没有必要，洪于打断她的话说：“听我的安排，今晚就这样。”

48

蓝小妮将舒子寅和雪花送出房门，将门反锁后又检查了一遍，这才放心地回到卧室。在沙发上，她像小猫一样地钻进洪于怀里，怯怯地说：“我怕。”

洪于摸着她的头说：“谁叫你跑到这里来？”

她仰起脸说：“还不是想来看看你。我这几天老做噩梦，梦见你胸上插着一把刀躺在卧室里……啊，不说了，太可怕了。”

“小妮。”洪于抚着她的脸颊说：“没事的。”

“干脆将这别墅卖了吧。”蓝小妮突然想出这个主意，“或者，让洪金的旅游公司拿去作接待游客用。”

“这样行吗？谁愿意买一座凶宅？”洪于说，“就算作旅游，也没有游客敢住到这里来的。你就别操心了。也许，这里的怪

事这次会水落石出的。好，快去洗个澡休息吧。”

蓝小妮进了浴室，在大浴缸里放满热水后又走了出来。“我要你替我脱衣服。”她望着洪于的眼睛说。这种招数她是从小叶蔓那里学来的。她和洪于的前妻关系挺好的，小叶蔓私下里对她说，对洪于得多挑逗点，他才会想你。小叶蔓也给她讲过那次晚宴上的事，小叶蔓脱掉裙子里的内裤坐在他对面，结果洪于像头狮子一样差点将她吞了下去。小叶蔓说，和洪于在一起，千万别像老夫老妻一样听其自然，他是个骨子里很浪漫的人。

洪于替蓝小妮脱掉裙子，看见她里面穿着一条猩红色的T型内裤，他知道这一定是为他特地穿上的，因为蓝小妮说过，这种性感内裤中看不中用，穿在里面其实并不舒服的。洪于用手在她丰满的臀部和浑圆的大腿上抚摸了一遍，表示对她的心意很配合。但这种抚摸缺少热情，蓝小妮感到很委屈。

躺在温暖的浴缸里，蓝小妮望着缕缕雾气想，嫁给洪于这种人也许只能这样。毕竟，洪于不只是娶了她，还将她的父母兄妹及若干亲属都庇护起来了。总共有好几十个人吧，全都从小县城搬到了省城。仅仅是住宅洪于就送给她亲属 20 多套。在蓝小妮的整个家族中，从老人的供养、孩子的读书到成年人的工作，洪于无不安排得非常妥帖。这个梦幻般的变化是从蓝小妮 18 岁那年考上空姐后开始的，当时，她所在的那个偏远的小县城对此事几乎人人皆知，女孩子们对她羡慕得要死。一年后，洪于娶了她。当时犹豫了好一阵子，因为嫁这样一个 40 多岁又刚离过婚的男人，是她少女时代从未设想过的。可周围的人都说，一个亿万富翁要真心娶你，是你

辈子修来的福分了。

夜已经很深了，蓝小妮紧紧地抱着洪于没有睡意。这样久没见面了。洪于和她的做爱竟然半途而废。是自己没有吸引力了吗？不会，走在街上时，男人们的眼光不停地扫来，蓝小妮深知自己的魅力。

“你不爱我了吗？”蓝小妮伏在洪于的耳边撒娇似的说。

“傻丫头。”洪于睡意朦胧地在她眼睛上吻了一下说：“也许，我有点累了。”

这一吻让蓝小妮安静下来，洪于是爱她的，她能感受到。但是，她还是想回到和洪于刚在一起的那段时光，那种热烈、依恋、寸步难离的感觉才让一个女人感到真正的幸福。

可惜，那段时光转眼即逝。后来，一个偶然的事件使蓝小妮发现，只有在一种非常的状态下，洪于才能像刚和自己在一起时那样激情燃烧。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蓝小妮的一个叫婷的女友到别墅来玩了几天。在婷住在这里的第三天半夜时分，蓝小妮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打开房门，身上仅着三点式内衣的婷来不及穿上的裙子捂在胸前便跌了进来。她嘴唇发抖地坐在沙发上喃喃地说着：“有鬼，有鬼。”洪于也被惊醒了，在床上坐起来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她住的二楼的客房里，被走廊上的脚步声惊醒了，那脚步声在走廊上慢慢地踱着，走过去，又走来，有几次，脚步声停在她的房门口竟不动了。她感到有冷气从门缝吹进来，她坐起来，将裙子捂在胸前，哆嗦着叫了一声“谁”，门外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那脚步声才慢慢移开了。婷打开房门，一口气逃上了三楼，敲开了蓝小妮的房门。

“我不敢回房去住了。”婷说，“我就在这里的沙发上睡一夜也行，太可怕了。”

只好这样了，蓝小妮丢了一个枕头和一床薄毯在长沙发上让婷睡下，然后熄了灯，返身上了沙发对面的大床，紧抱着洪于继续睡觉。

没想到，洪于却睡不着，用手在她的身上不停地抚动起来。蓝小妮假装睡着，直到那抚动的手让她热血沸腾，忍不住地发出了一声呻吟。他们开始无法抑制地做爱，在肆无忌惮的激情中薄被也被蹬到了床边，两个赤裸的身体扭动着，翻滚着，蓝小妮很久没体会到这种近乎陌生的激情了。做爱中她的眼睛几次盯着对面的长沙发，婷一动不动地似乎睡着了，毯子的下半截已滑落在地板上，露在外面的两条雪白的大腿在暗黑中清晰可见。

第二天早晨，蓝小妮和洪于醒来时，沙发上已经收拾得很整洁，婷已坐在卧室外面的露台上喝咖啡。她和洪于来到露台的时候，婷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盯着她看，差点让她脸红，婷已冲过澡，穿着一件束着腰带的白色睡衣，胸前开衩处几乎能从侧面看见她的大半个乳房。蓝小妮从未发现婷这样开放过，她似乎与蓝小妮和洪于共享了某种秘密，因而和他们变得亲密无间。

接下来的夜晚，这种格局自然保存下来，直到婷也卷入了他们的疯狂之中。这是一种毁灭式的疯狂，洪于的激情达到了巅峰状态，直到婷离开别墅后，蓝小妮还能感受到这种激情的余波。后来，蓝小妮只好接受了洪于喜欢的这种方式，参与者有时是蓝小妮的女友，有时是洪于找来的演员或电视

节目主持人之类。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方式并没损害她和洪于的关系，因此，当她发现洪于兴趣低落时，有时还会主动地邀他做这种游戏。

来到别墅的这一夜，听着洪于的鼾声，蓝小妮想，是不是该让他再体会一次那种激情呢？

第十三章

49

早晨，洪于带着伍钢过湖办事去了。他说这段时间既然住在这里，正好将旅游公司的经营多过问一些。

太阳刚刚升起来，岛上还飘荡着雾气。鲁老头和木莉照例在清扫别墅外的落叶。这时，湖上响起了机动船“突突突”的马达声。鲁老头抬头望去，一艘小型机动船正向这岛驶来。

“这是谁来了？”鲁老头有些纳闷，因为旅游公司的船只他都认得，而正在驶近的那船显然是陌生的外来船只。

那船直接抵达岛边，从石梯上走来两个女人，一个 30 多岁模样，一条黑裙子使她的身材更显干枯，她的脸部瘦削，脖颈下锁骨突出。另一个 20 多岁的女子刚好与她相反，长得丰满红润，红色低胸装突现出隆起的胸脯。

“你们找谁？这里是私人别墅。”鲁老头拦住她们问道。

“洪老板在吗？那枯瘦女人的声音有些嘶哑，我们是来谈一笔生意的。”

“请问贵姓？”鲁老头有些吃惊。据他所知 还没有人以这

种方式上岛来谈过生意。

“她是我的老板。”年轻女子在一旁介绍说：“饶秋谷饶老板。”

“哦。”鲁老头说，“洪老板出去办事了，只有他的夫人在。”

“那我们先和夫人谈谈吧。”嘶哑的声音说。

鲁老头指了指花园里的椅子说：“你们先在这里等等，我进去通报一下。”

事后回忆，这两个女人上岛来的时间大概是早晨 9 点 10 分左右。在这之前，蓝小妮刚好起床。洪于走时叫她多睡一会儿，因此她起床稍晚了点。雪花正在整理房间，这个 18 岁的女孩身体已很成熟，皮肤白净，说话或微笑时脸上便浮现出一个酒窝，是个逗人爱的女孩。她弯下腰整理床铺时，两条结实丰润的大腿便在短裙下完全显露出来。蓝小妮想，将女佣们的裙子设计得这样短，不知是谁的主意。

“雪花，主人对你好不好？”蓝小妮突然问道。

雪花转过身来，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回答，脸却红了：“很好。主人从不骂我们。”

“我想从今晚开始你就住到这房间里来吧。”蓝小妮信任地对雪花说，“主人半夜中喝水什么的，也有人侍候，我的睡眠太沉，经常醒不过来。”

雪花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夫人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结结巴巴地说：“夫人，这，这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蓝小妮意味深长的说：“是我叫你这样做的，没关系。”

“那 怎么方便呢？”

“唔。”蓝小妮拍了拍长沙发说，“你就睡这里 就住几天，我走后你还是回房去住。”

对夫人的这个决定雪花感到很难理解，她试着想推脱：“那、那舒小姐怎么办 主人不是叫我陪着她住在阁楼上吗？”

“不用陪舒小姐了，她是个胆大的女人。”蓝小妮说，“昨晚你们住在阁楼没事吧？”

“没事。舒小姐还让我回房去住，我说是主人安排的，不能走，她才勉强接受了。”

“是吧 舒小姐没事的。”蓝小妮说，“就这样定了，今晚你就住这里。”

雪花的心里“咚咚”直跳，她完全不能理解夫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正在这时，鲁老头上楼来了。

“夫人，有个叫饶秋谷的女人要找主人，说是有一笔生意要谈。”鲁老头说，“不知道夫人能不能先接待她一下。”

“她叫什么呢？”蓝小妮大吃一惊。

“饶秋谷。”鲁老头重复一遍。

天哪，这不是姚局长查到的已死了三年的女人吗？昨晚，洪于将这个情况给她和舒子寅都讲了，洪于说这个女人 20 多天前在赌桌上说这座别墅“谁住进去谁死”，可按她的姓名住址一查却是个死人，这事如果搞清楚了，别墅里发生的恐怖事件也许能水落石出。

没想到，这个人鬼难辨的饶秋谷却自己找到岛上来了。“她在哪？”蓝小妮走到窗边，有些慌张地问。

鲁老头凑到窗边，指着花园里穿得一红一黑的两个女人说：“穿黑裙的那个。”

蓝小妮心里“怦怦”地跳着，“雪花，去阁楼叫舒子寅来一下。”她吩咐道。

舒子寅来了，她穿着牛仔裤配白衬衣，像是要外出的样子。“小妮，有什么事吗？”她问。

蓝小妮将她带到卧室的墙边，低声对她讲了现在正发生的事。“怎么办？”她问。

舒子寅紧张地考虑了一下说：“带她到三楼的茶厅见面。”

“我去了。”鲁老头转身下楼带客去了。

这个小茶厅是舒子寅刚到别墅时和洪于一起喝茶的地方，墙上的几幅《聊斋》的工笔画使这里的氛围很幽静神秘。此刻，在这里见那个诡秘的不速之客，舒子寅心里自有安排。

穿着一黑一红的两个女人进门来了。尽管舒子寅已有心理准备，但那个黑女人的骨瘦如柴还是使她心里紧了一下。而另一个年轻女子仿佛是个艳鬼，红色低胸衣暴露出的胸脯给人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这位就是夫人了。”舒子寅将蓝小妮介绍给她们。

“哦，幸会。”黑女人说，“我叫饶秋谷，来这里有点生意上的事。”

“你住在黑山镇边街2号，是吗？”舒子寅抢先发问道，以此表示对她的情况很熟悉。

黑女人大为震惊，她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人 would 知道她的情况。“哦，是的，那里是我的老家，我出来做事已经很久了。”

“出来多久了？”舒子寅追问道。

“三年了吧。”黑女人只能招架。

蓝小妮在一旁听着，心里惊叫了一声，三年！这不正是饶秋谷死后的时间吗？她不敢再看这个骨瘦如柴的黑衣女人，便将眼光投向那个红衣女人身上，她看见刀子似的嘴唇涂得血红，她想这两个女人怎么都这样可怕呀。

“好吧，二位有什么生意要做？”舒子寅压住内心的紧张，以大管家的口吻说道。

“算了，洪老板不在，我们下次再来吧。”黑女人显然因舒子寅的问话出她意料而想退缩了。

“不过，我倒是有一笔生意想和二位做做。”舒子寅已经镇定下来。

“什么？”黑女人问。她一说话时脖子下的锁骨便一动一动的。

“你们看。”舒子寅指着墙上的《聊斋》图画说，“这几幅画很值钱的，不知二位能看上否？还有，这楼后面有一副收藏多年的棺木，全柏木的，不知能否转卖出去？”

“你说笑话呢。”黑女人突然阴冷地一笑，那嘶哑的喉音叫人毛骨悚然。“我们走吧。”她拉起红衣女人向门外走。红衣女人在门口回过头勉强做出告辞的一笑，那血红的嘴唇仿佛就要滴出血来似的。

蓝小妮已瘫坐在藤沙发上，喃喃地说：“这是怎么回事？”

下午，晴朗的天空阴沉下来，像午睡的人慢慢合上眼睛一样。舒子寅和蓝小妮正划着小木船向荒岛进发。

“要下雨了吧。”蓝小妮停下手中的桨说。

舒子寅望了望天空说：“不会的，这雨得等到夜里才会下。”

蓝小妮很奇怪舒子寅为何会看气象，舒子寅说自己从小在山里长大，跟着当地人学会看天的。

“你从小在山里？”蓝小妮仍感奇怪。

“三线建设呗。”舒子寅说，“跟着父母去了那个军工基地，到读大学才出来。”

“哦。”蓝小妮想，怪不得她表面上文雅高贵，胆大起来像个野丫头。

今天发生的两件事都让蓝小妮惊恐。首先，是早晨的不速之客，舒子寅从容接待搞得茶厅里阴气森森的，反而把那两个人鬼难辨的女人吓走了。不过，舒子寅的失算是没将那两个人扣下来。当蓝小妮惊魂稍定后给洪于通电话时，洪于

在电话里大叫把她们扣下来，舒子寅这才恍然大悟，扑到窗口去大叫鲁老头扣下她们时，鲁老头只有摇头，因为那条可疑的船已经没有了踪影，这事让舒子寅懊悔不已。

让蓝小妮惊恐的第二件事是，舒子寅将荒岛上发现人的遗骨的事告诉了她。“还有一个骷髅人头。”舒子寅说：“上次发现后我将它放在空地上了，我得去将它埋起来。昨夜做梦看见那头开口说话，两排暴露的牙齿上下磕碰着说要进我的房里来。我醒来后想 得去把那头埋进土里 它才会安宁。”舒子寅邀蓝小妮一起去做这事，蓝小妮开始坚决拒绝，尽管舒子寅开导她说：“这很可能是娟娟的头骨，而娟娟是以前的女佣 你都认识的 想想就没有什么可怕了。”蓝小妮还是拒绝，认识的人也许更害怕呢。她最后之所以同意，一是不愿在舒子寅面前显得太胆小，二是舒子寅表示她可以不下船，就在那荒岛边等她，她单独上岛去埋了那颗头骨就走。这样的配合对舒子寅而言，可以避免小船再次被风吹走。想想上次一个人困在岛上的狼狈相，她就觉得算是一次历险了，但她没向蓝小妮讲一些细节，尤其是她裸着身子不能动弹的事，她觉得如果讲了没法向蓝小妮解释清楚。

小船在湖上徐徐行进。船上放着一把铁铲，舒子寅的脚正好蹬着它。想到等一会儿舒子寅就将用这把铁铲埋下一颗人头，蓝小妮又感到背脊发冷。

“你认为 那真是娟娟的头骨吗？”蓝小妮怯怯地问。
“完全可能，因为她投湖自杀后被埋在了那个荒岛上。一般来说，那里不会有第二个死人下葬了。”舒子寅顿了一下又说，“哦，你住在别墅时，半夜听见女人的哭声，还在楼梯转弯处

看见过女人的背影，你觉得像娟娟吗？

蓝小妮认真地回想着，然后说：“分辨不清楚了。娟娟可是个听话的女孩，做事又勤快，真是可怜，当初大家都以为她私下跑了，没想到这是伍钢造下的罪孽。

“这伍钢会得报应的。”舒子寅说，“现在的女佣中，木莉也被他糟蹋了。幸亏洪于对他提出严厉警告，他才停止了干这种事。他怎么不结婚呢？娶个老婆也许就好了。

“男人都这样，结了婚也要干这种事的。”蓝小妮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你不知道，洪于也是这样的，玩了多少女人，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亲口给我讲过，他洗温泉时，一次就有五六个女人陪他。所以和我在一起时，他便什么兴趣也没有了，他要我和别的女人一起陪他才有兴趣。子寅，我是忍不住了才对你讲这些，你可千万别对他提起这些事。唉，女人可千万别找这样的男人。

“真的？”舒子寅极度震惊地说，“洪于不会是这样的吧？”

“你还不相信？”蓝小妮说，“告诉你吧，他现在又看上雪花了，今天晚上就要让雪花住到我们的房间来，让我和雪花一起陪他。唉，你还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专注的。

舒子寅突然感到手中的桨特别沉重。她停止了划船，而和她并排坐在船尾的蓝小妮仍在划着桨，小船便在湖上转了一个圈。

“你怎么了？”蓝小妮问道。

“哦，哦，没什么。”舒子寅重新划动船桨，拨正船头后，小船又向前行驶了。她觉得喉头发干，什么话也说不出。她看

见湖面在倾斜，小船有些晃荡，仿佛要翻船似的。

荒岛到了，船头扎进了密密的芦苇之中。舒子寅脱下鞋，将牛仔裤挽到膝盖处，然后带上铁铲，翻身跳下船站在浅水中。

“你在这里等我。”她对一脸惊恐的蓝小妮说，“我去把那头骨埋了就回来，免得我再做那头骨来找我的噩梦。”

“你快点上船来啊。”蓝小妮对着已经进入芦苇丛的舒子寅的背影喊道。

这是个天空阴沉的下午，芦苇丛中没有了阳光的穿透，显得杂乱而灰暗。很浓的水腥味从脚下升起来，舒子寅有了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今夜他要我和雪花一起陪他”蓝小妮的声音一直在她耳膜中嗡嗡地响着，这是真的吗？她想起了自己裸体瘫坐在这荒岛的夜幕中，洪于从快艇上跳下来，首先便是从树枝上取来衣服让她穿上；她想起了自己睡在阁楼上，而洪于在外间通宵值守……不，蓝小妮的话不是真的，洪于不是她说的那种男人。舒子寅的脚被芦苇绊了一下，她清醒过来，那片她坐过的空地在哪儿呢？她清楚地记得，那颗骷髅头骨就放在那片空地上的。

蓝小妮坐在船上等着舒子寅归来。周围寂静无声，只有一些叫声怪异的鸟在芦苇丛中起落。不过在这种恐惧中她并不后悔，她终于让舒子寅看清洪于了。来到别墅后，她虽然没有发现洪于和舒子寅睡在一起，但从洪于对舒子寅的态度中，她感到一种更大的危险，她不能重复叶蔓的命运，她不能没有洪于，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牢牢地抓住他。

一阵风吹来，芦苇丛发出簌簌的声音。舒子寅找到那颗

头骨了吗？她怎么还没回来？蓝小妮望了望荒凉的周围，背脊感到阵阵发冷。

51

洪于是一大早赶到旅游公司的。办事必赶早，这是他在多年的商业活动中养成的习惯。伍钢驾着的快艇到达湖岸的时候，整个景区还异常安静。他们下了船，沿着堤岸到办公楼去，路上见一队景区的保安员在跑步，洪于感到一丝欣慰。他想，要是景区的各项管理都这样秩序井然就好了。

洪金的办公室门还未开，其他办公室也都无人到达。洪于看了看表，早晨 8 点 15 分，已超过上班时间 15 分钟了。洪于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火，正要给洪金打电话，一个穿着露脐短衫、白色长裤的女孩走上楼来，洪于认出她是接待部的冷小莉。今天她没穿旗袍，显得自然一些。

“洪董事长，伍大哥，这样早啊。”她甜甜地问候道。

“早，什么时间了？”洪于的声音有点吓人，“洪金怎么还没来？”

“总经理昨天就去省城办事去了。”冷小莉怯怯地说，“同

去的还有薛英主任和财务科的人，也不知今天能不能赶回来。”

冷小莉一边说，一边将他们请进了贵宾接待室，然后忙着沏茶。

洪于这才想起忘了提前给洪金打个招呼。他是昨天晚上突然想起要来找洪金的，因为叶蔓的投资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联系上了，对方有意要到景区来投资观光缆车，具体合作方式由叶蔓来摸清对方的意图，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方一定会先到景区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而这点是让洪于最担心的。如果不能让对方在这里看到前途的话，外资公司的钱从来不会乱扔的。上次，洪于在这里查看时被冷小莉耽误掉了很多时间，但已查看的一小部分已经让洪于火冒三丈。他一定得趁住在别墅这段时间，将这里的经营和财务理顺一点。

他立即给洪金打手机，洪金说，他正在省城找一家银行贷款，项目是在红叶岛建一片上档次的旅游别墅区。洪金说，如果事情紧急的话，他立即赶回景区来，但最快也得要三个小时吧。

“紧不紧急 你都给我赶快回来！”洪于生气地吼道。贷款建红叶岛别墅区，在上次的集团会议上洪于就说过要充分论证后再定，没想到这小子竟已经去和银行勾搭了。

刚和洪金谈完话，洪于的手机又响了，是蓝小妮打来的，说是那个叫烧秋谷的女人到别墅里来了。洪于大惊，立即叫扣住她，可蓝小妮又说那女人已坐船走了。

洪于立即安排伍钢带着景区的保安开快艇去湖上搜索。

“多开几只快艇朝不同的方向追。”他果断地吩咐道。伍钢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转身像猎狗一样跑下楼去了。

冷小莉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得心颤颤的，看见洪于坐下来点燃了支粗大的雪茄，她这才缓过气来，将一杯茶放在洪于的面前柔声说道：“董事长，请喝茶。”

洪于望了她一眼，露脐装显得有些刺眼，低腰的白色长裤隐隐透出内裤的痕迹。

“谁叫你这样穿的！”洪于想骂一句粗鲁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

“总经理说老穿旗袍也不好，接待部得换换新装。”冷小莉说。

“狗屁新装！”洪于发火了，“去给我换了，换什么也比这打扮强。”

冷小莉差点哭出来，狼狈地跑了出去。

洪于抽着雪茄，从口中吐出浓浓的烟来。他想起了几天前，他压在这个女子身上做爱的情景，不由感到一阵懊悔。都是那道浴室的玻璃间隔制造的幻觉，他看到她在水雾中扭动的形体，而这幅图画是他在舒子寅的房间偶然看到的，这个在门缝中一瞬间的印象使他像少年一样迷醉，以至于在景区别墅午睡时，被冷小莉故意溜进房间来洗浴而搞得神魂颠倒。

想到这些，洪于心烦意乱地走出了洪金的办公楼。现在离洪金赶回来还有一段时间，他信步向湖岸走去。

湖水茫茫，伍钢和保安们开出去追捕那个神秘女人的快艇还没有返回。“饶秋谷，家住黑山镇边街2号，已死去三年

了”，洪于在心里反复念着这个线索，真是女鬼上门吗？比起对集团经营的掌控来，洪于对发生在别墅的恐怖事件感到有点力不从心。

湖岸上已有了不少游客。有的挤在码头上，等着乘船去不同的岛上游玩；有的是昨晚住在岸边宾馆的，此时正走出来悠闲地散步。

一对年轻的情侣出现在洪于前面，从背影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幸福的样子。两人都是牛仔裤和 T 恤，只是那女孩的曲线从背影看也显出十分的生动。那男孩的手搭在女孩的腰间，从他弯曲的指头看，他是在努力感受着她身体的青春和柔韧。

这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吗？爱、神秘、未知、渴望和激情。洪于不禁又看见了自己的年少时光。那时，与一个女孩的目光对视可以让他品味七天七夜；而抚摸过一个女孩的手背后，他坚持着整天不洗手，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他将带着异香的手指放在唇边，而附近突然传来的咳嗽声惊得他脸红。再接下来，他终于知悉女孩的身体了。他知道这就是女人，这就是未知的世界和神秘宇宙的尽头。他走在街上，想对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女人微笑，因为他已是她们的知己、她们的亲人。这时叫他死去他会心满意足。

然而，生命是怎样变化的呢？他突然可以不需要用半年的时间去等待一封信了，不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去盼望一次约会了。女人洁白的身体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一小时、半小时甚至更短，这些身体出现了又消失，他记不清她们的模样，看不见她们眼神，而且永远地、永远地与她们的柔情泪水无缘。

在夏日的湖岸上，洪于像一个梦游者一样走着，他忘记了自己从何而来，到何而去。他已 50 岁了，这是一个被岁月侵蚀得遍体鳞伤的年龄吗？

快艇归来的轰鸣声使他回到现实。伍钢跳上岸来，说是在湖上追了 10 多公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船只。

“给那个见过饶秋谷的赌客打电话。”洪于的思维已完全清醒；“不要提这事 只问他最近见过那女人没有。”

52

一整天，雪花都感到心神不定。自从夫人吩咐她今晚就住到主人房间去后，她就像掉进了一团糨糊中一样迷糊。这是主人的需要吗？是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厚爱吗？无论如何，让她睡在与主人的大床相对的长沙发上总是尴尬的。她不能拒绝 她该怎么办？

她看见夫人和舒子寅两位高贵的女人一同摇船去了湖上。她们之间亲密的样子也使他纳闷。在这之前，她看出主人和舒子寅几乎就是恋人的关系，夫人的到来使她曾替舒子寅

捏了一把汗。然而，什么冲突也没发生，夫人和舒子寅还很要好的样子，这使她无法理解。

雪花走进桃花的房间，想找她聊天开心，然而，房间里没有人，床头上一个玩具娃娃挺逗人爱的，雪花忍不住和它说起话来：“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突然 她发现这玩具娃娃的肚子是可以打开的，她好奇地打开来看，呀，里面怎么全是钱？厚厚的一叠百元大钞，对折着放在里面。她赶紧合上这娃娃的肚子，走出了桃花的房门。她能猜到这些钱都是伍钢给桃花的，因为桃花常常溜到伍钢的房里去睡觉，女佣们几乎都知道这事。桃花还对雪花说过：“你负责主人房间的整理，又长得这样乖，要是主人看上你，那你就有福了。”雪花当时恼怒得用拳头在桃花的背上一阵乱捶，现在想来，桃花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预兆呢？

将近晚餐的时候，夫人和舒子寅的小木船才划回岛边来。雪花看见这两个女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她想也许是她们太累了吧。夫人问洪于回来了没有，雪花说还没有，夫人便回房去了，她说晚餐延迟一点，等洪于回来一块儿吃。

雪花也跟进了房中，这是她的职责。她替夫人接外衣，倒饮料 然后便站在一旁听命。夫人说：“去把浴缸里的水放好，我累了，要洗个澡。

夫人躺进浴缸里，闭着眼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要雪花替她按摩按摩小腿。雪花弓下身子按摩，夫人突然用手拍了她一下说：“你身上怎么有汗臭呀 袂脱了 也来洗一洗吧。这几天你跟在我身边，不能有汗味的。

“不，我等会儿回房去洗。”雪花恐慌地说 但同时又想如

果这是夫人疼爱她的话，她就真是受宠了。

“没关系，你看这双人浴缸，还怕装不下你？”夫人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不容抗拒，“快点来洗干净。”

雪花怯怯地脱掉衣服，跨进浴缸的时候差点滑倒。尽管雪花和其他女佣们经常在共用的浴室里裸着身体嬉戏打闹，但和夫人一起共浴，她还是不由得红了脸。

雪花躺进浴缸后，蓝小妮很快洗毕站了出来。她已成功地破除了雪花当着人脱衣的顾忌，这会为以后减少障碍的。目的达到后，她一点儿也不想和她待在一起。也许，雪花那结实的乳房也让她有点不快，她生过孩子以后，尽管做了不少锻炼，但乳房确实不能和这 18 岁的女孩相比了。她迅速穿上浴衣，将满脸困惑的雪花留在浴缸里。

蓝小妮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望着镜子中的面容，她的信心恢复了。确实，她的漂亮是没有多少女孩比得上的。况且，她还会为洪于做到一般女人都做不到的事，这样的妻子对他将是惟一的。至于那个也许迷住了他的舒子寅，只要今夜一过，一切就结束了。她在船上时故意将今晚的安排讲给舒子寅听了，她看见她像听到了家乡地震消息一样几乎晕过去，她想，这女人从此不会对洪于再心存幻想了。

洪于是在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到别墅的，他说洪金那小子中午后才从省城赶回来，他要办的各种事务就忙到现在。蓝小妮说：“我们大家都饿着肚子等你吃晚餐呢。”洪于说你们应该先吃，蓝小妮温柔地说：“不得等着你才行。”

晚餐桌上，舒子寅一直很沉默，洪于说：“你还在想那个饶秋谷的事吗？不用担心，我想那不会是一个女鬼的。”

舒子寅意思暧昧地摇摇头，不知道是不在乎什么女鬼呢，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洪于感到她的情绪有些异样，但一下子没往别处想。

晚饭之后，舒子寅便回到阁楼上去了。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如蓝小妮所说的那样，雪花果然没有到阁楼上来。今夜，她无法想像洪于卧室里的情景，夫人和女佣一起……这是世界上最隐秘的黑色图画，有点像魔鬼对城堡中的一个房间施出的法术，它让房顶变形，而人的喉咙发出的是兽类的声音。男人需要这样吗？这是一个男人的需要还是一头狮子对征服一片草原的需要？

舒子寅坐在书房里心烦意乱地胡思乱想。楼梯上有了脚步声，她本能地向半开着的书房门望去。是雪花上楼来了，她说主人要她去露台上喝茶。

她望着雪花，她显然已洗过澡了，穿着一件一定是蓝小妮给她的红色丝质睡衣，头发上身上散发出一种幽幽的香味。

“告诉主人 我要休息了。”舒子寅断然拒绝道。也许是她的语气过于生硬，这个回答竟让雪花像犯了错误似的手足无措。

“还站在那里干啥？”舒子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说道，“去告诉主人 我讨厌在露台上喝茶。”

雪花下楼去了。夜越来越深，整座别墅陷入了一种地狱般的寂静。舒子寅坐在书桌前，做不了任何事情，只是长久地倾听着这种寂静，仿佛有什么动静既想听到又怕听到似的。她感到身上有点发冷 快半夜了吧 她走出书房，“砰”地一声

关上了门。在卧室门口，她不经意地向楼梯口望了一眼，黑暗中仿佛有一张脸浮现在墙边。她心里一惊，揉了揉眼再看时，那张脸已经消失了。

她进了卧室，和衣躺在床上，突然莫名其妙地预感到，荒岛上的那颗头骨今天没有找到，是不是它已经来到这别墅中了呢？这是荒诞的，但舒子寅却毫无道理地想到了这种可能。

第十四章

53

鲁老头从晚上 10 点开始喝酒。天上挂着几颗稀疏的星星，他坐在小木屋外的石桌旁，每喝一口酒，便感到从喉咙到胸膛浸着一种热乎乎的东西，像幽幽的火苗以血液为路沿途燃烧，他感到他有的是勇气。主人要他最近加强夜里的防范，他拍着胸膛叫主人放心。

只是，从心底来说他并不踏实，因为他知道他将面对的不是贼，不是强盗，也不是他以前在家乡宰牛场面对的黄牛。如果可能，出现在他面前的将是飘飘的影子，没有面孔的笑或者哭，这将是鬼魂。这些东西一般在夜半出现，因此他将喝酒的时间推迟到晚上 10 点才开始，酒能避邪、醉鬼不怕鬼，这是他从小在农村听说过的话。

他的小木屋的门楣上有一块发亮的东西，这是他昨天才挂上去的小圆镜。据说鬼魂最怕的就是镜子，也许是镜子里他自己的狰狞面目吓住了他，就像人最怕面对的也是自己一样。昨天他在门框上方挂镜子时被舒子寅看见了，舒子寅吃

惊地说，人类早期的巫术中就有这种做法了，这形式怎么会一成不变地保留到了现在。鲁老头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呗。

今夜星星稀疏，天上地下都显得清冷。鲁老头望了一眼从湖边到这里的小路，好像又看见那两个穿着一红一黑的女人飘飘走来。那是大白天发生的事了，鲁老头半惊半疑地去向夫人通报时，没想到舒子寅在旁边说可以让那两个女人进别墅来，鲁老头认为这一下她们将更重的邪气带进了别墅。洪于对他讲了真相，说那个穿黑裙的女人叫饶秋谷，已死了三年了，当时没有拦住她，洪于要鲁老头一定要多当心，她还可能再来的。鲁老头心里哆嗦了一下，再次望着那条上岛来的小路，路两旁的矮树像弓背的人一动不动。

时间正像猫脚一样向夜半靠近，别墅窗口上的灯光已全部熄灭。鲁老头感到责任重大，他放下酒杯站了起来，门楣上的镜子在他的背后闪着隐约的微光。他摸了摸挂在腰上的尖刀，开始在别墅周围巡视。伍钢曾拿出一支手枪教他使用，他沉甸甸地拿在手里，又看看那黑洞洞的枪口，他感到这喷火的东西不好使唤，便还给了伍钢。在农村里他曾是杀牛的好手，他信任的还是这把尖刀。不过，枪也好刀也好，鲁老头知道不过是给自己壮胆罢了，也许到时候，还是镜子、鸡血这些东西最管用。

鲁老头已经走到别墅的背面。沿途不断有树叶碰到他的脸，使他的视线十分有限。这时，他隐约听见了有人走在落叶上的声音。他屏住呼吸，在黑暗中辨别了一下方向，便向那脚步声悄悄跟去。他发现那脚步并不是在靠近别墅，而是与别墅相反，向着小岛的尽头走去。难道有什么鬼魂已经从别墅

里出来了？鲁老头加快了脚步，终于在前面的树林中分辨出一个人影。那人影身体笔直地向前走着，在树木稀少的地段，鲁老头借着微弱的天光发现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前面出现了一个土坡，那背影不断走高，鲁老头望见她肩头上方的夜空亮着一颗鬼眨眼似的孤星。土坡上的树丛越来越密，那人影在鲁老头一眨眼时便消失了。鲁老头走进了土坡上的密林。这里离别墅已很远了，土坡的另一边便是暗黑的湖水，别墅里的人是很少走到这里来的。鲁老头突然想起，这里有一个坟堆的，是以前住在这岛上的一户渔民家的祖坟。洪于买下这岛后，那户人家就迁走了，至于这坟被迁走没有鲁老头也不太清楚，不过按习惯，先辈的遗骨是会被带走的。只是鲁老头曾经偶然逛到这里来过，看见那坟堆依然，上面长满青草，看不出有被掘开过的痕迹。

想到这里鲁老头感到毛骨悚然，那人影走到这里便不见了，显然与这座坟有关，鲁老头喝过酒的身体已经冰凉，双腿不自觉地有点发颤。他得赶快离开这里，他转身在密林中挤着身子走，突然，他听见了一个女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他拨开树枝朝着说话声的方向看过去，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坟堆上，正独自说着话。她的声音在喉咙里咕噜着，听不清楚她说的什么。她说着说着时而还“咯咯”地笑两声，鲁老头的头皮一阵发麻。突然，她的脸转向了鲁老头的这个方向，鲁老头模糊地认出来，这不是木莉吗？他想走过去，但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毕竟是在夜半的黑暗中。他先对着那黑影叫了两声：“木莉，木莉。”然而那人影毫无感觉，仍然在嘀咕着。

正在这时，鲁老头听见背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声。他



鲁老头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坟堆上……

心里一抖本能地转过身去，望见靠近水边的草丛中，一个黑影正在急速地走着，有点像是在小跑，因此有树影在他身上不断向后闪过。鲁老头立即追了过去，事关重大，因为那黑影正是朝着别墅的方向而去的。快到别墅的时候，那黑影突然在一丛树的阴影后消失了，或许是蹲在那树丛后不动了。鲁老头也就地蹲了下来，抓起一块石头，对着那树影抛过去。石头打响树叶后，没有动静。鲁老头站起来，从腰间抽出尖刀来握在手上，一步一步向那黑色的树影走去。突然，那人影蹿了出来，返身向水边跑去。这不会是鬼吧，鲁老头勇气大增，叫了一声“站住”便追过去，他听到水里响起“扑通”一声，当他赶到水边时，除了水面上有一些被震动过的波纹外，周围一片沉寂，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水鬼！鲁老头一闪念想到这种可能时，刚才追赶中的勇气像皮球泄了气一样。他赶紧离开水边，向着别墅跑回去，身上不知何时已出了很多汗，经半夜的冷风一吹，背上冰凉冰凉的。

别墅还像刚才那样静静地坐落在黑暗中，没有任何被打扰过的迹象。鲁老头走到别墅门前推了推，锁得紧紧的。他想了想，贴着别墅的外墙走到右边的第四个窗户下，然后举手敲窗叫道：“木莉，木莉。”叫了好几声后，屋里的灯光亮了，玻璃窗后的白色窗帘掀开了一条缝，木莉的脸出现在玻璃上。看见是鲁老头以后，木莉打开了半扇窗，睡意朦胧地问道：“有什么事吗？”

鲁老头张大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露台是洪于在夏夜最喜欢待的地方。仰卧在白色的躺椅上，暗香浮动，星空神秘。这时，生命中一些早已忘掉的事物可能会突然跳出来，过去的时光仿佛伸手可触。然而，洪于今夜想着的却全是近距离的事情。他盘算着日本公司可能到景区来投资的观光缆车项目，但旅游公司多年来的亏损状态如不迅速扭转，在未来的合资谈判中将使公司陷于不利的地位。除非让对方控股，而这不论是洪金还是他自己都很难接受的。他点燃一支雪茄，又想到了今天上午来到别墅的不速之客，据说是两个鬼一样的女人，其中一个叫饶秋谷，她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呢？洪于隐约地感到了危险。但是，无论是他多年来的生意圈子或朋友关系，无论如何都不会和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寡妇产生任何关联，何况这个饶秋谷已死去三年，今天来到别墅的会是什么人呢？

雪花回话说舒子寅不愿意到露台上来喝茶，洪于想她也许是正赶写论文吧，便“噢”了一声没怎么多想。蓝小妮让雪花为他捶捶腿，他接受了。在旅游公司看了一个下午的财务

资料，双腿还真的有点僵了。他闭上眼半躺着，想到自己 20 多年就这样过来的，一笔一笔的生意，一个一个的项目，一家一家的公司，有过发财时的高朋满座，有过破产后的濒临自杀，到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但同时，一种空荡的感觉却在近来常常升起，尤其是 50 岁生日以后，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恐惧，尽管他想不清楚恐惧什么。

“你睡着了吗？要着凉的。”看着闭眼不动的洪于，蓝小妮起身拍拍他说：“我们回房去吧。”

在卧室的灯光下，洪于这才看清，雪花今晚一直穿着的是一件红色的薄丝睡衣，她弯腰整理床铺的时候，身体的曲线隐隐可见。看见洪于诧异的样子，蓝小妮说：“雪花感到太热，刚才在我们房里洗了个澡。洪于，你现在也去洗个澡吧。”

蓝小妮跟着洪于进了浴室，关上浴室门以后，她会看见他流露出惊喜，并且立即吻她，感谢妻子能够将这样的礼物送给他。

然而，出乎蓝小妮意外，洪于震惊地说：“不行。我们不能再那样做了。你立即叫雪花陪舒子寅去，这几天别墅里是越来越危险了。”

“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了吗？快半夜了，这时候谁都睡熟了。”蓝小妮陡生醋意地说：“你是为了那个舒子寅，而不愿意让雪花留在这里了吗？”

“那就叫雪花回她自己房里去。”洪于认真地说，“不为我，我也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其实，你也不愿意这样做的，是吗？”洪于将蓝小妮搂在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他听见她低声地哭了起来：“我是以为你喜欢这样，才为你安排的。”蓝

小妮仰起脸，泪流满面地说。

这一夜，蓝小妮感到特别的幸福。她紧紧地抱着洪于，然而，压在她身上的洪于还是没能进入她的身体。

洪于沮丧地滚落到她身边说：“也许 我已经老了。”

这是怎么回事？洪于知道自己的身体并没出问题，然而，当他和妻子在一起时，身体却总是不配合他。这种状况是婚后一年多出现的，直到蓝小妮的女友加入进来，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对禁忌的打破使他兴奋和疯狂，然而，在一次野兽般的疯狂之后，他突然陷入了一种濒死的绝望中。他当时喘着气，一切色彩一切欲望一切意义突然消失。他置身于热气飘散的沙漠中，他感到嗓子发干，便下床去倒了一杯水喝。当他端起一杯水时，突然感到这珍贵的水被他喝下去都是浪费。他只配在沙漠中死去。因而，他让雪花回房去是为了逃避自己与绝望遭遇。他理解妻子的心意，他想报答她，然而，他实在想不好问题出现在哪里。

“没关系 只要你爱我就行。”蓝小妮抱紧他安慰道。

他爱吗？爱是什么？洪于朦胧地回忆着，从叶蔓到蓝小妮，她们的美貌在当初都强烈地吸引了他。他带着这样的妻子出入社交场合时，她们的美貌和他的财富一样引人注目。然而，心满意足后突然袭来的空洞感更加致命，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洪于在朦胧中慢慢睡去。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响声让他醒来。他警觉地听了听，又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整座别墅一片死寂。他打开了床头的台灯，时钟正指着凌晨 4 点 20 分。他想到了舒子寅，她今晚是一个人睡在阁楼上。雪花本来

该陪伴她的，因离开这里太晚，怕惊醒了她的睡眠，便回自己的房间去了。那么，她在阁楼上会害怕吗？他又想到了那个叫饶秋谷的女人，舒子寅见到她以后会做噩梦吗？

洪于感到心里一阵发紧，他再也睡不着了，一定得上阁楼去看看才行。他披衣下床，蓝小妮被惊醒了。“你起床做什么？”她睡意朦胧地问。他说：“我上阁楼去看看舒子寅 刚才我听见有一声响动，我担心这别墅里再出什么事。”蓝小妮想说什么却忍住了，翻过身去用背对着他继续睡觉。

洪于出了房门，走廊上的灯按他的要求都是整夜亮着的。他走向走廊的尽头，右拐后穿过狭窄的过厅便到了上阁楼的楼梯口。他脱掉拖鞋光着脚上楼，以免脚步声让舒子寅惊吓。

阁楼上一片漆黑。洪于在舒子寅的卧室门外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他的心放了下来。他轻手轻脚地下楼，他想千万别发出声音反而让舒子寅受到惊恐。

他回到自己的房门前，门是虚掩着的，也许是自己刚才出门时没关上吧。他进了门，将房门反锁后来床边，这才突然发现，床上空空荡荡的，蓝小妮不见了。

“小妮。”他向卫生间喊了一声，没人应答。他的心跳加快，迅速将卫生间、浴室和卧室外面的露台都看了一遍，没人！

她到哪里去了呢？凌晨四点多钟，她能去哪里呢？洪于冲出房间站到走廊上，双腿不自觉地有点发抖。

这一个凌晨让人心生恐怖。睡在床上的蓝小妮突然不见了。洪于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大喊道：“小妮！”爆发式的喊声震得走廊里发出嗡嗡的回声。洪于一口气往楼下跑，沿途踩得楼梯‘咚咚’直响。他扑到底楼的门后，门是反锁着的，证明没有人走出过别墅。洪于的喊声将别墅里的人都惊醒了，伍钢和女佣们都涌到了客厅里，连睡在厨房一侧的小胖子也冲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把菜刀惊惶地问：“出什么事了？”

“小妮不见了！”洪于急切地说：“刚刚还睡在房间里的，突然就消失了。大家赶快将各层楼都找一遍。”

这时，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舒子寅也穿着睡衣跑下来了，知道这事后，她同意洪于的安排，先将楼内的各个空房间找一遍。

顿时，楼内响起了一片“小妮”“夫人”的叫声。然而，没有任何地方传出应答。大家的脸色都很紧张，心里沉甸甸的。

整座别墅里所有的空房间被一道道打开。果然，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推开门后，发现地上有一团黑影，打开灯，蓝

小妮出现在大家眼前。她的手脚被捆绑着，嘴里塞着一团毛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洪于蹲下身去，取掉她嘴里的毛巾，除掉绳索后，从雪花的手中接过一杯水来，叫着“小妮小妮”。围在周围的人都面面相觑。

蓝小妮醒来后说，洪于去阁楼后，她也起了床，想跟上阁楼去看看。当时，她刚走出房门，突然看见下楼的楼梯口有人影闪了一下。她以为是洪于，便叫了一声洪于的名字，没有回答，那人影却好像往楼下走了。蓝小妮想，洪于下楼去做什么呢？她便跟下楼，刚到二楼，突然有一只手从背后扼住了她的脖子，她的头和身子都动弹不了，被反拖着进了这个房间。屋里漆黑，那手松开她时，她一扭头便看见一张没有面容的脸，只有一双眼睛对着她，她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嘴就被捂住了。她眼前一黑，便因极度惊吓而昏了过去。

“只有一双眼睛？”伍钢分析说，“那是一个戴着头罩的人。”

洪于走到窗边，发现窗户已经被打开过，那人一定是从窗户溜下楼跑了。伍钢拉了小胖子一把说：“走，到岛上搜查去！”他按了按腰间的手枪，洪于已经对他吩咐过，对凡是闯进这里的人格杀勿论。显然，一连串的怪事已经激怒了洪于。

洪于和舒子寅一起将蓝小妮扶回房间。楼外，伍钢、小胖子叫醒了鲁老头一起在岛上搜索，三支雪亮的手电光在树丛中晃来晃去，岛的四周是暗黑的湖水，也没有船的影子，那个歹徒能逃到哪里去呢？

搜查没有结果，这是一个谜。第二天上午，洪于亲自带队又对全岛做了次搜查，同样没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

洪于回到房间，对守在蓝小妮床边的舒子寅说：“鲁老头对我讲了他昨夜的经历，先是看见木莉坐在小岛尽头的坟堆上，后来又发现了水鬼，他说听见水响后那个被他跟踪人影就消失了。”

舒子寅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去找木莉谈谈。”

下楼后遇见雪花和梅花，舒子寅说：“你们俩上楼去陪陪夫人，房间里人多一些，她才不会害怕。”舒子寅知道受过惊吓的人，大白天也害怕孤独的。

木莉在花园里扶正那些昨夜被伍钢他们踩倒的花草。见到舒子寅时，她笑了一下说：“舒姐，找我有事吗？”在这里的所有人中，木莉对舒子寅最有好感，她深知舒子寅在关照着她。

“最近怎样，还难受吗？”舒子寅关切地问。她知道木莉因妹妹死在湖里后连尸体也没找到，精神上的创伤是惨烈的。

“难受。我就是想见到妹妹。”木莉的脸色黯淡下来。

“可是，你夜里在岛上乱走是挺危险的，知道吗？”舒子寅说。

“没有啊。”木莉惊讶地说：“我没在夜里出来过。”

“昨天晚上，你不是在外面散步了吗？”舒子寅尽量将话说得委婉一些：“没关系，我只是让你注意安全。”

木莉更加吃惊了，瞪大眼睛说：“舒姐，我没有出来过啊！昨天半夜，鲁老头在外面敲我的窗户，就问我出去过没有。怎么，有人在外面看见我了吗？真是那样，那一定是我的妹妹上岛来了……”木莉说到这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舒子寅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她摸着木莉的头安慰她，

心里想着，鲁老头昨夜看见的究竟是谁呢？

她上楼后将情况对洪于讲了，洪于不说话，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显然也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中。舒子寅想了想后，对雪花和梅花说：“你们要注意木莉的动静，如果她走出别墅，你们就跟着她看看她走出去做什么。”

雪花和梅花表示一定留意。

中午过后，蓝小妮精神恢复了不少。她多少吃了一点午餐，然后开始收拾她的衣物。“我要回城里去了。”她对洪于说。

洪于先是一惊，但想了想这样也好，她在这里担惊受怕确实没有必要。然而蓝小妮又说：“我走了，你好好照顾舒子寅吧，如果有鬼魂害死了她，你会心疼的。”

这话让洪于感受复杂，他没有回答什么，只是不自觉地咬了咬嘴唇。

洪于让伍钢送蓝小妮过湖去，“到了旅游公司，一定叫洪金派人将夫人送到家。”他吩咐说，并要伍钢过湖后立即返回，他要布置别墅防范的事。

快艇离开小岛后，蓝小妮回头望着别墅的尖顶，嘴里喃喃说道：“这座凶宅快要完了。”她看见送她上船的洪于、舒子寅和女佣们在向她挥手，一种异样的感受充溢心间，泪水打湿了她的眼眶。

转身走向别墅的时候，大家的脚步都有些沉重。洪于对雪花说：“阁楼上的卫生还没来得及打扫吧？”

舒子寅说：“不用了，我自己会做的。”

一连两天，舒子寅在阁楼上闷声不响地写作。整座小岛和别墅在出现了若干令人惊悚的恐怖事件之后，也一下子落入了少有的平静中。别墅众多的窗户和高高的尖顶在阳光和夜幕中轮回，再没有任何尖叫或骚动出现，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困惑中松了一口气。

舒子寅躲在阁楼上不再露面，对洪于的各种邀请，比如早晨和黄昏在露台上喝咖啡，去岛边散步，去岛边浴场游泳等她都拒绝了。“我得赶快将论文写完才行。”她抬起头对站在书房里的洪于说，“我在这里已经住得太久了。”

夜里，她坚持一个人住在阁楼上。她对雪花说：“去告诉主人，我真的不需要人陪着。当初我既然都敢到这里来，就下定决心，即使这里有鬼我也不能害怕。真的，我还想见识见识鬼魂呢，对不了解的东西人们无法回避，就去了解吧，我就是这样的人。”

雪花只好转身下楼。舒子寅望着她的背影想，女孩子的命运真是难测，一个偶然的事件，也许会完全改变她对爱情、

性、男人和世界的看法。她想起蓝小妮对她讲过的将雪花留在房间的事，想起那个夜晚她就有一种想呕的感觉。她认为这也是她来到这里后遇见的可怕事件之一，蓝小妮和洪于，她们居然可以这样。她看见了一种爱与性的绝境，当代不少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境地，他们连动物性的欲望都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必须有魔鬼的咒语、禁忌的巫术参与，他们的激情才能重新燃起一刹那的火光。然而，这种燃烧离灰烬已不远了。

她尽量地回避着洪于。她怕见到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身体。然而，当洪于的脚步声走上阁楼的时候，她在拒绝中又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她想不清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想起那个在海边遇见的男人，他坐在沙滩上，一种成熟男人的忧郁和对世界的欲说还休是怎样让她一下子感受到的呢？她几乎是胆大妄为地跟着他来到这里，现在她认为，世界的公平在于冒险者应当承受冒险的代价。

夜幕再次降临在这个小岛上。舒子寅从阁楼的窗口望下去，看见鲁老头正在小木屋外试验他自制的火把。他点燃了一枝，递给了伍钢，又点燃一枝，递给小胖子。女佣们围在旁边看热闹，三枝火把熊熊燃烧，鲁老头长满络腮胡的脸上显得通红。舒子寅知道，这两天来洪于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别墅的防范事宜，鲁老头制出火把，一定是认为火把比电筒管用，因为他们要防备的不是盗贼而是鬼魂。那么，当鬼魂出现的时候，熊熊的火把照亮它，投向它，一切会因地上出现一摊黑血而结束。

舒子寅回到书房，在柔和的台灯下，她想到了丛林时代、生存、繁衍、面具、图腾、火和铜铃的舞蹈、恐惧、死亡……她

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黑色的湖水的包围中，这座迷宫般的别墅让她亲历了只有鬼魂才能发出的夜半哭声，以及随时可能在走廊上，在楼梯口忽闪忽灭的人影。她在阁楼下的楼梯口撞上过直挺挺的上吊的女人；在荒岛上捧起过很可能曾是这里的女佣的骷髅人头；她还和那个叫饶秋谷的已死去的女人面对面说过话，她的干枯的身体和脖子下突出的锁骨给人以阴气森森的感觉。想到这些，舒子寅起身去将书房的门反锁上，夜已经深了，伸在窗口的树尖像黑衣人一样在夜风中摇晃。

洪于和鲁老头一起在小木屋外的石桌旁喝酒。自从建了别墅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和鲁老头在这里喝酒。刚才，他从岛边闲逛了一遍走回来时，看见了石桌上的酒壶、毛豆和卤肉，一种遥远的亲近感突然升起，他感到好香好馋。多少年了，他早已忘记了这种感觉。“我也来喝一杯。”洪于说。

鲁老头又惊又喜，连忙用衣袖擦了擦身旁的石凳让洪于坐下。给洪于斟酒时，他的手有些抖，连声说：“老白干，你能喝吗？”洪于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喉咙里烧乎乎的。“痛快！”他说，“还记得那次，半夜里你陪我去观音桥买酒吗？”

那是30年前的事了，鲁老头还是个乡村少年。洪于这个知青哥在某个半夜时突然想喝酒。那种强烈的愿望仿佛不喝酒今夜就活不过去似的。在这之前，小名叫“小狗仔”的鲁老头陪着洪于坐在晒坝上看星空。洪于两个多小时不说一句话，像一个白痴似的。他感到眼皮发沉，便说，洪大哥我睡觉去了。睡到半夜，洪于来敲门，说小狗仔小狗仔，陪我买酒去。小狗仔睡眼惺忪，陪洪于去3公里外的观音桥买酒，那里有

一个杂货店，店主被敲响后骂了几句，但洪于不生气，只要买到了酒就行。

“30年了，像做梦一样。”鲁老头感叹道。

“是的，我们都老了。”洪于也叹了一口气，“人为什么会老呢？”他又端起了酒杯，仿佛赌气似的问道。

正当这时，远处的岛边传来“轰”的一声水响，仿佛一声大石头砸进了水中。又是夜半时分，洪于和鲁老头使了一个眼色，鲁老头便将一个手指塞进口中，吹出一声尖厉的哨音来，这一招鲁老头从小就会。别墅门开了，伍钢和小胖子冲了出来。他们知道鲁老头的哨音是有情况的暗号。

熊熊的火把燃了起来。洪于说：“也给我一枝。”鲁老头犹豫了一下，将一枝火把递给了洪于。洪于举着这团呼呼作响的烈火和大家一起向岛边跑去，他感到又回到了知青时代，那时候，打群架爬火车他没有什么不会的。

湖边又响起了“轰”的一声，还有水花溅起来。伍钢跑在最前面，只有他没有拿火把，他说那会碍手碍脚的。洪于看见他已将短枪握到手里。那支“五四”手枪是洪于专门从警察那里给他搞到的，还办了合法的持枪证。

湖边的波纹正在扩大着圆圈，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发现。“那边有人！”伍钢突然叫道。大家转头看去，沿着岛边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影正在草丛中蠕动。小胖子说他好像看见了那个人的长鼻子，伍钢说一定是潜水用的。刹那间，伍钢已蹿出去很远，将大家甩在了后面。洪于看见伍钢已快接近那人影了。突然，传来伍钢的一声大喊：“站住！”同时，枪响了。清脆的枪声第一次划破了小岛的夜空。接着，又是两声枪响，是打

在湖面上的，溅起一片水花。

大家赶到时，伍钢沮丧地站在水边说：“那狗日的，潜水跑了。”

洪于站在夜色中举目四望，突然，他的心一下子收紧了，透过树丛中的缝隙，他望见了别墅的外墙上，两个黑影正从阁楼的窗户中爬出来，贴着墙面往下溜。他的头脑中迅速闪过“声东击西”这个词。糟了，阁楼上出事了！

“抓住他们！”洪于指着那两个墙上的黑影大叫。伍钢他们都看见了，与此同时，那两个黑影已经滑到了地面，淹没在一片黑色的树丛中。

伍钢、小胖子和鲁老头呈扇形向那个方向围过去。洪于站在原地愣了一下，撒腿便向别墅大门跑去。别墅里出事了！阁楼上出事了！他后悔自己今晚该守在阁楼上。他一边跑，舒子寅的脸不断在他眼前晃动。

枪声已惊醒了女佣，她们站在别墅门口，惶恐地挤成一团。

第十五章

57

这天晚上，舒子寅在书房待到 10 点过，便回到卧室睡觉。连续两天闷在阁楼上，她感到情绪低沉。她朦朦胧胧地即将睡着之前，想到洪于今晚怎么没上楼来看她呢？这两天，她不断地拒绝他要求一起喝咖啡、散步的邀请，他生气了吗？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舒子寅被轻轻地敲门声惊醒。洪于来看她了吗？谁呀！”她问道。没有回答 又是两声轻轻地敲门。“等等。”舒子寅叫道 她开亮了灯 穿上睡衣去给洪于开门。

她打开房门，天哪，两个浑身漆黑的人站在门口，他们全身上下只露出两只眼睛。没等她作出任何反应，两个黑衣人已挤进了房间 后面那人“咔”的一声将房门反锁上了。

“你们是谁？”舒子寅感到血往头上冲，她拼命地保持着镇静。

“不认识了么？”前面那个黑衣人发出沙哑的女人声音。她一把抓下罩住面孔的头罩，这不是前两天来过别墅的饶秋

谷吗？

“那天，你问我买不买棺材，我现在来买了。”饶秋谷干瘦的脸阴气浓厚，“你知道我已死了三年，把你这里的棺材卖给我吧。”

舒子寅瞪大眼睛望着这个怪物，她的整个面孔都已发麻，舌头发僵，她在心里反复念着：“别怕，别怕，只有不怕才不会死。”

“你真的要棺材吗？”舒子寅亡命地和她对起话来，“那就跟我走吧，在楼下放着的。”

也许，舒子寅没有立即晕倒已经让对方很惊奇了。当她还能从容对话时，她看见饶秋谷的眼光有点慌乱。舒子寅趁这机会一掌推开她想往外跑，然而，另一个黑衣人扼住了她的脖子，她感到有一团湿布捂住了她的鼻子，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接下来，她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舒子寅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也不知身在何处。她听见有嘈杂的人声说：“醒了醒了。这些声音显得非常遥远。她睁开眼睛，一张模糊的脸过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清晰，这是洪于。

“我在哪儿？”她艰难地发出声。

“在你的阁楼上。”洪于扶着她的头说，“没事了，没事了。”

舒子寅感到全身软绵绵的，头一歪，又睡过去了。当她再次醒来时，天已亮了，她看见洪于仍然坐在她的床边，两眼发红。

洪于将杯子送到她的嘴边，让她喝了一些糖水。她慢慢

回忆起了昨夜发生的事，“又闹鬼了。”她轻轻地说。与此同时，她一扭头看见卧室里的地板被打开了一个大洞，无数碎地板堆在洞口旁边。“那是怎么回事？”她惶恐地问。

洪于拍着她说：“放心吧，一切都结束了。是贩毒团伙趁这别墅闲置了一年时间，便将这里作交易点了。我们突然到来重新启用了别墅，他们藏在这里的很多毒品没来得及取走，因此才有了各种怪事。现在好了，水落石出了。”

舒子寅中午过后才完全恢复精神，洪于带着她到楼下去。她看见洪于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轻松。在别墅的走廊上和别墅外面，舒子寅看见不少警察在忙碌着。楼外的空地上放着一具用塑料布盖着的尸体，洪于指了指尸体对她说：“那就是饶秋谷，昨夜逃跑时被伍钢一枪解决掉了。另一个人被鲁老头和小胖子活捉，现在正捆在岛边的大树上呢。那是个凶恶的汉子，他供认说饶秋谷是那个女人盗用的名字，她的真名叫马素兰，在黑山镇那个三省交界处搞毒品起家的，是这个团伙的副头目。

“前两天她闯到这里来干什么呢？”舒子寅不解地问。

“她是想借口要买这座别墅，来探一探这里有没有埋伏着警察。结果发现你对她存有高度的戒心，并且提到黑山镇，似乎知道她的底细似的，便赶快溜走了。”洪于解释说。

这时，警察全都到了楼外集合。一个被称为大队长的警察和洪于握手话别：“姚局长最近出差，有事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你放心，跑掉的人很快就会被抓获。”

原来，这个团伙昨夜是将船停在岛上看不见的湖面上，然后潜水上岛来的。在阁楼上的地板下面，他们有 6000 多克

毒品没来得及取走。昨夜，他们用麻醉巾让舒子寅昏迷了，便撬开地板取走了毒品，结果溜下楼后便受到了伍钢他们几个人的阻击。

快艇的轰鸣声响起了，那个女人的尸体被抬上船，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汉子也押了上去。荷枪实弹的警察向岛上的人们挥手，三艘快艇拉出长长的水链远去。

“狗日的 昨夜让那些在船上接应的家伙跑掉了 可惜！伍钢嘟哝着说。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洪于说，“只要有活口在警察手里，一网打尽是迟早的事。

整个别墅里的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洪于大声地说：“小胖子 搞点好吃的 今晚全体聚餐。”

小胖子爽快地答应着，叫女佣们给他帮厨。这时，鲁老头拿着木工工具走出别墅来，对站在花园的洪于和舒子寅说：“阁楼上的地板已经修好了 这些坏蛋 把那里搞得稀烂。

鲁老头回忆说，在他独守这座空别墅的一年时间里，确实在夜里经常听见楼内有响动，只是因为以前有过闹鬼的事，使他从不敢进楼去察看。他检讨说都怪他太胆小，不然早被发现了。

洪于笑着说：“幸好你当初没进去看，不然也许早被他们干掉了，就像那两个借宿在这里的游客一样。”

“那个被捉住的家伙已承认他们害死了两个借宿的人吗？”舒子寅问道。

“承认了。”洪于说，“不过他说他只知道这事 但他自己并没参加那次行动，所以，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吓死那两个游

客的，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

“总算结束了。”鲁老头开心地笑了。

“走，我们到露台上喝点什么去。”洪于拍了拍舒子寅的肩头说。舒子寅也已经忘了这两天和洪于赌气，高兴地跟着他走进了别墅。

58

一弯月牙出现在阁楼的窗户外边，舒子寅望见它时感到一丝清冷的寒意。由于昨夜的通宵折腾，整个别墅里的人今晚都早早回房睡觉。在这似乎已重新找回的安宁中，沉沉的寂静却让舒子寅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是一种直觉，一种下意识的感觉，这种恐惧比贩毒团伙没有被破获前还要来得强烈。什么都经历过了，为什么现在才真正感到恐惧呢？舒子寅说不出道理，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贩毒团伙的所作所为也许算不了什么，这座别墅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真正的恐怖也许还没有开始呢。想到这里，舒子寅“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她伏在书桌上刚翻开一本书时又突然分了神，她望了望书房的门，那门缝中曾经伸进一只僵硬的手臂来，一

封失踪了的娟娟的书信被这只手又送回了这里。这些事件没有明显的目的，绝非贩毒团伙所为。

今天下午，她曾和大家一样高兴过一阵子。洪于要她去露台上喝咖啡，她去了。这是两天来她第一次和洪于坐在一起，彼此都有一点仿佛刚认识时的忐忑不安。

洪于说：“现在好了，安宁了，你可以放心写你的东西。”洪于将前两天舒子寅不出阁楼理解为她为论文着急。

“是的。”舒子寅淡淡地说。刚才上楼时，她为大家的气氛感染忘了一些事，可穿过洪于的卧室到露台时，那卧室使她想起了洪于的荒唐，她的情绪一下子又低落下来。

“怎么，昨夜的惊险好玩吗？”洪于想让气氛轻松一点，“那些家伙想和我玩游戏，命都丢了。”

“人生也是一场游戏吗？”舒子寅别有深意地问道。

洪于奇怪地盯着她。她这句话的语气似乎在指向什么，洪于感到大惑不解。

舒子寅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想到岛上散步去。”她这话的意思很明确，她想离开这里，一个人去走走。

在花园里，舒子寅遇见雪花正在一条绳子上晒衣服。她看见一条红色的丝质睡衣正晾在绳上滴着水，便随口说道：“雪花，这件睡衣很漂亮的。”

雪花笑吟吟地说：“这是夫人送给我的。”

舒子寅的眉头皱了一下。就是这一微妙的表情，雪花感觉到了。女人的心思比男人缜密多了，当洪于这两天对舒子寅只是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的时候，雪花早已揣摩到了她的感受。

“那天，我并没有住在夫人的房里。”雪花决定对舒子寅坦白那件事。“因为主人坚决不同意，夫人便叫我回自己的房里去了。”

舒子寅“哦”了一声，心里“咚咚”地跳了几下，第一次在雪花面前显得有些尴尬，便说：“我到岛边走走。”说完便走开了。

此刻，在静夜的书房里，舒子寅在感受到恐惧仍然存在之后，又想到了洪于。她想找他聊天，但他昨夜通宵未眠，天亮后也守在她的床边，他太累了，此刻一定已经休息。

她想到了明天早晨，露台上的咖啡，还有阳光和鸟鸣。当然，她也要将今天晚上的感受告诉他，她仍然感到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是洪于还没睡吗？她心跳了一下。不过，她很快听见了“舒姐”的叫声，是雪花的声音。她在楼梯上便开始叫她，也许是怕她受惊吧。

雪花走进了书房。她还要向我解释什么吗？舒子寅想，她这样晚上阁楼来，一定是有事要讲的。

“舒姐。”雪花急促地说：“你叫我和梅花注意木莉的动静，我注意到了，她一个人钻进娟娟以前住过的房里说话，听来怪吓人的。”

“什么时候？”

“现在。”雪花说，“我刚才去找她，推开她房里面没人，却听见她隔壁的房间有说话声。你知道，木莉隔壁的房间一直是空着的，据说那是以前娟娟住过的地方，那个以前的女佣听说是失踪了。我想，木莉跑进那个房间干什么呢？她在和谁

说话呢？我觉得这事很奇怪，便上楼找你来了。”

“走，去看看。”舒子寅站起来说道。

她们一起下了楼，在底楼女佣住房的最后一个房间，舒子寅靠在门边听了听，果然，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但说的什么，一句也听不清楚。她想起了鲁老头曾经看见过的，木莉在半夜走到小岛尽头的一座荒坟上坐着，也是叽叽咕咕说话，还发出笑声。她后来问过木莉，木莉坚决说没有这事。现在，她相信鲁老头看见的是真实的。

舒子寅站在门外想了想，还是决定敲门。“木莉。”她一边敲门一边喊道。

里面的说话声停止了。但没有人来开门，舒子寅突然想到，要是门打开后里面没人，那将是很吓人的事。

雪花凑在舒子寅耳边说：“木莉一定在里面，我听了很久的，真是她的声音。”

“木莉，开门。”舒子寅再次叫道。

门开了，木莉披散着头发站在黑暗中，屋里怎么没有开灯呢？

“你在里面做什么？”舒子寅迷惑地问，“这是以前女佣住过的空房间，你在和谁说话呢？”

木莉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摇头，然后，她走了出来，挤过舒子寅身边，回到隔壁她自己的房间去了。

舒子寅和雪花正要跟进去，突然听见木莉在里面大哭起来。“妹妹——”她边哭边悲痛欲绝地叫道。

这是凄惨而又令人恐怖的场面。舒子寅不好再追问木莉什么，便跟进去不断安慰她，一直到她止住了哭声。奇怪的

是 她的哭声刚刚停住 舒子寅便听见她已发出了 鼾声。

舒子寅摇摇头 对雪花说：“你也去睡吧 木莉没什么 也许以前受的刺激太深了。”

雪花要陪舒子寅上阁楼，舒子寅感谢地拍了拍她的脸蛋说：“你休息吧 舒姐的胆子可比你大多了。”

这一夜，舒子寅又梦见一个女孩站在她的门口，突然，那女孩的手臂和头像积木一样掉了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动，慢慢地滚成了一个骷髅……

59

雪花站在别墅门外的石阶上，看见洪于穿着白色长裤和白色 T 恤向岛边走去，那优雅的风度好像要去打高尔夫似的。舒子寅跟在他的后面，她穿着黑色 T 恤和牛仔短裤 她的一双长腿是女孩子都会羡慕的那一种。望着眼前这幅图画，雪花感到他们真像一对恋人。

洪于解开快艇的缆绳，先跳上船后，又伸手将舒子寅接了上去。

洪于说：“这次不用摇木船了 开快艇也挺带劲的。”

舒子寅问道：“你会开快艇吗？”

洪于笑了，用玩笑的口吻说：“除了飞机，我什么都能驾驶。”

快艇发动后，在岛边调了一个头，便箭一般向湖心驶去。

舒子寅是在早晨喝咖啡时，在露台上对洪于提出要再上荒岛去的。

“真的 我总觉得还要出什么事。”舒子寅说；“上次 我让小妮陪我去找过那颗头骨，结果没有找到。昨夜我又梦见那颗头了。不管怎样，我既然看见了它，就应该将它埋好才对。老人常说人死后入土为安，暴露在地上也真不好。”

洪于同意了。他想起第一次带舒子寅去荒岛玩的情景，舒子寅下船后便乐得用手向他浇水，那雨滴似的湖水向他袭来，让没有防备的他一下子有点睁不开眼睛……这年轻时候才有过的感受使他恍然若梦。

“那上午就去吧 趁着太阳还不太毒。”洪于说。

两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向荒岛进发。由于是快艇，一会儿就到了。洪于先沿着芦苇丛的外围巡视了一段，找了一个适合登陆的地方将船靠了过去。

尽管是上午，盛夏的太阳还是热气逼人了。舒子寅站在一块石头上说：“我上次坐的那个地方，你能想起来吗？头骨就放在那里的。”

洪于对着芦苇丛望去 说：“让我想想。”

在洪于的记忆中，那是一片长满青草的斜坡，分布着稀疏的小树。当洪于赶到时，天已经黑了，舒子寅可怜巴巴地坐在那里等着救援。想到这里洪于的心猛跳起来，仿佛又看见

了舒子寅赤裸的身体……

其实，洪于刚才开着船贴着芦苇丛巡视时，就已经在判断方位了。但湖里的水位似乎有了些变化，使他没直接找到上次那个地方。

“应该就在这附近。”洪于说，“我们穿过旁边那些芦苇去看看。”

洪于的判断让舒子寅叹服，尽管他上次赶来这里时天已黑了，他居然还能记住这个方位。穿过一片芦苇，那片长满青草的斜坡出现在眼前，“就是这里！”舒子寅肯定地说。

然而，这里除了青草和零星的小树，舒子寅放置在草上的头骨无影无踪。会被漫上来的湖水卷走了吗？然而，看看地上，没有任何被水淹过的迹象。

“没关系。”洪于安慰她说，“找不到也没关系，你的心意到了，也就不会再有噩梦了。但是，你真的相信人死后会托梦或显灵吗？”

他们坐在草地上，舒子寅看着一只爬到她腿上的蚂蚁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灵魂这种东西，如果空间不同，怎么也无法相互沟通的。比如说这只蚂蚁吧，它尽管已爬在了我的腿上，它能知道我的存在吗？不可能，不论它如何努力如何智慧，它最后连我这只腿是什么也不会知道。因此我想，我们是无法谈论，无法想像灵魂这个东西的。”

洪于兴趣盎然，他说：“所以，我们只能就我们能够把握的东西作出判断，其他便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了。我在当知青的时候曾对着星空想过，如果我们没有眼睛，我们能知道什么叫星星吗？非但不能知道星星，所有物体的形状、颜色我们

都不会知道，而且连这些方面的词汇都不会有。所以，我想你对梦也不必太介意，它也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种东西，我们缺少一只眼睛来看见它，它也许完全就是另外一种事物，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它的频率碰到了我们，但我们并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在这荒凉的岛上，这种虚无的话题好像特别能触动人的神经。他们不停地聊着，直到舒子寅突然说道：“这岛有野兽吗？狼或狗什么的？”

洪于笑了，知道她还在想着头骨的去向，便说：“这是湖上的小岛，怎么可能有那些东西呢，这里最多不过有几条蛇罢了。”

舒子寅跳了起来，紧张地看着周围说：“我最怕蛇了。”看见洪于在笑，她一抿嘴唇说：“你骗人。”

洪于看见从她嘴唇上一闪而过的孩子气，不好再吓唬她了，便说：“这是我猜想的，我也很少来这里，并没有在这看见过蛇的。”

“我们再找找那头骨。”舒子寅说。

洪于也站起来，和她一起将这片斜坡又看了一遍，然后不甘心地走进了附近的芦苇丛中查看。

“这湖上岛上的东西为什么总要失踪？”舒子寅喃喃地说，“比如说木莉的妹妹，淹死在湖里了，至今却不见尸体，你说奇怪吗？”

“按理论说尸体会浮上来的。”洪于说，“不过这湖里的鱼太多……”

舒子寅叫起来，打断他的话说：“别说了，太可怕了。但

是，木莉却老说看见了她的妹妹。”舒子寅将昨天晚上木莉的情况对洪于讲了。

“那可能是梦游吧。”洪于说，“包括鲁老头说看见木莉坐在坟堆上，我想可能都是梦游，没什么可怕的。”

“我也这样想过。”舒子寅说，“不过别墅里很多怪事让人无法解释，我总觉得与这些死去的人有关系，我想把这些怪事都搞清楚。”

“也许都是那个贩毒团伙搞的鬼。”洪于说，“我想今后不会再发生什么了。”

舒子寅摇了摇头，但一下子找不出证据来说服他。

“我们回别墅去吧。”洪于说，“下午游泳轻松一下，怎么样？”

他们一起穿过芦苇丛。洪于伸手将舒子寅拉上快艇的时候，他们的手在船上迟疑了一下才分开。快艇启动，缓缓离开了这座飘浮着死亡气息的荒岛。

洪于和舒子寅回到别墅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梅花在客厅里迎上来说：“主人需要现在用餐吗？”洪于望了舒子寅一眼，舒子寅说：“出了一身汗，冲过澡再用餐吧。”洪于点头同意。

梅花又指着客厅里一个陌生的女孩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女佣，接替雪花的工作。旅游公司说雪花的工作另有安排。”

洪于“哦”了一声。自从蓝小妮试图让雪花留在房间里过夜那件事发生后，洪于的心里老是觉得别扭。因此，他便给洪金打了个招呼，让他换一个人来接替雪花的工作。洪于说雪花在这里工作很好，应提前回公司。他还让洪金给她晋升职务和工资。因为他觉得雪花这女孩做事真的还不错，他只是不愿再看到她在房间里随时出现了。

以前，洪于一家都住在这里时，女佣全是由伍钢到劳务市场去招聘的，但洪于发现伍钢由此和女佣乱来后，这次便让洪金在旅游公司的人员中安排了。看来，这种安排确实要

好一些。

“你叫什么？”洪于问新来的女佣。

“我叫云儿，姓丁。”她小声回答道。看得出来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我已在景区客房部工作快一年了。”

云儿十八九岁的年龄，发育得异常成熟，一件尖领衬衣穿在身上显得紧梆梆的。她顿了一下又说：“我接替雪花的工作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主人多多指点。”说完，她对着洪于和舒子寅鞠了一躬。舒子寅感到这是一个职业精神很强的女孩。

上楼的时候，舒子寅问为何要换走雪花呢，洪于说旅游公司要她回去负责一个小部门了。

“你这里不需要这样多女佣的。”舒子寅建议道。

“多吗？”洪于说：“桃花帮厨，梅花负责客厅及各处的卫生，木莉清理楼外环境包括花园，以便让鲁老头多做些安全防范方面的事，还有一个，便是负责我的房间和阁楼了。你想想，女佣并不多的。”洪于仿佛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说：“房子大了。只能这样。”

回到阁楼，舒子寅刚冲完澡，新来的女佣云儿就上楼来了。“舒姐，对不起。”她说：“刚才我在主人那边忙乎，没来得及照顾你。”她径直走到浴室门边，向里面望了一眼便走进去了。

舒子寅走过去一看，见她正挽着袖子在刷洗浴缸，便说：“不用刷了，我已洗过淋浴了。这里没事，你歇着去吧。”

云儿垂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直到舒子寅说有事会叫她的，她才下楼去了。

吃午餐的时候，洪于对正在上菜的桃花问道：“伍钢哪里去了？”

桃花说我正要转告主人呢，伍钢到犀牛岛去了，他说主人上午去湖上没带手机，要我转告主人，他也许要明天才能回来。

洪于知道，这小子解决了毒贩集团的捣乱后，也想轻轻松松了。何况他还惦念着在犀牛岛上“放水”的事情呢，心里一定早痒痒了。

洪于对舒子寅随口说出了伍钢的行踪，舒子寅问道：“什么叫‘放水’？”

“向赌客放债呗。”洪于说，“赌客输急了，会大把大把借钱再赌的，利息很高也不在乎。伍钢偶尔去做点‘放水’的事，我也懒得管他。”

“这不好的。”舒子寅说，“这也是参加赌博呀。”

洪于的看法与舒子寅出现了分歧，他说：“赌博是人的本性中的一种。其实，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你每做一个决定，每到一個路口，你都不知道底牌的。但是你决定了就必须往前走，是输是赢，走下去才知道，是不是这样？”

舒子寅笑了，抿了一下嘴唇说：“你这是诡辩，你说的是另一种道理了。”

“当然，牌桌上的赌博我是不参加的。”洪于说，“除非要给当官的送钱，我才陪他们打打麻将什么的。”

“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送钱。”舒子寅迷惑地问道。

洪于说这还不清楚。避免受贿呀！又说我们不说这些事了，赶快吃完饭，回房午睡一会儿，下午4点，我们到湖边游

泳吧。你来这么久了，还没去享受享受我岛边造出的泳场，光是那沙滩，就用了上百只船只运沙来铺。

舒子寅是最喜欢游泳的。她想起刚来这别墅时，第一次撞见鬼魂似的东西就是在准备去游泳时发生的。后来一直处于紧张之中，竟把游泳的事忘掉了。

“好，到时去湖里好好泡泡。”舒子寅爽快地响应道，“你游泳技术怎么样？或许我可以做你的老师呢。”

“那我就做学生吧。”洪于笑着说，他知道她的水性不错，不然不敢在海里夜泳了。

用完午餐，他们上楼去休息。刚走到二楼，梅花从走廊上迎上来慌张地说：“主人，这里的一间客房里有些奇怪的东西。”

他们便跟着梅花走进了二楼的一间客房，只见床铺整洁，雪白的枕头上却留有几根长头发，旁边是一大团湿痕，显然是有谁伏在这枕头上哭过。而且，从头发的长度看，是个女人。

“刚才听见哭声吗？”洪于问。

梅花摇头，她说她打扫这里的卫生，偶然发现的。

舒子寅想了想说：“没事，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她要洪于去休息，等一会儿游泳时，她就可以将这事的真相告诉他了。

洪于愣了一下，用手抓抓头说：“怎么，你成侦探了？”

洪于只好不管这事，回房去休息。在上三楼的楼梯上他回头望了一眼，看见舒子寅还站在走廊上，手里比划着和梅花说着什么。

洪于走进房间时，看见屋里的鲜花统统换成了新的，有百合、郁金香等品种 阵阵清香扑鼻。

新来的女佣云儿走了进来。“这样好吗？”她仿佛在征求意见。

“哪来的这些品种？”洪于知道楼下花园里没有这些花的。

“我上午来这里时 随船带来的。”云儿说；“我想要有些新品种才好。我已叫人给这里送生活用品的同事每次都随船带些花过来，不知主人喜不喜欢？”

“随便 怎么都行。”洪于感到很满意 但又觉得没必要表现出来。

云儿已闪电般地拿来拖鞋，蹲下身去替洪于换上。

洪于拍拍她的肩说：“让我自己来，这些事不需要你做的。以后，你就打扫房里的卫生就行了，知道吗？”

云儿仰起脸说：“没什么 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她的大眼睛闪着，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好了 没事了。”洪于说，“下午 4 点钟叫醒我，我要去游泳。”

“好的。”云儿得体地退出卧室 轻轻拉上了房门。

洪于闭上眼睛躺在床上，迷糊中听见外间有翻动画报的声音。他朦胧地想到，这个女佣的服务倒是经过培训是很到位的。

第十六章

61

洪于穿着泳裤走出别墅。阳光透过树影斑斑点点地打在他的身体上，他对自己打高尔夫练出的身架和肌肉感到满意。

来到小岛南边的时候，他远远地便望见湖面上仰卧着一个穿着红色泳衣的女子。她双手枕在脑后，两条长腿伸得笔直，整个身体随着湖水轻轻波动着，仿佛睡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碧绿的草地上。

洪于悄悄地下了水，头一埋便钻进了水底。由于阳光的照射，他看见水下的色彩由浅到深，像一幅印象派图画。他的潜泳本领是在野外的大河里练就的，那时他十一二岁，常常吓唬那些不会潜泳的小伙伴们说，他在河底看见过水鬼。

舒子寅提前来到湖上，游了一会儿之后，便仰卧在水面上休息，神思遐想起来。

突然“哗”地一声水响，洪于在舒子寅的身边冒了出来。这一惊使她失去了平衡，差点呛着水。“你吓了我一跳。”她笑

着说，同时作出了小小的报复。她用手掌斜推水面，一柱水花便飞起来打在洪于的脸上。趁他不及反应，她已翻身游走，脚尖在水面上打出细碎的浪花，像一条滑腻的鱼一掠而过。洪于也不追赶，他望着她不断向前破开蓝色湖面，一种强烈的情感突然哽在他的喉头。他无端地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神的灵还行在水面上。”

这本《圣经》是他在舒子寅随身带来的书籍中看见的。当时随便拿起来翻了翻。舒子寅说：“喜欢就拿去看看吧。”洪于笑了，说：“我又不是基督徒，看这个干什么？”舒子寅瞪大眼睛说：“谁说教徒才看《圣经》？”她翻开这书的第一页对他说：“你不想看看这世界是怎么来的吗？为什么有山有水？”这话倒激起了洪于的兴趣，他便将这书拿到了自己房里，每晚睡觉前读上一小段。他看见上帝用了七天造出这个世界，刚才他记起的那句话是上帝第一天所做的事。神灵、水面和光，使他想起了自己在当知青时，在原野的河流边产生的感觉。

“喂，愣在那里干什么呀！”舒子寅在远处喊道。洪于这才游了过去，他的自由泳速度在年轻时被朋友们形容为被射出的一枚鱼雷。此刻，他感到湖水特别的柔和，世界的坚硬荡然无存。

女佣云儿在遮阳伞下的圆桌上放满了啤酒瓜果之类的东西。洪于和舒子寅走上沙滩，接过云儿递来的大浴巾往身上一裹，便舒适地坐在了躺椅上。这种平和宁静，使舒子寅忘掉了上岛以来所经历的种种恐怖折磨。

“刚才我来迟了一点，是接了一个电话。”洪于靠在躺椅上说：“是那个刑警大队长打来的，说是那个贩毒团伙的成员

已被全部抓获了。”

“这太好了。舒子寅感到一阵轻松，但愿这里不再出什么事情。”

“那二楼客房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洪于突然想起了中午时梅花在那里发现的头发。

“是木莉的头发。她在那里捂着枕头哭过。舒子寅侧脸对着洪于说，“这事有些奇怪的。前些时候，木莉半夜时要么蹿到岛边的坟堆上去坐着，要么进到以前娟娟住过的房间自言自语，你判断说是梦游，这可能是对的。因为从木莉否认这些事情来看，可能她自己确实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问她为什么去二楼的房间哭泣时，她却是非常清醒地说，她看见了她的妹妹。今天中午，她在客厅里突然看见妹妹正在上楼，便追了上去。她看见妹妹进了那个房间，她也推门进去。看见妹妹正坐在椅子上，肩膀不停地发抖。木莉说你怎么在这里时，妹妹说她已经住到这别墅里来了，她怕主人赶她走，因此一直东藏西躲的。她望着木莉说 姐姐 我饿。木莉说你等着 我到厨房里去给你拿点吃的来。木莉走下楼来，她回到自己房间拿了一个午餐时留下的馒头，再来到二楼房间时，妹妹已经不见了。她便伏在枕头上，捂着嘴大哭了一会儿，然后才离开。”

“荒唐。”洪于说；木莉有点恍恍惚惚的 你不觉得吗 自从她妹妹淹死了，我看她就有点不正常。”

舒子寅望着湖水，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不知道，木莉所说的事应该是她的幻觉，但是，你听她讲述时，又产生不全是幻觉的想法。我甚至设想，要是木莉所讲的事是真的呢？那

就太可怕了。

“死而复生？那可能吗？”洪于望着果盘里被切开的水果说，“或者是她妹妹的魂飘进别墅里来了……”

舒子寅没有回答。在遮阳伞罩出的阴影里，她用手撑着额头动也不动。

“怎么，你不舒服？”洪于问。

“头有点晕。”她仍然没抬头，“胃里难受，想呕……”

洪于有点紧张：“是不是中暑了？”洪于一边问，一边在躺椅上侧过身子，想给她按摩一下胃部，然而，舒子寅穿着泳衣的丰润的身体使他的手还未抬起来便止住了。

“一直都感觉很好的。”舒子寅抬起头来望着他说，“是刚才要上岸时，突然觉得水里有异味，想到这湖里死过人的，胃里便开始不舒服起来。我一直忍受着的，但不行，头晕，一直想呕……”

“那么，回房休息一会儿吧。”洪于说，“你这是心理作用。”

舒子寅抱歉地说：“对不起，没和你好好游泳。”她站起来，身子摇晃了一下，云儿立即扶住了她。

回到阁楼，云儿立即进浴室张罗起来。舒子寅洗了个热水澡，穿着浴衣走出来时，她脸上的红润恢复了不少。

“我好多了。”她对坐在卧室里的洪于说，“我想再睡一会儿，就没事了，你也去休息吧。”

洪于吩咐云儿好好照顾舒小姐，便回到了自己房里。太阳正在西沉，房间的一面落地窗金光流溢。从这里能望见湖面的一角，这美景是让人死亡的地方吗？

黎明来到这座岛上的时候，最先是以前一阵鸟啼声开始的。舒子寅起了床，理了理睡衣的腰带走下楼去。这是她的习惯，只要没整夜写作，她喜欢在黎明时分去岛上散步，去湖边看云层中射出来的第一缕霞光。

整座别墅寂静无声，连女佣们也还在睡眠中。她穿过底楼的客厅，在半明半暗中摸索着打开了别墅的门，晨光便像水一样泻进门来。

出门是一个小小的平台，有几级花岗石砌成的台阶通下去。此刻，在微弱的晨光中，舒子寅突然看见一件蓝色小碎花衣裳平铺在台阶上，像是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消失了肉身以后，只剩下一件衣服躺在那里。舒子寅震惊地盯着那件衣裳，它平铺在台阶上，衣领向着进门的方向，仿佛是正准备进入别墅时而倒卧下来的。

是女佣晾在外面的衣服被风吹到了这里吗？不像，因为那衣服平整地躺在那里，也没有粘上泥土。舒子寅强压住恐惧，大着胆子拾起了它，她手上感到了衣服被夜露打湿后的

冰凉。她想了想，又将衣服放在原处，然后转身走进屋里，去叫女佣们来看看，这是谁的衣服。

接着发生的事让舒子寅脑袋里“嗡”的一声，对自己摸过这衣服的手都有点害怕。因为在女佣们围着那衣服议论纷纷的时候，木莉突然从女佣后面冲了出来，她抓起那件衣服哭着叫道：“妹妹 妹妹 你怎么在这里呀！”

这真是木莉的妹妹水莉的衣服。从犀牛岛紧急赶回来的伍钢在洪于的房间里回忆道，那天，他带着这姐妹俩上船时，水莉穿着的正是这件蓝色碎花衣裳。后来船翻了，伍钢在水中抓住木莉的时候，看见这件衣裳和一团乌黑的长发在水上浮动了几下便沉入了湖底。

“好了，让我想想这事。”洪于脸上露出少有的疲惫感，示意伍钢可以离开他的房间了。不过他又补上一句：“这几天你就在别墅待着，别再到外面去彻夜不归了。”

伍钢出去后，洪于用十分困惑的眼神望着舒子寅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都有些糊涂了。难道真如你昨天说的，木莉反复说她妹妹就在别墅里会是她的一种预感？”

舒子寅的心里也没有了底。应该说，预感来自各个方面。她想起了昨天在湖里游泳时，快上岸时分突然在水里闻到了一种腐味，这使她想到死亡。她头晕、想呕，一直到回房洗了个热水澡才好一点。她想在晚餐前小睡一会儿，可是，一睡下后竟在今天黎明时分才醒来。洪于今天告诉她说，昨晚他等她共进晚餐，一直等到晚上 9 点见她还睡得沉沉的，洪于才一个人吃了点东西。这是奇怪的，她怎么会从下午不到 6 点钟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呢？难道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她们早起，

以便让她打开别墅的门去看见那件在地上摆成人形的衣裳吗？舒子寅甚至想，在几个女佣中，除了已离去的雪花，她就和木莉接触得最多了，是不是木莉身上的气息、预感传染给她了呢？

“这事确实太蹊跷了。”舒子寅对洪于说，“今天早晨我拾起那件衣服时感到手心冰凉，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自己的衣服上有冰。我在梦中四处拾柴火想点燃来取暖，但始终打不到火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预感。”

洪于想了想说：“这样吧，叫梅花和桃花这几天夜里都警觉点，只要发现木莉出来，不管她是不是梦游，也不论她去岛上逛还是去这楼里的哪个空房间，都悄悄地跟着她，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出现。

“也只好这样了。”舒子寅说，“我这就去给梅花和桃花安排安排。另外，我再找木莉好好聊一聊，看看有没有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

舒子寅出了房门之后，洪于想到露台上吹吹风，但身体动了一下，却不想站起来，他怎么会这样疲惫呢？他又产生了带着舒子寅一走了之的想法，到城里去，到山里的避暑胜地去，或者干脆回到认识她时的那个海滨酒店……总之，远远地离开这座似乎有鬼魂出没的别墅，他想和舒子寅无忧无虑地待在一起。然而，舒子寅却说不能这样离开。开始她说不愿换地方写作，后来干脆说这些可怕的事不离开她不离开这里。这是一个有着罕见的好奇心并且在冒险中决不退缩的女孩，洪于想，和她邂逅也许是自己的命运。

这时，云儿递给他一杯热咖啡。这正是他刚刚一闪而过

的想法。他望着这个懂事的女佣说：“你今天晚上多陪陪舒小姐，如果她同意，就和她住在一起，今天早晨的事也让她够受惊吓了。”

“好的。”云儿简短而顺从地回答。

昨天晚上，舒子寅从下午睡下后就没有醒来，云儿便懂事地不断上楼去看她，然后向洪于报告：“她没醒，睡得很香的。”洪于说她游了泳后又没有吃东西，不知道会不会饿。云儿说她睡前喝了一杯糖水的，这才让洪于稍稍放心一点。

另一件让洪于对云儿很有感触的事是，洪于为了等舒子寅醒来，一直到晚上 9 点才用餐，在这之前，云儿一直饿着肚子。洪于叫她下楼去吃东西，她说主人还没用餐，她不能先吃的。她一直坚持到洪于用餐之后，才下楼去草草吃了点东西。转眼又上楼来了。她给浴缸放满水，洪于洗澡的时候她在卧室整理床铺，洪于躺上床，她像遵照程序似的在洪于的腿上按摩起来。这不是洪于需要的，他正要对她可以说离开了，一阵又麻又胀的感觉强烈地产生了。他问：“你懂得穴位？”云儿说她父母都是医生，她自然懂得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洪于便同意了作一次按摩。他感到全身的经络血脉在不断畅通。在她的手到之处，从肌肉到骨头都获得了一种轻松感。他闭上眼睛，觉得身体在慢慢地热起来。并且，不知是哪些穴位的作用，他感到了可怕的兴奋。他睁开眼睛，第一次发现云儿的眼神是妩媚的，并且胸部异常丰满。“好了。”他说，“你去看望一下舒子寅睡得如何，便可以回房休息了。”洪于必须止住这种危险，他想到了上次对冷小莉产生错觉后留下的懊悔。

此刻，当他接过咖啡的时候，云儿那种职业化的礼貌又使他舒了一口气。

63

伍钢从洪于的房间出来后，心里第一次升起一种恐惧。那件蓝色碎花的衣服他看过了，确实是水莉死前穿在身上的那一件。洪于将他从犀牛岛上紧急召回，也是要他证实这个事情。因为老爷子认为木莉的精神已有点问题，担心她对这件衣服的辨别有误。

人死了，尸体沉入湖底一直没找到，而死者的衣服却出现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这让伍钢不禁暗暗抽了一口凉气。前两年女佣娟娟投湖自杀，伍钢将她悄悄埋在了荒岛上，两年后舒子寅发现了娟娟的遗骨。这事也让伍钢心里七上八下的，他为此去寺庙烧香，回岛后又悄悄地去荒岛找到了那些被冲出来的遗骨——有腿骨、头骨，他选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将娟娟的遗骨重新埋了。这以后，他夜半醒来时心里才感到一点踏实。

没想到水莉的衣服又飘到这里来了。这是比发现遗骨更

加不可思议的事情。伍钢尽量不去想鬼魂的可能性，他宁愿这样设想，水莉的尸体沉入湖底，衣服脱落后慢慢漂到了这个岛边，什么人捞起它扔在了别墅门口。

然而，这个排除鬼魂的设想还是使他不能完全说服自己。首先，捞起水中的衣服来扔在门口，这岛上谁会做这种事呢？以他对人的恶行的了解，他在这里实在找不出能干这种事的人；另一个疑问是，死者的衣服会脱落吗？会这样凑巧就漂到了这个岛边来吗？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那么，真是鬼魂出现了？伍钢尽管不愿相信这点但心里还是打了一个冷战。

他走出别墅，准备去靠近水边的地带查看查看，如果这件衣服是漂来的，那就可能还会漂来另一些东西，比如鞋子啦，内衣啦什么的。说不定，尸体也就正卡在岛边的某块石头下呢。

阳光强烈，伍钢眯着眼，看见鲁老头正站在一把椅子上，举起手往门框上挂一面小镜子。自从破获了贩毒团伙的捣乱后，鲁老头就将那镜子取下了。鲁老头当时还说：“我其实并不相信鬼魂的，都是这些狗东西把人搞糊涂了。”他取下镜子后表示这很滑稽。“我再不会相信什么鬼了。”他笑得满脸络腮胡都在抖动。

伍钢走到了小木屋前。鲁老头挂好镜子后从椅子上跳下来，看见伍钢站在面前，便尴尬地说：“我眼皮老跳个不停，像是还有什么灾要来，挂上这个避一避。唉，有什么办法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伍大哥，你说是不是？”

“胆小鬼。”伍钢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其实他不是气恼

鲁老头的胆小，而是鲁老头的惊恐增加了他自己的不安。

伍钢沿着岛边的草丛走了一圈后，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只在一块大石头上看见一小片隐隐的血迹。这是那个女毒贩中弹身亡的地方。伍钢喜欢这样真刀真枪地干，而这件鬼魂出没似的衣服令他束手无策。

伍钢又摇了一只小船来到湖上，随船带了一根长竹竿。他摇船围着这座小岛走，沿途用竹竿在水中打探着，尤其是靠近岛边的石下草中，他用竹竿试探着，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伍大哥。”在一处偏僻的岛边，新来的女佣云儿正在叫他。

他将船靠了过去。

“你在做什么呢？”云儿问。

“看风景呗？”伍钢随口答道。

云儿说她也要到水上玩玩，伍钢便让她上了船。接下来，当他用竹竿四处打探的时候，他便哄她说是看看哪里鱼多，傍晚时好来钓鱼。

“主人也钓鱼吗？”云儿问。

“以前钓钓 现在不怎么玩这个消闲了。”

“是因为要陪舒小姐吗？”云儿用手撩拨着船边的水说：“我感觉他俩很合适的，主人会离了婚去娶她吗？”

“你这个小丫头 关心主人的事干啥。”伍钢说：“告诉你，主人见过的美女有岛上的树那样多，要嫁给主人可不那么容易。不过，这次确实挺奇怪的，这样久了，主人好像还没和舒小姐住在一起，挺蹊跷的是不是？”

“以前主人不是这样的吗？”云儿又问。

“那当然了。”伍钢说，“以前有女人来这里，最长不会超过三天的。

“主人挺浪漫的嘛。”云儿抿嘴一笑。

伍钢一本正经地说：“现在可不浪漫了，你没看见吗，变了一个人似的。

伍钢的谈兴很高，说话也放得开了，是因为这个新来的女佣使他眼前一亮。她静止的时候显得单纯，但笑起来却发现她的眼睛很狐魅。尤其是她突出的S形身段，很能让男人想入非非的。当然，凡是进主人房间服务的女佣他是从不会招惹的。这是江湖上的规矩，伍钢懂得这点，从不越雷池一步。

这天晚上，伍钢睡觉前第一次将房门反锁上了。如果在岛边发现了什么他反而可以心安得多。凡事需要得到解释，而无法解释的东西不能不让人恐惧。他躺在床上点上一枝烟，眼前又浮现出那件来历不明的蓝色碎花衣服。他曾经亲眼看见它沉到湖底去的。它裹着一个生命去了，而今孤单单地来到别墅门前，听在场看见的女佣说，那件衣服像是要走进门来似的。

这时，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是桃花，只有她才来敲门的。伍钢让她进到房里，桃花说：“这段时间你怎么不理我了呢？”伍钢在她屁股上拍了一把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人啦鬼啦都对着这里捣乱，哪还有心思亲热。老爷子要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呢。

桃花不知道，伍钢和他厮混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要不是

在这寂寞的岛上，伍钢早和她玩完了。

伍钢送走了桃花，他对这个胖乎乎的女佣确实已没有一点兴趣。他想到了梅花，但记起了老爷子警告过他不准再在别墅里乱来，只得作罢。无论如何，住在这岛上真是太无聊了。老爷子为什么不回城里去呢？都是那个舒子寅喜欢这里的景色。他突然想起了云儿问的话，主人会和舒子寅长期好下去吗？甚至不惜和蓝小妮分手后娶了她？伍钢觉得有这种可能，要是那样的话，这别墅可就得长期待下去了。不过伍钢想，也没关系，如真是那样，他到时申请到公司里去做事，老爷子知道他是爱热闹的，不会不同意。

64

洪于在夜半醒来，准确地说，是一阵女人的哭声将他惊醒的。那哭声隐隐地传来，时断时续。他记起了几年前全家人住在这里时，夜半就出现过很多次这种哭声，搞得整个别墅里的人惊恐不已。这次，舒子寅来别墅后听说过一次，后来倒没有再出现了。如果不是有以前的经历，洪于会将这哭声想成是木莉在哭，因为她妹妹的死可能让她夜里伤心。但是，这哭声绝对不是木莉发出的，洪于是从那哭声中似曾相识的声

调中感觉到这点的。

哭声持续的时间很短，几乎是在他竖起耳朵想辨别得更真切一些时，那哭声便没了。以前也都这样。

洪于也睡不着了，开了灯，坐起来靠在床头，想清醒地听听那哭声还会不会再次出现。

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整座别墅静得像是无人的山谷。突然，他听见了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很轻，但由于楼内都是地板，那声音是掩藏不了的。洪于屏息听着，判断着，那脚步声就在外面的走廊上。接着，有开门关门的声音，这声音间隔一会儿又出现，仿佛是那些空房间的 door 正在被一道道地推开。过了一会儿，脚步声似乎下到了二楼。声音更微弱了，但听得出来，那脚步声并没有离开二楼。

洪于本能地望了一眼自己的房门，心想不会是水莉的魂灵真的进入别墅来了吧？他想明天一定得想想对策了。这时，脚步声已经完全消失了，耳膜里静寂得像什么也没出现过一样。洪于关了灯继续睡觉。

迷糊中，那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是隐约到清晰，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他鼓励自己说，你不是一个胆小鬼，你有胆量出去看看的。

他轻轻地拉开房门，先从门缝中望了走廊一眼，走廊上亮着灯，这是按他的要求做的。脚步声已经在上三楼了，洪于不敢往前迎上去，便站着原地，望着上楼来的楼梯口，听着那脚步声已清晰得就在近旁了。

突然，一个女人走上楼来。洪于提到喉咙的心又立即回落下去，那不是舒子寅吗？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一点不像

睡过觉的样子，倒像是一个旅游者。

她向洪于跑了过来，一把将洪于拉进房间说：“你怎么没睡觉？听见什么了吗？”

洪于吃惊地看着她说：“我还要问你呢 半夜三更的 你在做什么呢？”

舒子寅做了个诡秘的表情，仿佛藏着什么秘密似的。

几个小时前，舒子寅还处在少有的恐惧中。她睡不着觉，便趴在阁楼的窗户上往外看。她先趴在后窗，从这里能望见别墅背面的树林。那些树林在深夜以后便像消失了一样，只有在它们的缝隙中透出的湖水有一点灰白的光。她又趴在前窗往外看，她望见了鲁老头的小木屋，门框上有块发亮的东西，她知道那是鲁老头挂在那里的一面镜子。通向湖边的小路上是灰白色的，舒子寅想，昨天夜里，那件蓝花衣裳就是沿着那小路飘过来的吗？她的心跳起来，赶快关上窗，躺上床后便想起了来到别墅后的种种恐惧经历。

突然，舒子寅发现，排除了贩毒团伙对别墅的骚扰以后，其他的怪事都与死去的女人有关。在走廊或楼梯一闪而过的人影，夜半的哭声，吊在楼梯下的死鬼，从门缝中伸进来的僵硬的手臂，躺在门外石阶上的蓝花衣裳……都是女人。而她在现实中知道的死者也是女人，她想，是这些情绪让大家染上了集体幻觉呢，还是真有鬼魂这种东西出现？关于鬼魂，她以前是从不相信这种东西存在的，但现在她至少不能太肯定下什么结论。事实上，她听见看见的东西包括今天早晨出现的蓝花衣裳 要用幻觉来解释已经不可能 那么 是鬼魂吗？

要弄清楚这个悬疑，舒子寅感到恐惧是最大的障碍。她

想起了那个吊在楼梯下的过厅里的那个黑影，如果她自己不晕倒，一切不是都可以搞清楚吗？还有那些出现在走廊上楼梯口的人影，如果能立即追上去，不就能看清楚面容吗？

关键是人自己太恐惧了。恐惧来自于人们对鬼魂的传说。但是，如果真有鬼魂，它的前生不也是人吗？舒子寅想到了娟娟和水莉，虽然她没见过这两个女孩，但她想她们还不是与雪花、云儿一样的女孩吗？这样想别墅内即使有她们的魂灵显形，也不应该让人如此恐惧呀。

舒子寅终于让自己想明白了。她想既然是这样，与其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撞上她们，不如主动去找一找。她想，只要在夜半时分，悄悄地走出去，是会遇上她们的。她将决不害怕 如果还能和她们对话 那不就是奇迹了。她会说 娟娟、水莉我爱你们。她想自己决不会有危险的。当然，如果什么也没发生，如果她夜夜主动寻觅却不见踪影，那么，鬼魂的猜想将不能成立。

做出这个决定让舒子寅热血沸腾。她想明天半夜就开始实行吧。这样一想，她平静得有了睡意。然而，在她即将睡着的时候，她听到了女人隐隐的哭声。她坐了起来，将主动寻找的决定立即开始实施，尽管她走到阁楼楼梯口时，心还是压不住地狂跳，但她决不退缩。

那哭声在她走下阁楼时便消失了。她继续往前走，她推开了三楼小茶厅的门，站在门口望了一会儿里面的黑暗后，直到没有任何动静才关上门，又沿着走廊，将每一道空房间的的门都推开看一看，她不怕里面的黑暗，她想如果有鬼魂的话，一定就站在这些黑暗中。

她从楼梯下到了二楼，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着的，木莉就是在这里好几次看见她妹妹出现的。不管这是不是木莉的幻觉，如果她妹妹的魂灵真在这里的话，现在是夜半时分，一定应该显现了。

舒子寅走进了二楼的走廊，她仍然依次地推开那些房门，伸进头去望一望再将门关上。走廊尽头的一个大套间是洪于的母亲以前住过的，舒子寅拧门把手，这门是锁着的，她只好放弃了进这间房子去看看的想法。

什么都没发现！舒子寅松了一口气，这才感到身上已出了不少汗，T恤衫正冰凉地贴在背上。她继续往下走，来到了底楼客厅。这里一片漆黑，为了不惊动已睡着了的人，她凭记忆摸到了别墅的门口。她轻轻打开门走出去，花园里影影绰绰，鲁老头的小木屋在不远处静默无声。她在石阶上坐下，这里就是放过那件蓝花衣裳的地方，她坐在那里，看着从湖边通向这里的灰白的小路。现在是夜半时分，她能等到水莉的魂灵在她面前显形吗？

仍然是什么也没出现。想到以前在屋子里听见外面有点响动也害怕，舒子寅笑了，她在夜半时分独自走遍了别墅的各个角落，她期望与鬼魂相遇而不能，她以后不会再有什么害怕的了。她走进别墅，摸黑关上门后返身上楼，没想到，洪于正站在他房间外面的走廊上。

洪于倒抽了一口凉气，对她说：“不能再这样了，出了事怎么办？”

舒子寅认真地说：“我还想再做几次呢，说不定哪天半夜，我就会真的看见什么呢。”

第十七章

65

夜半时分，舒子寅在别墅里独自查看的举动让洪于大为震惊。当他被楼内的脚步声惊醒，在房门外的走廊上看见舒子寅从楼梯走上来时，他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任性而危险的行为。而舒子寅却表示，她明晚还要这样做。

“不行 你这简直是瞎胡闹。”洪于控制不住地发了脾气，他的头脑闪过以前的借宿者死在底楼的情景。

舒子寅被他的这声怒吼惊呆了，她冲口而出说：“你别管我，我就是要这样做！”说完她一转身出了房门，穿过走廊登上她的阁楼去了。

洪于愣了一下，也紧跟着上了阁楼。由于心急，木楼梯被他踩得‘咚咚’地响 在夜半的寂静中显得格外震耳。

“子寅 你这真是太危险了。”洪于赶上阁楼后说；还记得那两个借宿的游客吗？鲁老头说，他们死后脸上的表情都非常恐怖，眼睛瞪得大大的。”

舒子寅正坐在椅子上脱下运动鞋，趿上拖鞋。她说：“那

不是躲在这楼里的贩毒分子干的事吗？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但是，警察已审问过了，有很多怪事不是他们干的，你不是不知道。”洪于急切地说：“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死人的手，夜半哭声，死人的衣裳……你想在半夜出来发现这些事的真相，简直是疯了！你再这样做，就离开这里，我送你到机场！”

“你吓破胆了吗？”舒子寅站在他的面前，头一昂突然说道：“好，我走，我走了，你这里就太平了！”

舒子寅一边说，一边打开衣橱就要收拾行李。洪于一下抱住了她，说：“你干什么？”

“别管我，”舒子寅挣扎着说，“你别管我，让我走好了。”

“不——”洪于紧紧抱住她，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哪里也不能去，不能去。子寅，我爱你！你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在洪于有力的臂膀中，舒子寅突然从一夜的高度紧张中放松下来，她感到全身没有一点力气，她的脸紧贴着洪于的胸膛，不知怎么的就流下眼泪。洪于俯下脸来疯狂地吻她，从眼睛到脸颊到嘴唇。“我爱你。”洪于喃喃地说着：“你不能受到伤害，不能……”

舒子寅闭着眼睛，紧紧地抱住洪于的脖子。她感到双腿已离开了地面，有飞翔的感觉。“我也爱你，爱你……”她的声音在热吻的旋涡中浮出来。她已不知身处何处，仿佛是在波涛汹涌的水中起伏、翻滚、旋转。这是一场风暴，直到有衣物飘落在床前的地板上，舒子寅才突然清醒过来。她用枕头捂在胸前说：“不能……”

洪于翻身仰躺着，舒子寅俯下脸去，吻着他眼中的风暴。

说：“我爱你。”

洪于坐了起来，背对着她说：“你去洗个澡吧，别感冒了。刚才，他从她湿润的T恤衫上，知道她在半夜的冒险中曾被冷汗湿透过。

舒子寅进了浴室，躺在温热的水中，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她打开浴室里的水龙头，用“哗哗”的水声来掩盖自己的痛哭。爱情的闪电将她点燃，为什么，这道闪电却不是完整地属于自己呢？为什么，这道让她愿意化为灰烬的闪电，到来时总是带着巨大的缺陷？这是她的宿命吗？她想到了和哲学教师的爱情经历，想到了他在她和他妻子之间的痛苦周旋……不，她不能再陷入这种沼泽了。然而，人的理性又是多么脆弱，在爱情的闪电中她不堪一击……

舒子寅裹着浴巾走到卧室的时候，洪于已回到房间去了。床头的台灯下放着一张纸条——

子寅，很多话还不知如何说起。我爱你，我需要和你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也许现在还不能，但我要争取。你现在要好好地睡一觉，听话，不要再做任何冒险的事。吻你。

读着这张纸条，舒子寅感到手有些发颤，她将这纸条放在唇边吻了一下，然后熄了灯上床睡觉。阁楼的窗上已有些发白，天快要亮了。

这是舒子寅上岛以来最沉最香甜的一次睡眠。人在生活中无论做着多么重要的事，无论朋友如何众多人际如何宽广，只有爱情来临的时候，他（她）才会在回望中见到以前的

漂泊与孤独。

舒子寅醒来时，窗上已爬满明晃晃的阳光。她听见了蝉鸣声，听见了满岛的绿叶在风中的吟唱声，甚至听见了蓝色的湖水下鱼群的呢喃声。她睁着眼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像儿时的暑假一样，醒来后先想一会儿起床后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然后才一翻身跳下床。

她坐在镜子前梳头，她将瀑布似的长发在头顶盘了一会儿，然后又全部放下来。她将衣橱翻得乱七八糟地找衣服，她一下子成了一个毫无主见挑三选四的女孩，最后，她走下阁楼时，穿着一条方格子的短裙和白色 T 恤 给人一种要去打网球的感觉。

洪于的房间门大开着，显然他早已起床了。他曾经说过，从他遭遇破产并重新奋斗开始，15年来每天早晨6点起床已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云儿正在收拾房间，看见舒子寅走进来，她说主人在湖上开快艇玩呢，主人安排了，叫你在露台上坐一会儿，我立即给你送早餐上来。

舒子寅来到露台上，望见蓝色的湖面上闪着细密的光波，一艘快艇正在高速冲刺，湖面上被犁出一道道白色的深沟。那快艇在远处划出一道弧形，在转弯的时候船身倾斜得很厉害，船舷的一边已经与水在一个平面上，而白色的浪花刹那间将驾船人的双腿笼罩。那是洪于，他驾着快艇在湖水兜风，伍钢和鲁老头站在岸边，不断地举起双手向他叫好。

这种景象在人生混沌的长途中并不常见，舒子寅感到眼眶发热。云儿已在叫她用餐了，她稳定了一下情绪才转过身

来，在露台上的小圆桌旁坐下。

云儿说：“舒姐，你今天真美！”

舒子寅的脸一下子红了，仿佛感到云儿已知道了什么秘密似的。她望了一眼这个懂事的女孩说：“谢谢！”然后便心神不定地用起餐来。

66

连续两天，别墅里仿佛照耀着异常的光亮，这些光亮由湖水、太阳、云彩、树叶的绿和玫瑰的红交融而成。在延伸的走廊和逐级爬高的楼梯上，仿佛有某场音乐会的余音在流动。

如果说，这别墅里藏有鬼魂的话，那么，在爱情的足音中，鬼魂也退缩到更深的黑暗中去了。连续两天，别墅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动静，舒子寅眼中曾有过的恐惧的影子和冒险的倔强，更多地被柔水流溢而代替。尽管这柔水下面是不知以后该怎么做的惆怅，但爱情的发现毕竟如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星一样使人兴奋。

夜里，他们会坐在露台上，依偎着将夜送到万籁俱寂的

深处。舒子寅的一只手被捂在洪于的双手中，像一只不再飞翔的鸟，它栖息下来，在两只合围的手掌中找到温热的巢。他们的手指交缠着，她的掌纹的河流仿佛正流向他的掌纹中去……他们早早地便打发云儿回房睡觉，能够望见这露台的他们最多只允许是星星。

夜凉如水，该回房睡觉了，舒子寅将手从洪于的两个手掌中抽出来，她看见他黑暗中的眼睛闪闪发亮。在房门口，他们拥吻着互道晚安。

回到阁楼，舒子寅先在书房里翻看了一下白天的写作成果，她对这两天来写作上的突飞猛进感到满意。然后她进了卧室，关上房门之后，空气中有一股异常的气味，她想这也许是喷过空气清新剂的缘故。她走进浴室洗澡，在水雾弥漫中突然感到头晕，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她挣扎着爬出浴缸，来到卧室的床边，揭开被子的一角便钻了进去，她想睡一会儿也许就好了。

仍然是头晕，她张了张嘴，感到口舌发干，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了？她翻了一个身，在被窝里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像是一根木头。她迷糊地想这就是她的布娃娃吧？舒子寅从小喜欢布娃娃，在大学的女生宿舍里，她放在床头的布娃娃一直是同室女伴们争相宠爱的对象。她想，女孩子们都是喜欢布娃娃的。只是很多人长大了，便不好意思再在床头放上那玩意儿。她可不管这些，不但在床头放着布娃娃，出门旅游时还会将它放进旅行包带走。

舒子寅伸手将被窝里碰到的布娃娃揽向身边。但是，她突然感到形状不对，这根像木头一样的东西光滑冰凉，她顺

着它摸上去，突然摸到了人的手指！一刹那间，她想起了那只从门缝中伸进来的死人的手臂！

她想坐起来开灯，但全身竟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艰难地向床边滚去，终于伸手开亮了台灯，她掀开被盖，天哪，一只僵硬的人的手臂正横在她的床上，从手的修长来看，这是一只女人的手臂，在肘弯断裂处，露出白花花的骨头！

舒子寅头脑里“嗡”地一声仿佛要爆炸似的，她的嘴大张着，但发麻的舌头堵在口中，竟发不出喊叫来，只有喉咙里发出一声喘息似的声音。她拼尽全身力气举起那只僵硬的手臂向空中甩去，在梳妆台上的镜子被打碎的同时，她头一歪便斜躺在床上昏迷过去。

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阁楼上这一微小的动静对整座别墅毫无影响，所有的人都在沉沉的睡眠中。梅花和桃花今晚是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的，自从那件蓝花衣裳出现在别墅门口以后，她俩对注意木莉的动向这一主人安排的任务便感到恐惧。现在，雪花被调回景区的事让她俩十分羡慕，在这别墅里继续待下去每天都使人惶惶不安。桃花已经向伍钢求过情了，伍钢说合适的时候他就给洪金讲一讲，另派一个人来接替她。这个消息让梅花更加紧张，她要桃花也帮她给伍钢讲讲，将她和桃花一齐调走。可桃花坦白地说，你别求伍钢，他如果要你和他睡觉作交换条件怎么办？这句话吓得梅花连连摆手说，那我宁愿待在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她给自己打气说。

不知睡了多久，梅花在迷糊中被一声门的响动惊醒。她摇醒了桃花，凑在她耳边紧张地说，好像是木莉出门了。她俩

手忙脚乱地穿上外衣，轻手轻脚地溜到了外面客厅，一抬头，看见一个人影在楼梯拐弯处一晃，然后上楼去了。

她俩扔下拖鞋，赤着脚悄悄跟了上去，看见那人影停在二楼，像在考虑什么似的。这人果然是木莉，她披散着头发，要是不认识她的人见到这幅景象，一定会以为是见了女鬼而吓得半死。

木莉在二楼楼梯口站了一会儿，继续向三楼走去，三楼的走廊上的灯是整夜亮着的，木莉的背影在灯光下让梅花和桃花吓得差点叫出了声，因为她俩看见，木莉上身穿着的正是那件蓝花衣裳，那是她已死去的妹妹的衣裳，在别墅门口可怕地出现后，那衣裳就由她带回房里去了。

木莉无声无息地往前走，仿佛在走廊上飘。到了走廊的尽头她一推门走向了通往阁楼的楼梯。

早已是半夜过后了，木莉要上阁楼去干什么呢？梅花和桃花紧跟上去，她俩想，主人要她们监视木莉的夜间动静，看来像是有预感似的。

木莉站在舒子寅的卧室门口，手一推，房门“砰”地一声便开了，她撞了进去，屋里传出她的哭喊声：“妹妹 妹妹 你在哪里呢？”

梅花和桃花立即追进了房中，眼前的景象让她俩大吃一惊：舒子寅只穿着内衣斜躺在床上，被子被翻在了旁边；木莉坐在地板上，对着梳妆台上已破碎的镜子大叫着她的妹妹；地板上满是碎玻璃和梳妆台上滚落下来的化妆品之类的小东西。

当时，梅花的第一感觉是舒子寅被人害了，因为木莉大

喊大叫也没能惊动她，第二个感觉是木莉的妹妹就藏在浴室里或床底下，随时会披头散发地爬出来。

她俩一个去楼住木莉，大声问她怎么了；另一个在床边摇着紧闭双眼的舒子寅不停地叫道 醒醒 醒醒。

舒子寅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仿佛一下子想不起发生了什么事。她奇怪地望着梅花，然后又望着地板，那里，一个一尺多长的布娃娃正躺在玻璃碎屑中。

67

舒子寅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是睡在洪于的房间里。窗帘低垂，阳光在窗上闪闪烁烁，室内飘散着阵阵花香。她隐约记起了昨夜的恐怖事件，是洪于将她从阁楼抱下来的，洪于抱着她一边走一边凑在她耳边说别怕别怕，她心里一放松，在洪于的臂弯里又失去了知觉。

这时，房门推开，洪于走了进来。看见舒子寅睁大眼睛 他高兴地坐到床边说：“好了 你昨夜受惊了。木莉怎么会撞进你的房间来，还打碎镜子呢？这个女孩疯了，我和伍钢正商量将她送走算了。”

“别，别送走木莉。”舒子寅紧张地说，“镜子是我不小心打碎的……”

舒子寅吃力地将昨夜发生的事给洪于讲了一遍，洪于无比震惊地说：“可是现场没有那只死人的手臂呀？你扔出的一定是那个布娃娃，我看见它在地板上和碎玻璃在一起。”

“不对。”舒子寅坚定地说，“是一只死人的手臂，我连断处的骨头都看清楚了。再说，那布娃娃能将镜子打得粉碎吗？”

洪于的眉头皱在一起，他紧张地思考着：“这样说来，就算你是做了一个噩梦，镜子也不会破碎的，是吗？木莉确实是说，她进房时镜子就已经碎了，只是我们以为她在说谎。”

“木莉到我房间来干什么呢？”舒子寅不解地问。

“是梅花和桃花发现她夜里钻出来的。”洪于为舒子寅理了理遮住眼睛的头发说，“她走走停停，然后就上了阁楼，撞进你的房间后就哭喊着叫她妹妹。我听见响动后便冲了上来，我叫梅花和桃花守着现场别动，然后先将你抱了下来，我叫来云儿守着你之后，才上阁楼过问情况。可是，根本没法和木莉说话，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她看见她妹妹进别墅来了，并且一直向阁楼走去，她是跟着妹妹才上到阁楼来的。我想，木莉也许是疯了。”

舒子寅突然大叫一声，直直地瞪着洪于说：“那是真的！那真是一只女孩子的手，那就是木莉的妹妹的魂吗？怎么没有面孔呢？”

洪于慌乱地抚着她的脸颊说：“安静点，安静点，我们来想法搞清楚。”

“木莉没有疯。”舒子寅喃喃说道：“她看见她的妹妹，只有她能看见，而我只能看见一只手臂，这是怎么回事？”

一整天，舒子寅几乎起不了床。云儿将牛奶或粥之类的东西送进房来，她勉强下床吃上一点后，感到身体发飘，便又睡下了。她时睡时醒，醒来后便对床边的洪于说：“别将木莉送走，可怜的女孩，只有她的眼睛才能看见她的妹妹，我们得让她把妹妹找到……”

洪于抚着她的额头说：“睡吧睡吧。”舒子寅便又闭眼睡去。洪于望着她的面颊，眼泪差一点就掉出来了。这别墅里的怪事已让她受尽惊吓，她顽强地抵抗过了，然而没用，昨夜的恐怖让她处于崩溃的边缘。她坚信木莉的妹妹到了她的房中，一会儿说有只手臂，一会儿说是魂灵……洪于在心里下定决心，这次等她好起来后，一定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

舒子寅再次睡熟之后，洪于来到露台上点燃了一枝雪茄。他想起了两天前，舒子寅半夜时在别墅里独自游走了一遍，当时冷汗将T恤都湿透了，会不会是中了什么邪呢？

洪于将伍钢叫到了露台上，对他说暂时不要送木莉走。伍钢说船都备好了，将她送到旅游公司那边先安顿，然后想法让她回家。洪于说让她留下，他没说是舒子寅的意思，只是说事情没搞清楚前，让她走了不好。

“但是，她晚上出来乱窜，别墅里没有鬼也要让她招出鬼来。”伍钢说：“桃花说她昨夜出来时就穿着她妹妹的衣服，这别墅里当然会阴气沉沉了。”

“那怎么办？”洪于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如果还要让她留在这里，只好在夜里将她的房门锁上”

好了。”伍钢想了想说。

洪于想也只好这样了，让木莉不能出来乱窜，至少让大家少受惊吓。

将近黄昏，舒子寅完全清醒过来。洪于是从她眼中的光亮感觉到这点的。真是个顽强的女孩，他在心里想，要是换一个人，也许已经吓死了。

来到露台上，舒子寅恍然若梦地望着四周的景色，举起双手活动了一下身体，那姿势仿佛是宣称鬼魂并不可怕似的。她喝了一点咖啡，接着就叫肚子饿。洪于笑了，立即叫云儿将晚餐送到露台上来。

送来的晚餐中有一条鱼，洪于停下筷子，盯着云儿问：“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自从木莉的妹妹死在湖里连尸体也未找到之后，别墅里的人便都不吃鱼了。

“这是大黄鱼 海里的。”云儿解释说：“旅游公司的送货船特地捎来的。”

“吃吧 没关系。”舒子寅对洪于说。洪于想幸好她的心理障碍不多，不然想到鱼都有点吃不下去。

夜幕降临之后，洪于对舒子寅说，今晚不要回阁楼去了，就睡他的房间。舒子寅的脸一下子红了。连连说不行不行。洪于笑了说：“看你紧张的 我的意思是我到阁楼上住。”

洪于的这个决定让舒子寅感动，但她说不行，阁楼上挺危险的。洪于说放心好了，他已让伍钢在暗中配合。洪于认为他亲自在阁楼住上几夜后，这楼里是否有鬼魂他能感受到的。

“要不，我们就立即离开这里。”洪于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他知道舒子寅不会同意。

舒子寅自然是反对，她已经和这里的怪事较上劲了。“那好，就让我也参加进来做做事吧。”洪于趁机强调这个意思。舒子寅只好点头同意。

“但是我住在这里不要云儿照顾。”舒子寅说，“我不习惯这样。”

洪于说也行。“在这里你可以放心睡觉。”洪于说，“这房间很奇怪，从几年前住进来以后，别墅里出的怪事够多的，可我的房间就从来没受到过任何骚扰。”

舒子寅抿了一下嘴唇说：“你是大董事长嘛，连鬼也不敢惹你的。”说完便“咯咯”地笑了，这一笑让洪于也很开心。

68

半夜，木莉的房门被拉得“砰砰”地响。另外几个女佣被惊醒后，都不敢出去给她解释为什么要锁上她的房门。在别墅里暗中巡视的伍钢走了过去。对着门内低声吼道：“木莉，赶快睡觉，从今晚开始都不准出来乱走！”

“妹妹。”木莉在屋里叫道，“快开门，我的妹妹到别墅来

了！

伍钢的背脊一阵发冷。他恼怒地吼道：“你再闹，将你也丢到湖里去！”说完，伍钢便快步离开了木莉的房门。

“砰砰、砰砰。”木莉还在里面拉动着房门。这声音在夜半的别墅里使人格外心惊肉跳。

伍钢穿过暗黑的客厅，打开了别墅的外门，站在台阶上注视着夜半的花园和树林。鲁老头的小木屋像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在沉睡，门框上的镜子反射着一点点光亮，这景象也让伍钢心里不舒服，他感觉到到处都是阴气沉沉的。

伍钢返身走进别墅，关上门，向他自己的房间走去。木莉的房间那边已经没有声音，他想，今晚不会发生什么了。他打了一个呵欠，决定回房睡觉去。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洪于在阁楼上踱着步，一点儿没有睡意。他先在书房里翻看了一会儿舒子寅的硕士论文，已经有厚厚的一大叠了。他试着读了几页，但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很快使他眼涩。他走进卧室，进浴室洗了个澡后，便穿着睡衣坐在床边的大椅子上发愣。

自从别墅建成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在阁楼上过夜，他从没想到过某一天他会待在这里百感交集地度过长夜。这阁楼完全是蓝小妮设计的，看来女孩子的浪漫情结总与阁楼有不解之缘。但蓝小妮从未在这上面住过，她一般是白天到这里的书房翻翻画报而已。

洪于点燃了雪茄，他看见蓝小妮这次离开别墅时的样子。她显得心情沉重，除了在这里受到惊吓以外，她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女人是敏感的。她一定感觉到了舒子寅不同于

以前来到别墅的女人。很多年来，洪于对女人的好奇仿佛没有尽头。她们的性感、矜持、风骚、腼腆、狂野、纯真，像走马灯似地吸引着他的眼睛。他读着她们，一页一页地匆匆而过，以至于最后合上这本曾经令人无比激动、无比好奇的书时，却像得了健忘症一样什么也记不得了。

他试图想在家庭的温馨中得到安宁。他的妻子无可挑剔。从叶蔓到蓝小妮，他至今不认为她们做错了什么事。如果不是生育的障碍，叶蔓作为他的妻子可能会持续到现在。在性的方面，叶蔓的热情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使他对别的女人无动于衷。直到叶蔓有一次出差他一人在家时，一种轻松的解脱感才让他感到吃惊。这是怎么了，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接下来，蓝小妮的秀丽温柔使他心醉神迷。她将空姐的无微不至带到了家中，她像蜷缩在沙发上的猫一样让人爱怜，她眼神在任何时候都流露着温柔的顺从。只要洪于高兴的事，她都愿意去做，她的顺从甚至超出了一个女人本能的范围。他还要什么呢？他心满意足了。直到 50 岁生日过后，藏在他生命中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开，他看见了空茫……

在人无论感到如何漫长其实是匆匆而过的生命中，只有一种东西能给人慰藉，甚至超越死亡，那是一种情感，一种使人愿意将自己整个地交付出去而得到升华的情感，它像火一样为燃烧而燃烧，除此无他。这便是爱情的宗教，它让双方同时因献出自己而幸福。

夜正在像水一样向深处流去，洪于走到阁楼的窗边，望着这湖、这岛，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像沙滩之塔一样，被一个浪

头席卷而去，最后留下什么呢——一道目光，像星空一样注视着曾有过的生命 树叶、水、梦想和欢欣……

这是一个神奇的夜晚，众神的合唱从水底升起，它像光一样掠过湖面，掠过小岛和阁楼的窗户，照见了洪于的沉沉睡眠。

黎明，舒子寅听见过的鸟啼声同样唤醒了洪于。这一夜，舒子寅在他的房间休息得还好吗？一种强烈的牵挂突然使洪于不安起来。他匆匆地走下阁楼，顺着走廊来到他的房间门口。

房门是虚掩着的。他走了进去，卧室里没人，床铺凌乱地还没整理，显然她刚起床一会儿。“子寅。”洪于向浴室和卫生间的方向叫道，没人应答。洪于突然感到心慌，他伸手在被子里摸了一下，没有一点温度，这说明她早已离开这床铺了。“子寅。”他的声音已经变调。他迅速地查看了浴室、卫生间和外面的露台，没有任何人影。

她到岛上散步去了吗？洪于快步走向露台边缘，下面的花园和树丛中的小径上没有人影。“子寅……”他对着黎明的岛上大声喊叫道。如果她在下面散步，不会听不见这叫声的。然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

洪于感到心快要跳出喉咙了。他踉跄着往楼下跑，同时不断地叫着：“子寅！子寅！”当他来到底楼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被惊动了，伍钢、小胖子和女佣们都惊慌地望着气喘吁吁的洪于，连楼外的鲁老头也冲了进来，急切地问：“舒小姐怎么了？”

当得知舒子寅不知去向的时候，一种恐怖的气氛顿时在

别墅里蔓延开来。洪于突然想起了她曾经在半夜查遍别墅的事，便大叫道：“大家分头行动，立即将楼内所有的空房间查找一遍。”顿时，“咚咚咚”的脚步声向别墅的各个角落跑去。最后，所有的人又汇聚在底楼，没人，这太令人恐怖了，洪于的脸色已经苍白，嘴角有些发抖。

“到外面去找！”洪于叫道，“把岛上整个找一遍。”直到这时，洪于在心底里还是不能相信舒子寅已经消失，他侥幸地想，她也许散步到岛上的某个边缘去了。

所有的人立即分开向岛上的各个方向跑去。呼喊舒子寅的声音此起彼伏。洪于也沿着岛的最边缘跑着，突然，一双鞋子令人惊悚地出现在草丛中。洪于拾起了这双舒子寅穿过的运动鞋，他惊呆了，腿一软便跪在了地上。旁边便是深深的湖水，这双鞋是她留在这里的吗？“子寅……”一声绝望的嘶叫在小岛上响起，只有湖水一动不动地半藏在黎明的晨雾中。

第十八章

69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早晨，舒子寅的一双鞋子在草丛中，而她自己却从这座小岛上消失了。

洪于浑身发软地坐在地上，一只手在这被夜露打湿的鞋上摸着。太阳正在从湖水中升起，绯红的湖面上仿佛波动着血迹。

别墅里的人都聚到了这里，他们的惊异嘈杂在洪于的耳中一句也听不清楚，只有一片“嗡嗡”声。突然，洪于站了起来，踉跄着向水边走去，人们看见伍钢一下子冲过去抱住了他。在这一刹那，只有伍钢知道洪于要做什么。他一边脱上衣一边对洪于说：“让我下水去找找，你先歇着吧。”

正在这时，水里响起“轰”地一声，鲁老头已经跳下水去了。他的这一突然举动引起女佣们一阵尖叫。小胖子不会游泳，却心急火燎地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他希望这竹竿能派上用场。

鲁老头不断地潜入水下。有一次，他在水面消失的时间

之长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当已有人在岸上沉不住气时他才冒出头来。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对岸上的洪于摇了摇头。

看见鲁老头下水之后，伍钢便去发动了快艇，在湖面上由近到远地搜索起来。

洪于望着湖水，思维慢慢清醒过来。舒子寅会投湖自杀吗？绝不可能！这种事连起码的前提都没有。并且，一个要投湖的人，用得着将鞋子脱在岸上吗？或者是奔跑中掉了鞋？这是荒唐的想象。昨晚舒子寅留在他的房中睡觉，而他去了阁楼。他们分开时互道晚安，舒子寅情绪稳定，还和他说了句开玩笑的话，并发出“咯咯”的笑声。这便是洪于最后听见的声音，舒子寅没有缘由会做出这种蠢事。

洪于在地上稳稳地站了起来，他向鲁老头和快艇上的伍钢挥手，示意他们上岸。多少年的复杂经历告诉他，在这种时候镇定比什么都重要。

洪于回到房间，他要一个人安静地想想。他围着床铺凌乱的大床走来走去，想像着舒子寅昨晚在什么情况下会起床出去，或者是有什么人进入这房间带走了她？

电话的铃声让他惊了一下，他抓起话筒，是蓝小妮打来的。蓝小妮首先问他刚才为什么一直没人接电话，洪于哼了一声说有什么事快讲。蓝小妮说，只是想问他什么时候回城里来住。她说自从离开别墅后，回到城里也常做噩梦，总看见别墅里鬼魂出没。她说她昨夜又做了噩梦，所以一早打电话来问问心里才踏实。

洪于对着话筒沉默了一下，然后将这里发生的事告诉她。他听见蓝小妮在电话里惊慌成一团，说要立即来看看，洪

于想了想说，还是别来吧，他会处理好一切的。

放下电话后，洪于突然想到，如果有人潜入别墅要害舒子寅，那会是谁呢？蓝小妮吗？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人中，尽管蓝小妮最有可能对舒子寅抱有敌意，但洪于对她的善良还是充分了解的，她不可能做这种事。但是，她的亲属呢？蓝小妮的亲属有 20 多人在集团的各个公司工作，他们会不会为蓝小妮的地位而排除可能的危险？洪于一下子想到了蓝小妮的一个表哥，叫蓝小山，长得高大强壮，从农村来城里后，就安排在旅游公司作保安队长，这是蓝小妮的亲属中离这里最近的一个人了。

洪于立即给洪金打电话，要他查一查蓝小山昨夜的行踪。但是电话没人接，他又拨洪金的手机，非常不巧的是电话通了后，洪金说他正在北京参加一个旅游推介会。听见洪于的声音有变，洪金在电话上着急地问：“二叔，发生什么事了吗？”洪于将舒子寅失踪的事和自己的疑虑都告诉了他，要他绝对保密地打电话回公司，安排一个信得过的人巧妙地查问一下蓝小山的情况。“一定要巧妙。”洪于说，“万一错了会伤害人的。”

这时，有人敲门，洪于开门后见是伍钢，便让他进来了，这个粗中有细的助手或许能替他出出主意。

伍钢听了洪于的想法后，诧异地说：“不可能吧！老爷子你一定是急糊涂了，蓝小妮和她的亲属做不出这种事的。”伍钢望了一眼凌乱的床铺说，是她自己走出去的。云儿现在还在房间里发抖，说她昨夜看见了舒子寅的。伍钢说：“我是来告诉你这事的，应该将云儿找来问问。”

洪于一惊，仿佛看见了什么希望似地说：“立即叫她到这里来。”

云儿走进房间时，看见凌乱的床铺直往后退。她喃喃地说：“我没想到舒姐她会去死，一点儿也没想到。”

云儿说，因为舒子寅不需要她的照顾，所以她昨晚很早便睡下了。可能是半夜吧，隔壁的木莉将门拉得‘砰砰’地响，将她惊醒了。她知道木莉的房门是锁了的，她出不去，便一直拉门。后来她听见伍钢走来喝斥了木莉，过了一会儿，木莉才安静下来。这以后，她却睡不着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像要出什么事似的。云儿从窗帘缝中望了一下，外面有朦胧的月光，一切平静得很。她这才接着睡觉，正要睡着时，听见有脚步声下楼来了。她想，半夜过后了，谁会下楼来呢？接着，她听见别墅门响了两声，是拉开又关上的声音。她跳下床，在窗口一看，是舒子寅正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她穿着T恤和牛仔褲，像是要出门的样子。舒子寅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下台阶向花园走去，并且一直往前走，过了树林后就看不见了。那方向，是朝湖边而去的。云儿说，她当时只是很奇怪，舒姐为什么在夜半三更出来散步，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这种讲述可能使云儿又看见了昨晚的情景，她抖抖地讲完后又惊吓地捂着脸哭起来。她说：“想起来太可怕了，当时舒姐直直地往前走，像是有什么人在前面引着她似的。”

原来是这样！洪于无论如何没想到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他后悔自己昨夜没有陪着子寅，他该留在房间里就好了。他想起了舒子寅在这之前就半夜在别墅里走动过，他阻止了她，但昨夜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无论如何是自己的错误。

这天的时间像是凝固不动似的。洪于感到度过了太长的经历。时针才指向上午 10 点。他抱着头坐在房中，想要理清脑中的一团乱麻。伍钢在外面的露台上踱着步，一副有劲没处使的样子。他曾建议给姚局长打个电话，让警察来协助侦查，但被洪于拒绝了。洪于认为暂时还不需要，凭直觉，他相信眼下发生的事警察是帮不上忙的。他眼前出现舒子寅夜半外出的情景，直直地往前走，像有什么人在引路似的，这太可怕了。

电话再次响起，洪金回电话来了。他说他已安排薛英去查了蓝小山昨夜的行踪，发现他昨夜没有外出过。他住的集体宿舍，房间里有 3 个人同住，都证明蓝小山昨夜住在寝室里。洪金还在电话里说，他在京城开会这两天，认识了一个算命、看风水的大师，叫曾天，此人名声很大，香港的富商都常请他去逢凶化吉。洪金说他已给这人讲好了，如洪于同意，他就立即飞过来看看。

洪于想了想说，行，那就请他来看看吧。事到如今，任何

可能洪于都愿意试试。洪金说，他立即通知曾天飞过来，天黑之前就能赶到别墅来的。洪金还在电话中说，他没想到会出这样大的事，他也不等会议完了，处理一些急需的事后，明天一早他就赶回来。

洪于放下电话，走到露台上对伍钢说：“蓝小山没事，看来我多虑了。你立即给我打电话，叫他带两个负责湖上救援的队员过来，要带上潜水装备，将岛边的湖底查找一遍。现在，我相信子寅是在湖里了……”

洪于说到最后一句声音便颤抖起来，他竭力控制了一下情绪，然后接着说：“天黑前有京城的风水大师来，到时接待一下。”

伍钢下楼安排打捞的事去了。洪于一头倒在床铺上，再也控制不住极度的悲痛。舒子寅的气息、面容、声音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这让洪于有生以来第一次嚎啕大哭，他像受到重创的狼一样大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快要窒息似的喘息声，他咬破了枕头和床单。他感到房间正在下沉、正在摇晃，他恨自己作为一个堂堂的男人竟然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是他将她带到这岛上来的，从进入别墅开始，就有可怕的阴影跟着她，他早就该带她离开这里了。他迁就了她的任性，尤其是贩毒团伙的捣乱被破获以后，他以为事情就该了结了，他没有想到还会发生更可怕的事，他对鬼魂的说法一直半信半疑，一直到舒子寅两次看见死人的手臂，他从内心还是认为那是舒子寅的幻觉，他认为在恐怖的环境中，女人都会发生幻觉。他错了，他没想到一切会如此真实，如此可怕，是他将舒子寅带上死亡之路的吗？这是一种怎样的命运

啊……

这时，楼下的一阵尖叫声传进了洪于的耳膜，他摇晃着站起来，突然意识到湖边有可怕的事发生。他用拳头顶着额头镇定了一下，然后鼓足勇气向楼下走去。

在楼梯上，伍钢正神色慌张地往上跑。他抬头看见洪于，便用手扶着楼梯扶手气喘吁吁地说：“潜水队员打捞上来一只手臂……”

洪于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顾不得听伍钢讲完便往楼下跑，出了别墅，望见湖边上的人正挤成一团，其中还传出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声。

“是子寅的手臂吗？”洪于已经昏了头，对紧跟上来的伍钢问道。

“不是水莉的。”伍钢舌头有点发僵地说，“手臂打捞上来后，木莉看见了，她在那手臂上发现了三颗痣，她认出了那是她妹妹的手臂。”

这就是舒子寅曾经看见过的手臂吗？怪不得木莉总是在别墅里和岛上乱窜，说是她的妹妹到这里来了。木莉肯定产生过幻觉，因为她数次看见她妹妹并和她说话，但是，如果没有这只手臂，木莉的幻觉能产生吗？洪于猛然想起，舒子寅曾经说过，别送走木莉，也许木莉正有着什么预感呢。

但是，人死在湖里了，手臂怎么会飞到这别墅里来呢？而且，这手臂仿佛有魔法似的它会牵引舒子寅到湖里去吗？而且，舒子寅的尸体又到哪里去了？

看见洪于走来，湖边挤在一堆的人自动分开，洪于看见木莉坐在地上，怀里紧紧抱住一只人的手臂，那场面让人望

而生畏。

洪于蹲下身去对木莉说：“给我看看。”木莉的嘴唇已咬出了血，她愣愣地望着洪于，嘴里念叨着说：“我妹妹冷，她冷！”洪于在这一刹那猛然想起舒子寅做过的梦，舒子寅对他讲过，她在梦里感到很冷很冷。这是一种什么预兆呢？子寅现在在哪里，她也感到很冷吗？

洪于心里打了一个寒战，他一边说给我看看，一边从木莉的怀中夺下了那只手臂。

这是一只女人的手臂，白净的皮肤上有不少淤血的斑块，手腕处有三颗黑痣，肘部断裂处露出骨头，这与舒子寅讲过的一样。奇怪的是，这只从湖底打捞上来的手臂并没有被水泡得发胀，除了断裂处有轻度腐烂外，整个手臂还沉甸甸的有结实的感觉，这表明这只手臂沉入湖底的时间并不长。

洪于将这只手臂递给伍钢，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但肯定先留下来再说。伍钢伸出手抖抖地接了，他当年被人砍下手指头时也没有这样害怕过。

木莉伸出手做出要抢回手臂的样子，但她已经无力站起来。洪于蹲在她身边问：“昨夜你看见过什么吗？”这是洪于第一次想和木莉谈谈，他想从她近乎疯癫的感觉中发现什么，而这之前，他是更相信理性的。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突然感到，没有道理的预感和直觉比什么都重要。

“昨天晚上我出不来。”木莉喃喃地说，“伍大哥把我锁在屋里了。”木莉用手指着伍钢，伍钢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那你听见什么了吗？”洪于继续问道。

“当然听见了。”木莉说，“我听见我妹妹在外面走动，她到处找我，但是我出不去，我拼命地拉门也拉不开……”

洪于的背上不断沁出冷汗，鬼魂在楼里乱窜，他以前怎么就不相信呢？

71

中午时分，洪金打来电话，说京城里那个叫曾天的算命和风水大师已经起飞了，是他送到机场的，估计下午晚些时候就能赶到别墅来。洪金说曾大师问他说，你的老板要算什么，洪金说没什么具体的东西要算，我老板一切都挺顺的，只是慕你的大名，想见见你随便聊聊，也许能得到你的慧眼指点。至于费用嘛，他叫曾大师放心，五万十万的都不成问题，洪金知道这是这种人跑一趟的身价。之所以不能先让这位大师知道什么，是这样才能看出他的真本领。

通完电话后，洪于叫来伍钢，要他将别墅的一切安排正常，“大家该做啥做啥，见到大师时，谁也不许提起别墅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洪于吩咐道。

太阳已经当顶，洪于坐在露台的遮阳伞下，又想到了和

舒子寅在一起的日子。他想，如果大师发现真是鬼魂害了舒子寅，那又该怎么办呢？丢下这别墅一走了之，走得远远的，不行，至少得让大师找到舒子寅的遗体才行，不然他将死不瞑目。想到这里，洪于的眼睛里又涌上了泪水，他想他这一生中少有泪水，他什么都能挺住。但这次，一安静下来眼睛就发湿，命运将他该有的泪水还是给他了。

云儿送来了午餐，放在小圆桌上。洪于摆摆手叫她拿走，云儿说：“这样不行的，主人你一定得吃点东西，这样舒姐在地下才安心。”

这句话让洪于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抹了抹眼睛说：“昨夜你怎么不叫住舒姐呢？你叫啊，也许她就不会往湖边走了。”

云儿说，她当时叫不出来，喉咙不知怎么的像堵住了一样。她全身发抖，只能眼睁睁地在窗户内望着舒子寅消失在树林后面。

这是一种无法阻挡的事情吗？洪于长叹了一口气。云儿站到他的身后，用小拳头轻轻地捶着他的背。

洪于勉强吃了点午餐，想到那个曾大师下午会来，便到楼内各处去走了一走，看看各处收拾得当没有。他沿着走廊，走得很慢很慢，他不断地推开房门，进到各个房间去看看。他并不是要在曾大师到来之前先感受点什么，而是突然觉得这幢别墅很陌生，这是谁的居住地呢？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下午4点，旅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薛英打来电话说，曾大师已经到了，她立即陪他坐快艇过来。洪于立即通知了伍钢，叫他看见快艇时便来叫他，对这种大师，理应到岛边迎接

的。

这样，当快艇驶近小岛的时候，洪于和伍钢已经站在岛边了。快艇越来越近，洪于看见薛英的旁边坐着一个瘦削的老头，面貌还是不很清楚。出乎意料的是，当快艇接近小岛时，船头却改变了方向，贴着小岛向南驶去。洪于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曾大师上岸之前要先围着小岛转一圈。

很快，快艇从小岛的另一个方向转了回来。曾大师上岸的时候，洪于看见他瘦削的脸上眼睛很亮，走路时也有一种气宇不凡的样子。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师，和洪于握手时他有种很应付的感觉。

洪于将他请进了三楼的小茶厅。从下船到在茶厅坐下，这一段路曾大师走得很缓慢。他先是站在上岸的地方，眼光望着别墅的尖顶，然后视线向下、向左、向右，这样，整座别墅就已经被他装在心中了。在即将进门的时候，他又在花岗石的石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进门。

没有让女佣打扰，伍钢给曾大师递上茶，然后站到门外去了。

“曾大师千里迢迢而来，本人不甚荣幸。”洪于礼节性地说道。

“洪老板不必客气。”曾大师不动声色地说，“见面便知，洪老板是大贵之人，此次让我来，究竟要我看看些什么，不妨明示。”

“随便，随便。”洪于说，“事业、财富、住宅、寿命、婚姻等等，大师都可任意点拨。”

曾大师突然将脸一沉，严厉地说道：“胆大，你命虽有贵，

但不可求全。欲如四海，但人生能求得其中一二足矣。若要全知，便是全不知，此乃弃暗投明之道也。

洪于一惊，这大师的念念有词中果然颇有气象，他不自觉地跟随了他的语言方式，点头说道：“大师所言极是。刚才见大师绕岛一周，不知我这里可是发达之地？”

曾大师呷了一口茶，然后说：“恕我直言，刚才环岛所见，皆是蟒蛇之灵。在此居住，男人尚可，女人则凶多吉少。不知洪老板当初建房何以选择此址？”

洪于心里一沉，这种说法与两年前请来的和尚所言一模一样，莫非这岛真有问题？

洪于说：“当初无知而为，木已成舟，不知可有什么解法？”

曾大师盯着洪于的脸看了一阵子，说：“蟒蛇之腹乃万劫不复之地，你能在此平安，皆因 15 年前险死过一回，由此识得鬼神，有了避邪之力。

曾大师言中往事使洪于叹服，他决定向大师求救了。

“实话相告。”洪于说，“有一女子之命，想请大师算算。”说完，洪于便将舒子寅的出生年月日告知，这是他清理舒子寅的行李时，从她的身份证上记下的。

曾大师听完后说：“这人今年 26 岁了，在什么时辰出生的呢？”

“寅时。”洪于答道。

曾大师闭目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但听不清念的什么。突然，他怒眼圆睁，直视着洪于说道：“洪老板，告辞了！你拿一个死人之命来让我算，是想作弄我不成？”

刹那间，洪于感到如雷炸响。他拉住曾大师说：“大师恕罪，正是死人，我想知道她怎么死的，尸体在哪里？请大师指点。”

曾大师这才重新坐下，闭眼默念了一会儿，说：“从命相来看，此女子被水相克，且与巫相近，鬼魂极易上身。若死必在水中。刚才环岛之时，我已嗅到水味异常，便知这水下之鱼已染有蟒蛇之灵，可食人于瞬间，故尸不可找也。”

洪于呆若木鸡似的听着，慢慢地感到头脑一阵晕眩，他艰难地对门外的伍钢叫道：“送客。”

72

夜幕再次降临，雾气像无脚行走的怪物，从湖上包围着小岛。时不时地，有只什么鸟在树林中发出怪异的啼叫声。别墅的尖顶上闪着星星诡秘的眼睛。

洪于走下楼来，他想找木莉聊一聊。他在心中抗拒着那个算命大师的说法，因为木莉的妹妹的手臂就没有被鱼吃掉。他想从这只手臂上找到线索。

木莉的房间里没人。洪于又走进另外几个女佣的房间，

全都没人！他在窗口探头望了望，看见女佣们正在鲁老头的小木屋外围成一堆，好像有什么事。

洪于走了出来，女佣们见他走来都不吭声了。和女佣们站在一起的鲁老头走过来对洪于说：“这些丫头都不敢回房睡觉了，她们要我住到里边去，将这间外面的小屋给她们挤着住。

“为什么这样？”洪于有些生气。

“是这样的。”鲁老头转达女佣们的经历说：“刚才她们都在各自的房间里，云儿房间的门却被悄悄推开了，她看见舒小姐走了进来。嗨，还是你自己讲吧。”鲁老头转身对云儿叫道。

“是这样的。”云儿的声音发颤，“当时我正在整理床铺，听见身后门响，我以为是梅花或者桃花进我屋里来了，就没在意，也没回头去看，只是说，我没时间和你们玩，等一会儿我还要上楼去整理主人的房间呢。没想到，进来的人并不说话，只是从后面抱住我，我感到这人的全身冰凉冰凉的。我扭头一看天哪，是舒姐，她的脸上头发上粘满苔藓。我吓昏头了，一边挣扎一边大叫，跌倒在地上后，梅花、桃花和木莉都跑进我的房间来了，她们看见我坐在地上大叫，但她们却什么也没看见。她们问我怎么了，我就讲了刚刚发生的事，大家都吓坏了，都说不愿意在这里工作了，我说不行，实在害怕的话，我们住到小木屋去。当然，我也确实害怕极了。

云儿的经历让洪于又惊又喜，他甚至想，今天晚上，舒子寅会走到他的房间来吗？他想，她如果来，不管她是什么样子，他都不会害怕，他要拥抱她，吻她，他要留住她不让她再

离开。

但是，看见女佣们害怕的样子，他愤怒了，狠狠地吼道：“瞎胡闹！都给我回房去！”

舒子寅会出现！这个念头让洪于立即回到了他的房间，他将房门半开着，他担心关上房门会让舒子寅失望地离去。进屋之前，他将楼梯上、走廊上的灯全部关闭，他想只有完全的黑暗中她才会到来。

他坐在卧室里，只开着微弱的台灯。不一会儿，走廊上有了脚步声，接着有人走进了他的房间。

“你怎么开着房门呢？”是云儿的声音。

洪于失望地看着云儿，她穿着女佣常穿的白衬衣和黑色短裙，局促不安地站在屋里。

她说：“主人你该休息了。”说完她就按常规进了浴室，洪于听见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不一会儿，她走出来说：“水都放好了，主人你去洗澡吧。”说完她便开始整理床铺。洪于躺在浴缸里，头脑里晕乎乎的一片。他将一只腿抬起来，感受着水的浮力，湿热的、柔软的，好像还有一点儿弹性，这就是水，它与身体亲密无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和人的肢体这样贴切吗？没有，惟一与之近似的，是另一个人的眼神、语言、情感这些和水相近的东西，它可以交融和覆盖一个人。从这一天起，洪于感到自己的生命将发生变化，他全部的渴望和热爱将像临风的树枝一样，伸向这个盈盈的空间。

突然，洪于在浴缸里坐了起来，他惊悚地发现，死亡的诱惑正在水雾中包围着他。原来，死亡是让人有一点点向往的，它像邻家的院墙上伸出来的花枝，让人忍不住揣想院子里的

模样。

洪于想到了 15 年前，巨大的商业破产也使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那气息当时像洪流一样涌入他的鼻孔、他的气管、他的肺部，但那是一种绝望的气息，它如果那时吹灭他的生命之火后，他将坐在冷寂的冰山上与这个人世永远对抗。他至今庆幸那次从死亡的夹板中逃了出来，绝望和仇恨是一堆煤灰，滚入其中的死亡既无尊严，它也让这个世界突显狰狞。

而今夜，他分明看见了死亡也可以是一个天使，她用如水的手抚下你的眼帘以后，你就可以进入那道陌生的院墙里去了。在那里，你可以像儿时玩过家家那样重新确定你的身份，洪于想，与他一起玩过家家的一定是一个小姑娘，他正和她扮夫妻的家家，小姑娘“咯咯咯”地笑着，那是舒子寅的笑声……

这是一个令人恍惚的夜晚。从浴室到床上，洪于记不得其间的任何过程了，直到正在替他按摩手臂和肩膀的云儿压痛了某个穴位，他才突然回到现实中。

“几点钟了？”他有种深夜在病房醒来的感觉。

“已过半夜了。”云儿说：“你一直昏昏沉沉的我不敢离开。我听见你叫过几次子寅，舒姐真幸福，我想她在地下也可以安心了。”

洪于完全清醒过来，这是在他的房间，是舒子寅消失后的第一个夜晚，是湖边打捞过后，京城的算命大师来过之后，一切仍是未知的第一个夜半。

而云儿还留在这里，是她看见舒子寅昨晚走向湖边的。此刻，在夜半的寂静中她抚慰他，她赞美子寅并反复告诉他

一切都结束了。她的衬衣湿了一大片，可能是涮洗浴缸时溅湿的，这使她高耸的胸部凸现出直挺的乳头。

洪于猛地跳下了床，点燃一枝雪茄后说：“昨晚，你看见子寅走出别墅后，先在门外的石阶上站了一会儿？”

“是的。”云儿怯怯地说。

“可是，在你房间的窗口是看不见那个台阶的！不在一条平行线上，那台阶是退后了几米建的。”洪于在傍晚时进入女佣房间不经意的观察，这时突然像闪电一样亮起。

云儿张了张嘴说不出话，额头上顿时沁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第十九章

73

昨夜，舒子寅是在夜半时分走出房间的。在这之前，她先睡了一会儿，可能是和洪于交换了房间的缘故吧，她睡得很踏实。想到洪于此刻正睡在阁楼上，她感到又感动又担心。后来，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见自己掉进了一个冰洞里，她冷得发抖，想爬出那洞，但四壁全是冰，没有任何可以攀住的东西。她想喊，但喉头像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她一急便醒了，醒来后想到木莉老是念叨她的妹妹就住在别墅里，并说她冷，而舒子寅自己也不止一次做到身体很冷的梦了，这是一种什么预感呢？她无法探知。

在这之前，她已经在半夜对别墅作了一次探寻。她相信如果别墅里藏有鬼魂的话，在夜半时一定会被她遇上，而她将不再害怕。她迫切地需要一个结果，一个真相，就像儿时望见云雾中的山顶就想上去看看一样，结果迷失在山中差点饿死。当然由于那时太小，而现在，她觉得自己有的是力量，何

况就在别墅里，各处房间住着这么多人，有什么可怕的呢？

舒子寅睡不着了，她决定在别墅里再作一次夜半探寻。她穿上 T 恤、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她在地板上跳了跳，冒险总使她活力旺盛。

她走出房间，先站在走廊上往两头看了一眼，然后往通往阁楼的那一头走去。洪于就住在阁楼上，她能上去看看他吗？她这时非常想看到他，但转念一想，傻丫头，这是夜半啊，她撞上去会将洪于吓一大跳的。于是，她在上阁楼的楼梯口站了下来。这里便是她曾经撞上吊死鬼的地方了，现在这里亮着灯，有几只飞蛾正拼命地撞着灯罩，发出“扑扑”的声音，这声音被夜半的寂静放大了，听来让人心里毛耸耸的。

舒子寅打消了上阁楼的念头，转身回到走廊，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廊上的灯都亮着，洪于的这个安排使别墅显得通宵有人活动似的。但是，也有缺陷，这就是廊灯之间距离远了些，这使别墅内显得明暗不匀，抬眼望去，反而有一种影影绰绰的恍惚感。

舒子寅踩着光影走着，地板被女佣们擦得很亮，她的身影映在上面，随着灯距的变化，那影子也时长时短地变化着。她依次查看了三楼和二楼的那些空房间，她不断地开门关门，夜半的空寂中，她觉得自己也像是个魂灵了，这样想着，她觉得没什么可怕了。只有一次，她打开一道房门往里推时，房门开了一道缝后便推不动了，像是有人抵在门后似的。那一个瞬间她还是出了冷汗。但接着用劲一推，门开了，她看见一把倒在地上的扫帚卡在了门下面。

夜半的别墅死一般的寂静，舒子寅到了楼底。客厅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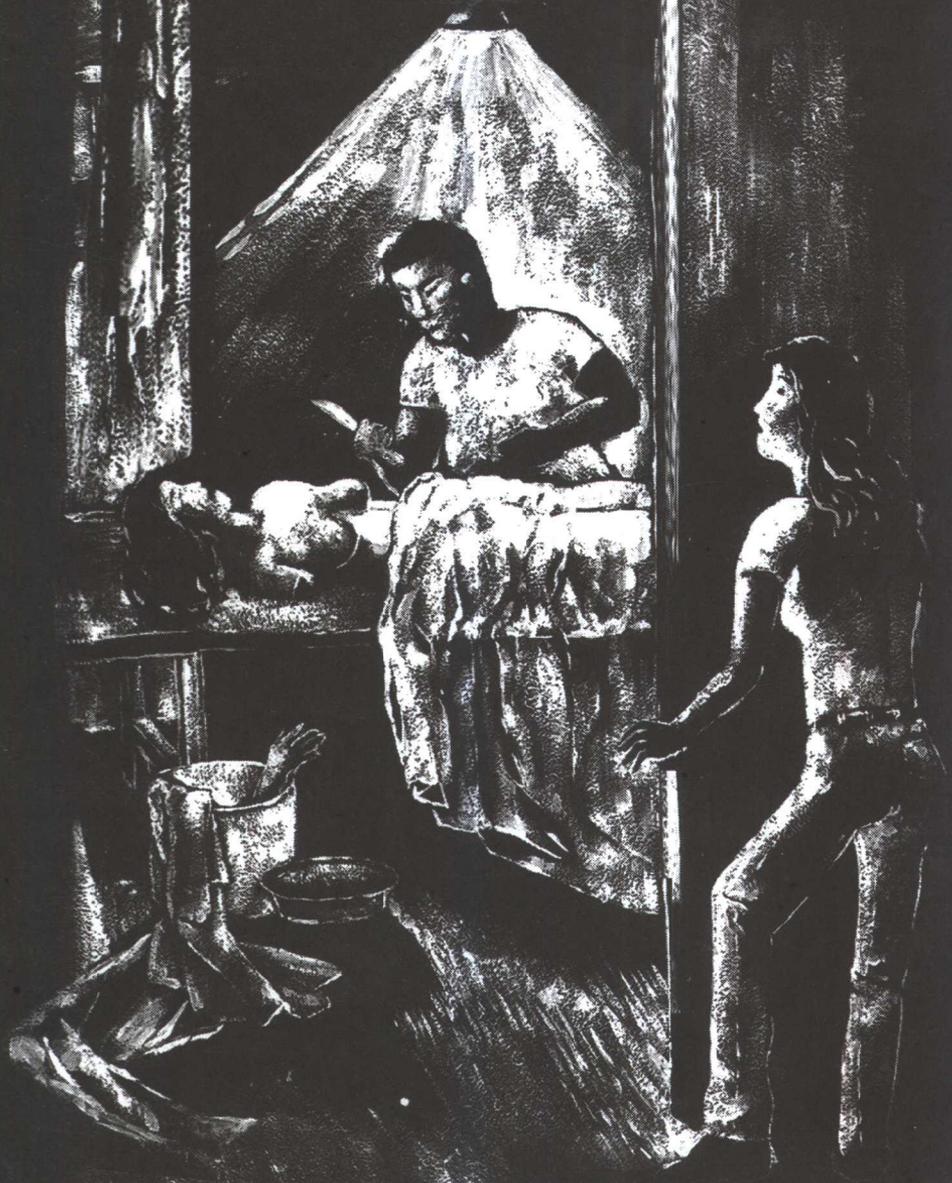
片漆黑，她一走进去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她正在犹豫需不需要摸到门口到外面去看一看，突然，她在黑暗的深处发现了一点隐约的光亮，这光亮将她带向了客厅左面角落的一个通道。前面是一道双扇门，门缝中透出灯光。她刚才看见的光亮，就是这灯光打在客厅角落的一幅金属画框上反射出来的。

舒子寅好奇地走到门口，轻轻一推，门开了，原来这是厨房，她到别墅后还从未到这里来过。这厨房很大显得很空旷。她沿着灶台走了几步，看见厨房角落还有一道木门，便走过去拉开门一看，一道向下的石梯出现在她的眼前，地下室！她吃了一惊，下面是什么呢？储藏间吧！她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感到有丝丝冷风不断吹到脸上。

石梯在中途拐了一个弯，再往下便是黑漆漆的了。幸好没走几步，舒子寅的手便触到了冰冷的东西，是一扇沉重铁门。她用劲一推，门开了，突然扑来的灯光使她一下子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同时她听见一声惊叫。

立即，她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地狱中的景象，一张破旧的长条桌上，躺着一具直挺挺的赤裸女尸，一个弓着背像解剖师一样的男人正直起腰来，在惊叫的同时他手中的小刀也“咣”地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这不是小胖子吗？这个30岁左右的厨师长着一张娃娃脸，但此刻这张脸是扭曲的，嘴巴张开，下巴像要掉下来似的。舒子寅愣了一下，本能地转身就跑，然而小胖子已扑上来抱住了她，并且将她重重地摔倒在冰凉的地上。她的头在墙脚撞了一下，眼前冒出几颗金星。她听见沉重的关门声。

舒子寅走下地下室，眼前出现一幅
地狱般的景象……



“既然撞上了，你也就别走了！”小胖子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凶恶过，“你半夜到这里来干啥？”

“我是随意走走的。”舒子寅蜷缩在墙边说，“我这不知道这里……”

“嘿嘿！你不知道的事多了。”小胖子指着长桌上的女尸说：“那是谁知道吗？”

舒子寅惊恐地摇头。

小胖子说：“那我就让你认识一下，这就是水莉，木莉的妹妹，你听说过的，来见见面？”说完，小胖子便走过来抓起舒子寅，将她拖到了女尸旁边。

这是一具僵硬的赤裸女尸，全身没有伤痕，皮肤下沉淀着一些紫色的斑块。她双目紧闭，头发很长，一直拖到桌子外边。突然，舒子寅发现，这具女尸缺少一只手，在左臂的肘部，断裂处凸现着白花花的骨头。

舒子寅头脑里“嗡嗡”地响，那只开始出现在她书房门缝、后来又埋进她被窝的手臂，原来是水莉的！难怪木莉一直有预感，反复说她的妹妹来到别墅里了。这是一种亲人之间的感应，只是她不知道，她可怜的妹妹就躺在这里。

舒子寅慢慢镇定下来。她转过身盯着小胖子，严厉地说：“小胖子，水莉是淹死的，与你无关。你让我走，这样即使你现在有什么过错，我也可以在洪于面前替你说情。”说完，她便推开小胖子向外走。

“门我已经锁上了。”小胖子站在桌边，用手指在尸体上弹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你出不去了。”

“那我要叫人了！”舒子寅提高了声音。

“你叫吧，叫吧，只要这铁门关着，没有谁能听见你叫。
小胖子无动于衷地说。

“那你要将我怎么样？”舒子寅强压住恐惧，盯着小胖子问道。

“再说吧。”小胖子摊了下手说，“你出去，我就没命了。谁叫你撞进这里来呢。既然来了，先待在这里再说。

“你不能……”舒子寅大吼道。

“别叫了！”小胖子拾起地上的尖刀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如果你不想和水莉一样躺在这张桌子上的话，就老实点！快过来，帮我抬一下。

舒子寅胆战心惊地走过去，小胖子抬着水莉的肩膀，让她抬脚，他要水莉放回冰柜里去了。

舒子寅这才发现，墙边放着一个长长的卧式冰柜，可能是当初为盛大宴会准备的厨房设备，后来因别墅冷落，这些设备就闲置下来了。

将水莉放进冰柜以后，小胖子说：“我要回房去睡一会儿，你也得委屈一下。”说完，小胖子从墙角找来一根绳子将她反绑上，然后又捆上她的双脚，他环视了一下室内，对坐在冰柜旁边的舒子寅说：“老老实实地待着！”

小胖子走了。沉重的铁门声、上锁声过后，地下室便是令人窒息的寂静。幸好小胖子走时还没有关灯，不然真是地狱了。

舒子寅感到像做梦一样，但这比做梦可怕多了。她全身发软，便将头靠在冰柜上。她想，水莉的尸体是怎么到了这里呢？不是说翻船之后，伍钢和洪金那里后来出动的人都没有找到尸体吗？是小胖子找到尸体后又运来这里吗？不可能，小胖子成天守着厨房，从没到湖上去过。

舒子寅的眼光在室内慢慢移动，在墙角看见了一条女人的长裤和内衣。她突然想到，那件蓝花衣服就是从这里拿出去的。小胖子将它铺在别墅门口，制造出鬼魂来了的现象。还有那条连着小臂的手，小胖子为什么做这种事呢？

舒子寅将脸向冰柜的盖子上凑过去，透过透明的冰柜盖，她看水莉静静地躺在里面，她的嘴唇乌黑，鼻孔张得很大，紧闭的双眼仿佛不愿再看见世间的丑恶。她被冻在冰柜里，全身已像木柴一样坚硬。

这太可怕了！舒子寅嚎叫般的大吼起来。“来人，来人啊——”她的绝望的叫声在地下室潮湿的空气中回荡，一串串回声消失之后，更显出吓人的寂静。

想到睡在阁楼上的洪于，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已经在转眼之间消失了。她正在和一具尸体待在一起，而她也会成为尸体吗？无声的眼泪从舒子寅的脸上淌下，滴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靠着冰柜坐在地上的她已经双腿麻木，她艰难地移动着身子，换了一个姿势。就在这时，她看见就在她侧面的墙上，挂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这是水莉的吗？不是，水莉掉进湖里时穿的是衣裤，小胖子得不到这种长裙的。突然舒子寅想起了她和女佣都看见过的鬼影，在楼梯口一闪而过的黑裙女人，还有那个吊死鬼，也是黑色长裙！并且，洪于以前一家人住在这里时，蓝小妮看见的也是黑裙鬼影，原来，都是小胖子装扮的。自从有了这别墅后，他一直就是这里的厨师。

然而，小胖子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是谁将水莉的尸体找到后，又悄悄地运到这里来，让小胖子剥衣切肢以用来吓人呢？

悲哀的是，舒子寅现在看见的一切，怎么也不可能让洪于知道了。舒子寅绝望地仰起头，让泪水咸咸地流进嘴里。

在这地下室里，时间已经消失。也不知待了多久，舒子寅听见开铁门的声音。她恐惧地望着那门，慢慢被推开后，小胖子提着热水瓶又来了。

小胖子走到冰柜旁，舒子寅闻见了他口中喷出的酒气。他打开冰柜盖说：“我还要和这小妞玩一玩呢。”

他弯腰从冰柜里抱起了尸体，摇晃着走到条桌边，将尸体放上去，尸体放上面时舒子寅听见“砰”的一声，硬邦邦的尸体像是木柴。小胖子拿起热水瓶，将滚烫的水向着尸体的胸部和腹部慢慢淋去，一边淋，一边用一张毛巾揉着尸体，嘴里念叨着：“过年了 穿红袄 娶过媳妇到家了……”

舒子寅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不知道他要对尸体做什么。

一瓶热水淋完之后，小胖子用毛巾在尸体上不停地揉着，很明显，他是要让这尸体的肌肤恢复柔软。后来，他拿开了毛巾，脱下自己的上衣，爬上桌子，面对面地压在了尸体上 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喘息声。

这是恋尸癖，舒子寅在书上看见过，没想到会目睹这令人骇怕的场面。她感到胃上一阵难受，口一张便呕吐了。

小胖子从尸体上翻下身来，向着舒子寅走过来。顿时，舒子寅感到一种比死更恐惧的事就要发生，她全身发抖，坐着地上的身子不断往墙边退着。当小胖子弯腰向她伸出手来时，她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小胖子蹲下身来是替她解开捆在双脚上的绳子。小胖子拉她站起来 说：“去替我看看 我的媳妇漂不漂亮。”

舒子寅劫后余生般地松了一口气，突然想到，有恋尸癖的人对活着的女人也许是没有兴趣的。

她对小胖子说：“你把我的手也解开吧 都麻木了。”小胖子便给她松了绑。

舒子寅活动了一下手脚，某种危险的解除使她有点振

奋，仿佛看见一线朦胧的希望。“这是你的媳妇吗？”她顺势和他谈话，想找出能战胜他的方法来。

“当然。”小胖子说，“你来看看我和她亲热。”

小胖子将舒子寅拉到了尸体旁边，然后俯下脸去，在尸体的胸部吸吮起来。

看着小胖子的后脑勺，舒子寅紧张地思考着，怎么办？怎么办？她的眼睛迅速地在四周搜索，想找到一件可以袭击他的武器。她看见了放在地上的热水瓶。

正当这时，小胖子发出一声兴奋的大叫抬起头来。舒子寅转眼一看，天哪！尸体的胸部已被咬得满是牙印，一只乳头已被咬掉，正含在小胖子的口中。

舒子寅惊呆了，全身发抖起来。小胖子一脸的兴奋，像魔鬼一样地笑着，然后又俯下脸去，在尸体的另一个乳房上吸吮起来。

事不容迟，舒子寅一把抓起那个铁壳热水瓶，对着那个正在抖动的后脑勺狠狠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巨响。出乎意料的是，这并没有让小胖子瘫倒。空水瓶砸碎后玻璃片都罩在铁壳里没有产生杀伤力。小胖子只愣了一下，就反手扭住了舒子寅正在他包里掏钥匙的手。

“好啊，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小胖子重新绑上舒子寅后，狠狠地说。说完，他便关门出去了。舒子寅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知道这一下全完了。不到几分钟，小胖子又回到了这里，他将一个小小的录音机放在摆尸体的桌下，顿时，桌下传出一个人的哭声，这哭声非常凄惨，正是舒子寅以前在

夜里隐约听见过的。

小胖子将舒子寅推在尸体旁边，又用一根绳子将她和尸体连在一起。然后关了灯出去了。在一片漆黑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声中，舒子寅绝望地听见铁门上锁的声音。

75

舒子寅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昏迷过去的了。一片漆黑中，尸体的气味就在身旁，而女人的哭声明知是录音，但在和尸体相伴时听见这声音，感觉漆黑中有一只手撕扯着自己的心脏，舒子寅感到头皮发麻，慢慢地，这发麻的感觉扩散到全身。她想离开这尸体，但绳子紧紧地勒着她，一点儿也动弹不得。

是刺眼的灯光让她从昏迷中醒来的。她睁眼一看，云儿正站在她的面前。舒子寅一阵惊喜，大声叫道：“云儿，快救我出去！”她一边说一边想站起来，这才发觉自己的手脚仍然被捆着的，只是已离开了尸体，坐在墙角里。

云儿走到了她的面前。舒子寅看见她脸上冷冷的表情，不像要救自己的样子。“哼，你也在这里享享福吧。”云儿的话

让舒子寅大吃一惊。

“云儿，这是为什么？”舒子寅大声质问道。

“不为什么。”云儿酸酸地说，“是你自己撞到这里来的，怪谁？如果不是我来关上录音，你已经死定了。”

云儿不知从哪儿拿来了一盒牛奶，插上吸管后递在她的嘴边说：“喝吧，趁着还没决定你的死期，赶快喝一点。”

舒子寅绝望地看着云儿说：“谁在决定？”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云儿说，“到你死前再给你讲，也让你死个明白。”

舒子寅困惑不已地说：“云儿，我们都是女人，为什么要这样？”

“这不关女人的事。”云儿说，“这是男人的事，但是，谁叫你进了这个圈子呢？”

“我是无辜的。”舒子寅说。

“是啊，女人都这样。”云儿的语调缓和了些，“你是无辜的，我也是无辜的。只有小胖子在这个事情上捡了便宜，他可以奸尸了，恶心！我刚才看见那尸体已被他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他为什么这样？”舒子寅心有余悸地问。

“那就给你讲讲吧。”云儿说，“总之我遇到的事都糟透了，给你讲讲也解解闷。”

最早发现小胖子这种可怕行为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云儿还没到公司工作，云儿也是听人讲的。说是湖里捞起了一具女尸无人认领，就暂时放在了湖边，尸体上盖了一床塑料布。当天半夜，查夜的保安远远地望见那尸体在动，吓得要

命，又找了几个人一起去看，结果是小胖子正在奸尸。公司当时要开除他，他大哥从很远的山里跑来求情，说原谅他弟弟一次吧。他说家里太穷了，没钱给小胖子娶媳妇。他自己娶了一个媳妇，都是父母用他家小妹去换婚给他换回来的。他说他弟弟从小腼腆不怎么说话，看见她嫂子都要脸红。有一次，河里冲来一具女尸，横在河滩上没人管，他弟弟夜里就去了河滩。估计从那次以后，他弟弟就染上了这毛病。后来工作后有钱了，家里催他娶媳妇，他老是说不急，没想到他还干这种事。在他哥哥的请求下，公司没有开除他。一年多前，还让他当餐饮部经理了。

“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云儿说，“但是 偏偏要我和他一起工作，我看到他就恶心。这次到这里来工作我事先讲好了，回去就给我另安排一个好工作，还不知能不能兑现。”

“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替你给洪于讲的。” 舒子寅趁势说道。

“ 我们那里的事 洪于说了也不管用的。”云儿一扭头说，“ 你真是幸福 羡慕你 可惜你运气不好 撞到这里来了 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不过你死了也值得，有人那样爱你。我要是能像你那样，死了也心甘。我们这种人，命不好，不是侍候人就是被别人当枪使 没办法 只好认命了。”

正在这时，小胖子进来了，他气势汹汹地对云儿说：“ 你开的灯？”

云儿也不示弱 头一昂说：“ 你简直乱来 决定还没下来，你把她弄死了怎么办？到时要你的脑袋！”

小胖子软了下来，说：“ 好吧好吧，听你的。你赶快上去

吧 等一会儿梅花和桃花找不见你 会怀疑的。

“我偏不走 又怎样？”云儿说：“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给厨房送东西的船来了 我去搬货去了。”小胖子说。

“哼，不会又给你送一具女尸来吧？恶心！”云儿愤愤地说。

“女尸又怎样 还不是工作。”小胖子争辩道：“等一会儿我挖下她的眼睛，你带到上面去。”

“你自己去扔吧 我不想干了。”云儿转身向外走 回头望了舒子寅一眼，冷漠中有一点点同情，像是在告别。舒子寅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哼 这婊子！”小胖子听见铁门关上后骂道：“不想干了，没那么容易。”

看见舒子寅睁眼望着他，小胖子又指着铁门外说，“你别以为她好，在你水里放安眠药，在你阁楼上喷麻醉剂，都是她干的，她想让你睡了好去勾引洪于，这个婊子，也没谁叫她做这种事，她还不是想趁机给自己捞点便宜。

说完，小胖子感到报复得差不多了，便走到尸体旁说：“现在，她也派不上多少用场了，你来当观众，看我慢慢剖开她，我要看看她里面长得什么样子的。”

“别 别！”舒子寅惊恐地大吼，尖刀已往尸体上插了下去。

舒子寅大叫一声，紧紧地闭上眼睛，她感到有一股血腥味在地下室封闭的空间弥漫开来。

舒子寅闭着眼说道：“小胖子，如果这就是你的嫂子，你会这样做吗？你大哥说过，叫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没有回答。舒子寅听见“当”的一声，是刀子掉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她睁开眼看去，小胖子正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仿佛还有哭声在喉咙里转。

“快把尸体放回冰柜去。”她严厉地说道。

76

小胖子无声无息地走了，铁门锁上。一盏昏黄的灯吊在山洞一样的屋顶，让人分不清昼夜。舒子寅仿佛在死神的黑袍下过了一个世纪，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呢？洪于在找她吗？这是一定的，想到他急得发疯的样子，她的泪水又流了下来。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从海边到这座岛上别墅，怎么会是一条死亡之路呢？成年人的危险是真正的危险，再也不会是她小时候迷失在山中那次了，人们漫山遍野地找她，就将她找到了。而这次，洪于能找到她吗？

她闭上眼，看见自己漂浮在蓝色的湖面上，而洪于突然在她身边的水下冒出头来，那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事啊。她看见自己坐在令人恐怖的荒岛上，而夜幕中出现了洪于的快艇。他抱起她上船，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幸福的孩子。

洪于，你在哪里呀！舒子寅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她想起了那个露台，无数个早晨和黄昏，树丛中漏下的光影映在咖啡杯上，而她一抬起头来，正对着洪于深情的目光。她的眼睛躲开了，她为什么要躲开呢？她看见了那个热吻之夜，而天亮后，洪于在湖上驾着快艇狂奔撒欢的样子，多么像一个得到奖励的孩子啊。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她本来是一个人在海边度假的。她带着她写了一个开头的硕士论文，在海水、沙滩和酒店的窗户前从容地度假。怎么会，她的一个背影会让一个男人从机场返回呢？当她在夜里的海水中走上岸来，看见他坐在海边望着大海和星空的样子，那种沧桑感怎么会隐隐打动她的心呢？而这，成了她飞赴这里的最初的缘由。

她的在公司做副总的大哥对她说，永远不要和商业沾边。她这次到海边写硕士论文让她的大哥无比欣慰。大哥对她提供一切资助只是想让她留在智慧的空间中，永远不要和这个愚昧、贪婪和疯狂的世界来往。大哥说，几百年过后，人们会发现这个世纪是人类的歧途。

应该说，她和大哥的看法从来是一致的。但是，她接触的只是人啊，人的性格，人的品质，人的内心和魅力，这些东西不能不在她的感应之内。难道任何商业背景中都必然潜伏着凶兆吗？走在这条令世俗社会目眩而又危机四伏的道路上的人，会将荣耀和灾难一起带给与他靠近的人吗？

是谁出了错？是什么地方出了错？舒子寅感到脑子发痛，她想不好这些问题了。

铁门的响动使她一惊，她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让她现在

面临什么。小胖子再次出现，他对着舒子寅笑着，这种笑让舒子寅一下子从头到脚变得冰凉。

“决定了。”小胖子说：“让你和水莉一样，在冰柜里歇着吧。”

“不——”舒子寅绝望地大叫。她扭动着身体，但被紧紧绑着的手脚使她无法动弹。

小胖子走到冰柜边，将水莉的尸体抱了起来，放到了条桌上。舒子寅知道，这是让冰柜为她腾出空间，她再次绝望地大叫。

小胖子令人恐怖地向她走来。快走近时，又退了回去，在条桌边抓起一张毛巾，走过来用力塞进了她的口中。舒子寅知道，他是怕近距离时被她咬伤。

小胖子抱起了她，向冰柜里放去，她感到自己的腰在冰柜边缘放了一下后，整个身体就被推进了这个长长的卧式冰柜中，她感到这冰柜像是一口棺木。

顿时，一阵刺骨的寒冷包围了她。小胖子并不急于扣上冰柜的盖子，而是拿过一把尖刀来，站在冰柜旁。这就是死亡吗？舒子寅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然而，那刀子一直没有刺向她，她睁开眼，看见小胖子已搬来一个凳子，坐在冰柜旁边。

“我要看着你慢慢地死去。”小胖子狰狞地说，同时用刀尖在她眼前晃着，“我还没看过人被冻死的情景呢。”

这是个魔鬼！舒子寅在心里狂叫着。同时，她感到全身已经麻木。她想到了自己最近反复做过的身体发冷的梦，现在明白，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预感啊！

小胖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冰柜中的舒子寅，想像着她被

冻死后的情景，心里就有一种魔鬼般的兴奋。他想，还是盖着冰柜的盖子吧，这样会快一些，正在这时，他听见了铁门的响动声。

他回头一看，是云儿进来了。他正要叫云儿过来参观，从云儿的身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来，那人饿虎扑食般向他扑来，但由于地面太滑，那人摔倒了，小胖子看见这是伍钢。他大吃一惊地跳起来，双手握着尖刀向伍钢刺去，几乎就在同时，闪进门来的第二人已经撞到了他的身子，他感到胸口一阵刺痛，晃了晃身子便倒在了水泥地上。

另一边，洪于已经从冰柜中抱起了舒子寅，他抬头看见鲁老头正将那把杀牛的尖刀从小胖子的胸口血淋淋地拔出来。

舒子寅像噩梦醒来一般地望着洪于。伍钢赶过来，就在洪于的怀中拔出了塞在她嘴里的毛巾，舒子寅“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将脸紧紧地贴着洪于的胸口。洪于横抱着她，让伍钢解开了捆住她手脚的绳索。她伸出已经麻木的手臂，想抱住洪于的脖子，但手动了动，却没能抬起来。

她又躺在了洪于的房间里，在那张温暖的大床上，就像她不曾离开过这里一样。现在她才知道，她已在那间恐怖的地下室里待了 26 个小时，现在是又一天的凌晨 3 点了 死神的足音已经离她远去。

洪于坐在床边，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和脸颊，她感到他的热泪正滴落在她的脸上。“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洪于喃喃地说，又俯下脸来，在她还有些发麻的嘴唇上吻了又吻。

“小胖子为什么要害我？”舒子寅吃力地问道。

“你现在别想这些，一切都过去了。”洪于吻着她说：“等你好起来，一切都会清楚的。”

舒子寅从被窝里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洪于，站在房中的女佣们都流下了眼泪。

尾声

早晨 8 点 30 分，洪金走进他的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伍钢已坐在里面等他了。

“哎呀，伍大哥，这样早赶到，有何贵干啊？”洪金满面春风地往前大跨一步，与伍钢亲热地握手。

“岂敢，岂敢。”伍钢说：“老爷子要见你，叫我来接你罢了。”

“有什么事吗？”洪金略感诧异。

“老爷子要回城里去住了，约了些朋友聚聚。今后到这里的时间会少了，所以想见见你。”伍钢平静地说道。

“舒子寅找到了吗？”洪金试着问道。

“哪里去找呀？还是你从京城请来的算命大师说准了，这湖里就葬女人，连尸体都找不到。这是她自己的命，没办法。”

伍钢说。

“我二叔一定难过吧？”洪金满脸沉重地问。

伍钢笑了，轻松地说：“你还不了解老爷子？一个女人嘛，来去如风，走留如影，老爷子什么时候在乎过这些。

“是的是的。”洪金长出了一口气。

洪金和伍钢一起向湖边走去。太阳正在升起，整个景区罩在绯红的霞光中。

快艇像箭一样向大湖深处驶去。伍钢驾着船，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他已脱掉了上衣，这是他开船时的习惯。由于快艇的速度，风显得很大，阳光在他凸起的肌肉上一闪一闪的。

湖面越来越幽深，仿佛进入了原始地带。洪金掏出一枝烟来，用打火机“叭嗒叭嗒”地点火。风太大，火苗一闪便熄了。“你将船开得太快了。”他心烦意乱地对伍钢说道。

这是洪金在世间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就像人在世间所做的许多事情一样。

船翻了！是在一个突然的急弯中翻沉的。洪金在水里冒出头来时，在一瞬间又被一双铁钳似的大手压了下去。足足有 15 分钟，冒出水面的气泡越来越少，伍钢才从水中提起洪金，将他扔进了快艇。伍钢爬上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掉转头向旅游公司开去。他拍了拍脸颊，做出一副沉痛的表情来。

三天过后，洪金的葬礼在景区举行，旅游公司中层干部以上的人员都参加了。大家低着头，为这次不幸的事故使她们失去了总经理而悲痛。

洪于戴着黑纱站在最前面，他的大哥洪运和妹妹洪榆分别站在他的左右。

“我的好侄儿 真没想到……”洪于便咽着对身旁的大哥说。早已退休在家的洪运用苍老的声音说：“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都是命啊。”

葬礼过后，洪于立即赶回了岛上别墅。他匆匆地走上阁楼，看见舒子寅已收拾好行装。

“这就走吗？”他精疲力竭地问道。

舒子寅点了点头，然后久久地望着他的眼睛说：“你给我说实话 洪金不是死于事故 对不对？”

洪于知道不能再对她隐瞒了，他叹了一口气，嘴唇抖了抖，一时说不出话，一颗泪珠却从眼角掉了下来。

说什么呢？从洪于全家住到这别墅开始，洪金便感觉受到了洪于的监视。洪于三天两头地到旅游公司来，问这问那，还看他的账目，这等于将他的财路断掉了。集团有 12 家公司，谁不为自己搞点钱？可是，谁处在洪于的眼皮底下谁倒霉。洪金用尽了办法，让洪于的别墅鬼魂出没，终于，洪于搬走了。然而，刚轻松了一年，又来了个舒子寅，并且是个不怕鬼不信邪的女子，看来洪于有娶她的可能。如果这样，那他们就会长期住在别墅了，洪金的日子可怎么过呢？没办法，只得豁出去干了。作为一个侄儿，他能这样干吗？洪于知道真相后近乎崩溃。

“没有办法。”洪于向舒子寅讲明真相后说，“我这人就这样 滴水恩仇 我都将涌泉相报！”

“太可怕了！”舒子寅满脸的惊骇久久不能散去。

鲁老头、伍钢和女佣们都来到岛边为舒子寅送行，洪于对伍钢说：“由我来驾船送她就行了 我还要将她送到机场。”

快艇发动了，慢慢地掉头，然后向湖心驶去，舒子寅向岛上的人招手之后，照例凝神望着那岛，那别墅的尖顶，她的一个梦在这里结束了。

她掉过头，与洪于的目光久久地对视着。洪于已停下了船，任快艇在水上轻轻晃荡。

“我爱你。”舒子寅轻轻地说。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洪于已吻住了她。

舒子寅已是满脸泪水，她闭着眼说：“不知道，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蓝色的湖面上，快艇又启动了，在浩大的水中，这船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像一只飞逝的鸟、一个梦。

后 记

由于早年写诗和短篇小说，所以朋友圈子中按现在的划分是搞“纯文学”的居多。有久未联系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咋的，你怎么写起恐怖小说来了？”

我说不“咋”的就是想写。实在要说道理，只有两个字：我怕。

能不怕吗？人从落地开始，未知和神秘就与钞票相反，你不要都不行。人们怕黑夜、怕死人、怕鬼、怕梦里掉牙齿、怕半夜电话响。——实际上是怕厄运。是怕命运中出现不祥的东西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因此我要说，命运即恐怖。你5岁时设想以后几十年吗？以后吗？也许车翻了几个人中就死你一个；也许头彩砸中了你结果又遇到持刀劫匪从此丢了半边肝或者一个肾。当然命运中也有好事，但好事都在明处，人不但怕还高兴得合不拢嘴；坏事就不同了，它在暗处，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和从哪个方向来，而它来了之后仅仅是吓你一跳呢还是要收了你的命。你不知道，

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怕’。

除命运之外 还有‘灵’的玄想。比如 人死了后会怎样？我说不怎样，人这种动物不管怎样都要这么想，有时想得望眼欲穿，要是已经有死去的人给我们写篇论文就好了，从此我们就不怕黑夜，包括生命中的黑夜。

因此我说 我写恐怖小说 是因为 我怕。谁不怕呢 庄子不怕，他的蝴蝶其实让人后怕。

“怕还写？”朋友又问了。

我无从回答，只好反问：“读者也怕，为什么越怕越读呢？”

亲爱的读者，你能告诉我吗？也许你会说，我怕水，并且不会游泳，但是，海滨浴场最浅的地方我还是敢去泡一泡的，这是安全地带，但我也就尝到大海的深远和神秘了。就是这样，怕亦是诱惑。

好了，闲话就此打住。在此书的写作酝酿阶段，我的好友余止戈大律师曾开着车带我跑了不少地方，结识了不少人，并让我在一座大别墅里住下，以感受此书中需要的气氛，在此我要对他表达我的谢意。

在此还要感谢此书的出版策划和运作者花青女士，是她将此书列入目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恐怖小说丛书。她致力于发展中国本土恐怖小说出版的信心使我深受感染。

中国的本土恐怖小说，比起欧美和日本来尚处起步阶段，我和有志于此的同仁们正做着垦荒的工作，我为此感到幸运。

作者

2003年10月23日于成都